

(A) 1941

我們的心和人類的良心相通。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青春的姊妹——純潔不朽的自由相共……。我們，愛好和平和勞動的人們，是會失敗的。我們一定會得到勝利，因為明天是我們的。

——愛倫堡

Dyson Carter
TOMORROW IS WITH US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3

封面設計：允 頌



作 者 像

第一章

“別跟我嚷，阿蘭。”

“我沒有嚷呀。”

但是他还是苦笑一下，压低了嗓子。“对不起。不是为了别的，不过是我在这个破洞裏住得膩死了。”他在这間狹窄的屋子裏从这头走到那头，把那塊破地毯捲起來的邊緣狠狠地踢了一脚，就在那头站住，交叉兩臂，面向着她。

“你以为我喜欢这个地方嗎？”柯娜問道。

“我們一定得离开這裏。馬上得离开。”

她微笑着說：“那些新房子就快要完工了。今天我去看了一趟。泥水匠們讓我一直走到樓上。”

“他們倒很好。”

“阿蘭，我挑中了一幢。那是一幢漂亮的房子。我們就要有我們自己的一所樓了。”

“我們會嗎？”

“你知道我們會的。他們替工程師們留了整整的一條街。每幢房子式样都不同……”

她这时正坐在一把大靠手椅上，架起腿，头歪向一边，支在一隻手上。

“阿蘭，”她說，“有什麼事情不對頭。你一回家，我就看出來了。”

他站在窗前，凝望着外面昏黑的街道。“柯娜，”他說，“如果我們得不到那裏的一幢房子，你會不會很失望呢？”

“噢，”她說。過了一會她微笑道：“阿蘭，不要瞞我吧。他們不留你在廠裏工作了。”

他突然轉過身來，使她吃了一驚。“他們留我的，”他說。“但是……”

“阿蘭，親愛的。”她向前探着身子坐着。光綫從她身子後面照進來，她那對紫藍色的眼睛顯得陰暗而緊張。“阿蘭，你過來。”

他仍然站在原地不動，雙臂交叉在胸前，在這盒子一樣的房間那一頭望着她，提高了嗓子說道：“听着！昨天晚上我向你撒了謊，柯娜。”

“噓……”

“關於提升的事，那是我撒謊。”他粗聲粗氣地大聲說。“我告訴過你，他們準備把我的設計用到民航纜的新式噴氣飛機上去，是不是？”

她從來沒有聽見過他如此激動地大喊大叫。“阿蘭！”

“我的設計很好，”他的聲調緩和下來。“所以……不能用到民航纜上去。”

柯娜·白爾德看見她丈夫的兩頰上驟然有點發紅，就像被看不見的什麼人在他臉上打了一個巴掌似的。

“那個廠子又變成秘密的了，”他說道。“你還記得大戰的時候嗎？現在一切又從頭開始了。今天他們把我叫到前面辦公樓上去。那些人裏有我們自己的警察，還有美國佬。我從來沒有過危

險思想，他們覺得很滿意。他們告訴我，我被審查清楚了，准許參加机密工作。”

“阿蘭，樓上的人會聽見的！”

他交叉的兩臂顫抖着，整個身子也跟着顫抖。“噓！噓！”他說，好像抽鞭子的聲音。“噓！噓！他們會聽見嗎？你也會聽見的。所以我最好是噓，噓……要不然，我自己也會聽見的！”

她咬着捏緊的拳頭，努力抑制自己不走到他跟前去。“阿蘭，告訴我。你是有什麼事情在瞞我。昨天晚上也是這個樣子。還有禮拜天我們呆在家裏的時候，你也是坐立不安……”

“听着！麥克馬洪在我還沒有被審查清楚以前就告訴了我。他們準備把我的設計用到很重要的地方去。”

他停住了。“但是我不能告訴你，柯娜。我不能告訴我的老婆。總而言之，那是一件絕對秘密的事情。”

她安靜地說：“阿蘭，那一定是很重要的。那是你高升的機會呀。”

“當然囉。但是……噓！不能告訴任何人。可千萬不要把那幢新房子的事告訴樓上的藍德老太太……”

“阿蘭！不要那樣子看我！”

“那幢新房子是秘密，你聽見沒有？所有的新房子都是秘密。今天你到那兒去，有些東西你沒有看到。許多卡車裝滿了鐵柵欄。懂麼？那些漂亮的小房子和花園都要用鐵柵欄圍起來。外邊站着警衛。夜裏打着探照燈。裏面……則是我們自己的一所樓……住着噓噓先生和噓噓太太！”

他的顫抖的聲音裏充滿了憤恨。“你不打算在我們搬進新居的時候請一次客嗎？把我們認識的人都請來。他們來拜訪我們只需要一件東西，那就是警察局簽字的清白證明書。這就是我給你

帶來的升高的机会！現在我是一只關在籠子裏的受過訓練的猴子，如果我把戲做得好，看守人會額外賞給我一把花生！”

“阿蘭。你還沒有離開工廠，是不是？”

“我還在那兒。”

她鬆了一口氣。“我很擔心。有時候你太感情用事，阿蘭。現在把事情都告訴我，你會覺得痛快些的。”

“我覺得痛快些？”

“當然。”

“在那種地方工作，經常有一個該死的軍官告訴我什麼該想什麼不該想，我怎麼還會覺得痛快！”

她有一種預感，如果她不攔阻他，他會說出可怕的事來。她慢慢地站起來，頭一甩，把她那金黃的頭髮甩到肩膀後面。她拿起一盒紙煙，取出一支，走到他跟前。

“來一支吧。”

“謝謝。”他用雙手捧着火柴，這樣，只有手指還有些顫抖。

“親愛的，”她說，“我們倆今天晚上出去吧，好嗎？”

他搖了搖頭。

“我們可以到哈濱孫家去，”她說，“我可以給你彈琴。我可以給你彈上幾個鐘頭。”

“今天晚上不去。”

她更走近一些，在他眼睛裏又看見了經常見到的那種表情。她垂下手，站在他身旁，感到又難過又愉快。

“吻我，阿蘭。好吧，我們就呆在家裏。”

“柯娜，”他說道。“坐下吧。”

她使勁吸了一口煙，走到靠手椅前，架起腿坐在上面，側過臉來望着他。她看着他在門口一把木椅子上坐下來，把一只煙灰

碟擺在面前地板上，胳膊肘撐在膝蓋上，搭拉着腦袋。好大一會工夫，他不住地往煙灰碟裏彈煙灰。

“還記得我們彼此所發的誓言嗎，阿蘭？”他將紙煙舉到唇邊。“如果我們碰到了什麼事情……我們都保證彼此絕不隱瞞。”

“柯娜。”他的灰色眼睛裏閃露着一種使她莫名其妙的表情。

“柯娜，你希望我留在廠裏，是不是？”

“親愛的，那當然啦！”

“為什麼？”

“因為……因為你可以在那兒工作。那裏有你所需要的一切。你是屬於那裏的。那就是你的前途呀。”

“並且還有錢，”他說道。

“你知道錢對於我並不重要，”她說。“不過，現在你的薪水增加了，而且我們就要有一幢新房子。我們可以開始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生活……”

“我知道，”他說。“我需要那樣的房子。柯娜，我會給你弄到一幢的。一幢沒有鐵柵欄的房子。一幢我們用不着在裏面噓噓的房子！”

“但是你的工作呢？你到哪兒去找這樣的差使呢？”

“什麼樣的？”他溫和地問道。“整個大戰時期我就做這樣的工作。自從我離開大學以後，只有今年這一年的工作不需要噓、噓！”

當他站起來，把椅子推到牆邊的時候，他的聲音又粗了。“他們已經把我逼得沒有辦法。他們拿到了我的設計，如果我願意繼續研究我的設計，我就得絕對保守秘密！我就得在一個軍官的監視下工作。我告訴你，柯娜，我不打算再回去做那樣的工作！我不能夠！我告訴你，不要叫我這樣做！”

“親愛的！”

“眼下，那樣的事還沒有發生，柯娜。”一個念頭從他腦子裏閃過，他把話又收回了。“不管什麼事發生，我仍然還是愛你的。三年前我就這樣對你說過。”

他閉上眼睛，蹙緊眉頭，好像在思索着字眼。“對我來說，”他緩緩地說道，“如果沒有你，愛就沒有任何意義。”

“啊，阿蘭。”

“昨晚上我們爭論的時候，我就打算告訴你。幾個星期以前，我就一直想告訴你。這件事好像一個毒瘤似的在我胸口作怪。我早就知道非向你說出不可。柯娜，我不能再去幹這絕對秘密的事了。難道你不了解嗎？坐在那裏工作，看着腦滿腸肥的軍官帶着傲慢的神氣裝模作樣地走進來，誇獎我一番，說我工作做得怎麼好，這種生活我受不了！我告訴你，我受不了！”

“阿蘭，別那麼大聲！”

“噓，噓！他媽的，噓，噓！為什麼你不噓一聲呢？還有今天早晨，當他給我審查通過證明書的時候，他告訴我有哪些事情不准同我那兒的人談。懂麼？他們在我腦袋周圍圍上了鐵柵欄。他們眼睛裏那種表情，真他媽的！……明天他們還會吩咐我哪些事情不准對我自己講呢！”

“親愛的。”當他默默地望着她的時候，她祈求地搖了搖頭。“阿蘭，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不是為了秘密。你沒有把真實的情形告訴我。”

沉默了很久時間，他說道：“就像垃圾堆裏的耗子一樣。”

“阿蘭！你說什麼？”

他又說了一遍，他有力的雙手緊緊地握著，手指扣在一起。“這是那個軍官說的。柯娜，關於這件事，我思索了很久。但是

我始終沒有真正明白我是怎樣的感覺。”

他停頓了一下，瞟了她一眼，幾乎帶着一種歉仄的神情，很快地又轉過臉去。“我現在所研究的這個噴氣式設計，是一種很特殊的設計。這是專門為轟炸用的。它是為裝載炸彈作長距離飛行用的。他們要把炸彈^①帶到一個城市上空，然後……”

“你不應該說的話，就不要跟我說。”

“我把他怎樣告訴我的話告訴你。就是那個高級軍官，他臉紅紅的，很興奮的樣子。他們要把每個大城市在地圖上都標誌出來，然後帶着炸彈……把這些城市炸得稀爛。‘我們要把這些城市炸得稀爛！’他說。‘有了這種噴氣式飛機，他們絕對阻止不了我們飛進去，我們要把他們像垃圾堆裏的耗子一樣炸得粉碎！’這個想法使他很高興。他高興得幾乎連氣都喘不過來。”

他雙手掩着臉，低頭坐在椅子上。“柯娜，我並不是濫用感情。但是我認為人可不是耗子。世界上的城市也不是垃圾堆。我不能為了把一個城市用科學的方法炸得稀爛而工作。我不能幹那樣的事。”

“你告訴了我，我很高興，阿蘭。”

他抬起頭來，端詳着她，苦笑了一下。“但是你並不高興，柯娜。”

“哦，我很高興！”

“不，你並不高興。你只是因為我不再隱瞞這一點才高興。但是你因為我是……我是一個古怪的人而感到難過。你因為我有這種想法和感覺而難過。”

“親愛的。你一定不能再在那兒工作了。你不能够再去了。

^① 此處所說的炸彈是指原子彈。

我們不用再談它了。”

“我們不要自己哄騙自己，”他悻悻然說道。“我希望有那樣的房子。我希望每星期拿一百塊錢，外加獎金，並且除了研究我自己的設計以外什麼都不管。”

她把頭倚在椅子的靠手上，閉上眼睛對他微笑着。“我願意你那樣，阿蘭。我愛你！”

“我會另外找一個工作。”

“那不可能立刻找得到啊。”

“也許我現在就找到了一個。我們可以有一幢房子。”

“是真的嗎？你已經找到另外的工作了嗎？”

他不自然地笑了。“薪水還要多些。我可以有一個寫字間和一輛公司的汽車。我們可以一起出去旅行，周遊全國。”

“但是……為什麼你當初不告訴我呢？”

他深深地吸了口氣。“唉，我還沒有把這差使接下來呢。兩星期以前，我在俱樂部裏碰到一個人。我們談了起來，我記得第一件事他就向我提出願意給我這份差使。”

“阿蘭，”她挺直了身子坐起來，問道，“什麼樣的工作？”

“我的本行。”

“你意思是說設計工作嗎？會不會是騙人的勾當呢？這不會是幫助什麼人去搞那些見不得人的勾當吧？”

“不，當然不是。”

“恐怕你不願意告訴我吧。”

她看見他的臉紅了，一片怕人的紅暈從脖子下面一直泛了上來，她就又縮回到椅子上去。

“實際上並沒有聽起來的那樣嚴重，”他說，日光和她的視線相遇，不自然地笑了。“你記得我們看了發笑的那個大招牌嗎？”

‘噢噢牌山芋鬆餅。’他停頓了一下。“白尔德太太，現在在你面前的就是‘噢噢牌山芋鬆餅公司’的新任設計師啊。”

“阿蘭！”

“这是通用快餐公司的一個附屬公司，”他急忙地說。“這是一家很大的美國佬公司。他們需要各種各樣的新花樣。並且他們肯出錢。”

他走近她身旁，她很快地在椅子邊上讓出一點地方來給他坐。他兩手摟住她，把臉藏在她的頭髮裏。他低聲格格地笑起來。“柯娜，為了製造山芋鬆餅，他們要我設計一個模倣噴氣引擎的機器。他們那位推銷部經理是個異想天開的傢伙。他想有一架製造噴氣式炸糕的機器！”

她緩緩地把他從椅子上推下來，直到他半跪在地板上，頭貼着她的胸口。

“唉，阿蘭，”她說。“你不能去幹那差使。我不讓你去。”

“那是一個很好的差使啊。我們從來掙不到那樣多的錢。”

“你不能做那樣的事。我不許你去。阿蘭，阿蘭，你不必去做這種可笑的事情。你不能够！”

“我能够。”

“你什麼事都可以做，”她撫摸着他的頭髮，說道。“但是你决不能去做這種事。山芋鬆餅！阿蘭，你是一個工程師啊！你要給雜誌寫文章，你是這一行裏最優秀的一個設計師啊。你才三十三歲，已經有了……”

他掙開了身子，從地板上站起來，一直走到牆邊又踱回來。

“听着，親愛的。我不能那樣傻，丟掉這樣一個機會。我知道山芋鬆餅是可笑的。噴氣式的炸糕！那簡直是發瘋。但是……但是那可不是秘密啊。”

“阿蘭，請你不要嚷。”

“不要唬我！我不是小孩子。我也不是白痴。即使他們讓我替他們做一架製造噴氣式炸糕的機器，那又算得了什麼？即使他們要在一個煤氣渦輪裏燒香腸，又算得了什麼？又算得了什麼！”

他怒沖沖地站在她的前面，兩手不住地梳着他那漸漸稀薄下來的頭髮；過了一會，他才緩和下來。

“看看我，柯娜。我很抱歉。也許我太自私。不過不管怎樣，我用不着再熬夜，趕那些高深的報告，整夜繪圖了。我們可以在一起更痛快地玩了。”

現在她哭了起來。

“我倒不在乎你整夜地工作。對於我，你比世界上任何東西都值得驕傲，阿蘭。”

“算了，不要說啦。”

“我也不要錢。儘管爸爸媽媽老是跟我們嘮叨，我可從來也沒有讓你去賺大錢。我在这兒比過去住在山麓區家裏更覺得快樂。阿蘭，阿蘭，只要你能進行自己的工作！可是現在你要放棄你的工作了。你不能够去做那樣……那樣……的事。”

“為什麼我不能呢？”

“你會恨你自己的。”

他站在那兒輕輕地拍着她的臉頰，過了一會兒，他跪在她的旁邊，說道：“柯娜，就是這個問題。我不會恨我自己的。”

“你會的，你會的！”

“不，親愛的。如果去製造那些荒唐的機器，我的兩隻手一定會沾滿了炸糕的油。我身上也會帶着那種油的气味。但是……我絕不會沾上一滴血的。沒有疑問，我會笑我自己；但是如果他

們開始把許多城市炸得稀爛，那我就笑不起來了。那樣的事如果也有我的份，我就不能夠笑了。”

她的哭泣使他再也不能忍受。他把她從椅子上抱起來，舉得和他一般高。

“阿蘭·白爾德，你的脾氣要不老是这样多好啊！”她一邊哭一邊笑着說道。“你要不那麼固執多好啊！”

這就使他眼睛裏和喉嚨裏不再感到難過了，他愉快地大笑起來。“我早就告訴過你，柯娜。我愛怎麼做就怎麼做，別人管不了！”

“但是你要能夠知趣一些，不那麼固執，又多好啊！”

“那就沒有人愛我了。就不會有人跟我結婚了！”

“呵，我愛你，阿蘭。我真的愛你。”

他開始踏着瘋狂的華爾茲舞的步子，抱着她在這間小屋子裏旋轉起來。“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叫樂隊給我們演奏‘春天的歌聲’^①！今天晚上我們要痛快地玩一下！”

他們兩個人一塊兒忘形地哼着華爾茲舞曲的調子。她幾乎腳不沾地地旋轉着。

“現在一切都過去了，”她說。

“什麼？”

“你的苦惱。現在你又是我的阿蘭了。”

“吻我！”

“我要你給我叫一客三吋厚的牛排，”她說。

“三吋二分厚。”

她玩皮地笑道：“白爾德先生……你知道除了牛排之外，我

^① “春天的歌聲”是奧國音樂家約翰·史特勞斯所作的華爾茲舞曲。

还要些什麼嗎？”

“不知道。”

“你不知道？撲撲牌山芋鬆餅啊！”

他仰頭哈哈大笑起來，她已經好幾個星期沒有聽到他這樣笑了。接着他跑進臥室，從梳粧台上抓起一把頭髮刷子。他舉起刷子當作擴音器，尖着嗓子做效推銷員報告廣告的那種花言巧語的腔調，說道：“多鬆！多脆！這種糕餅是用噴氣式機器製造的，只要吃上六千分之一吋，它就會噎得你嚥不下去。你從來也沒嚐過這樣的美味，你從來也沒聞過這種超音波的酸味。趕快到你附近的雜貨舖裏去買塊嚐嚐……”

一個枕頭正好打在他的頭上，當他把它拋開的時候，她又擁在他的懷抱裏了。

第二章

阿蘭同他的妻子步行到旁德路去叫一輛出租汽車，同時還給她買了一束胸前的插花；他們穿過市區到大學附近一家叫做米凱的小飯店，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時一同吃午飯的地方。

在飯店門口，她撒着嬌低聲說：“請你，就在今天晚上……把我當做一個尊貴的夫人，叫我快樂夫人吧！”

“那不能夠。我不是告訴過你，你不像什麼貴夫人，只是像我的妻子嗎？”

“不是這個意思！”

侍者在他們跟前忙來忙去。當她欠身隔着桌子吻着他的鼻子的時候，周圍的人都咧嘴微笑了。

“还记得我们在这里初次会面的时候，我嘴唇上沾满着啤酒的泡沫，吓了你一跳吗？”

“那的确可怕，”他说。

“我知道。你当时以为柯娜·阿林顿被人家看见嘴上带着一圈啤酒泡沫那是一件亵渎圣灵的事。”

牛排端上来了。他们坐在一张靠边的桌子旁，灯光并不很亮，可是每一个走进饭店里来的人都不禁要向这对男女看上一眼。坐在附近桌旁的女人们，有的不时用不安的眼光迅速地瞟了他们一下，于是又叫了些酒。有的在回忆她们自己也像这一对情人这样吃饭和欢笑的时光。在那儿吃饭的男人们偷偷地或者公开地盯着柯娜·白尔德，也越来越显得兴致勃勃了。

虽然是秋天，柯娜还穿着一套珊瑚色淡红的衣裙和一件白色的罩衫，一顶小小的白色羽毛帽子一直压到眉尖。这套衣服和这顶帽子她已经保存三年了，今天晚上重新穿戴起来，是因为她第一次和阿兰·白尔德会面的时候就是这样打扮的，当时他还说这些颜色更衬托了她的眼睛和皮肤的美丽。柯娜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一直被称赞为美丽的。无数的男子曾经想尽了办法来恭维她。但是这个几乎可以说是呆头呆脑的青年，一个完全不是她那一路的人，初次见面就毫无顾忌地向她说了一些话。当他说出了他是他所见到的最美丽的女人的时候，她并没有笑。他对她的恭维还是有一定限度的。

“也许因为你有一种大部分漂亮女人所没有的特点。”

“告诉我，”她说，但是并没有觉得他没有礼貌。

他望着她那套珊瑚色的衣裙和白罩衫，带着一种冷漠的神情说道：“因为你不穿这些讲究的衣服也许还是同样的美丽。”

“白尔德先生！”

“我說是也許。當然也不敢說一定。”

她恨她自己沒有生氣。“我想，你是一個工程師，必得做一次實際表演才敢說一定吧？”

“我可不是那樣的人，”他說。“我不過是發表發表意見罷了。我還可以發表許多意見呢。”

她無法應付這個局面，說道：“譬如說？”

“譬如說，一個女人有你那樣清秀的面貌，同時又有一個丰满的身材，那是不常見的。像你這樣身材丰满的女人往往是長着雙下巴的。”

“你是那一行的工程師啊？你是專門研究女人構造的嗎？”

幾分鐘以後，她就發現了他的許多特點。柯娜·阿林頓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男人對於自己用腦用手的工作是這樣熱愛的。她認識的男人們向她談到他們的工作時，往往說：“現在我拿五千元……如果我當上副總經理，我就可以領特別津貼，一共可以拿到一萬五千元……”

可是阿蘭·白爾德就不大知道他究竟能拿多少錢。他的工作是新的，顯然他還沒有想到薪水。

他看出了她的心思。“我對於錢是重視的，而且是合理的重視，”他微笑着說：“每一個角子，每一個銅板我過去都很喜歡。不論是炸糕或者麵包，我總要計算一下哪種所含的炭水化合物多些。那時候，我們還顧不上什麼維他命。我們祇求能夠吃飽，有力氣去找工作就是了。但是我從來沒有讓錢鑽到我的身體裏去。”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他低頭看着桌布，流露出一種在她看來幾乎是悲哀的表情。“社會上有兩種人”，那一天他曾經說過。“一種人血管裏流的是人血；另一種人血管裏流的是金錢。”

他抬起头來微笑道：“这是偉大的白尔德医生的實驗室剛剛宣佈的一个生理学上的發現！”

那天下午他本來要去听研究院的課，她也要去参加青年女子协会會議，但是兩人都沒有去。

他們在大街上走着，一連談了幾個鐘头。吃过晚飯，他們到她的朋友哈濱孫家裏去，他家的音樂室裏有一架电風琴，於是她便彈了琴。哈濱孫夫妇和那天晚上到他們家去的每一個人，立刻就看出柯娜·阿林頓和平常有些不同，可是她自己過了很長時間还不知道。

一連好幾個星期她沒有再和他見面。她肯定地認為他是一個令人不能容忍的驕傲傢伙。“我不願和你吻別，”那天晚上他說。“我從來沒有吻過像你這樣的女人，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吻了你，那會使我們兩個的關係複雜起來的。”

她什麼話也沒有說，祇是當着他的面砰地一聲把門關上。但是到了後來，她才在一陣陣的狂怒中想起了各種各樣的話來侮罵他。

有人開始問她：“柯娜，親愛的，為什麼你不睡一會覺呢？”

一天晚上，她回家看見了他的一封信，神經緊張得幾乎暈倒。她把那個廉價的信封三面都撕開，才把裏面的信紙拿出來。第二天下午她就到很遠的市區去和他會面了。在拥挤的大街上，他們隔着一道街口就彼此看見了，他還沒有來得及和她打招呼，便雙手把她抱住接起吻來。從此以後，他們的困難就開始了。

阿林頓家是一個中等富戶。柯娜的父親是繼承了一個小鋸木廠起家的，但是他的威望却遠遠超過他實際所有的財產。憑着孤注一擲發大財的心理，阿林頓料想一九二九年會發生經濟危機，於是就把他所有的股票、公債票和證券全部拋售出去，變成現款。在蕭條的三十年代裏，他靠着這這一點錢慢慢地從破產的朋友們手

裏把他們的造紙廠、膠木廠和幾家婦女百貨商店的股票買了進來。

於是阿林頓家便靠着這“天才”的一着出了名。他們過着一種保守的氣派十足的生活。柯娜是他們唯一的孩子。

阿林頓太太對她抱着一種模糊的始終說不出來的奢望。

對於阿林頓夫婦說來，他們和阿蘭·白爾德會見的一天是很痛苦的。

“他從什麼地方弄來那樣一套不順眼的衣服？”阿林頓太太問道。

柯娜並沒注意到他的衣服。但是她學到了一些人情世故。“他沒有什麼錢，媽媽。直到二十七歲他才畢業，因為他隔一個時期就得離開大學去做事。他現在在阿庫工廠做設計工作，我想他還沒有想到衣服的問題呢。”

“但是他祇有一個大學學位呀！”阿林頓先生說。“現在我們對有博士學位的人祇能每月給四百三十五塊錢。這要比他高兩級呢。即使我們送他回學校弄到一個碩士學位，他頂多也祇能拿到三百塊錢。”

柯娜望着他們。“爸爸，”她說，“你要把阿蘭送到什麼地方或者給他在什麼地方找個差使，我想那是辦不到的。”

她父親大吃一驚。“我的天，柯娜！你是不是說他要的就是錢！你要我來养活他嗎？”

女孩子的臉紅了。“他要的不是錢。他要的是我。”

那個一星期工作七天的戰時工廠給了阿蘭兩天的假期。然而他們渡蜜月的時間就全部花在了找房子上面了。那正是大戰方酣的時期，阿庫工廠的一個職員總算在運河附近的一條街上給他們找到了兩間房子。

“真是個鬼地方，”他們站在那間空蕩蕩的屋子裏，聞到了另

外兩家在燒晚飯的味道時，阿蘭說。

“明天商店開門的時候我要到市區去，你看我要買好多東西呢！”

“用我給你的錢，你買不了多少東西。”

“我絕不會再多花的，阿蘭。我答應過你。”

“柯娜，”他溫柔地說。“我娶的是你啊！”

從此她懂得她在阿蘭·白爾德生命中的出現是她有生以來最大的一件事，她的愛情和美麗對於他就像勳章一樣，他將以最熱切的驕傲心情佩戴着它們。

他們的婚姻已經經過了三年的考驗，現在他們又回到米凱飯店來了。他們在尽情地跳舞，就好像這個空氣不流通的小地方是維也納的森林裏一樣。

“讓我們到山上去看一看市區的全景。”

“我們可以挑選一處我們住的地方。”

“我已經決定了。”

“在哪兒，阿蘭？”

“和你住在一起。”

就在這樣的心情之下他們手拉着手走上山去。這是深秋的夜晚，潮濕的初雪一片片飄舞着，在街燈的照耀下看來好像是彩色的紙花。在小山高處的一個陡坡上，他們找到一條石凳坐了下來，緊緊地互相偎依着。

風不住地順着山坡往山下的城裏吹去。空中散發着一種泥土的氣息和燃燒着的樹葉的香味。一陣陣輕輕的風聲，配合着遠處車輛喧鬧的聲音，構成一片低沉的合奏。城裏繁密的燈光織成一片又紅又藍的霞光直射雲霄。

他們像情人般地消聲談笑着。如果沒有寒風，他們還會在這

裏留連幾個鐘頭。他們緩步走着，阿蘭兩臂圍抱着她，說道：“你和我總能夠避開一切是非的。”他用手指着城裏。“對我來說，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並不需要有統治權或者有更多的金錢。”

“我知道。我和你享受着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就是因為人們碰不到我們也傷害不到我們。”

“嗯，”他說，“有人可能會傷害我們的。不過我們有足够的智慧，還是能夠避開他們的。”他停住了，手指着下面的一片燈光。“你看下面這一百多萬人，戰爭一來，他們就要被炸得稀爛。只要他們有智慧，只要他們能夠明白，不和別人攪在一起，不讓自己的生命被毀掉，只要他們能夠過着自己的生活，那就好了！只要他們大家都這樣……”

“不要為這事發愁吧，阿蘭。”

“我並不發愁，”他笑了。“現在我總算擺脫開了。即使我不得不去做火箭炮式的香腸！”

她緊緊地偎依在他的懷裏。“我們回家吧。我覺得有點涼。我愛你。我們回去調一杯熱甜酒喝吧。”

他們到家的時候已經過了半夜。汽車剛在門口停住，隔壁一個老头兒也回家來，站住了向他們打招呼。

“晚安，柯娜……阿蘭。”

“喂，邁戈爾。革命怎麼樣啦？”

“就要來啦，”邁戈爾微笑着說。“一天比一天快！”

這是他們慣常開玩笑的話。據鄰居說，邁戈爾·郎格納是一個共產黨員。他是一個熟練的桌椅匠，曾經送了一把非常精美的手工做的靠手椅給柯娜，作為他們結婚週年的禮物。他們也送了他一些小東西回敬。他的妻子早就死了，孩子們多年以前也搬開了，他一個人孤獨地生活着。邁戈爾是白爾德夫婦在這條街上認

識的少數人當中的一個。有一個時期，邁戈爾常常和阿蘭談論政治，並且送給他一些宣傳小冊子。然而他得不到他的任何反應，因此兩年多以來他們之間的友誼完全是社交性質的。

邁戈爾跛着他那雙走起路來很吃力的平板腳，慢慢地走近，透過他的眼鏡看着他們說道：“花啊？慶祝嗎？”

“今天晚上是我們高興的日子！”阿蘭話到唇邊，剛要說他們就要從這個破爛的地方搬走，就立刻嚥住了。“我找到了另外一個差使。並且……我們就要搬開。”

“那好極了！”邁戈爾說。他打量着這一對夫婦，他那粗礪的面孔顯出欣喜的光輝。“你們知道……每次我看見你們倆，就使我想起在巴哈瑪羣島^①過冬來！”

柯娜·白爾德摟住他的一條臂膀。“邁戈爾，你說的話多麼好聽啊！”

“我們一定要請一次客辭行，”阿蘭說。“也許就是這個星期六，好不好？”

“我很願意來。”

他們揮手告別的時候，邁戈爾走到階梯上停住，向他們喊道：“喂，白爾德先生，我在門口留下一本雜誌給你看。”

“沒有希望，”阿蘭微笑說。“你無論如何不能使我轉變的，邁戈爾。”

“不是那麼回事。我想你也許願意看看我畫了記號的那篇東西。你會感到興趣的。看一下，你就明白了。”

“好吧。再見。”

阿蘭把那本雜誌丟進臥室，然後吻了一下他的妻子。他們一

^① 巴哈瑪羣島在大西洋，終年氣候溫暖。

塊調製着甜酒。酒似乎並不很強烈，但是喝了兩杯之後，柯娜顯得興奮起來。

“明天我出去找房子。”

“我的新老闆告訴我和他聯系。他可以像變戲法似的從帽子裏變出房子來。”

“要有一間粉紅色的浴室，”柯娜說。“哦，阿蘭，要一間不是到處裂縫和抹上油漆的浴室。同時你在家裏也要有一間工作室！”

他們互相凝視着。柯娜的笑容漸漸消逝了。

“阿蘭。不要那樣子看我。”

“我跟你說，”他說。“今天晚上我還有一件事沒告訴你。”

“那是關於……”她頓住不說了。“阿蘭，關於這件事我再也不說了。在新房子裏，你可以好好地研究你的設計。我要……要盡我的力量來幫助你。”

“不。我早就想告訴你。關於這事我已經打定了主意。我不幹了。我要把它扔掉。我不準備再去研究了。永遠不幹了！”

好長一段時間，他們坐在那兒默默不語。樓上浴室裏的水龍頭在流水，在這寂靜的房子裏嘩嘩地響着。柯娜注視着她丈夫的面孔。

“沒有人肯接受它，”他說。“最後我去找那位大老闆麥克馬洪。他和他在紐約的朋友們談過。他們乾脆拒絕了。他們說祇有慈善機關才要呢。正像治小兒麻痺症的鐵肺一樣。對他們太沒有用了。沒有錢可賺。我曾經打算把它送掉，但是這也做不到，所以我準備扔掉它。”

這裏的“它”是指阿蘭·白爾德自己的發明，為了這個發明他曾經工作了好幾年。這是供物理治療使用的一種很複雜的機器。它像一件橡皮做的潛水衣，可以把病人全身包起，一直包到脖

子。裏面裝着水，用電把水燒到需要的一定溫度。特殊設計的唧筒使水不斷地循環，再加上一種強有力的顫動器，就可以使病人受到任何程度的刺激和按摩。這個機器可以用很低的成本製造，目的是想代替醫治關節炎所用的那種很貴的醫療設備。

阿蘭·白爾德的父親是一個小市鎮上的醫生，還不到中年便害關節炎死了。因為他害這種病，白爾德家便陷入了十分貧困的境地。當白爾德醫生看出這種醫學上毫無辦法的病症已經註定了他的命運的時候，便把他積蓄下來的最後幾千塊錢完全用在向他求醫的關節炎患者的實驗治療上面。阿蘭在童年時期，曾經看見那些被這種疾病折磨着的人到他家裏來，聽見他的父母在夜間激烈地爭吵，看到他母親被迫去做夜工來維持生活。

“我父親很傻，”他曾經對柯娜說。“他不肯收錢，因為他不能夠保證他的治療一定見效。”

阿蘭說到這裏，柯娜也不再追問下去。為了紀念他的父親，阿蘭一直在內心的深處懷着一個理想。他企圖用這個奇異的發明使這種理想實現。

關於他的這個決定，柯娜不敢表示意見。她最後說道：

“阿蘭，你能……有什麼辦法擺脫嗎？”

“我曾經在麥克馬洪的辦公室裏和他一塊兒喝酒。因為他的朋友們沒有一個贊助我的設計，他很表示抱歉。你猜他對我說什麼？他說，‘問題是這個發明要使人活……現在所需要的却是怎樣想法使人死！’我想，就某種意義說，他的話也很對。不過，我們還是不去談它吧。我現在已經同它無關了，現在我要請你上床睡覺。”

當她睡着了以後，他躺在床上，也不想關燈，一直在遐想着他的妻，她也許能夠把他累積起來的一切煩惱都拿走，像揉成一團的紙片一樣，在對他的熱愛的火焰中燒掉。

快樂趕走了他的睡意。在白無聊賴中他看看床頭桌上的書。沒有一本是他想看的。

他看見了地板上老邁戈爾留給他的那本雜誌。他從床上探出身子將它拿到跟前，拾了起來。

這是一本英文版的俄國雜誌。阿蘭一面翻閱，一面微笑着。一個叫“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的在莫斯科出版的。

“老一套，”阿蘭自言自語地說。“純粹的黃金……完全是宣傳。”

接着他找到了邁戈爾劃了記號要他看的那個地方。他看到了“沐浴治療所”幾個字。他的笑容消失了。

這正是他用來稱呼他的發明的幾個字眼。在他的每一張藍圖上都有這樣的標題：“沐浴療法和沐浴療法研究用器，理學士（機械工程）阿蘭·白爾德設計……”

從照片上看來，俄國人有一所很大的科學研究所，專門研究沐浴治療法的。

這篇文章上說：“本所研究世界各國沐浴，按摩和各種物理治療法。鑒於生理學方面對於沐浴治療法醫治關節炎等類疾病究竟有何種效果，尚未依據實驗結果，作出科學結論，本所所長乃親自監督所內人員對他所注意到的一切方法和設備進行深入的研究……”

阿蘭·白爾德呼吸急促起來，一口氣將這篇文章從頭到尾讀了一遍。

當他把雜誌放下來的時候，他覺得臉孔發燒，全身出汗。他怕驚醒他的妻子，輕輕地把被子揭開，躺在枕頭上。

“我可以那麼辦，”他低聲地說。“我可以把它那樣打發出去。我可以把那些藍圖打包起來寄給俄國的那些人。”

文章裏的一些字句已經深深地印在他的腦子裏。“……對於一切值得注意的方法和器械進行深入的研究。”

他納悶俄國會有多少關節炎患者。那個沐浴治療所顯然是在克里米亞一帶。他腦子裏浮現出一幅圖畫：一所白石建築，有露天涼台，一長列的病人蹣跚地爬上樓梯。他的想像在飛馳着。他彷彿看見一個長鬍子的俄國醫生在告訴那些病人：“我們準備使用白爾德沐浴治療機。”

過了一會，他把被子拉上。

“我要把它送給他們，”他自言自語着。“關節炎對於他們也是一樣的。痛苦和死亡對於他們也是一樣的。這方面他們和我們沒有什麼不同，是不是？”

他對於自己的感情激動覺得可恥。“我無非是想讓那些有能力的醫學專家們對我的設計做一次徹底的試驗……”

懷疑在他的腦子裏蠢動。“隔着一道‘鐵幕’我怎樣才能把它送到那裏去呢？哦，對了。即使他們收不到，那又有什麼關係？反正我要把它送掉的。”

他相信那些藍圖一定可以送到“沐浴治療所”去，但是由於某種原因他不能說出來。當他想像到一羣穿着白長衣的俄國醫生正在打開那一大捲藍圖的時候，他全身都感到興奮起來。

“我要把它送給他們。明天我要去和邁戈爾談談。”

他伸出手來，將床邊的燈關了。

第三章

就在這個時候，城裏遠處一間公寓房間裏的床前電燈開

亮了。

莫頓·凱因摸起電話听筒。

“喂！”

“莫頓嗎？我是……你的一个朋友。”

“唉，我知道，”他罵道。“你必得在這時候打電話嗎？”

“我剛剛和弟兄們喝了幾杯酒回來。”

凱因又咒罵起來。

“別生氣，莫頓。你還在市場上麼？”

“不是為了喝酒。”

這句話使得在電話綫另一頭的那個人覺得特別好笑。他在電話裏哈哈大笑起來，竟使莫頓打了個寒噤。

“不要掛上，莫頓。我給你打電話，因為今天晚上我得到了一點關於你那位好朋友的訊息。”

“我的朋友可多着呢。”

“你總是好開玩笑，莫頓。好吧，好吧。這消息就是關於克爾培那小子的。”

凱因嚴肅起來。“以前我告訴過你，應當怎樣在電話裏講話。”

“啊，廢話！我剛才聽說克爾培這個星期要在工會會員大會上講話。”

“我知道，”凱因很快地回答道。

“不，你不知道。在我沒告訴你以前，你不會知道的。你甭騙我，莫頓。”

“怎麼樣呢？”

“我最好參加這次大會，回來好向你詳細地報告。而且，我要在會後和克爾培談一談。他們都認為我沒有問題。克爾培會跟

我真心談話的。我这样做……你出多少錢呢？”

“二十塊。”

“五十。”

“好吧。就是五十。不过我不需要你報告什麼講演內容。他不會在講演裏說出什麼的。你知道我需要的是什麼。”

電話綫另一頭的那個人又笑起來。“當然。你需要的是抓住克尔培的把柄，教他逃不了。”

“你事後來看我吧，”凱因說。“你知道我不喜歡接電話。”

“你真喜歡瞎想。莫頓。你絕不會對誰都懷疑的吧！”那個人說完，笑了一陣，就把電話掛上了。

莫頓·凱因掛上電話以後，坐在床邊，兩腿伸在地上。他倒了一杯強烈的白蘭地酒，喝了下去，坐在那兒搓着胸膛，腳趾在厚厚的地毯上扭動着。

他上床的時候原來覺得要傷風的樣子，胃也不舒服；現在他覺得好多了。

“明天早晨第一件事我要給‘老头子’送個信去。派專差送去。顯得這事很重要。原來克尔培那個雜種要對工會大會講演啊。”

莫頓·凱因喜歡夜裏獨自一人呆着。他站起來，走到這間大房間的一頭，在書桌跟前站住，從刻花玻璃盛酒器裏倒出白蘭地酒。他坐在刻花的胡桃木寫字枱的邊上，懶洋洋地擺動着穿睡褲的一條腿，一面打量着這個房間。

“克尔培！關於克尔培的消息。這倒很重要。”

也許他需要再喝杯酒。畢竟還是酒幫他想出主意來的。他就是靠想主意過活的。而且是一些重要的主意。

“我一拿起電話听筒，”他对着喝空了的酒杯說，“就知道有重要的消息。”

五十塊錢到底是五十塊錢。“我不應該先答應那小子。也許得不到一點關於克爾培的情報呢。”

他把兩隻濕漉漉的手掌在睡褲上擦乾，走到衣鏡前面，拿出一根紙烟，一面點火，一面向自己點頭。他並沒有真正肥胖起來。但是穿着寬大的睡衣，看起來倒好像肥大而有力似的。

“我应当在理髮店裏多花些時間，”他撫摸着兩頰皺紋很深的鬆弛的肌肉，說道。“在夜裏看着，氣色總是有點兒灰黯。我得好好地來一次面部按摩。”

他比以前胖了一些，這就顯得他更加出色。人們已經開始把他看做一個比“聯絡人”更為重要的角色。他突然轉過身來，走到寫字枱前面坐下，玩弄着皮做的吸墨器和裁紙刀。

“關於克爾培的事情。我需要把它造成一樁驚人的間諜案子。”

脖子上的頭髮刺得他很舒服。這個沒有經過一點思索，突然從他嘴裏說出來的主意，使他吃了一驚。

“為了造成一件間諜案，老头子什麼代價不肯出啊！”

他的嘴角向下撇着。他想起幾個星期以前他的東家對他大發脾氣，說他缺乏想像力的事來。老头子曾經注意到其他地方製造出來的那些驚人的間諜案子，他也要求凱因在這方面動點腦筋。

莫頓又喝了一杯酒。他脖子上又有了那種舒服的感覺。“我們真的能够在克爾培身上做些事嗎？那我們就會使全國每一家報紙把這事當做頭條新聞來登了。那就可以很快地把赤色分子趕出工廠！”

比這更重要的是，製造一次新的間諜恐慌案就會使全國震驚。這樣一來，不僅是老头子，就是所有的大人物也都會向莫頓·凱因道賀的。

他喝乾了酒，急忙走到衣鏡前面。不管案子多大，社會上永

远不会知道他的名字的。只有上層人物知道。还有報館的人和無線電廣播公司的人才会知道；他会在老头子的办公室裏接見他們。他們会來向他表示欽佩。

“莫頓，老兄，”他对着鏡子說，“这样一件工作，我們一定会有收穫的，对不对？”

現下製造一个驚人的間諜案子会得多少錢呢？想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覺得有點飄飄然。“他們会付任何代價的。”

他对着鏡子扮演一个偵探的角色。他拍着想像中的一个人的肩膀。“你是愛德華·克爾培嗎？我這兒有一張逮捕你的拘票。請你上車吧。”

就像这样。举行一次正規的公開審判。作一次驚人的宣傳！讓民主制度發揮作用，用民主的方式收拾它的敌人……

“到了最後，我要去見法官，要他發表一篇有力的演說。我要替他起草。最重的刑事處分——無期徒刑……我們民主的國家能够对这个人表示寬大……对这个賣國賊表示寬大……改判十五年！”

还有那些關於这个案件的社論！

“到底關於什麼事啊？”莫頓·凱因从幻想中回到現實的時候，向自己提出了尖銳的反問。他对着鏡子皺起眉头。關於克爾培的事，他並沒有一點線索。除了一個密探打來一個電話以外，再沒有別的線索，並且那小子又偏偏是個酒鬼。

他回到床上，很快就熄了燈，希望在他的夢想破滅之前能够睡着。他要在克爾培身上做的事情，連萬分之一的頭緒還沒有呢。

每到這個時候，莫頓·凱因就想急急忙忙地遁入睡鄉，正像一條被獵狗追逐的狐狸打算趕緊鑽進洞去一樣。

第四章

三天以後，阿蘭·白尔德和老邁戈爾坐在市東區的一家咖啡館裏。他們啜着咖啡，等候了將近一個半小時。

“如果我再多喝一點，”阿蘭說，“咖啡就要從我耳朵裏流出來了。”

“他這樣晚還沒有來，我很抱歉，”邁戈爾說，眼睛望着門口。“現在十一點半了。”

“沒有關係。老實說，我倒很喜歡這樣。什麼事情都不做。在開始新的工作以前，我有整整十天工夫可以逍遙自在。”

“他總會來的，”邁戈爾說，有點坐立不安的樣子。“不要擔心，他一定會來的。”

阿蘭微笑了一下。邁戈爾對於他們等着會見的那個人是極為敬佩的。你會以為他們是坐在一個什麼高級人員的會客室裏，而不是在化學工廠區的一家破爛的咖啡館裏。

“那個會議對他是很重要的吧？”阿蘭故意找話來說。

“對於他？當然。對於工人是很重要的。一個很大的地方工會組織請他演講，這還是第一次呢。這是工會會員們的壓力促成的，明白嗎？在免除共產黨員在工會裏擔任的職務之前，全體會員們要求聽一聽我們的主張。我相信，今天晚上他會使他們大吃一驚的。”

阿蘭看了看錶。“現在，我想他已經使他們大吃一驚了。”

邁戈爾向前欠着身子，低聲說道：“這次演說，他不打算反對那些給人扣紅帽子的人，反而要指出大壟斷資本就要發動一次滅

低工資的攻勢！”

“這種事情我是不會懂的。”

“瞧……他們來了。”

有十多個男女像潮水般地擁進咖啡館來。他們臉凍得通紅，但是仍然在興奮地談笑着。老邁戈爾的臉上閃出快樂的光輝。

一會兒工夫那一羣人沿着一排排的桌子走過來尋找座位。走在前面的是一個穿着舊大衣的瘦小的人，年紀四十開外，手裏提着一個皮包，一面和他的同伴們說笑，一面向四下裏張望。

“邁戈爾！我剛進來，沒有看見你。我怕你已經走了。”

“哦，沒有。會開得怎麼樣？喂，我要給你介紹……”

那個人沒等邁戈爾給他們介紹，便對阿蘭笑着伸出手來。“白爾德先生嗎？我要向你道歉……”

“這位是台德·克爾培，”邁戈爾說。

“我很高興和你見面，”阿蘭很客氣地說。

“因為來得這樣晚，我得向你們賠償損失，”克爾培笑着說。他探出身子向中間的走道望了望，看見別人正向附近的座位擁入。“我想今天這樣的夜晚應當吃份火腿煎蛋。你看怎樣，喬？”

克爾培很熱心地告訴女侍者他那份煎蛋該怎樣做法。“如果可能的話，親愛的，”他最後說，“把我那一份出鍋就送來，好嗎？”

女侍者聽見吩咐，紅着臉，笑着走開了。

“你們不吃點東西嗎？”克爾培問道。

“我不餓，”阿蘭說。

“不餓？可是，朋友，你們在這兒等了已經快兩個鐘頭了！你不知道等候比什麼都會增加食慾嗎？”

阿蘭不知道他這話是什麼意思。克爾培很認真地談着話，但

是他的眼光却不住地閃動着。

“还有一种特殊的等候人的食慾嗎？”阿蘭笑着說。

“啊！你真懂得我的心思！一點不錯……正是一种等候人的食慾。在夜裏這個時候，真該叫一份羊肉，加上一些很脆的炸馬鈴薯片。”

大家談了許多閒話，不斷地哄笑着。克尔培愉快的情緒的確有傳染性。阿蘭·白尔德發現自己也在熱情地談笑。

幾年以前，老邁戈爾總想讓他和台德·克尔培見見面，現在想起這件事，他不禁笑了起來。那時他對於老邁戈爾這個意思絲毫不加理會，對於會見一個共產黨領袖也完全不感興趣。他很想把這事告訴克尔培，結果他真的這樣做了。

克尔培暢快地大笑起來。“你是一個工程師，”他說。“政治只會叫你感到厭煩。”

“不僅如此，”阿蘭對他說。“政治使我生氣。在我看來，政治只是毫無意義的亂哄哄的爭吵。其中沒有一點科學的東西。沒有明確的推理，也沒有準確性。沒有原則，沒有規律。”

“你要求什麼事情都能白紙寫成黑字嗎？”克尔培說。

阿蘭就喜歡那樣。“我常常對邁戈爾說，如果他能夠把他的思想畫一張藍圖給我看，那麼我就願意和他討論一下。”

克尔培笑了。從他們被介紹的那一刻起，他就直呼阿蘭的名字。“阿蘭，”他說，“你能把你自己的思想畫一張藍圖給我看嗎？在政治裏面我們接觸的是人，不是公式或方程式。我倒可以說……在政治的方程式裏面是有許多變數和未知數的！”

他們談了很久，克尔培還沒有吃完他的火腿煎蛋，別的人已經要走了。很多人握手道別以後，他們周圍的座位已經空了。

於是克尔培開始提出一些問題。他問阿蘭對於直昇飛機怎樣

的看法？為什麼沒有被廣泛利用？他是否知道一些關於獨軌鐵路的事情？把一部瓦斯渦輪的速度降低，用在汽車上有沒有可能？不久以前宣布的新式液體磁力离合器怎麼樣了，是如何處理的？

“我和工程師談話的機會不多，”克爾培抱歉似地說。他曾經一度在通用汽車公司的檢驗部裏工作過。阿蘭對於他的技術知識範圍之廣感覺有點驚奇。

“但是你們並不是專為回答我的問題而來的。”克爾培說。他望着邁戈爾。“我保證不再多說了。你們兩位說吧。”

邁戈爾說：“我到現在仍然不知道阿蘭為什麼要見你。”

“為了我能做的什麼事，”克爾培說。“現在就請你說吧。”

阿蘭覺得很難把他的請求說出來。他躊躇了一會，終於克服了猶豫。

“我有一個發明，”他說。“我想把它送到俄國去。送給他們的一個醫學研究所。”

台德·克爾培注視着他的目光。“你想把你的發明送掉，”他說。“這是你在這兒賣不出去的一種發明。所以你要把它送給蘇聯。”

阿蘭紅了臉。“並不是我認為這個發明沒有用。”

克爾培點了點頭。“我要告訴你，阿蘭。這種事情在以前也曾經發生過。有些發明在這兒是很難推廣的。發明人常常會想到這個問題。‘為什麼不把它送到蘇聯去呢？也許他們能夠利用它。’——你是這樣想的吧？”

“是的，”阿蘭小心地說，“我要把它送到那兒去，一部分原因是這裏沒有人要。但是那……那並不是唯一的原因。”

克爾培緊緊地盯着他。“這是一種什麼發明呢？”

阿蘭·白爾德把他這個供沐浴療法和按摩用的機器簡單地描

述了一下。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克尔培說。他一隻手攪着咖啡，另一隻手放在阿蘭的胳膊上。“我明白。我的意思並不是說，阿蘭，你是把一個沒有用處的玩意兒扔掉。我看得出你希望這個發明能夠得到應用。”

他轉過身來對邁戈爾說。“我常常對你說，邁戈爾，現在的生活不僅是對於工人階級很困難。有時候對於工程師們也是特別困難的，是不是，阿蘭？”

“我並不困難，”阿蘭·白爾德說。“我收入不少。”

“嗯，”克尔培微笑着說，“你發明這個玩意兒當然不是為了得到優厚的報酬。你的發明並不是為了錢。”

阿蘭覺得有點厭煩。“我只是想問你，你能不能想辦法把它送到俄國去。”

“不行，”克尔培說。“我不能這樣做。和你在報紙上讀到的情況恰恰相反，不僅是我，任何別的共產黨人都不是蘇聯的代理人。”他話說得很堅決，但並沒有生氣。“我甚至不知道該把發明送到蘇聯的什麼機關去。”

“我並沒有觸犯你的意思。”

“當然沒有。不過你看報紙看得太多了。”他咧着嘴微笑。“你以為我能夠派一個秘密專差把你的發明帶到莫斯科去吧？你一定是在這樣想的。好啦，用不着爭辯。你看，現在很晚了。我們走吧。”

三個人坐着電車走了好幾哩路，一直到克尔培下車的地方。

“我希望我沒有對你失禮，”克尔培說。

“沒有。我想我知道你是怎樣想的。不過老實說，我很失

望。”

“那我非常抱歉。”

“那不是你的過錯，克爾培先生。不是我的過錯，也不是你的過錯。我看就是這麼一回事。”

“作為一個工程師，”克爾培說，“如果我是你，關於那個問題我要多想一想，為什麼你的發明不能在這兒使用？”

“嗯，嗯。”

克爾培眼睛周圍出現了憂愁的皺紋。“我正在想，”他說道。“這是一種醫學上的發明，我不知道……”

他一邊想一邊就說了出來。他想起大戰時的日子。那時大學裏有幾個醫學博士曾經就科學問題和蘇聯的專家們通過信。他們有過一種委員會的組織。也許那個委員會早就結束了。

“不過那幾位博士也許還留着以前和他們通信的地址。為什麼你不去看看他們當中的一個呢？”

“我所需要的就是一個通信處。一個可以把藍圖送去的地方。”

“正是。你沒有比這更好的辦法了，阿蘭。”

“可是我怎樣才能找到那幾位教授呢？”

台德·克爾培笑了一下，接着又大笑起來，阿蘭還沒有明白好笑的地方在哪裏，也跟着格格地笑了起來。克爾培用一種假裝的陰謀家的腔調悄聲地說：“只要到大學裏去，向人們打聽到哪兒去找那些給克里姆林宮的斯大林送秘密情報的教授就行！”

阿蘭大笑起來。“如果我挾着一大包藍圖，”他說，“或者是一個大鉛皮箱子，上面寫着‘原子彈計劃’，那就更好了。”

“他們一定會把你當做一個害了鼠疫的人那樣看待，”克爾培說，像小孩子那樣地笑起來。“我真希望你能這樣做一下，阿蘭！”

我願意你去見見那些曾經發表演說，稱頌俄國人的英雄主義的偽君子們，把那件事對他們講一講！”

他很快地變得嚴肅起來。“說實在的，我想這還是最好的辦法……我希望能夠告訴你去見哪一位教授。”

他揉着閉上了的兩眼，想了一會。

阿蘭·白爾德等待着。他有一種模糊的感覺，以為克爾培正在盡力回憶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覺得很激動，幾乎像生理上受到了什麼刺激似的。他不由得默默地對自己說：“我希望他想不起來。今天晚上真不該來的。這件事本來就很可笑。”

他不耐煩地撇開了這個糊塗想法。

克爾培不過是在想一個人的名字。“有一個青年學生，”他說，“考爾·芬萊，芬萊牧師的兒子。那一天他提到過一位教授。我想他是在心理學系。總之，他一直在和一些蘇聯醫生通信。例如，他們一直在關於李森科的爭論上通信。”

“哦，原來如此。”

“他就是你需要的人，阿蘭。我一定同考爾談一談這件事情。過兩天你就給他打個電話，好不好？”

“他的電話號碼呢？”

“他和他父親住在一塊兒。讓我查查看。克利弗特·芬萊牧師。他是什麼教堂？邁戈爾？”

“在城北。山谷區教堂。”

“啊，對了，”阿蘭說。“我聽說過。你一定同他兒子說嗎？”

“一定。如果可能的話，我明天就同他說。”

“多謝。”

“沒有什麼可謝的。我只希望你能夠有點辦法。”

他們快到克爾培下車的地方了。他離開座位，站在他們旁邊，

隨車搖晃着。

“今天和你談了話，我很高興，阿蘭。也許我們還能再碰頭。”

“歡迎得很，”阿蘭很有禮貌地回答。

克尔培微笑了一下。“好吧，我知道你是怎樣感覺的。在這年頭，有身份的工程師是不和共產黨人見面的。”

“啊，”阿蘭說，“我不是和你見面了嗎？”

克尔培用力地和他握了握手，兩人相視而笑，道了再會。

阿蘭和邁戈爾一塊兒走回家去。“你對他的印象怎樣？”邁戈爾問。

“我有點摸不透他。”

“在那方面？”

“我不明白他為什麼把他的時間浪費在政治上。我想這就是他生活的目標。”

“今天晚上他和你在一塊的時間不短啊。”

“我知道。和他只見一面，我就可以看出他很有才幹。他有一種……一種與眾不同的風度。”

“就是這些嗎？”

“可惜他是一個共產黨員，”阿蘭說。“我並沒有侮辱你的意思，邁戈爾。可是，如果克尔培不放棄他搞的那一套，他的一切才能都會白白浪費掉的。”

邁戈爾微笑道：“阿蘭，你有沒有想到過，沒有克尔培那樣的人，就沒有你能够把發明送去的那種沐浴治療所嗎？”

他們在沉默中繼續走着。他們走到房子前面的時候，邁戈爾說：“你看，阿蘭，這不過是一個……藍圖的問題。台德·克尔培和我有一張藍圖。它對我們來說是很有意義，很重要的。正和你

那个发明的藍圖一样。事实上，你的藍圖也正是我們的藍圖的一部份。”

“你这些话是什麼意思？”

“晚安！”邁戈爾說道。“替我向柯娜問好。”

第五章

客人的眼睛一直盯着莫頓·凱因放在書桌上正在撫摸五張十塊錢鈔票的那兩隻肥胖的手。

“光是这件事就值五十塊，是嗎？光是为了要知道克尔培那夥人準備在減低工資問題上興風作浪。”

凱因說：“我用不着化錢買这个消息。在他的演說裏已經有了。我只要問一問到会的隨便那一个人，就可以打听得到。你把我当作什麼人，慈善家嗎？”

那个人环顧一下这个華麗的房間。“這兒看起來像慈善機關嗎？那不是你的錢，莫頓。拿來吧。”

“你在賣關子。你还知道另外一些事情。你沒有告訴我。”

“我？对你賣關子？你答应給我五十塊錢，为的是什麼？是把那个會議的情况向你報告。我不是已經向你報告了嗎？”

“你另外还有一些別的材料。”

那个人偏促不安地半个屁股挨着椅子坐着。“讓我喝一杯吧，莫頓。”

凱因站起來，一句話不說，把錢扔了过去。接着他从櫃子裏拿出一瓶威士忌酒，給他們兩人各倒了一大杯。

当他倒酒的時候，那个人說道：“我得到了另外一些消息。你

一向對我不錯，莫頓。給不給由你決定吧。我把另外一些听到的消息告訴你，如果值更多的錢，你會給的。”

“我怎麼知道？”凱因把第一杯酒遞過去，接着開始倒第二杯。“告訴我吧。也許又是你那不值錢的謊話。”

那個客人喝了一口威士忌酒之後，說道：“如果我把克爾培同莫斯科間諜扯在一起，你給我多少錢？”

莫頓·凱因的手上流出汗來，流得那樣快，酒瓶幾乎從他手裏滑了下來。

“你的神話裏要有一點新鮮玩意兒才行，我的朋友。”

那個人喝完了酒，笑道：“莫頓，你用不着新鮮玩意兒。間諜案就是間諜案。你在克爾培那樣的雜種身上，沒有比這更好的把柄了。這年頭，間諜案子是王牌，這你是知道的。”

凱因迷信的頭腦想起了來電話的那天夜裏。當時他不是有過同樣的想法嗎？多麼巧呀！

“兩年以來，”他的客人說道，“你和老頭子總是夢想着間諜案子。我知道。好了，我可以給你們一件間諜案子。只要一百塊錢，等於奉送。”

“你可以再喝一杯，”凱因說，“然後給我滾出去。”

“好吧，我就說吧。我緊緊地跟着克爾培。散會以後我跟他到了飯店。我釘在那兒。他和一個工程師在一塊兒。”

“鐵路工程師？”

“不是。一個……你知道，搞科學的傢伙。”

“怎麼樣呢？”

“這個工程師要求克爾培替他把東西送到俄國去。”

莫頓·凱因臉上顯出一種極端厭惡的神情。

他的客人連忙接着說下去。“我告訴你！我沒有听清他們所說

的每一句話，但是我是十分清醒的，這個工程師說他是搞什麼飛機啦渦輪啦那一套工作的。他有一件特別的東西，要克爾培把它送到莫斯科去。”

“當然克爾培答應了！”凱因用尖銳的諷刺口吻說。“我的朋友，可否請你站起來，給我滾出去？”

“我告訴你，莫頓！他們的話我都聽見了！”

“為了五十塊錢，你會告訴我怎樣把溫斯頓·邱吉爾追上了樹吧？你甚至還會說出他褲子的顏色呢。对不起，今天我可不能讚賞你這一套非非之想！”

“再喝一杯好嗎？”

凱因厭煩地把酒瓶推了過去。他看那人倒滿一大杯，咕嘟咕嘟地兩口就灌了下去。

“好吧，莫頓。如果我是你，我至少要查對一下。你看……當那小子要求克爾培做那件事情的時候，克爾培說不行。就是那樣。斬釘截鐵地，不行。可是你猜怎麼着？”

凱因打着呵欠。“什麼？”

“克爾培馬上說‘讓我們離開這兒’。於是他們三個人一起走了出去。”

“現在又跑出第三個人來了。他是誰呢？難道是化裝了的俄國大使！”

“你總是那麼好開玩笑，莫頓。不是的。那另外一個傢伙，你是很熟悉的。平腳板的老邁戈爾！”

凱因漲紅了臉。他大聲咒罵起來，一面替自己倒了一杯酒。

“是的，是邁戈爾，”客人說。“你永遠不會饒恕他吧，莫頓？我必須承認，那個赤色分子很會寫文章。上一次，的確叫你在公眾面前丟了醜。我敢打賭說，那篇文章你一定沒有貼在剪報本

上，是不是，莫頓？”

那个客人站在門口，把呢帽扣在头上，一面說：“我真該跟着他們走下去。我當時打算那样办，但是他們很快就上了电車。謝謝你的威士忌酒，莫頓。不要老是那样大發脾气。你会得高血压毛病的。寬心一點吧，老朋友。”

凱因走到門前。他控制住了自己，用相当愉快的口吻說：“我不想跟你吵架。不过我並沒有在地下室裏私印鈔票。我要拿錢，就得做點事情給人看。明白嗎？我不喜欢隨便什麼人到这兒來，把不值錢的謊話賣給我。”

“你說我是一个騙子嗎，莫頓？”

“你說你是什麼呢？”

“你使我很生气，莫頓。我告訴了你一个間諜案的頂好的線索，你倒說我是騙子。你甚至还不給我報酬。”

“我已經給了你五十塊錢，買的是事实。對於謊話，我一个錢也不能給。”

那个人走了以後，莫頓·凱因覺得有一种可怕的消沉情緒向他襲擊。过去想像着一个真正的間諜案件，心中感到很愉快。可是現在，在白晝之下，听到一个酒鬼說些什麼關於克尔培、工程師和莫斯科的廢話，他對於这个荒唐愚蠢的主意反而感覺可怕了。

实际上，这一天其餘的時間过得倒还不坏。

“老头子”为了克尔培的演說，为了減低工資的消息透露出去，正在大發雷霆。但是这是使莫頓·凱因覺得温暖，覺得放心的一种憤怒。当然，報紙曾經向克尔培開了火。然而，尽管如此，那些報紙承認了克尔培關於減低工資的預言，並且在这个問題上寫了不少文章。

这是真的嗎？早就預料到的危机現在不是已經向着減低工資和不景气的現象發展了嗎？已經有好幾位著名的人物發表了談話。工会中的情緒激昂起來了。

如果当初“老头子”對於凱因完全相信的話，这种情形也許可以避免。不过莫頓对他的老闆並沒有这样說。他說得很少。他表示了同情，並且着手对各報紙作起工作來。在這種情況之下，做这种吃力的工作还是他的差使。

他对報紙談話的時候，他隨隨便便地說道：“据我看來，如果我們現在開始減低工資，接着我們就要減少我們的廣告，是不是？各方面都要倒霉，生意也要倒霉。如果要減低工資的話，你們想公司會不讓諸位編輯知道嗎？我个人認為大事張揚克尔培这种煽動分子說的話，是很不高明的办法。”

凱因是一个很能幹的“聯絡人”。他作廣告的委婉暗示實在很有效力。第二天報紙便開始傳說整個事情都是克尔培為了煽動工人而捏造出來的。“老头子”很喜欢这样的看法。

“莫頓，”在看了剪報以後，他很親密地說，“事情做得還不坏。但是上星期我告訴你的話還得要辦。你一定要搞些名堂出來。現在是我們的機會，要給克尔培和整個工会領導一個回擊。使他們聲譽完全掃地。”

“好吧，法爾諾先生，”凱因說，“我只能盡我的力量去做。我什麼事情都不能保證。對於這種事情，事先我從來不做任何保證。”

“莫頓，我喜欢你的一點，就是直爽。我人事處裏的那些呆子們，有些人就說不上直爽。好吧，你盡力去做吧。我希望不久你就会來見我。我會留下話，你可以隨時到這兒來。”

凱因興高采烈地駕車回家。“老头子”的話還在他耳邊響着，

他決定試一試心理學家告訴他的一種辦法。他煮了一大壺咖啡，又弄了一大桶冰水。大口喝着咖啡，腦袋用冰水浸過的手巾包起來，坐在打字機前面，開始在一張紙上打下他的“自由的聯想”。

過了一個鐘頭，他的努力沒有收到什麼效果，就站了起來向他的衣鏡求教。“也許，”他对着鏡子裏自己的影子說道，“現在應該讓我的下意識去工作了。我要喝杯酒，休息一下。”

他剛剛坐在椅子上，電話響了。

“誰呀？”

“不要發脾氣，莫頓，又是我。”

“我很忙。”

“當然。但是我必須找你。你弄得我實在難受。我做了一些調查工作，你知道嗎？我設法找到了老邁戈爾。於是我就想法問他，‘上星期五晚上我看見你和一個年輕小伙子在一塊，那是誰呀？’他說，‘哦，那就是我隔壁的鄰居。’好啦。於是我就去了一趟。我到了他住的地方。我打听他的鄰居，但是我到的還是那個老花招……我說，‘他原來不是我要找的那個人。’所以這傢伙是什麼人房東太太就告訴了我。”

“怎麼樣呢？”

“你有紙和鉛筆嗎，莫頓？”

“說吧，快一點，我很忙。”

“莫頓，這傢伙的名字是……阿蘭·白爾德。”

莫頓·凱因嚥着舌頭，裝做大吃一驚的樣子。“我的天！真的嗎？我听了簡直要發精神病啦！阿蘭·白爾德是哪一個，印度斯坦的遜位國王嗎？”

“好，好，原來你也從來沒有聽說過他。我也沒聽說過。你

想知道他在那兒工作嗎？

“哦？”

“我說的這個人你認識嗎？”

“我們是在電話上說話，”凱因急忙說道。“你說的是那個要求我們的朋友往……國外送些東西的年輕人嗎？”

“朋友……很好！你總算明白我的意思啦。這傢伙是一位工程師，那是不錯的。他在阿庫工廠做事。”

“哦？”

“不僅如此，莫頓，他正在搞一項工作，你懂我的意思嗎？根據房東太太對我說的那些閒話聽來，他大概很接近那個秘密部門的上層吧。”

“原來如此。”

“不要像條死魚似的，莫頓。我給你弄到了他的姓名，我發現了他在做什麼……”

“很好。很好。今天晚上我很忙。”

“你打算調查一下這件事嗎，莫頓？”

“如果我有工夫，我會調查的。現在我正有要緊的事情。像這樣的電話，分散了我的精力。”

“好吧，如果我是你，我要調查一下的。祝你晚安，老朋友。”

電話剛剛掛上，莫頓·凱因就馬上開始撥法爾諾家裏的電話。他的手指因為出汗，在電話轉盤上老是打滑。

“我是凱因，”管事接電話的時候，他說。“有很要緊的事情，要找法爾諾先生。”

“恐怕今天晚上不行，凱因先生。”

“只要說一下我的名字，那就夠了。告訴他是我打的電話。”

“好吧，先生。”

半小時以後，法尔諾來了電話。他很不客气。“快說吧，凱因。今天晚上這兒有一個很大的宴会。”

“這不是平常的事情，先生。這是關於……克尔培。”

“哦？”

“我很难在電話上談這些事。”

“可是，星期一以前我不能見你。”

“我並不需要跟你訂什麼約會，法尔諾先生。但是我已經找到了克尔培和一個……我們姑且說是一個不平常的人吧……的關係。如果您能給我一些方便，讓我能够得到關於這個人的情報，那就很有幫助了。”

“唔。你的意思是今天晚上？星期六晚上嗎？”

“我說這是最不平常的事情，就請您相信我，法尔諾先生。”

“你是怎麼回事，莫頓？聽你的聲音好像很興奮似的。你不是喝醉了吧？”

“我非常清醒，先生。”

“好吧，我試試看。我打一個電話，看看他們肯不肯幫忙。”

“如果您告訴他們這事非常緊急，先生……那才有用呢。”

“我會告訴他們找你的。”

“老头子”掛上了電話。凱因怀着近乎惶恐的疑慮心情等候着。終於從特种調查局打來了電話。打電話的那個不知姓名的警官知道需要他供給關於在阿庫工作的一個工程師的情報時，他的聲調變得熱情了。他答應趕快辦。

莫頓·凱因放下電話的時候混身發抖。他把冰冷的濕毛巾從頭上扯下來，擦乾頭髮。接着他喝了點白蘭地酒定了定神，準備作長時間的等候。

他一直等到差不多深夜兩點鐘。調查人員從一個街頭小飯店裏打來了電話。他必須親自來見凱因……

“阿蘭·白爾德曾經在阿庫工廠工作過，這是不錯的。他是一個優秀的年輕工程師。最近又經過一次審查，准許他做極機密的工作。他總是被列入最優等。可是幾天以前他突然辭職了。”

“真的嗎？”

“他說他在本地一家食品公司找到了一個待遇更好的差使。關於他辭職的事沒有什麼可懷疑的。阿庫工廠的上司很器重他。”

聽了這個消息，莫頓·凱因的思想早已不知跑到哪裏去了。那個調查人員想知道一點底細，他叫他去問法爾諾先生，這樣就把他打發走了。

那個人走了以後，凱因在床上躺了一會兒，很想睡着。盤旋在他腦子裏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他向調查局提出進一步請求呢，還是他自己作一些初步的調查。早晨六點鐘，他從床上起來，給自己燒了一頓豐盛的早餐，然後駕了他的汽車接他的一個助手去了。

第 六 章

阿蘭·白爾德很喜欢這個青年芬萊。他二十一歲，紅頭髮，翹鼻子，笑起來嘴咧得很大。他穿着旅行裝，套着毛絨衣，看起來很像一個雀斑滿面的水手。

“沒問題，白爾德先生，我一定給您介紹。我很願意幫忙。”

“你認為首先應該去拜訪索麥維爾教授，是不是？”

“啊，是的。他這個人不壞。我可以說他是一個進步分子。”

如果有什麼辦法可以把你的東西送到俄國去，我相信他一定會幫忙的。我知道他曾經把盤尼西林和這一類的東西送去過。”

“好吧，謝謝你，考爾。我希望你叫我阿蘭。”

“好的，阿蘭。你往那條路走？”

“我打算散散步，穿過公園搭公共汽車。”

“我可以跟你走一段路。我有一個約會。”

他們一塊兒離開芬萊牧師的家。在這所住宅和那座巨大的灰色石頭的教堂周圍的便道上，擠滿了從主日學校^①放學出來的兒童，在那裏享受着燦爛的陽光和涼爽的微風。兩個人從孩子們身旁走過，走上了大街。

“有時候我很後悔沒學工程，”考爾·芬萊說。

“你學的是什麼？”

“法律。三年級了。我可不在乎這個。如果我唸完了，我打算去做一個工會的法律顧問。不過我不知道能不能唸完。”

“為什麼？”

“在那裏讀書很氣悶。我受不了那些唸法律的傢伙。他們大多數是闊少。”

“那也怪不得他們，能怪他們嗎？”

考爾·芬萊瞟了他一眼。“那不是他們的道德責任問題，”他慎重地說道。“而是金錢對他們的影響。金錢影響他們……影響他們的意志。”

阿蘭笑了。“啊，考爾，你開始像一個真正的律師那樣說話了！”

那個青年也跟着笑起來。“我希望不像！不過你知道，如果

① 主日學校，是基督教會辦的講授教義的學校，平常在禮拜天上課。

不是为了父親，我根本不会進大學。”

“那麼幹什麼？”

“哦，我会在一个基本工業裏工作一个時期。也許到北方去，做伐木、採礦這類的工作。”

“你父親反对嗎？”

“我們不大談這些事情。我母親要我做一个律師。那時候我還是一个小孩子。她死了以後，我去學法律就好像是當然的事了。你父親是做什麼事情的？”

“他去世了，”阿蘭說。“他是一个医生。”

“你看，”考尔說。“我們倆的父母都是知識分子，所以我們也是知識分子，所以我們活該倒霉，是不是呢？”他格格地笑了。“一想到將來有孩子的時候，我就恨我不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工人。”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一个知識分子的孩子，”考尔說，他那雀斑臉蹙起了皺紋。“正夾在有錢人和工人階級的中間。他不屬於任何一方面。他有小資產階級一切的矛盾。”

“什麼？”

“不談了罷。我的意思是說，我們背後什麼也沒有，我們沒有階級。”

“你說起話來像老邁戈爾一樣。”

考尔笑了。“那你是誇獎我了。原來你認識他？邁戈爾在哲學上和政治上的知識，我能够有一半就好了。”

“我想你是一个共產黨員吧？”阿蘭問。

“不是。也許我將來会是。但是我繼承了一部分我那可尊敬的父親有名的思想混亂的毛病。”

阿蘭覺得考尔的話裏含有一种痛苦的調子，便机智地轉換了

話題。這時他們已經走進了公園，看見一羣孩子在玩足球，他們就談起了運動。考尔是一個籃球運動員。他們很快地就在籃球和曲棍球的問題上爭論起來，直到考尔在轉彎處站住的時候才打斷了話頭。

“好啦，”他說，伸出他的手來，“我就在這兒等候我的愛人。再見吧，阿蘭。我看到了索麥維爾就給你打電話。”

“很好。再會。多謝！”

考尔·芬萊匆匆走着。他遲了。快步疾走已經使他全身溫暖，這時候又感到另外一種溫暖，於是他開始用帕楚西雅的名字哼着一支小調。

她頭上沒有戴帽子，已經在湖邊等他。兩個人都往四周望了一下，然後奔到一塊兒，接了吻。

“對不起，我來遲了。”

“天氣多好喲。”

他們臂挽着臂，緩緩地走去。自從昨天晚上，他們就沒有見過面……隔了多麼長的時間啊！太陽為他們照耀着，微風吹來，也不覺得涼，他們的心浸沉在歡樂中。他們在一座古老的紀念碑的石階上找到了一個被陽光晒得暖暖的地方。

“把你的手給我，帕蒂。”

“你不需要我這雙難看的手。”

“你的手並不好看！強壯有力而且……而且也是美麗的。”

帕楚西雅·鄧恩笑了。“你真不講理，考尔，親愛的。”她伸出她那双先是因为軟骨病，後來因为在軍火工廠做工，被弄得又粗又硬、指節很大的手。“不要對一切都存着美妙的幻想，考尔。一個女孩子不應當有一雙老太婆的手。這雙手是不美麗的。”

考尔·芬萊把她摟緊了，拍拍她的臉頰，听她說下去。

“我是一个很平常的女人，考尔。好莱坞物色电影明星的人决不会看中我。”

“昨天晚上，你确实显得很漂亮。”

她笑了。“那是女人的看家本领。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子不能不利用一切机会表现自己。你爱我不是因为我长得平常。你不会的。如果我認為你是那样的話，我就离开你了。”

“帕蒂！”

“我說的是真話。我們不願意我們的孩子長得……难看。你和我都不希望那样。”

两个人都沉默下来，沉思着。这个男孩子从他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喜欢空想、看破一切的性情，在这个才满二十岁便已经做了五年工的女孩子身上找到了避难所。而她呢，也从考尔·芬莱身上发现一个她从来没有梦想过的世界，诗的世界，热情澎湃的文学的世界和口若悬河的雄辩的世界。在他们两人中间，他们开始建立起一个信念，不是相信世界，而是相信人类。

“但是我不愿意只是空谈，”考尔常常对她說。“我不愿意說教。我的父亲已经說了三十五年的教。他的話一天比一天流利。可是他所談的内容也一天比一天模糊。”

祇有在这样的時候，只有在她不僅用她的愛情，同時还用她的生活知識向考尔·芬莱微笑的時候，帕楚西雅·鄧恩才是美麗的。

“不对，”她会这样回答，“美好的未來，照你父亲所講的道理，也許还远得很，考尔。但是对于人民，却是愈来愈近了，一天比一天近了。”

“你指的是無產階級吧。”

“問題不在字眼上，我指的就是人民！”

帕蒂·鄧恩指的就是世界上一切有着像她那樣的手的女孩子，還有世界上一切像她母親那樣被勞動和貧困過早地拖入老境的母親們，以及一切像她父親和哥哥那樣被工廠的大門和時鐘把生活束縛得緊緊的，在衣食不穩的景況中一年年掙扎着的男子們。

帕蒂還很年輕。但是在她的童年時代，從來也沒有暢快地歡笑過。她對於安定的生活沒有存過幻想，有時候她對於世界的看法也幾乎是悲觀的，甚至她的愛情也都染上了悲觀的色彩。

“我們不要想得那麼遠吧，”考爾談起他的幻想的時候，她就會這樣說。“星期六我們幹什麼呢？”

“帕蒂，親愛的。下星期六我們一定要找個地方。”

“我知道。我們想想看。”

找一個兩人可以單獨在一塊兒的地方，是他們永遠解決不了的問題。當芬萊牧師不在家的時候，他的女管家也會在家。帕蒂的家裏總是有人。難得偶爾有一次他們能夠找到一個朋友的房間，在那裏度過一個黃昏。

感到不耐煩和氣惱的却是考爾。“要解決這個問題，”他說，“只有結婚。”

“我知道，”這種時候帕蒂會閉上眼睛，撫摸着他。“可是你必須唸完大學啊。還得過一段很長的時期，我們才能結婚呢。”

“為什麼我一定要唸完大學？那會有什麼好處？在我唸完大學以前，我們就會趕上經濟蕭條，那時又怎麼辦呢？我不過給社會增加一個沒飯吃的律師罷了。”

“你唸完大學不是為了要弄到一個好差使，考爾，”她會提醒他說。“你要好好做些工作。”

“唉，我知道。聽起來很好。但是……”

他們兩個都跟人類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生活已經使他們深入到現實中去，而這正是他們愛情的力量；也正是這一點挽救了他們，使他們不至於彼此分離，不至於走上脫離生活的逃避現實的道路。

因為他們很年輕，他們常常談到將來，談到世界的將來。他有一幅未來世界的圖畫，而她却有另外一幅世界的圖畫。他們經常為他們的理想爭吵。但是恰恰因為他們發現兩人有這個共同的夢想，所以他們才能夠結合在一起。每當他們獨自一個人的時候，他們就不敢相信。但是當彼此擁抱的時候，他們的信念就堅強起來，他們的愛情就熱烈起來了。

“如果我繼續唸完法律，”考爾這時說道，“我會變得同其他那些人一樣。首先你要知道，如果我繼續獲得優良的成績，一些大企業就會來找我，給我一個好差使。”

“你不一定要接受啊。”

“不要那麼肯定，帕蒂。你看我父親。當他在田普爾教堂的時候，他總是讓教堂裏擠滿了人，人們也確實敬愛他。你知道他在經濟蕭條的時候是怎樣鬥爭過來的！他和失業的人們一塊鬥爭，甚至於被捕。那時候他和現在完全兩樣。當時我雖然還是一個小孩子，我也可以看出來。那些長老們知道，單靠辯論是不能使他屈服的，於是他們決定用奉承的辦法。他就被請到這個山谷區來。帕蒂。我決不願意看見任何人像我父親那樣垮了下去。”

“不要擔心，”她說。“你不會垮的。”

“我怎麼知道？他們並不只是向他送錢。他們告訴他，應當把福音傳給那些心靈有時離開基督的……北區的工商界人士！那些話多麼令人作嘔啊！那時我才十二歲，但是我還記得：因為母親死了，沒有看見他搬進那滿是桃花心木和五色玻璃的華貴的教堂

裏去，还得到一輛新的大別克汽車，我还觉得高兴。”

“你說得好像你父親已經死了的樣子。”

“我母親所認識的那個人，”他緩緩地說，“已經死了。”

“不对，他沒有死，考尔，有時候我認為你太……太沒有耐性了。”

他压低了嗓子，滑稽地唱着“失業者之歌”：“安心地等待，天堂自有我們的肉餅在！”

她攏緊了他，一面笑，一面揉搓着他的紅頭髮。“哎，你瘋了。你知道我並不願意那樣。”

“你也許不想那樣。但是实际上也等於那樣。我对这种坐着不動一味等待的生活，实在过够了！”

“我想你一定又和台德·克尔培談过話了。”

“不錯，我和他談过。但是談的並不是那个。克尔培用不着向我宣傳。我想他知道我心裏是怎樣的感覺。我有好幾個月沒有到党的办事处去了，这星期我去了一下，我覺得我自己是一个卑劣的人。那些人也相信將來，但是他們在为了將來進行着鬥爭。”

“考尔，”她說，“我很久以前就告訴过你。如果你願意做一个共產黨員，我决不攔阻你。我不贊成他們，可是我也絕不会阻止你。”

这使他不安起來。他在石階上挺直身子坐起，握住她的雙手。“如果我那樣做的話，”他說，“那就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就必須放棄法律。我們就永远不会有錢。”

“我從來就沒有过錢，”帕蒂說。

“但是你結了婚以後，可就不這樣了。”

帕蒂注視着他。“對於千百萬人民來說，並不是這樣的。你看看我家裏的人。看看我的哥哥們。你以為他們有錢嗎？”

“有時候你對我覺得懷疑，是嗎，親愛的？”

“考尔，無論如何我總是愛你的。即使他們把你送到監獄裏關上二十年，我還是愛你的。”

他大笑起來。“我想他們決不會把我送到監獄裏去的。”

“你為什麼這樣想呢？”

“因為很不幸，我是克利弗德·芬萊牧師的兒子，”他說。

她搖了搖頭，注視着他。“他們倒不會因此就不把你送進監獄。你總有一些奇怪的想法。你的思想大概相當混亂吧？”

“不對，我不是那樣！”

“哦，是的，你是那樣。你心裏是不大清楚的，”她緊緊地抱着他。“今天你要做一個共產黨員，可是昨天晚上……還記得你對我說的那些話嗎？”

他有點氣惱，因此她就不再追問下去了。昨天晚上，考尔·芬萊化了很長時間談着將來。他要做一個律師，因為他感覺無限的機會在等待着一個能夠站在法律的講壇上為人民而鬥爭的有才氣和節操的人。他想到自己成了人民大眾的保護人，他不僅要譴責那些壓迫者，同時還和他們講道理，要他們通情達理，勸告他們停止對工人的剝削，以免將來後悔。

考尔·芬萊心裏所想的一切，雖然沒有用言語表示出來，甚至也沒有向帕楚西雅表示出來，然而他心裏總想站在法庭上作一次新的“山上講道”。^①但是隱藏在他心裏的這個願望和他的常識一碰，便碰得粉碎。他的常識告訴他：“基督講道以後兩千年的現在，那些基督徒們正在製造原子彈，而你却以為基督失敗了，你再來一次講道會能夠成功麼！”

① 耶穌曾在一個山頭上向幾千羣眾宣講基督福音。

“当然，你的思想相当混乱，”帕蒂說。“但是，我爱你。我相信你，考尔。”

“在我遇到你以前，我从来没有真正把事情想通过，亲爱的。”

“我宁愿听你说这种话，可不愿意听你说我漂亮。”

第七章

到了星期日下午已经很晚的时候，莫顿·凯因准备不干了。他只是坐在他那停放在路边的汽车里等待，真正的工作都交给他的助手去做了。即使这样，他的神经还是紧张得很。他越想越觉得整个的事情荒唐可笑。

在阿兰·白尔德身上并没有发现什么。

白尔德和他的妻子在中午以前就离开了他们的家。凯因的助手，一个假释在外的罪犯，穿墙越户的专家，从房东太太那里打听到白尔德夫妇在夜深以前不会回来。经过长时间的耐心等待，直到下午两点半钟的时候，那个助手才破门进入白尔德的屋里。他的特长是搜查住宅和办公室而不留一点紊乱的痕迹。他的盗窃行为大部分都是过了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才被发现的。在盗窃方面，他除了没把墙上的纸揭下来以外，什么他都干过。

但是他发现的只有放在床头小桌上的一本莫斯科杂志。那里没有一点关于技术方面的材料，一张图也没有，甚至连字纸篓里也没有。一封信也没有。只有一些电话号码，显然是无关紧要的。

凯因非常愤怒。这事除了使他神经紧张之外，还感到极其不

快和厭煩。但是他那個罪犯助手竟覺得有辱使命，堅持要把整個住宅再搜查一遍。

於是他發現了那個汽車房改做的工作間。

這個汽車房是一所很老但是很堅固的磚瓦建築，在住屋的緊後面。寬大的車門是經常關着的，在旁邊的小門上有一把很好的鎖。窗戶裏面有窗簾遮着。

那時有些小孩子正在附近玩耍，因此兩個人不得不一直等到天黑。那個罪犯幾乎用了二十分鐘的工夫才把門鎖弄開。他走進裏面一會工夫就溜出來，匆匆地繞過那幢房子，叫凱因和他一塊進去。

這才是他們要找尋的地方！

這個汽車房裏面有一隻電爐，把屋裏烘得溫暖而舒服。這是一個工作間兼繪圖室。許多工具上都漆着白爾德的名字。從一個用掛鎖牢牢地鎖着的鐵箱子裏，凱因和他的助手找到了一堆藍圖。在一個也是用掛鎖鎖着的大木箱裏，他們找到了一個奇怪的東西，乍一看幾乎把莫頓·凱因駭了一跳。看起來好像是一個浮腫的死屍，沒有腦袋，上面拴着一大堆橡皮管和電纜。

但是那個“死屍”却原來是橡皮做的。

“是一種潛水衣吧？”

“不是，”那個罪犯說。“你要是問我的話，我可以告訴你，這是一種飛行衣。在電影上看到過的。很像那些傢伙們作高速飛行時穿的那種服裝。就是那種玩意兒。”

莫頓·凱因閉上眼睛，喃喃地咒罵着，好像在作感恩的祈禱。他急忙地打開一張藍圖。任何人可以看出這張藍圖就是木箱裏那個古怪東西的詳細設計。

“把所有的東西都放回去！我們趕快離開這裏！”

当那个罪犯滿意地把那个房門關好，兩人回到汽車裏的時候，凱因已經有了一個使他興奮得喘不過氣來的計劃的輪廓。

當天晚上他見到了“老头子”。法尔諾从一個晚宴席上告辭回來，就和凱因在他的書房裏關起門來密談，一面喝着酒抽着雪茄。

法尔諾耐心地听着。凱因說完以後，他說道：“廢話。無聊。你想，像白尔德那样一个人，如果他是一個俄國間諜，會在公共場所和克尔培談話嗎？莫頓，你沒有他媽的一點事實可以做根據，只說什麼看見白尔德和克尔培在一塊呀，什麼飛行衣呀，這類的鬼話。”

莫頓·凱因彈了彈雪茄煙灰，睜大了兩眼，慢慢地微笑着。“法尔諾先生，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直到我想起上星期您告訴我的那些話來。”

法尔諾眼睛發出光來。“什麼話呀？”

“您一定記得，法尔諾先生，您給了我一個很深刻的勸告。您說：‘凱因，越是最不可能的事，越要特別注意！我就是這樣把我的事業建立起來的。人都是有一種歡喜胡思亂想的弱點。越是瘋狂的念頭，人們越是熱切地相信！’”

凱因這句話不是從“老头子”那裏，而是從“我的奮鬥”那本書裏借來的；他巧妙地將希特勒臭名遠揚的“漫天大謊”的原則改變為“瘋狂的念頭”。

當法尔諾皺着眉頭注視着他的酒杯的時候，凱因從容地向他說了一下他們如何利用在白尔德工作間裏找到的那個神秘的東西的計劃。“老头子”哼了一句，凱因就把他自己提出的計劃歸功於法尔諾的天才。

“當然啦，先生。”莫頓說，“我是不可能獨力承辦這件事情

的。我不僅需要您的經常監督，而且還需要您的廣泛影響，您在政府最高人員方面的影響。我祇能在對付新聞界方面從旁協助。”

兩個人的眼光相遇了一下。凱因的心猛烈地跳着，法爾諾已經明白了。如果計劃失敗，就只好悄悄地給凱因一些錢，把他解僱。如果成功了，這個聯絡人，就會得到一筆可觀的報酬，而法爾諾在社會上的聲譽也會大大提高。

“老頭子”終於宣佈了他的看法。“莫頓，”他說道，“整個事情只有一點可取。那就是說，我們這樣做的話，即使在法庭上沒有一點事實作為根據，我們仍然能夠讓社會公眾相信這樣的事實：克爾培，這個赤色分子的領袖，是一個莫斯科的代理人。”

當然，這正是莫頓·凱因從開頭就了解到的一件事。但是他說道：“啊呀！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我以為一切都要依靠得到了間諜活動的真憑實據。現在我才開始看出事情的一切可能性。”

“老頭子”笑了。“無限的可能性，莫頓。無限的。現在我告訴你一些主意……”

於是他開始重複凱因已經向他提出過的建議，只是說法上有些改變。除了本地警察之外，他們需要兩三方面政府官員的暗中支持。這個案子一定要以驚人的方式揭露出來。主要依靠報紙和廣播來宣傳。正當有人在作新的努力要使蘇聯和西方各國達成諒解之說甚囂塵上的時候，一個真正驚人的間諜案子一定會受到一切輿論方面的熱烈支持的。

“但是……”法爾諾先生陰沉地說。

凱因不安起來。“什麼，先生？”

“老頭子”站了起來，“如果根據你現在所有的這一點材料就幹起來，一定會把事情弄糟的。我們還需要一些事實。更多的事實。我們一定要把白爾德徹底弄清楚。究竟把他和克爾培一起拉

下水呢，还是把他拉了過來，這要先作出決定。我們必須把更多的人拉下水去。一個間諜網不能只有兩個人！好吧……我們還需要些什麼幫助呢？”

“需要局裏派六個人。”

“明天早晨到我的辦公室來。”

“法爾諾先生。您和局裏交涉這件事的時候，我想……你最好告訴他們這是您辦的案子。您應當把一切對報界的聲明全部控制起來，一直到案子轉移到法庭為止。”

法爾諾哈哈大笑。“如果局裏那些人懂得對外聯絡的工作，你想我還會給你錢嗎？不必擔心。我要親自指揮這件事情！”

第 八 章

索麥維爾夫婦吵嘴的時候，他們用的是那樣冷靜的、完全有節制的聲調，甚至連女傭人有時候都感覺不到他們之間有任何摩擦。

瑪格特，教授的後妻，一個有幾分姿色的年輕女人，正在給他倒午飯後的咖啡。

“狄金太太，”她說，“竟敢嗤笑你的什麼‘過去歷史’。她說‘和平大會’正是你必然要參加進去的一個很成問題的團體。這是使大學丟臉的一件事。”

“我相信你告訴了她，我曾經給學校帶來了聲望吧？”

里昂納德·索麥維爾並不是妄自尊大。他所說的確是事實。他的有創造性的精神病學家的名望——他是三本關於人類行為的有名著作的作者——曾經使大學吸引來好幾位傑出的教授。此

外，他那堅強的性格和精彩的講演使他那個學系的課程最受學生們的歡迎。

“我不能失掉身份去和這樣一個可鄙的嫉妬的傢伙爭論，”她的妻子說道。

“對的，那很好，瑪格特。”

他啜了幾口咖啡，把杯子放下，拿起餐巾輕輕地擦着唇上修剪得很整齊的灰色短鬚和顎下的尖鬚。

“我可以問一下，”他臉上帶着一種醫生詢問病人時的微笑，說道，“使你煩惱的是些什麼嗎，親愛的？”

他作起手勢來非常巧妙。瑪格特用羨慕的眼光注視着他，說道：

“當然啦，里昂納德，我們用不着假糊塗。狄金太太自然是鸚鵡學舌，重複着她丈夫所說的嫉妬你的話。但是同時她這些話是有事實作根據的。你確實有一段歷史。”

精神病學教授點了點頭。“我相信那是我的一種無價的資產，瑪格特。”

她說：“現在是不是應當增加那種資產的時候，我可不敢說。”

索麥維爾教授的歷史是什麼呢？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他被認為是一個多少有點難以捉摸的人物，但是在學術界上却被認為是一個書卷氣很重的“激進派”。在經濟蕭條的那幾年，他的感覺敏銳的頭腦使他直覺地得出這個結論：將來總有一天，我們的自由企業制度會被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制度所代替。他的第一本書——“人與機器”——在一九三四年的艱難時代所以成為暢銷書，就是因為它帶有這種社會主義的色彩。

在這種鼓勵之下，索麥維爾教授那時候就開辦了一個“人民

心理診療所”，讓失業工人和破了產的中產階級來免費治療他們的神經疾病。診療所裏還舉行了公開演講會。索麥維爾教授還就希特勒、墨索里尼、戈培爾之流以及其他法西斯頭子們所患的神經錯亂問題作了一系列很成功的學術演講。

他的反法西斯傾向使他熱忱地參加了戰時工作。然而到了一九四五年的時候，他却開始走向個人主義解決問題的道路，這就使他和那些激烈地斥責原子彈或是主張馬上用它去對付蘇聯的許多科學家們有所不同了。索麥維爾提出心理學上的證明來說明為什麼原子彈是建立永久和平的理想武器。一年以後，他對記者發表的一次談話成為世界各地報紙的第一版新聞。他認為國際緊張局勢是由於蘇聯政治家們造成的；雖然他們無疑問地在努力尋求和平，可是對於原子彈的恐懼使他們過於緊張了。他那次對記者的談話很巧妙。索麥維爾對於蘇聯領袖們表示熱烈同情，但同時又把責任完全推在他們身上。這樣，他的談話使反動派和自由主義派兩方面都很高興；反動派稱讚他是一個“公正的科學的觀察者”，自由主義派指出他批評的不是蘇聯，而是蘇聯的領袖們。

現在，經過長時期的沉默以後，這位著名的教授注意到全世界和平運動的發展，又發表了一些近乎“激烈”的公開言論，這一次是根據心理學來批駁關於重整軍備的謬論的。

一個毫不容情的人對於這種行為會立刻稱之為投機。而投機這個字眼卻是索麥維爾教授所不喜愛的。他的全部心理學理論都是圍繞着“適應”生活這個觀念建立起來的。一個人的心理健康如何，決定於他是否能夠適應環境。幸福和成就是個人尽可能適應生活等等的結果。

索麥維爾教授的行動是和他的理論一致的。他的確在使自己適應環境。他使他自己適應了法西斯主義的威脅，適應了戰爭和

原子彈，每次都收到很好的效果。現在他正在適應全世界對於和平的要求。

他這樣對他的妻子說：“你知道我的人生觀。我不只是適應外部的壓力。我還仔細研究世界的大勢。我說句大膽的話，我是在預見歷史的發展。這樣，由於我使自己適應着事態的發展過程，我已經參加了歷史的創造。”

索麥維爾教授從馬克思主義者那裏偷來這個理論，把它改頭換面，使它不可辨認，然後讓它適應他的基本理論。一九四八年，當一家蘇聯報紙發表評論抨擊他的心理學不科學的時候，他大吃了一驚。許多報社叫嚷着要他答覆。

教授說：“我對於蘇聯在心理學研究上的努力一向是同情的，現在仍然如此。在我看來，巴甫洛夫^①學派經過一個時期就可以和弗洛伊德^②學派並駕齊驅了。一個蘇聯的科學家竟然會攻擊我，這不是很不幸嗎？這是思想混亂和適應不良的現象。這種攻擊進一步證明了東方國家的領袖們是在適應着恐懼心理，並且使西方各國很難和他們達成諒解。……”

這次事件使索麥維爾教授很高興。“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忽視我，”當時他對瑪格特說。“因為我有了國際聲譽。進步分子們仍然相信我是站在他們一邊。在目前的歷史條件下，對於一個真真正正認識到自己的社會責任的科學家說來，這是他唯一可能的適應辦法。”

瑪格特·索麥維爾奇怪她是不是給她丈夫的這種精力充沛的性格麻醉了。她對於他的忠誠是毫不懷疑的。

現在她決定說出她所擔心的事來。

① 巴甫洛夫 (1849—1936)，蘇聯偉大的唯物主義生理學家。

② 弗洛伊德 (1856—1939)，奧國唯心主義的心理分析學家。

“里昂納德，万一你被解聘了，怎麼辦呢？”

教授抬起頭來，和藹地笑了。“我親愛的瑪格特！如果他們敢……第二天就會有六七个更大的學術機關聘請我！這是真話。你是不是說因為我出面做‘和平大會’的發起人，我在這裏的地位就會動搖呢？”

“有時候你真是固執。我的意思你非常明白。在聖誕節以前，他們一定會下聘書的。我想你是在破壞你自己的前途。請你記住，里昂納德，我並不是反对你。我祇是奇怪，你對於接受新職務的問題是不是徹底地考慮過了。”

她指的是文理學院院長的職位。从各方面來說，這是大學裏面最有勢力的一个職位。这个職位出缺將近一年；索麥維爾是很有希望的一個人。

“据我了解，”他端着咖啡杯子对他的妻子說，“校董會已經把一切考慮的問題集中在一个条件上。上个月我的預料是不錯的。在今後幾年內，我們必須有一位具有特殊資格的院長。那就是在社会上，特別是在畢業同學和一般學生中間享有最大的聲望。”

瑪格特氣惱得幾乎不能保持鎮靜。“那就是說，里昂納德，你參加‘和平大會’原來是玩弄一种討好學生的手段嗎？”

他站起來。“親愛的，我們不要那麼庸俗好嗎？”

午飯後，他銜着雪茄煙在餐室裏踱步，看看這幅又看看那幅現代油畫，拿起一隻花瓶或者一件瓷器，一面和他的妻子漫談着——這是他的一种享受。她听着，他談着。這半个鐘頭一向是一段愉快的休息時間，在這個時間內，教授也竭力設法保持着那種慣常的平靜空氣。

門鈴从过道那邊輕輕地傳了過來。過了一会，女僕進來了。

“一个學生，索麥維爾教授。一位叫芬萊的和他的一位朋友。

他是跟您約好的。”

“請他等一等，瑪莎。我就去。”

女僕走後，索麥維爾太太說道：“里昂納德，只要你能够多……多有一些感情就好了！”

他站住了，轉過身來望着她，用眉毛、微笑和兩手做出一个精妙入微的驚訝表情。“感情？多有一些……感情？這是什麼意思？”

“請你不要裝糊塗吧，里昂納德，”她說。“你知道我是什麼意思。”

她緋紅了臉。她丈夫的多情是人所共知的。對於這種感情，他比大多數的青年还要多些呢。“我的意思是，”她接着說，“當你思想的時候，要多有些感情。”她輕輕敲着自己的頭。“一個人在這兒完全做適應工作是真正可能的嗎？”她微笑着摸着自己的胸口。“那麼心怎樣呢，里昂納德？”

“嗯。你是主張我們应当倒退到中世紀的生理學上去嗎？如果說是心，為什麼不說是膀胱呢？脾臟又怎麼樣呢？”

瑪格特姿態优美地从餐桌旁站起來，走到門口。“有時候你實在叫人氣惱，里昂納德。”

索麥維爾教授獨自一人的時候，就覺得需要做一些個人的“適應工作”了。瑪格特觸到了他的思想上的弱點。他的妻子本能地在模模糊糊地表示出她的信念的時候，提出了他曾經長期擱在一邊，留待將來考慮的一個問題。這基本上正是俄國批評家抨擊他的著作和他的理論時，給他指出來的那個問題；而這個問題又是他在那受到大事宣揚的對報界的答覆中極力避免的。

索麥維爾教授的全部理論暴露出一個致命的弱點。他的“適應環境”的學說意味着一種無原則的外交家的道德，而不是為人

的道德。一切都是“適應”，沒有戰鬥。它把有關人的進步——整個人類和個人的進步——的一個偉大歷史真理，人類向罪惡、困苦和死亡的鬥爭是人類力量的源泉這一個真理拋在一邊。

“鬥爭嗎？”他問他自己。“適應環境也就是一種鬥爭啊！如果你在‘適應’中摻雜了‘感情’，那你就會陷入困難！”

絲毫不錯，正是這一點。索麥維爾教授心裏忽然想到了這一點，他停止了在屋子裏悠閒的踱步，一下子把身子挺得僵直，就好像有什麼人把這一點着着實實地打在他的臉上一樣。

“那你就會陷入困難，”他大聲重複了一句。

“困難。可是適應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避免困難嗎？”

他開始在腦子裏想着他的著作裏面最精彩的幾段。特別是在“紐約時報”書評專刊首頁上和“星期六文學評論”上摘錄的那幾行。

他平靜下來了，把手裏那支燒得不很整齊的雪茄煙頭修整了一下，便到書房裏去會見他的客人。

“啊，芬萊。我記得你，你去年選了心理學概論。這位……”

“教授，這位是阿蘭·白爾德。他是機械系畢業的。”

“請坐。你們吃過午飯嗎？那麼吃杯咖啡吧？啊……看你們兩位都不是來要求心理治療的。”

為了不讓他們感到拘謹，他講了兩個學生為了得到免費精神治療而選讀心理學課程的有趣故事。於是考爾·芬萊首先把他們拜訪的目的講了出來，再讓白爾德說了下去。

阿蘭把他要說的話都事先仔細地想了一遍。他看到索麥維爾教授的反應以後，心裏感到很高興。把他的沐浴治療法的發明送到俄國去，聽起來並不是一件愚蠢或者危險的事。

“當然啦，”教授說。“這個主意很好。我很想看看你的儀器，

白尔德先生。你知道，對於俄國人的沐浴治療法的研究，在我的
一本書裏我曾經稱讚過他們。”

“在‘面對我們自己’那本書裏，”考尔·芬萊說。

“对的。我很早就主張廣泛地应用舊式的物理治療法來幫助
心理健康的恢復。”

白尔德說：“我的設備是……和舊式的沐浴治療法不大一樣，
教授。”

“我明白。雖然我沒有看見，根据你的敘述，我也可以想像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發明。”

阿蘭·白尔德要想知道索麥維爾教授在三十年代旅行俄國
的時候參觀過克里米亞研究所沒有。

“我當然參觀過。那位負責的醫生的名字我想不起來了。不
過事實上，我在那兒的時候，有一點神經炎，曾經化了四五天的
時間進行沐浴和按摩治療。那是一所很堂皇的建築。”

“您真的以為我可以把藍圖送到那裏去嗎？”

“我看不出有什麼阻礙。去年我還和巴甫洛夫派通過信呢。”
他說着笑了起來。“你知道，所謂‘鐵幕’穿不透的說法是有點過甚
其詞的！”

“可是，你想他們會認真地考慮我的發明嗎？”阿蘭問道。

教授頓住了。他用銳利的眼光望了望阿蘭·白尔德，斷定阿
蘭必是以為自己在和一個典型的技術人員談話。然而在他眼前却
是這樣一個人：他親眼看見了德聶泊大水閘，或者每畝平均產量
七十蒲式耳的烏克蘭麥田，或者極北方的一个米丘林菜園，還仍
然以為這些成就都是值得懷疑的。

“我要給這個青年人上一次課！”索麥維爾教授心裏這樣想。
於是他開始告訴阿蘭·白尔德關於社會主義國家中的一些科學研

究的事实。他發表了一篇頗为激烈的演說，他所激起的熱情使他自己也吃了一驚。他說話的時候帶着不少的“感情”。

考尔·芬萊和阿蘭·白尔德全神貫注地傾听着。当他講完了的時候，他們幾乎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

考尔·芬萊先說了話。“那太好了，太好了！我希望您能在法律系學生的集會上講一次。他們對於俄國有極可笑的見解。”

“我們看吧，”索麥維爾教授說道，他覺得有點擔心，生怕芬萊真的要向法律系的什麼人建議請他作這樣的演講。

阿蘭·白尔德和他握了握手。“我對於您這段談話十分欽佩，教授。除了那些藍圖之外，你告訴了我許多值得思考的事情。”

“重要的是，”精神病學家和藹地微笑着說，“把你的發明送到沐浴治療所去，我相信他們一定會認真研究的。”

索麥維爾聲調和態度的溫暖，再加上他談話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真正的感情，使阿蘭深受感動。他低頭看着地毯，躊躇着說道：“我不想賣錢。我祇希望他們能夠使用它。”

索麥維爾教授拍拍他的肩膀。他立刻看出阿蘭·白尔德內心的深處有一種極大的力量推動着他要把發明送出去。

“我要盡我一切的力量幫助你。我建議你儘早把藍圖拿到這兒來。我會設法送出去的。”

“今天晚上我一定送來，”阿蘭說。“多謝您！”

他們走後，索麥維爾教授站在他的書房窗前，望着這個學生和這個青年在彎曲的大道上向前走去；看到他們在興奮地指手劃腳談論着他的談話，他皺起了眉頭。

他感到有點不安。

“白尔德在這件發明上花了好幾年的工夫，”他心裏想。“為什麼呢？這是他使自己適應的方法。為了適應一些內部緊張。他要

幫助關節炎患者。去……唉……適應他們自己。無聊！他要去醫治他們。為什麼？還有，為什麼我要像剛才那樣的談話呢？我是為了適應一對理想主義者。去你的，我在爭論着些什麼呀？我連自己都不相信嗎？”

有一件事情是確實的——他在過去一小時內是動了足夠多的“感情”，甚至可以使瑪格特滿意的！

他坐在書桌前面，翻閱他的筆記，為他下午三點鐘的一堂課挑選材料。今天的題目是：“心理分析學的批判性評價。”

他曾經下了很大工夫準備這次講課。但是今天他對這些教材並不覺得滿意。在這些教材裏介紹了很多親切的材料，足以迷住那些自以為聰明世故的男女青年們，同時又“批判地評價了”弗洛伊德，可以使那些來自規規矩矩家庭的学生們感到滿意。這就是說，這次講課將更加提高索麥維爾教授的聲望。

“這不會使我陷於困難，”他苦笑道。

他決定和瑪格特再談一次，現在先把問題擱在一邊，不去想它。

到課堂去，他要穿過校園走半哩路光景。這又是美麗的一天，有着燦爛的陽光和冬日的寧靜。但是索麥維爾教授總感到後面有一個人跟着他，這個感覺使他有點煩惱。當他走到紀念堂台階前的時候，他停了一會，深深地吸了幾口新鮮空氣，一個衣冠整齊的人緩緩地從他旁邊走了過去。

後來，在他講課的時候，他偶爾停住，向窗外望了一下，他又看見那個人下面便道上點着香煙，慢慢地走了開去。

等候什麼人嗎？

講課結束的時候，學生們熱烈地鼓掌。他們的教授能夠使他們臉紅，同時他又堅定而機智地非難了弗洛伊德的理論。

第九章

当医生要走的时候，除了帕楚西雅以外，鄧恩全家的人都在这里。这是鄧恩太太第三次心臟病猝發，距离第二次發病的期間还不到一个月。

鄧恩老爹帮他穿上大衣，医生向聚在这間屋裏的一家人打招呼。这里有兩個結了婚的年輕人，弗朗克和乔，以及他們的妻子和一个三歲的小孩子——尼凱。

“她怎麼樣啦，大夫？”

“好些了，”医生說。“你們的母親體質很強，那是沒有疑問的。”

他慢慢地戴上手套，从鄧恩老爹手裏把他的小黑提包接过来，然後又接过帽子。

“是的，”他說，“你們的母親簡直使我吃驚。”

老爹的声調使他的兒子們知道医生告訴他的还不祇那些。“如果他們……过些時候，進去看看，”他問道，“那可以嗎？”

“我想是可以的，”医生說，望着他的目光。“当然可以。过一会儿她会好一些的，那時再進去看她。最好是……一次去一个，我看。帕蒂到哪兒去啦？”

“找不到她。她不久就会回來的。”

“我知道你們的母親很想看見帕楚西雅，”医生看着兩個年輕人說。他的話帶有一种陰鬱而肯定的声調。他輕輕地拍了一下小尼凱的头，然後就走了。他們聽見他小心地在那不穩的木头樓梯上往下走，接着街門砰的一声關上了。什麼地方一塊裂開的牆灰

落了下來。

到了臥室，鄧恩老爹說：“那藥對她很有好處。他給她吃了一種新藥。她一定要休息，這樣就行了。”

弗朗克的妻，琴輕輕地哭起來。她的妯娌，梅走過去坐在她旁邊。

“噓，”梅說，一面在她的手皮包裹找手帕。

“她從來沒有得到過休息，”琴大聲啜泣着說。“和我母親一樣。還有，看看爹現在的樣子。他的兩隻腳快不行了。他也應該躺在床上。他需要請醫生，吃藥……”

她的話沒說完，又小聲地惱怒地哭起來。弟兄兩個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他們不明白琴為什麼惱怒，爹需要的是什麼藥？他們點了香煙，不住地把煙灰碟相互遞來遞去，雖然有時並沒有煙灰可彈。

尼凱要到浴室去。等弗朗克帶着他回來的時候，琴已經不哭了。那小孩子往常是很活潑的，但是今天夜裏，很晚被叫起來，穿好衣服帶領到爺爺這裏來，由於過分興奮，反而使他變得出奇的安靜。他祇是從這個人的跟前走到另一個人的跟前，站在他們的膝旁，望着他們的臉，一本正經地想從他們所談的關於天氣，關於醫生來得如何快這些話裏找出些什麼來。

快到半夜的時候，媽媽才問到他們這些人。

“弗朗克還在這裏嗎，爹？還有喬呢？”

“他們當然都在。”

她靠在兩個高高的枕頭上。鄧恩太太害的是充血病，又加上氣喘，因此病情更加複雜。她已經五十八歲，可是她從來沒有屈服過。現在她嘴唇張着，還在喘氣，雖然不像老爹發現她倒在廚房裏時候那樣的可怕。她那雙骨節稜稜的手放在疊得整整齐齐的

乾淨的床單上，粗大的手腕說明了她的勞苦生活。

“帕楚西雅還沒回來嗎？”

老爹搖了搖頭。

“叫琴進來。”

媽媽要琴先進去，大家都覺得奇怪。媽媽要她梳梳頭；琴輕輕地敏捷地給她梳了頭，並沒有顯出一些眼淚的痕跡。

“現在好啦。要照照鏡子嗎？”

媽媽說不照。她知道從鏡子裏看起來，她將是怎麼一個樣子。“把你的手給我，琴妮。”

琴坐在床前的椅子上。“是的，媽。”

“你看着點弗朗克，”媽說。“不要讓他和喬爭吵。最近這些日子我對這兩個孩子很不放心。他們兩個人都有點彎扭。很彎扭。琴……你和梅兩個沒有什麼不好嗎？”

“哦，媽。真的沒有什麼。梅和我，我們天天見面。梅現在就像我自己的親姊妹一樣。”

“我很高興。不過你和梅要注意他們弟兄倆。他們倆是有點彎扭。他們就像雙生子一樣，相差還不到一年。所以不要讓他們爭吵。我真不願他們弟兄倆不和。”

“我就看不出他們會不和來，媽。”

媽閉上眼睛微笑着。“也許你知道，琴。我看你是知道的。你是一個聰明的孩子。但是你不用告訴我。只要你答應我，我就覺得放心了。”

琴吻着她的手。“我答應您。”

媽對梅說了差不多同樣的話，不過沒有那麼明顯，因為在她的兩個兒媳裏面雖然梅長得漂亮得多，但是有點不夠机伶。

梅還沒有走出臥室，帕楚西雅回來了。她立刻就看出來家裏

發生了什麼事情。她匆匆地脫下外衣，在電爐上烤了烤手，一面和老爹談着。

“他沒留下什麼話嗎？”她問道。“今天夜裏還有什麼要給她吃的嗎？再吃一個藥片嗎？”

老爹坐在他那隻舊的皮靠手椅上。他搔了搔頭。“要等三個鐘頭，醫生說，再吃一粒藍色的藥丸，如果她需要的話。”

“您去睡吧，”帕蒂說。“您躺在另一張床上，您會病倒的，爹。”她輕輕地擤着鼻子，說道：“对不起，我回來晚了。我真不該出去的。”

“你怎麼會知道的？”琴說。“爹說她一晚上都覺得很好。你看梅出來了。你最好馬上進去，帕蒂。”

鄧恩太太很早就把帕楚西雅當做成年婦女看待了。這也許是因為她有了兩個男孩子以後就盼望有一個女孩子，而帕楚西雅却偏偏在弗朗克出世以後過了九年才生下來。這個女孩子必須很快長大，承担起她的責任來彌補她的遲遲出生。

“我對你不起，帕楚西雅，”媽媽用兩個手指摸着她女兒的手說道。

今天晚上帕楚西雅微笑的時候，雖然兩眼紅紅的並且噙着眼淚，但仍然顯得很美麗。她母親懂得這種微笑的意思，也向她微笑了一下。

“你什麼時候才告訴他們呢？”她問道。帕楚西雅已經把關於考爾·芬萊的一切都告訴了她，但是她們把這件事只當作她們兩人之間的秘密。

“不會久了，媽。”

兩個人，女人對女人，彼此瞭解地微笑了。從帕楚西雅能夠記事的時候起，就是這個樣子。她是家裏的女人，其餘的人都是

“男孩子”。操心的事情都瞞着他們，重要的事情在告訴他們之前都經過詳細的商議，就是在錢的問題上，母女兩人也都有她們的秘密。

鄧恩媽媽合上了眼睛。她看起來更虛弱了。她喃喃地說道：“我對你們不起，帕楚西雅。”

也許這句話應該當做她的墓誌銘，帕楚西雅這樣想。她的母親從來沒有被打敗過，這時候對於他們的生活，對於鄧恩一家的遭遇，她表示歉然了。

帕楚西雅生在一九二八年。那時候鄧恩老爹是掙最高工資的一個機工。經過了很長的時期，他們終於買了一所房子，從東城工廠區遷了出來。為了他們美好的將來，愛瑪·鄧恩給她的女兒起了“帕楚西雅”這個名字。

女兒四週歲的生日是又回到東城區，在二層樓上，冒着煙的煙囪陰影下和機車叮噠的鈴聲中慶祝的。那所郊區的房子沒有了。老爹的工作完了，連他使用的那架旋轉車床都沒有了，被當做廢鐵賣了，工廠從此關門大吉。

在大戰期間，老爹又作了一個時期的工作。但是他太老了，幹不下去。現在他已經六十三歲了，動過一次手術剛剛復原；為了保住他在船運部裏當檢驗員的這份差使，他是盡了一切努力的。這時候兩個男孩子都結了婚。房租漲得很高。老夫妻倆和帕楚西雅一直就住在這間嘎吱嘎吱響的樓上房間裏。愛瑪·鄧恩知道她永遠不可能有自己的房子了。

“我對你們不起，”她低聲地說。

為了帕楚西雅的緣故，她很希望再有那所房子。現在她明白，她的女孩可能是最後一次握着她的手了，她急切地想告訴她不要再犯和她一樣的錯誤。可是她和老爹究竟犯了什麼錯

誤呢？

睜開眼睛，她看着她女兒的臉，顯出心裏很不安的樣子。

“事情就會好起來的，媽，”帕楚西雅輕輕地說。“大家都會好起來的。記住上星期我告訴您的話。用不着為我們操心。事情會好起來的。”

“要多久才會好呢？”

“那沒有關係，”帕楚西雅說。“祇要我們都知道並且……盡一分力量。”

“你是說‘鬥爭’嗎，帕楚西雅？”

“是的，媽媽。”

這個害病的老婦人深深地歎了幾口氣。“帕楚西雅，”她悄聲地說，“告訴我實話，你這個男朋友，他是一個共產黨員嗎？”

“我不……”帕蒂停住了，撫摸着她母親的手。“他不是，媽。不過他應當是。他下不了決心。”

“你願意他是嗎？”

“是的，媽媽。”

鄧恩媽媽微笑了。“你總是那樣子，帕楚西雅。你從來沒有對我講過假話。你從來沒有扯過謊。我真奇怪你沒去當傳教士什麼的。”她停住，喘了口氣。“為什麼你願意他做一個共產黨員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想……如果他不是的話，他就是自己欺騙自己。”

“我想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曾經那麼想過，你應當嫁一個有錢的人。你所說的那些叫我害怕。”

“不要害怕，媽媽。”

“我老是在害怕，帕楚西雅。”

女兒弯下身子，兩手抱住她母親，吻着她的臉。

“不要因为我害怕而看不起我，”媽低聲地說，“我沒有办法。害怕对我沒有一點好处，是不是？过去我老是提心吊胆的，結果还是什麼都沒有了。但是现在我还是这样。”

“唉，媽媽。現在沒有什麼可怕的了……”

“不要以为我怕死。不。但是你……你剛才要想說‘鬥爭’。我知道。如果我們鬥爭，好日子就会來。這句話听了就叫人害怕。”

“那不过是句話罢了，媽。”

“但是這句話却有很多的意思。很多很多的意思。”

她改變了話題。她告訴帕楚西雅她对那弟兄倆不放心。然後她要看看他們和小尼凱。

就在这時候，梅和琴先回家去了，讓她們的丈夫隨後再來。他們都住在附近。弗朗克和乔裏等他們的母親舒適地休息了以後再走。他們看过了她之後，又在厨房裏喝了一杯咖啡。帕蒂聽見他們在压低了声音談話。

虽然沒有听清楚說的是什麼，她却知道他們兩人在為什麼爭吵。工廠裏，工会裏，發生了事情，弟兄兩個彼此站在相反的立場。由於考慮到母親的危險状态，他們的談話是很小心的。但是正因为說話的声音很低，他們的話反而更顯得尖銳。

“現在不是找麻煩的時候，”乔說。“那些雜种就是要找麻煩。困難的日子就在面前，也許是另一次大戰，找麻煩祇有把情况弄得更糟。”

“我不能接受減低工資，”弗朗克告訴他說。他把兩隻大手攤在桌子上，表示無可更改的意思。“不能減低工資。”

“他們會把你當成傻瓜的，弗朗克。”

“現在正有人把你當成傻瓜呢。你這樣下去，喬，他們不僅把你當成傻瓜，還不知道要把你當成什麼呢！”

喬雙手捧着咖啡杯子，小心地喝了一口。他說道：“你知道有人要把我當成什麼嗎？”

“你這樣下去，”弗朗克說，“你就知道他們會把你當成什麼了。我不懂你腦子裏是怎麼想的？”

“我只是保持我清醒的頭腦。我不讓克爾培那種莫斯科耗子來破壞我的良心。”

“我和克爾培一點也不認識，”弗朗克說道。“但是我不能同意減低工資。無論誰來和我爭論也沒有用。”

“我說過我贊成減低工資嗎？”

“這就是你的毛病。問題就在這裏！你一字不談減低工資的事。我知道你在幹些什麼。有人告訴過我。你就是在談論克爾培。”

“我談論這個無聊的共產黨耗子，也許傷了你的心啦，是不是？”

“算了罷，喬。你這時告訴弟兄們說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將來你要後悔的，你一定要後悔的。”

“誰說你是共產黨員？”

“你從來沒有說過嗎？你倒學得很快，好吧。你已經很會順口說謊了。你說的話可以害死一個人……還說沒有說呢！”

帕楚西雅打斷了他們。“你們倆哪麼些什麼？不許再說了。”

弗朗克伸出手來揉搓她的頭髮。“好，我不談了。”他說。“藥水燙的，唔？男朋友是誰呀，帕蒂？”

弟兄倆對她的戀愛開了許多玩笑。他們要見一見她的朋友。談到他們的妹妹，他們的聲音變得熱情和愉快了。從帕蒂只有七

磅重裹在粉紅色毯子裏的時候起，弟兄倆的爭吵沒有一次不是靠她的一顰一笑和解了的。

老爹疲倦地蹣跚着走進來，告訴他們可以走了，他們的母親睡得很安靜。帕蒂送他們出了門，然後又送她父親上床睡覺。

“如果沒有這兩個孩子和你，真不知道我該怎麼辦，”老爹說道。“我們從來沒有富裕過，可是我們還有個家。沒有見過有什麼家庭比我們更好的。今天晚上就是這一點救了你的媽。並不是醫生給她的那些藥丸。而是她看了兩個兒子，梅和琴和尼凱。還有你。我們一家子团聚在一塊。”

這些話像刀子一樣地割着帕蒂的心，在胸口深處她感覺痛如刀割。但是她所能做的只是匆匆地吻了她父親一下，說聲晚安，急忙地走進自己的臥室。

第 十 章

克爾培家的廚房裏傳來了一聲刺人神經的尖聲喊叫。

“我先來！”蘇說，一面搖晃着一本上面沾了果醬的故事書。她把那本破爛的書打開，“今天從這兒開始！昨天我們講到那些小鴨子正在呱呱地叫，因為鴨伯伯游過池塘，他們看不見他！”

台德·克爾培一隻手拿着烤麵包的夾子，一隻手把蘇抱舉到膝蓋上。“哪兒呀？”

“就是這兒！”蘇說，在書頁上又沾了一塊果醬。“呱呱！呱呱！”

“蘇，不要那麼大聲！”梅奇·克爾培警告的聲調並不怎麼嚴厲。“別人還沒有起來呢。”

“他們應該起來了，”苏說。“我們不是都起來了嗎？”

克尔培一家每天祇有一些片斷的時間能够聚在一起。梅奇和台德都在党的办事处工作。七歲的男孩子上小学，小女孩上鄰居婦女們办的一个臨時託兒所。他們的母親平常在下午四點回家，所以她每天有三个多小時和他們在一起。但是台德在晚上很少看到他們。因此一般家庭的生活日程被顛倒過來，晚上的故事變成早晨的故事，在吃早飯的時候說。

“台德，”苏說，“我愛你！”兩個孩子都叫他們父母的名字。“我比梅奇還愛你！”她轉過臉對着她母親。“台德晚上才回家，我們起來了，所以他們也應該起來呀。呱呱！呱呱！”

她父親緊緊地抱了她一下，使她幾乎喘不出氣來。“呱呱！”他說着，便開始唸起來。“他們望着，望着，但是他們什麼地方都不見鴨伯伯！因此，小鴨子們……”

“我來了！”藍尼大聲叫着。他剛把上學的衣服穿了一半，便拖起一把椅子，把廚房地板拖得吱吱直响，砰地一下放在桌子旁邊。

“对不起，梅奇，”他說，一面擦着洒出來的咖啡。“我怎麼知道你放着咖啡呢？”

“你不看看麼，”梅奇說，忙着搶救餐桌上的飾物。

“啊，梅奇。”

“好吧，趁台德給苏唸故事的時候，把那隻鞋穿上吧。”她看了看鐘。“沒有多少時間了。一切都準備好，他就唸給你听。”

那男孩子把身子彎到地板上繫鞋帶。梅奇給她丈夫點上一枝香煙，在一片烤好的麵包上抹了黃油；然後伏在桌上閉上眼睛，有點疲倦的樣子，可是臉上還浮現着微笑。

在這兩個孩子出生以前，梅奇·克尔培在療養院裏住了兩

年。此後她肺部上那可怕的黑點就沒有再出現過。每過六個月，她照例到診療所去檢查一次，醫生們對她的體重過輕提出了嚴重的警告。他們以為她每夜能夠睡十小時，每天能夠吃三頓好飯，能夠在安靜閒適的環境中管理家務。因此他們覺得祇要警告她避免任何不必要的勞累也就夠了。

“心境舒坦，”那些專家們總是這樣提醒她，“是防治肺病的有效良藥。”

每當台德為這件事擔心的時候，他的妻就雙手把他抱住，對他說：“人有被汽車軋死的，是不是？有從樓梯上跌下來摔死的。也有得心臟病死的。不要為我擔心，台德。我的心境很舒坦。我有藍尼，蘇和你。我推着油印機的滾子比躺在床上心境更舒坦些。”

可是今天早晨梅奇有點不耐煩。今天輪到鄰居送孩子們上學，但是到這時候還沒有來。梅奇希望把孩子們打發走了，有半點鐘寶貴的時間和台德談談。故事終於講完了，鄰居也來過了，門也關上了，他們到窗前揮了揮手走了回來，她又端上一壺新煮的咖啡。

“我們今天早晨真正鬧氣一下，”她說道。“我給你的是真正的黃油，你可沒有注意。給你這額外的一杯咖啡，你得謝謝我呢。偶爾遲到一次也不要緊。”

“你太好了。我正想多喝一杯。”他坐了下來，伸出兩條腿放在另一把椅子上。

“有什麼新聞嗎？”

“‘世界報’又刊載了一個反蘇謠言。要想製造一件間諜案。”

他很快地看完“世界報”上的消息，把報紙丟下。“好，”他說，“他們發表這一套東西，就說明他們已經智窮力竭了。”

这家早報登載了一篇推測性的文章。政府当局對於一个新的共產黨間諜網已經有了重要的線索，這事情是真的嗎？它牽連到許多担任負責職務的人嗎？我們的政府對於重要國防秘密竟然放鬆了警惕，那是可能的嗎？寫這篇文章的記者曾經提出了這些問題。

台德·克尔培聞着新煮的咖啡的香味。“我早就等着他們向我們發動進攻，”他說道。“我聽說他們對於那次大會十分痛恨。你知道，工會正在醞釀着一個重要的行動。這一次大家對於減低工資是決不會乖乖地接受的。”

他們一邊喝着咖啡，一邊談着。他們談到中國和英國以及本地和平大會最近所作的聲明。他們開始在那些不願在和平大會呼籲書上簽名的人們的動機問題上爭論起來，直到喝第二杯咖啡的時候兩人還爭執不下。

梅奇去接電話，把耳機交給台德。看見他在聽電話的表情，她的臉變得蒼白，把杯子放了下來。她看見他的嘴邊和眼角現出了許多皺紋，緊張地听着耳機上的聲音。

“你想這不太荒謬了嗎？”她的丈夫說。過了一會兒，他繼續說道：“我明白……是那樣的嗎？好吧。”他向打電話的人謝了一聲，就把電話放下了。

打電話的是“世界報”的記者。克尔培認識他。這個人時常採訪工人集會的消息，偶爾也寫些關於重要的共產黨集會的事實報道。

今天早晨，這個記者是從莫頓·凱因的公寓房間裏打的電話，那時凱因站在他的身旁。他說他打這個電話完全是友誼的關照。他一向是欽佩台德·克尔培的。今天早晨“世界報”上的消息不過是開幕戲。他們已經準備好了一個案件，等待機會向台德進

攻。

那个記者的劝告是：“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台德。我决不是開玩笑。我出於良心，所以才打电话給你。如果我是你的話，我一定暫時到什麼地方去避一避。如果你不相信我……無論如何也得走開，过一兩天你就会明白的。”

台德·克尔培用不了幾句話就把这个电话內容講給他妻子听了。

“唉，台德。”

“这沒有什麼，親愛的。”

“你以为我不明白嗎？可是台德……”

有半个鐘头之久，他們冷靜地、理智地討論着这个記者的劝告。最後他們毫無困难地得出一个結論。

“他自己的報紙發表了这个消息，”台德說。“那就是說，不管这个謠言是真是假，他們要对这个謠言大事宜揚。因此他向我透漏風声，那正是他們陰謀的一部分。他們希望我逃走。”

“那末，好吧，”梅奇說。事情是決定了，可是並沒有用話說出來。台德決不離開。梅奇疲倦地閉上眼睛。“唉，台德，”她說。

她丈夫蹙起眉头。他知道他的妻子在想些什麼。他三次被判徒刑。不过那都是短期的，最長的一次是一年半，在本地監獄裏，梅奇能够去探望他。現在，如果他們用間諜罪名來誣陷他，他就可能在联邦監獄中被長期監禁。

“有時候我想，”梅奇迷迷糊糊地說，“在中國或者越南，是不是会容易些。你明白我的意思。你整天看見敵人，他就在那兒拿着炸彈和机關槍，你知道任何一分鐘你都可以喪命。但是这样……”

“一个很难办到的理想，”克尔培說。“我們有孩子，有家，並

且我們衣食不缺，睡覺安逸。”

“並且我們還接到那樣的電話，”梅奇說，“外面扔着炸彈好呢，還是長期受着謊言和警察搜查的折磨好呢？”

台德靜靜地說道：“我想你一定會發現，在越南，人們對於炸彈也不是很習慣的。”

“好啦，”梅奇苦笑着說。“我不談了。讓我們幹正經的吧。”

馬上要做的是讓黨委會委員們都知道這件事，作一次討論。這樣做可能有點冒失。台德決定不召集全體黨委會會議，先和費耳和馬克聯系。

“你們在哪兒見面呢？”梅奇問。

“就在這兒，”台德說。“既然他們希望我逃走，當然我就得留在家裏！”

“但是不要打電話，”梅奇說。“我去辦吧。現在我花錢去打電話通知費耳和馬克。”

當她戴上帽子，穿上大衣，走到門口，轉過身對他說再見的時候，她看見台德站在桌前，全身挺直，臉上顯出一種堅決的神氣。

“台德！”

他告訴了她。他剛剛想起他和那個青年工程師白爾德會面的事來。他們很快地分析了整個事情的經過：邁戈爾怎樣首先和他談起這個人，會面是怎麼安排的，以及台德和考爾·芬萊的談話等等。

“這是一個圈套，”梅奇說。“那個卑鄙的……”

“哪一個呀？你意思是白爾德嗎？”

梅奇躊躇了一下。“我們不認識他吧？”

台德搖了搖頭。“我對於邁戈爾的判斷能力是完全相信的。邁

戈爾早就知道他的發明了。是邁戈爾提出的這件事。”

“那麼芬萊。你剛才不是說這是許多年來你第一次看到他嗎？”

“可是，梅奇，芬萊是我自己提出來的！”

“讓我們先不談這神秘的故事吧，”梅奇說。“你是不是忽略了一些什麼呢？你怎麼能夠證明這完全是‘世界報’異想天開，因為事實上你曾經和一位工程師談論……”

“那怎麼會是白爾德呢？”克爾培說。“我不能相信。”

“這就是你的毛病！你把每個人都理想化了。你太熱心了，事情不是很清楚嗎？他是一個卑鄙的走狗！”

“如果他不是的話。”台德說，“那麼會有什麼結果？”

“你是什麼意思呀？”

“如果他不是走狗的話，他們也要誣陷他的！梅奇！你給費耳和馬克打完了電話，想法和白爾德聯系一下。”

“我不能去和一個卑鄙的走狗聯系！他們一定會守在他的電話旁邊，他們正希望這樣呢！不要發瘋吧！”

“我不是發瘋。我是為他着想。他是一個青年。他跟我們不一樣。如果他們誣陷他，他是不会瞭解的。他沒有什麼經驗……使他經得起這種迫害。沒有問題他已經結了婚。也許他還有小孩。”

“我現在得走了，”梅奇說。他們在門口接了個吻，彼此像相戀的時候那樣眨了一眨眼，然後她就走了。

幾分鐘以後，街對面一個人溜進一家藥房去給莫頓·凱因打電話。他報告說克爾培沒有離開家，但是他的女人離開了。

“他媽的，”凱因說。“好吧，讓她去，不要離開你的地方。”

走到市區一半的地方，梅奇下了電車，走進一家煙店。她給委員會兩個委員打了電話，約好了聚會的地方。接着她和正在工

作的邁戈爾通了電話。過了很長的時間他才來接。

“你看了今天早上的報嗎？”她說。“我們剛才討論了一下。”

“哦？”

“也許你能幫我們一個忙。”

“隨便什麼事，我都樂意幫忙。”

“你能離開工作嗎？你一定要離開的。你看……台德認為你應該去看看阿蘭。不過，這事還得由你自己決定。我們根本就不認識他。”

“好的……”他顯然有點不能理解。

“看一看報紙。有人打電話給我們。說這不過是剛剛開始。”

“我明白啦。”邁戈爾提高了嗓子，顯然是讓別人听的。“好吧，如果他的確病得很厲害的話，我想我是應該去的。”

“不過，你看怎麼好就怎麼辦吧，給我們家裏打電話，沒有關係。”

“唉，不要了。那麼再見吧。我馬上就走。”

當梅奇放下電話的時候，籬子裏送來了午報。她買了一份“呼聲報”和“郵報”，很快地翻了一下，在兩份報紙上都沒有看到一句關於“世界報”所發表的消息。梅奇開始覺得呼吸輕快了些。

“驚慌失措，無補於事，”她這樣想着來安慰自己。她不是常常告訴別人應該怎樣避免驚慌嗎？

“至於我，”她總是這樣說，“我喜歡担驚害怕。我喜歡先被嚇了一下，然後心中平靜下來，保持清醒的頭腦。他們最希望的是把你嚇倒，使你愈來愈慌張。我可不怕。告訴你吧，我經過了多少次驚嚇啦。我已經安之若素。最初我抖得像樹葉一樣，隨後我就變得堅強起來。你去問邁戈爾，他會告訴你我是怎樣變得堅強起來的。”

第十一章

邁戈爾·郎格納離開了他正在工作的那個小工廠，拖着那雙彎腳盡快地走着。他在街角一家快餐店的凳子上坐了下來，一面嚼着炸糕，一面翻閱着早報。不到兩三分鐘的工夫，他便在報紙第一頁右角邊看到一條短短的新聞，恰與梅奇在電話上說的那件事相合。

付了錢以後，他站在櫃台旁邊，慢慢地擦着他的眼鏡。他的內心是痛苦的。他為整個事情責備着自己。如果不是因為他跟阿蘭和柯娜·白爾德的友誼，台德絕不會受到連累。由於這種錯誤對他是一個很大的諷刺，他的懊悔的心情就更加痛苦。最近幾年來，他的政治工作受到了許多次的嚴厲批評，主要是因為他的宗派主義作風，他對於他所不知道的人採取的極端懷疑態度，以及他對於接近工人運動的中產階級分子的对立情緒。

現在，為了鼓勵這個工程師——一個在政治上沒有表示過任何意見的人，他竟然犯了他老是警告別人注意防止的那種愚蠢的錯誤。

當他離開那家小飯店在路上走着的時候，他忘了兩腳的疼痛。在他看來，阿蘭·白爾德竟會把台德·克爾培拖進一個陰謀的圈套裏，是不大可能的。現在他最關心的是要弄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也許阿蘭出於滿腔熱情，已經說了出去。也許，他已經按照台德建議的辦法，拿着藍圖去找了那個大學生，流言就從那裏傳了出去。他們也許去見了某一個教授，而這個人已經成了陰險的反動分子。整個事件也許就這樣以流言告終，隨着“世

界報”上所造的謠言自行消滅。可是也許会更糟。

他回家的路程很近。他一面走一面澄清了他腦子裏的混亂思想，計劃好一切行動，像佈置棋局一樣，對於對方可能的進攻想好一套防禦的辦法。轉過了彎，隔着三個街口的時候，他就向他居住的那條街望去，觀察了整個的形勢。

街對面有一個穿便衣的人在閒蕩。原來他們的住所還沒有被搜查。也許他們正在尾隨阿蘭。

邁戈爾轉到後街，走近自己的住所。那兒沒有警察。毫無疑問，整個事件還在初步懷疑階段，他們正在企圖找到一些關於克爾培和白爾德的具體材料。

邁戈爾走進他的房間，發覺這時候正是“世界報”電台的新聞廣播時間。他扭開他那破舊的收音機。廣播員在報告了國際新聞之後，停了一下，接着故意報告了一段“精采”新聞說：本地間諜案有重大的新發展。政府當局正在撒下天羅地網，並且已經有了足以使社會震動的證據。接着廣播員勸告聽眾繼續收聽“世界報”電台廣播，等候驚人的新聞。

邁戈爾很快地脫下了他的工作服，穿上一套好衣服和大衣，然後從後門溜出去，穿過通阿蘭住所的院子，由後門走進去。

“好，我就來，”柯娜說。“是邁戈爾！”

“請進！”阿蘭說。他穿着睡衣，手裏拿着餐巾。“我們起晚了。這個時候你來有什麼事呢？”

“你聽到無線電廣播沒有，白爾德先生？”邁戈爾問。在緊急關頭，他總是說話扼要而有禮貌。

柯娜走到他跟前。她急忙地說道：“你和這個間諜案子沒有什麼關係吧？”她開玩笑地微笑着。

至於白爾德應當怎麼辦，邁戈爾早已拿定了主意，但是他的

态度如何却是很难预料。邁戈爾於是決定單刀直入地告訴他。阿蘭請他脫去大衣坐下，他擺了擺手，三個人就站在这間小屋子裏。他說道：“我想你和我都出事了，白爾德先生。”

柯娜翻起薄綢匯衣的領子，在胸前摺着，說：“為什麼你叫他先生？”“你說什麼……出事了？”

“那個間諜案子，”邁戈爾說。

在和阿蘭說話的時候，他就簡短地把他認為已經發生的事情告訴了他們。他看見白爾德皺起眉頭，臉色也陰沉下來。

柯娜的臉色像死人一樣蒼白，一會兒望望她丈夫，一會兒又望望邁戈爾。“他說什麼呀？你真的去見過克爾培嗎？克爾培是共產黨的头子呀，阿蘭！告訴我。”

邁戈爾把阿蘭怎樣看了那本俄國雜誌，怎樣看了沐浴治療所的新聞，怎樣希望把他的發明送到那兒去，以及和台德·克爾培的會見等等耐心地講了一遍。

邁戈爾清了一下喉嚨。“我來的目的是向阿蘭建議，在這種情況下他和我應當設法去見一見克爾培，發表一個公開聲明，免得事情變得很壞。”

“那不行，”柯娜說。“我看得出來，你們是要阿蘭承擔罪名。”

“唉，親愛的，”阿蘭說。他轉向邁戈爾：“怎麼就會變得很壞呢？”

邁戈爾嘆了口氣。“我想現在外邊有一個警察在監視着這所房子。”

柯娜跑向窗口，邁戈爾厲聲地警告她：“不要拉窗簾！”

柯娜向外瞥了一眼。“不錯，”她說。“有一個偵探。罷工的時候，我父親的房子外面就老站着一個偵探。就是那個樣子。”她的聲音裏不顯出一點恐怖，望着她的丈夫說：“就在外面。看守着

我們呢。唉，我的天。爸爸會怎麼想呢？”

邁戈爾竭力打破了他那一向拘謹的習慣。他走到柯娜跟前，輕輕地握住她的胳膊。“你看我。有一天我會告訴你，發生了這種事我是怎樣難過的。但是現在不是時候。我相信他們現在除了懷疑以外還沒有別的證據。在他們還沒有編造出更多的荒唐故事以前，正該消滅這種懷疑。阿蘭沒有什麼秘密。我也沒有，克爾培也同樣沒有。所以我們應當聯合起草一個聲明，送給政府當局。”

“到警察局去嗎？”柯娜問。“阿蘭跟共產黨員一塊到警察局去？”

“我們可以考慮。或者我們讓他們來找我們，”邁戈爾說。

“我沒有那麼傻，”柯娜說道。“你們準是作了什麼事，給他們抓住了，邁戈爾。不是你，就是克爾培或者其他的共產黨員。現在你們想轉嫁到阿蘭身上。你們想讓他被捕。”

“讓他們來捕我吧！”阿蘭說。“真是太可笑了。事實終歸是事實，事實證明整個這件事是荒唐的！”

現在是柯娜握住邁戈爾的胳膊。“阿蘭是不準備去見克爾培的，懂嗎？他立刻就要離開這兒。”

“我？”阿蘭問道。“我到哪兒去？”

“我們到他們找不到的地方去。”

“我認為這樣做是不妥當的，”邁戈爾說。但是當他望着柯娜的目光，看出她已經下了最大的決心的時候，他就已經在他的思想棋盤上考慮出適當的一着。

“請原諒我，”阿蘭帶着諷刺的口吻說。“可以准許我說一兩句話嗎？第一，我不打算發表任何聲明。如果有什麼人要訊問我，我就實實在在把一切都告訴他。第二，我不預備離開這所房子！”

當他遲疑不決的時候，他們注視着他。他們看見他面頰上微

微地泛起一陣紅。他剛剛想起索麥維爾教授和他自己的藍圖。

“還有呢？”柯娜問。

“第三……關於這件事情，我想邁戈爾和我應當談一談。”

邁戈爾的眉毛揚起來。他立刻明白白爾德除了和克爾培會過面以外，在別的方面還有一些牽連。他去找過那個青年芬萊嗎？

“警察正在外面等着，你却還要談話，”柯娜說，她的聲調緊張起來。“他們隨時都會闖進來。唉，我的天，阿蘭。親愛的，為什麼你當初不告訴我？你和克爾培混在一起已經有多久了？你是為了這個原因才離開阿庫工廠的吧？他們發覺了。你並沒有得到你的審查證明書啊！”

“現在弄得神經緊張是沒有用處的，”邁戈爾說。

“我希望你能原諒我，郎格納先生，”柯娜一本正經地說。“我是不慣和政府當局搗麻煩的。”

“我剛才說過，現在再說一遍，”阿蘭插了進來。“這是荒謬可笑的！我準備就留在这儿，照常幹我的。什麼時候他們找我，就讓他們來吧。”

“來把你抓走！”柯娜說。“然後怎麼辦呢？你去見過克爾培這個人，並且打算把一個寶貴的發明送給俄國人，這事你怎麼解釋呢？阿蘭，阿蘭！我簡直不能相信！”

阿蘭睜大了眼睛。“柯娜，我從來沒有聽見你這樣的說過話。柯娜，你不相信我嗎？”

“相信你？你自己這樣說的！並且……並且他們發覺了。在大街上有一個偵探。別的話，你可以以後再告訴我。現在，你要馬上離開這兒。我跟你一塊兒走，阿蘭，不要站在那裏。請你穿上衣服吧。”

她在房子裏跑來跑去，收拾零碎東西，想起什麼就拿起什麼

來堆在床上。最後，她穿好衣服的時候，就請邁戈爾幫忙，遞給他一個小提包來裝東西。

“白爾德太太，”他說。“你們到哪兒去呢？”

“到……到我的一个朋友家裏去。”

“我不是想知道什麼地方。我祇是希望你小心，不要犯錯誤，免得害了阿蘭。”

“我的朋友，”柯娜站在床前擺弄着一雙絲襪，拖長了聲音說。“他們在鄉下有一个地方。”她望着邁戈爾。“但是……他們會看到報紙、听到廣播的。如果提到阿蘭的名字……”

邁戈爾低聲說：“柯娜……這些朋友是不是絕對可靠呢？”

她回答得那樣突然，使他吃了一驚。“不。我不知道他們會怎麼想，對於這樣的事情他們會怎麼辦。”

“也許最好還是听阿蘭的吧。”

“不行，”她說。“你必須給我們找一個地方。”

“我？”

“是的，你。不要這樣大驚小怪。我不相信你們這些人會沒有各種各樣躲藏的地方！”

老头子挺起身子，走到他為這對青年鄰居做的那把靠手椅旁邊，坐了下來，滿意地拍着這件傢俱。他覺得一路上幸虧對於白爾德夫婦作了一番思考。他原想勸阿蘭在什麼地方呆幾個鐘頭，等他安排好和克爾培作一次談話。但是現在……

“如果你替阿蘭找個地方躲起來，”柯娜說，“我們就安全了，因為你知道如果我們被找到的話，那麼你自己也……”她不知道怎麼說才好，停了一下。“我並不是那個意思。我是說我們對於這種事情沒有經驗。”

當她和她丈夫已經準備好要離開的時候，阿蘭在門口坐下

來，堅決拒絕走出門外。

“太荒謬了！”他說。“我不走！”

“阿蘭，走吧。時間不能等人啊。”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呀？邁戈爾，告訴我！”

“我真的不知道，”邁戈爾說。“我們可以去找我認識的人，看看你們能不能在那兒任一兩天。可是我也不贊成這樣。我希望你今天去見台德，就是今天下午。如果警察走進來，看見你們已收拾東西走了，那是很不好的。”

“現在看起來不是也不好嗎？”柯娜說。“外面有警察站着！”

“我不走，”阿蘭說。“這是最後的決定。”

接着是白爾德夫婦間長時間的愈來愈尖銳的爭論。邁戈爾·郎格納看得很清楚，柯娜的感情激動得使她聽不進任何道理，如果他們再僵持下去，她會作出一些冒失的、危險的事情來的。

“阿蘭，你看，”他說道。“在這樣情況之下，最好用時間仔細想一想。柯娜堅持要離開這裏，你和我認為應當先徵求一下台德·克爾培的意見。好，讓我們大家意見一致，兩件事同時進行。”

“怎麼辦呢？”

“我帶你們到我的朋友那裏去。如果柯娜同意的話，我再去找台德，隨後我們可以在一塊談一下。”

阿蘭不自然地笑了。“我們就從外面那個人面前走過去嗎？”

邁戈爾領着他們從後門走了出去，走到一條小街，然後經過熱鬧的勞德路，在那兒雇了一輛汽車。

邁戈爾想他也許過於小心了，但是為了安全，他還是下了汽車，帶着他們搭公共汽車走了一半路，又坐電車到他打算去的那一區去。過了晌午，他才把他們帶到一家小店舖的後門口，介紹

給這家店舖的主人。一位中年的烏克蘭婦女，把他們領進樓上一間很小的臥室。这个妇人的女兒，一个十九歲左右的漂亮姑娘，給他們端來夾有乳酪的麵包片和茶。

当邁戈爾站起來要走的時候，柯娜忽然不安起來。

“你什麼時候和我們联系呢？你会打電話來嗎？”

“就在这兒等着，”邁戈爾說。“我会向提摩申柯太太說明的。不过要記住，樓下就是店舖。所以就在这屋子裏呆着。一有可能，我就跟你們联系。”

阿蘭說：“你出去不危險嗎？他們不会也跟着你嗎？”

“不必替我担心。”

“我是很担心的，”阿蘭說。“因为到底还是我要求你帶我去見克尔培的。對於我來說，也許很容易对付这件事。但是，你是一个共產黨員。”

邁戈爾微笑道：“所以你就不必担心呀，阿蘭。我会照顧自己的。”

“你不会帶克尔培或其他那樣的人到这兒來的吧？”柯娜說。

“不会的。我一有可能就要和你們联系。”

“好的，”柯娜說。“我現在告訴你吧，我决不讓阿蘭再去見那個人。”

阿蘭在門口和邁戈爾握手。他悄声地把他已經見了索麥維爾教授和送去了藍圖的經過簡單地告訴了邁戈爾。

“你們低声說些什麼？”柯娜厲声地問道。

阿蘭微紅了臉。“如果邁戈爾需要錢的話，我想我們是不是应当……”

“哦！”柯娜說。“我們应当給提摩申柯太太多少錢呢？”

“提摩申柯，”邁戈爾說。“不要給她錢。”

邁戈爾漲紅了臉，向屋內四下望望。在屋子一端的牆上掛着一個很大的金邊鏡框，裏面是一個英俊青年的着色像片。邁戈爾很快地低下了眼睛。

“不用給提摩申柯太太錢，”他說。他皺着眉頭，看了一下白爾德夫婦。“好，再見吧。”

阿蘭·白爾德又伸出手，緊緊地和他握着。“再見，邁戈爾。”

老夫子的眉毛一上一下地動了幾次，他那厚厚的眼鏡也跟着顫動。他想微笑，但是笑不起來，却用另一隻手放在阿蘭手上，使勁地握了幾下，一句話沒有說，就走了出去。

第十二章

這次搜查的主意是莫頓·凱因想出來的，但是“老夫子”認為凱因的辦法太溫和，於是他親自來主持這件事。他是市政當局的幕後人物，到了這個階段，決定必須使用地方警察的力量的時候，副警察長，同時也是防共隊的隊長，也就全心全意地來支持。

“我們不能再等待了，”法爾諾對凱因說。“你的毛病，莫頓，就是缺乏果斷。克爾培要到什麼地方去躲藏，現在還很難說。我們不能等下去。我們需要白爾德，這樣就可以給報紙弄到些材料。現在就幹吧！就在今天下午。”

“是的，先生，”凱因說。他急忙帶着法爾諾的指示去找防共隊隊長。

對於白爾德的房屋和隔壁邁戈爾住所的搜查，是在下午四點過幾分開始的。這時這一帶成千上萬的工人正從工廠裏湧出來，

小学生們还在街上玩耍。進行搜查的有四輛警車，各走不同的路綫，尽可能兜着大圈子走。警察們奉命按照典型的好萊塢電影的方式進行。喇叭尖叫着，紅灯閃耀着，手槍和机關槍明晃晃地亮了出來。

汽車一輛接一輛隆隆地開到現場，猛然停了下來，車胎在地上發出刺耳的摩擦声。警察在附近的地方分佈開來。幾分鐘之內，這一帶便挤滿了好奇的觀眾，而担任警戒的警察們也不隱瞞他們的使命。

“赤党。共產党秘密總部。請往後站吧！恐怕会開槍的。請把小孩子們帶走。赤色分子可能会開槍……”

天剛黑下來的時候，新聞記者鎂光灯泡的閃光更增強了恐怖緊張的气氛。更多的汽車載滿了偵探開到这所房屋前面。

最荒唐的謠言，很快地在看熱鬧的人們中間傳播開來。

邁戈尔的女房东吓得昏了过去。救護車穿过人羣拥挤的街道，一路尖叫着，使空气更加緊張起來。謠言傳了開來，說这个被救護隊員輕輕地从台階上抱了下來，蒙着毯子，一動不動的神秘的人，是赤色分子手下的一个犧牲者，一个企圖自殺的妇女。

住在这兩幢樓房裏的其他房客陸續地被帶了出來。一个个都是臉色灰白，連那些向警察強烈抗議的人也是一样。但是警察很和气，很熱心，既是不過帶他們去談談話，为了“臨時保護”他們。

附近一帶的緊張空气已經差不多消失了，人們開始紛紛回家，想从他們的收音机裏收听这究竟是怎麼回事。這時候“老头子”佈置的高潮出現了。警察在这兩幢房子周圍開闢了一片寬廣的無人區，開放了封鎖的那条街道。他們裝起一架活動探照灯，對準阿蘭·白尔德的工作間照射着。

隨後一輛大卡車急速地毫無聲息地開到這所房屋跟前。六個偵探魚貫走入工作間。隔了不久，他們便開始抬出那些貯存東西的大箱子，工具箱，所有的設備，甚至那個木頭的工作枱也被抬了出來。他們把每件東西都用防水布包起來。從他們沉默緊張的神氣看來，好像他們抬走的是包起來的原子彈零件。

最初，法爾諾對於那個便衣偵探沒有發覺白爾德夫婦逃走的事大為震怒。倒是凱因提醒了他，這對夫婦的失蹤恰恰是報紙所需要的材料，這樣也可以多少彌補一下克爾培始終鎮靜地呆在家裏的這個事實。

“老頭子”正在尋思這個道理的時候，邁戈爾·郎格納失蹤的消息傳來了。法爾諾立刻派他的聯絡人去接見新聞記者，代表那種習見的隱名的“不能引述來源的權威”。

“使我們擔心的是，”莫頓·凱因說，一面向“世界報”的編輯使眼色，“這些人的失蹤說明高級人員方面走漏了情報。這幾個人一定是得到了風聲逃走的。這也說明赤色分子的地下網是怎樣活動的。”

接見記者時開的一瓶白蘭地酒還只喝了一半，凱因就趕緊被叫去接電話。

打電話的是法爾諾本人。“那裏沒有多少藍圖啊，”他說。“祇有破破爛爛的幾張。沒有你所說的新畫的藍圖。你看見過新的藍圖嗎？”

凱因回來的時候，很嚴肅地和記者們說：“諸位，我得到一些很不好的消息。我們也許太晚了。看起來有些特別重要的東西已經被送到莫斯科去了。我懇求你們諸位，盡一切可能防止引起恐慌！在你們的新聞報道中，千萬特別慎重！”

各報紙簡直像發狂一樣。他們互相競爭着編寫可以被各通訊

社採用在全國以及世界各地發表的消息。和許多內容稀薄的偵探新聞不同，這次有不少事實材料可以用作根據。搜查，工程師和他那出自名門的美麗的夫人的失蹤，以及那個藏躲起來的共產黨員郎格納等等都是很好的材料。尤其是，各日報的主筆們和各通訊社的代表們已經知道這個案子是由一個雷蒙·法爾諾這樣有勢力的人在親自主持的。

由於過去對他個人幫過忙，莫頓·凱因對於“世界報”的人也特別照顧。他知道人們的猜測自然要集中在原子彈方面。因此，當“郵報”和“呼聲報”登載的消息都把這次搜查和原子彈秘密聯繫起來的時候，祇有“世界報”能夠發表一篇社論，告誡社會公眾不要輕率地下結論。

……目前，對那些使民主勢力在原子武器方面獲得世界範圍優勢地位的忠心耿耿愛國的科學家和軍事領袖們，我們如果稍加懷疑也是很不明智的。毫無疑問，有重大價值的情報和材料已經落到共產黨的手裏。這些秘密在重要性方面也許甚至和我們寶貴的原子核知識不相上下。但是本報認為，這些事件所暴露出來的可怕的威脅，主要還不在於這種實際的盜竊行為，而在於受本地赤色分子無恥地指揮著的莫斯科間諜網的存在。我們正義的和無情的憤怒應該針對那些赤色分子，而不是針對我們國家安全的忠誠的捍衛者。

這篇社論在“世界報”夜刊上登出來以後，新聞記者就再也找不到莫頓·凱因，他一直跑到“老头子”的郊外別墅去了。

法爾諾非常親熱。他在書房裏備了一份熱餐。他那心照不宣的感激之情比佐餐的上等白蘭地酒更使凱因感到快活。雖然如此，這位聯絡人依然意識到當前形勢所包含的極端危險性。除了白爾德的失蹤，和藍圖的不見以外，再也沒有什麼具體證據可以讓你作為藉口。

法尔諾告訴他，当局已經有人从首都飛到這裏，揚言如果不立刻使这一切關於搜查間諜的消息和原子彈問題劃分清楚，就要採取嚴厲措施。前幾次伪造的幾件間諜案，已經使那些負責保護原子彈秘密的人們吃了苦頭，他們決不願再受政治上的攻擊。

“還有那件电气衣怎麼樣呢？”凱因問。

“什麼？你是說那個裝着許多管子和唧筒的奇怪玩意兒嗎？那算不了什麼。”

凱因不禁目瞪口呆，他的臉色因為失望而發白。“算不了什麼嗎，先生？”

“一點也算不了什麼。我讓我海軍裏的人看過了。”法尔諾看到他這個手下人洩氣的樣子，得意得笑起來。“怎麼？你又是這個樣子，莫頓。要有果斷！一件事既動了手，就要幹到底！”

“老头子”向前探着身子。“那個玩意兒沒有什麼重要。但是可以把它當作一種為了超音速飛行設計的新式航空衣，特別為新式的原子能發動的噴氣式飛機製造的，這種飛機能夠從這裏的基地帶着原子彈……到世界任何地方。”

“法尔諾先生，我向您脫帽致敬！”

“不要聲張，莫頓。以後我們再把這個消息發表出去。”

“現在叫我苦惱的是，”莫頓說，“克尔培。我原指望這個耗子會夾起尾巴逃走的。”

“用不着為這件事發愁。有果斷並不等於沒有耐心！”“老头子”興奮地把右拳擊着左手掌。“還不到二十四小時，你看已經發生了這樣多的事！搜查啦。飛行衣啦。白爾德和他老婆逃走啦。那個共產黨郎格納似乎也失蹤了。還有，我讓警察長今天晚上派三十個警察到‘和平大會’開會的那個地方去了；除了幾個大家都知道的赤色分子以外，沒有人敢在會場上露面！”

莫頓·凱因咒罵自己沒有向法尔諾建議這一招。

“你的腦子祇有東沒有西，那是不行的，莫頓，”法尔諾說。“工会方面聽到什麼消息嗎？沒有？也許你忘記了，是不是？好吧，我可沒有忘記。在地方工会裏，大家的意見起了很快的變化。執委會今天晚上決定取消星期日的會員大會。”他笑了。“我不知道他們為了什麼事情發愁？唉，莫頓，老伙計，我沒有讓人事處閒着。我們有些很得力的人打進了地方工会。”

他們默默地喝着酒。凱因開始感到法尔諾心中還有更多的東西。“老头子”眼睛裏閃耀着躊躇滿志的光芒。他再也抑制不住了。

“還想知道些別的事嗎，莫頓？”

“如果您願意告訴我的話，先生。”

“願意？你是幹什麼的呢，不是你在主持這件事嗎？現在倒要我把情況隨時告訴你！”

凱因溫和地說道：“法尔諾先生，如果您要不是在能力、地位各方面都比我強的話，您就不会……”

“拍馬屁，”“老头子”厭惡地說。“好，我告訴你吧。你最好抓住這個綫索下工夫，莫頓。你看我們把大學裏的人也牽扯到這個間諜案子裏來好不好？”

凱因頓時精神煥發。他知道自從前任教務長表示不願意開自由企業研究的課以來，這個大學已經引起了法尔諾的最大仇恨。

“我認為，”莫頓說，“那個大學早就應該來一次大掃除。”

“現在就要開始了。當你躲在辦公室裏，怕搜查工作搞不好而渾身出汗的時候，我正在替你工作。我已經接到尾隨白爾德的那些人的報告。你忘記了他們是星期一開始的嗎？白爾德拜訪了一個人，我的朋友。陪伴他的是一个大家知道的赤色同情分子，他們一起拜訪了一位教授！”

“那一个？”

“那个該死的混蛋索麥維爾。就是那个白痴，他說我建議開自由企業研究課程在目前是開倒車！”

他們花了一些時間討論怎樣可以把索麥維爾教授牽扯進去，和这样做可能会有怎樣的結果。時間已經很晚了，法爾諾留凱因住在他的客房裏。當他們離開書房的時候，“老头子”發表了一篇簡短的訓話。

“這又是你的一个毛病，莫頓。記得索麥維爾發表聲明的時候嗎？當時我告訴過你，任何人……我說任何人，不管他多麼重要……祇要對我們的生活方式表示一些反對的態度……表示一點不同的意見……他將不可避免地投入赤色分子的懷抱！我是這樣對你說的。可是你的反應怎樣呢？當時我要發表聲明，給索麥維爾一个毀滅性的打擊，你偏勸我不要做。說什麼不利於對外聯絡工作啦！滾他媽的對外聯絡工作！究竟誰對呢？這一向，那個暗藏的赤色分子一直毒害着我們青年的頭腦！”

“當然，先生，……”

“當然，當然！現在你清楚了？現在我們拿住了索麥維爾的把柄，你一切都明白了！”

走到書房門口，兩個人都站住了，互相看着。兩個人突然都清楚了一件事，就是他們並沒有抓住索麥維爾什麼把柄。也沒有抓住阿蘭·白爾德，或者別的什麼人的把柄。

“老头子”捏緊拳頭，在凱因頭上舉着。“我看出來了。我在你的臉上又看出來了。你就是他媽的缺乏果斷！”凱因畏縮地向後退了一步，法爾諾說了聲晚安，蹣跚腳走開了。

給莫頓·凱因住的那間臥室裝飾得很華麗，淡藍色牆壁，銀灰色的木器傢俱。男僕送來睡衣和明天早晨換的新襯衫。

“還要什麼嗎，先生？”

莫頓躊躇了一下。他已經把屋子很快地打量了一下，沒有看見一個酒瓶。

“如果有什麼事情吩咐……”男僕說。

“我是一個白蘭地酒的鑒賞家，”凱因說。“我很願意嚐一嚐……”

“不成問題。我馬上就去拿來，先生。”

凱因對這有禮貌的侍者的背影輕輕地咒罵着。這傢伙看出他的弱點來了。好一個机伶傢伙！白蘭地酒的鑒賞家！也許知道了他是一個酒鬼。要給賞錢嗎？不要。給別人的僕人賞錢，不好看。

等到這地方安靜下來，莫頓·凱因就脫了衣服，很舒適地坐在床邊，開始喝着白蘭地酒；他發現自己正對着對面牆上的一面鏡子，並且白蘭地喝起來味道也不够醇。他的手指在出汗。他用很大力氣捏着這隻白蘭地酒杯，他奇怪怎麼沒有被他捏碎。這時候他的思想不由得轉到邁戈爾·郎格納身上。

他絕沒有想到郎格納會失蹤。夾雜着仇恨和憤怒的心情，一段永不能忘記的話在他腦子裏浮現出來……

這個狼吞虎嚥公債和銀行證券的動物，這個把他所有戴着絲絨帽子的對手活活吞了下去的吃人生番，就是壟斷資本的化身。這個人就是在金融山谷裏橫行的巨大的爬行動物。肚皮碩大，但是腦小血冷，毫無人性地殺害着站在罷工糾察綫上的工人，和他們住在東城貧民窟裏害着肺結核的子女，壟斷資本就這樣一步一步地在它那緩慢而殘酷的道路上走向必然的滅亡。而跟在他後面跑的是一个惡臭刺鼻的小畜生，口噴仇恨和恐懼的毒液；他是人類的叛徒，自稱為聯絡人。

這段話是邁戈爾·郎格納寫的，登在共產黨報紙他的專欄上。

三年以前，在戰後那次大罷工的時候，老邁戈爾的這段話曾經在工會的一次羣眾大會上宣讀過。

莫頓·凱因放下玻璃杯，在床單上把兩手擦乾。三隊警察今天晚上全體出動，去搜索白爾德和郎格納。凱因轉過臉，避開鏡子；他又擦了擦手，再給自己倒了一杯酒。

第十三章

星期五早晨，帕蒂·鄧恩接到她男朋友電話的時候，工廠裏的女孩子都和她開玩笑。

“吃午飯嗎？在什麼地方？在普拉薩大飯店嗎？”

“我們得留心看看這小伙子的卡迪拉克牌汽車。我聽說是奶油色的，有鱷魚皮的墊子。”

“他是誰呀，帕蒂？說吧，不要那麼害臊啊！”

她一點也不生氣。和考爾在一塊吃午飯的時候本來很少。“我告訴你們吧，”她說。“他是一個牧師的兒子。”

“你開玩笑嗎？”

“說真的，他連一輛舊汽車都沒有。”

“好吧，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親愛的。替我喝一杯馬提尼酒啊！”

就是工頭也和帕蒂開玩笑。當她在中午汽笛還沒有響就溜出去洗手的時候，他故意抬起頭來看看她。帕蒂慢慢地走出工廠大門，然後跑開了，一直跑向他們約定相會的街角。這是一個狂風怒吼的中午，雪花從屋頂上紛紛地吹下來。她遠遠看見了考爾，他的紅頭髮埋在他翻起的衣領裏。

“我來得不晚，”她說。“我來得很早。”

“我知道，我來得也早。讓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坐坐吧。”

“你看我還穿着工裝褲呢！我一下班就來了。我們不能到大飯店去。”

他們找到一家小飯館。她在收銀櫃的旁邊，排在人們的末尾，睜大眼睛望着考爾的菜盤。

“怎麼啦？只要一盆湯和一杯咖啡！你就吃這樣的午飯嗎？”

他用胳膊肘碰了她一下。“我不餓。我們趕快佔住一張桌子。”

他找到柱子後面的一張桌子。帕蒂看他很勉強地舀着湯，自己也覺得愈來愈不餓了。

“今天上午沒有課嗎？”

“我沒有上，”考爾說。他玩弄着一塊餅乾，慢慢地揉碎了放在湯裏。“整個上午我都沒有上課。”

“考爾·芬萊！”

她一面吃一面思索着。過了一會，她抬起頭來，不再吃那盤烤牛肉和炸得焦黃的馬鈴薯，好像這盤菜已不再引起她的食慾。她說道：“考爾，我想你最好告訴我。”

他四下裏望了望那些談得起勁的食客們。他隔着桌子，盡量把身子向前伸着。

“看了報紙嗎？”

“嗯。有什麼特別消息嗎？”

“關於……工程師白爾德的事。”

“哦。”

“這裏面也有我，”考爾說。“我也深深地陷在裏頭了，帕蒂。”

她沒有說什麼。她很仔細地切下一小塊牛肉，放在嘴裏嚼

着。他的兩隻眼睛像往常一樣又藍又大。但是他的笑容消失了。

“我想你是要等我們出去再談吧，”她說。

“不要忙，先吃你的飯吧。”

“如果我早知道，我就不會要這些東西了。”她覺得她的心跳得很厲害，連她那薄薄的布罩衫都跟着跳動起來，她的嘴裏發乾，一口也吃不下了。她喝了一口牛奶，甜得使她難受。“我不想吃那甜餅了，”她說。“我們走吧。”

一會兒之後，他們走過那一長列剛走進來等候菜盤的食客，來到颯着大風的街道上。街道的一邊風颯得小些。他們臂挽着臂，緊緊地偎依着，沿商店的櫥窗緩緩地向前走去，一面指點着裏面陳列的無線電、珠寶飾物和傢具。

考爾·芬萊把發生了的事情詳細地告訴了她。

“你們沒有把那些藍圖給教授送去嗎？”

“連白爾德有沒有送去我都不知道。”

“你覺得白爾德怎麼樣？”

“我一夜沒有睡，”考爾說，“我是昨晚買到報紙，上床的時候打開看的。始終就沒有闔上眼。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行人走近了他們。帕蒂對着櫥窗裏陳列着的一隻熊貓哈哈大笑起來，接着便拉他到另一家商店。

“今天早報說也許白爾德是上了間諜的圈套。”

“那是胡說，”考爾說。“那是白爾德自己編造出來的。我完全肯定。”

他們看着商店的櫥窗，已經走了五個街口，覺得凍得難受，他帶她走進一家藥房^①，站在放雜誌的架子旁邊暖了一會兒。

① 在美國和加拿大，藥店兼售冷飲、書報等物。

“我準備直接去見教授，”考尔低聲說。“然後去警察局。把整個事情都告訴他們。我絕對相信白爾德是無罪的，和我一樣的無罪。”

“對於什麼是無罪的？”

“哦……就是報上說的那些事呀。”

中午的時間很快就要過去了。他們頂着風連走帶跑地回到工廠的時候，沒有再說什麼話。到了最後的一個轉彎處，帕蒂止住了他。他們在一個報亭下站住。

“考尔，親愛的。”

他急急地吻了她一下。“我覺得心裏好一些。見到你，太好了。你使我覺得好多了，帕蒂。”

“考尔，你嚇壞了嗎？”

“我以前從來沒有像這樣害怕過。”

“你一定要鎮靜才行。”

“我知道。整個事情可以很容易地解釋清楚。”

帕蒂用她兩隻強壯的手抓住他。“我不知道，這能不能解釋清楚。不要太肯定吧。”

“你不相信我嗎？”

“我相信你。但是，親愛的……”

她在同她那固執的不相信的思想鬥爭着。“也許他們已經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她說。“也許他們是知道的。”

“誰呀？”他說。“你指的是誰？”

誰呢？報紙嗎？警察嗎？別的什麼人嗎？這是叫不出名字來的一個什麼東西。這東西的名字她不知道。大罷工的時候，在工人糾察綫上她曾經領會過的那種東西。“不管他們是誰，”她說。“唉，考尔。他們……他們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會放手的。我知道他

們！”

“帕蒂，親愛的……誰呀？不要哭了。”

“我沒有哭。考尔，也許……”

“我明白了，”他說。他臉上那種苦惱的神情消失了；當他微笑的時候，他那和孩子氣的熱情也沒有了。“你意思是說他們也許會把我送進監獄的。”

“你不要害怕。”

“現在我不害怕了。帕蒂……我愛你！”

听了這些話和這聲音，她的眼睛不禁刺痛起來。她緊緊地摟住他。“考尔，不要依靠這個，不要依靠我們彼此相愛。你知道我是愛你的。但是不能光依靠我們的愛情！”

“帕蒂！”

“關於法院、監獄、警察……這些事，你談了許多。但是你並不瞭解！”

在陣陣狂風怒吼中傳來工廠汽笛急促的尖叫声。

“不過，”考尔說。“我不是一个共產黨員。他們也許可以誣陷克尔培，但是他們不會誣陷我。”

“我倒不敢說，”帕蒂說。“你是不是共產黨員，我想那倒沒有什麼關係。他們是不在乎的。不要這樣指望吧，考尔。”

“你是想嚇我嗎？”

“重要的是，”她點着腳，兩手捺住他的臉，說話時和他靠得那麼近，她的嘴唇幾乎碰上他的嘴唇，“不要被嚇倒。祇有一件事可以制止他們。不要讓他們把你壓倒！”

“我說的是真話！”他說。他挺起胸來。“沒有人能夠把我壓倒。”

她匆匆地說了再會，轉過街角跑了。當她的背影望不見的時

候，他才走開。他覺得餓得難受，決定到附近公共汽車站去喝一杯熱可可。

和帕蒂在一起過了一小時，他感到無限的寬慰。他決定馬上就到索麥維爾教授家去。他打了電話，但是教授不在家。他告訴索麥維爾太太他是誰，說明有要緊的事要見教授。她答應他在三點四十五分教授下課回家的時候去看他。

他等在汽車站上，閱讀報紙，消磨這漫長的等待時間。三份報紙都登載着關於被阿蘭·白爾德偷走送到俄國去的那件東西的絕對秘密性的新聞。考爾·芬萊對於這種荒謬的謠言默默地咒罵着。他把報紙拋到一邊，拿出他的筆記本，仔細地把他要和索麥維爾談的幾個要點寫在上面。

當他到了索麥維爾的住宅，跟女傭人談話的時候，索麥維爾太太正從樓上走下來。她請他到客廳裏去。女僕走了以後，她將屋子的玻璃門輕輕關上，在靠近他的一隻凳子上坐了下來。

“那天和你一塊兒來的那個青年人叫什麼名字？”

“阿蘭·白爾德。”

瑪格特·索麥維爾點了點頭。她指着放在椅子上的一疊報紙。“你就是為這件事來的嗎？”

“那完全是胡說八道，”考爾說。“你是知道的，索麥維爾太太。”

“我相信我的丈夫還一點沒有感覺到，”她說。“今天下午我才仔細地看了這些報紙。我一直在設法讓他明白過來。”

“要他明白倒也容易。”

“現在他該回來了，”她說。她站起來，打開電唱機。“我們聽音樂吧。”

優雅怡人的聖·桑^①的音樂使考爾·芬萊回憶起今年夏天他

和帕楚西雅在山區度過的那一個星期六。他閉上眼睛，彷彿看見那畫一般的小湖，帕蒂坐在白楊樹下，湖邊停放着一隻永遠開駛不了的破舊汽艇。明年夏天他們還想再去住上一個星期呢。

“你覺得冷嗎？”索麥維爾太太問。

他猛然挺直身子。“噢，不冷。這兒很暖。”

“你在發抖啊。”

他對他的微笑是那麽熱情和親密，竟使他吃了一驚。

“考爾，”她說。“你害怕嗎？我是害怕的。我想我們的電話有人偷聽，有一種很特別的聲音。這件事對我丈夫有多大的關係，你能告訴我嗎？”

“索麥維爾太太！整個事情我是知道的，因為是我帶白爾德到這兒來的，並且……那完全是無稽之談。”

“好的。”她走到廚房給他拿來一瓶可口可樂和一盤餅乾。她不停地吸着煙。

一輛汽車在外面停住了，她一面叫女僕，一面自己走到門口。考爾·芬萊坐在客廳裏，看不見行人出入的過道。但是他聽見了索麥維爾教授穩重的聲音，還有別人的聲音。

“糟糕，”考爾說。“有人和他在一塊兒。”

他們走到書房裏去了。索麥維爾太太走回來，又把房門關上。考爾也站了起來。

“好啦，”她說。

像她這樣優美的姿態，他還從來沒有見過。她像模特兒一樣悠然地走過房間，在壁爐旁邊站住，在一個東方式樣的銅煙灰碟裏彈着煙灰。

① 聖·桑 (1835—1921)，法國音樂家。

“那是你的丈夫嗎？”

她點了點頭。“有兩位先生和他在一起。”

他們注意地听着，但是听不清楚講什麼話，只听到索麥維爾的聲音由於氣惱忽然高了起來。

“那兩個人是警察，”瑪格特·索麥維爾說。

不一會，她丈夫推開這間客廳的門。他站住了，向這年輕的學生皺了皺眉。

“瑪格特，有什麼人到我的書房來過嗎？”

“瑪莎去收拾過屋子。”

一個高個子，穿着講究的大衣，手裏拿着一頂呢帽的中年人，跟在索麥維爾教授後面，從過道裏走進來說：“瑪莎是誰？是那個女傭人嗎？現在她在這兒嗎？”沒有等人回答，他便穿過過道走到屋子後面去。

另一個人，年紀稍輕，走進客廳門口，仔細地打量着考爾·芬萊。

“你叫什麼名字？”他客气地問。

“這位是考爾·芬萊，”教授厲聲地說。“法律系的学生。芬萊，請你到我的書房去坐一會兒好嗎？我很快就來。”

“不用，”那個比較年輕的人說。“考爾·芬萊？我正在找你。你是芬萊牧師的兒子。星期二你和白爾德到這裏來過。”

索麥維爾教授鞠了個躬。“讓我介紹一下我的妻子。星期二她也在这儿！”

“您好。那麼……”

另外那個人跟在驚慌的女僕後面走了進來。問了女僕幾句，就讓她離開了這間屋子。接着關上了門，四個人都坐了下來。

索麥維爾教授辛辣的諷刺，對於這兩個毫無心肝的人絲毫不

起作用。他們要的是那些藍圖。

“那些藍圖在我的書房裏不見了，”教授說，“原是放在我的那張大書桌右邊最上面的抽屜裏的。我本來打算今天晚上寄出去的。”

“寄到俄國去嗎？”

“我已經告訴過你，”索麥維爾說，“寄到俄國去。那些藍圖就是我在車上和你講過的東西。”

“你懂得藍圖嗎，教授？”年紀較大的那個人說。“我想你是一個精神病學家，不是一個工程師。”

“那些藍圖是一看就可以明白的！”

“噢，是的。我知道了。那些郵政機關看了也覺得沒有什麼問題的吧？”

“也許我可以解釋一下，”考爾·芬萊說。“白爾德把全部事實告訴了我。似乎是……”

“我們等一會就和你談，”那個比較年輕的人說。

不多一會工夫，他們打了兩個電話，不久便開來了另外一輛汽車。又有四個人走進來。

“好吧，先生們，”其中一個對芬萊和教授說，“現在我們走吧，我會給您拿帽子和大衣的。”

瑪格特·索麥維爾拉住她丈夫的胳膊。“里昂納德，我要不要去請我們的律師呢？我想我應當去請。”

索麥維爾教授下巴一繃，小鬍子也跟着翹起來。“一定要請。我要對非法拘捕採取行動。這是對人格的污辱。”

當教授和芬萊走出來的時候，三輛載滿了新聞記者和攝影記者的汽車停在外面。

“有什麼話要說嗎，索麥維爾教授？”有人大聲地問。

“沒有什麼話說！到適當的時候，我對於這種非法的行為會有許多話要說的！”

芬萊和索麥維爾被帶到城裏調查局。在他們走後不到一小時，藍圖在索麥維爾家地下室裏的通風管後面被找了出來。索麥維爾太太承認是她藏起來的。她沒有被帶走，但是留下一個警察在家裏監視着她。

第十四章

“什麼時候了？”柯娜問。

“六點十二分。”

屋子裏已經昏暗，窗簾還沒有拉下，電燈也沒有開。柯娜·白爾德挺直身子躺在臥榻上，注視着她的丈夫，他站在窗前凝望着雪花在寂靜的街道上飄落。

“我要去刮一刮臉，”阿蘭說。

“刮完臉，打上領帶。”她坐起來，揉亂了她的頭髮。“我也去打扮一下。什麼時候了？”

“六……”他頓住了，接着不耐煩地說，“我剛剛告訴過你！”

“对不起。不要向我這樣大嚷大鬧。”

“我並不是有意。”他離開窗前，在收音機旁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就要播送新聞了。”

柯娜·白爾德梳着頭髮說道：“你想他今天晚上會不會來呢？你想他會出什麼事嗎？阿蘭，老實告訴我，你真的以為他會回來嗎？”

“我已經告訴你一百遍了，他會來的。他不是已經告訴提摩

申柯太太他要設法悄悄地跑到這兒來嗎？”

在黑暗中，他們傾听着連續兩次的新聞廣播。廣播員用大部分的時間報告這個間諜案的新聞。現在已經充分證明，最近辭去阿庫工廠重要職務的那個失蹤的工程師，曾經設法把一件絕對機密的設備的全套詳圖送給俄國。同時，政府當局也証實了，在上星期日到星期一下午這段時間內，一大批藍圖曾經從白爾德的秘密工作間裏被移走了。

某著名共產黨員絕對是和這件案子有關的。因為共產黨報紙的專欄作家，邁戈爾·郎格納失蹤了。

“據接近調查局的人士今天下午透露，郎格納的失蹤可能是為了轉移大家對於現在正在追查的一位中心人物的注意。因此這個莫斯科主要代理人結果證明是郎格納的一個上級，那是不足為奇的。”

在這段漫談式的推測性的新聞廣播之後，接着連續放送一些短評和簡訊。“著名的里昂納德·索麥維爾教授在學校裏的住宅曾經受到搜查。當場被捕的有這位教授和一個法律系學生，考爾·芬萊。”

“調查人員對於芬萊的父親和索麥維爾教授二人都是新成立的‘和平大會’的發起人這個事實，公開表示甚為注意。無數的公民們曾經指責‘和平大會’是受克里姆林宮指揮的一個共產黨外圍組織……”

第二次新聞廣播則帶有比較溫和的人情味道：

“……像其他千萬人一樣，也曾經有人問過我們：柯娜·白爾德在哪裏呢？她跟她丈夫一塊逃走了嗎？警察局急於要追查的那個神秘的高身材的金髮女子，就是她嗎？她的父親，那位富有的雷金納德·阿林頓今天下午對記者說，他確信他的女兒是被這

羣間諜生生騙走的。他打算重金懸賞……”

報告員又轉而談到剛剛被捕的考尔·芬莱。“虽然現在还没有官方評論，很可能芬莱是莫斯科的代理人，白尔德是通过他進行他的間諜活動的。本台記者發現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幾年以前，芬莱牧師到俄國旅行的時候，他的兒子是陪着他一塊兒去的。会不会这个時期以來考尔·芬莱一直就在克里姆林宮的國際間諜網裏服务呢？”

阿蘭·白尔德把收音機關了。

“簡直是胡說！”他說。“考尔那次到俄國去的時候还是个小學生。最大也不过九歲！”

“阿蘭，把窗簾放下來！”

当窗簾放下來的時候，柯娜打開了电灯。灯光驟然一亮，兩人幾乎睜不開眼。阿蘭問：“怎麼回事？”

她坐在臥榻的边沿上，膝盖緊緊地貼在一起，兩手緊握着。

“阿蘭！”

“現在又怎麼啦？你难道也認為是我拐騙了你嗎？”

“唉，阿蘭。你怎麼……怎麼知道芬莱这个人还是个小孩子，当他……”

阿蘭·白尔德从揉繃了的煙盒裏倒出一根煙來，坐了下來，撫摸着臉上的鬍子楂。

“你認識他，”柯娜說。“你一定認識这个芬莱。”

她丈夫吸了一口煙，接着噴出一縷很長的煙霧，一直穿过灯罩。

“是的，”他說，“我認識他。上星期日我和他会过面。”

柯娜用溫柔而清脆的声調說：“告訴我，阿蘭。請你告訴我。親愛的，这一次你把一切都告訴我吧！”

“告訴你什麼？”

“不要那樣說話。阿蘭，今天一整天你都是這個樣子。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你就像一個陌生人一樣，你老是坐在那兒聽無線電，听啊，听啊，一句話也不說，我實在受不了……”

“噓，噓。店鋪還開着呢。”

她看着他，把兩隻握緊的小手從膝蓋上拿起來，攤開，做出默默懇求的姿態。

“給我一枝煙，親愛的。好啦，現在說罷。關於芬萊的事。”

他用一種平淡的疲倦的聲調，告訴她關於和那個青年學生會面以及同他到教授家裏去的經過。

“就是這樣。天地良心。再也沒有別的可講了。”

“唉，如果你早告訴我多好！事情就不会發生了。唉，阿蘭。你為什麼那樣做！”

“做什麼？我已經把我做過的事告訴你了。”他耐心地又把事情講了一遍。他似乎毫無感情，精疲力盡的樣子。

“我為什麼要那樣做已經告訴過你。我想克里米亞這個研究所會使用我的發明。你知道過去三年來我想盡了辦法要使它得到應用。我希望他們來試一試。看一看它是否對人民有幫助。就是為了這個。”

“但是，親愛的……你難道不明白嗎？”

“明白什麼？”

“噓，噓。那個姑娘來了。”

司泰拉·提摩申柯，店鋪主人的女兒，給他們送過了晚飯、早飯、午飯，現在又送來了晚飯。她把那個大食盤放在桌上。司泰拉很容易臉紅，現在向他們表示抱歉的時候，臉又紅了起來。
“東西不多。媽媽和我以為……也許……你們不需要很豐盛的晚

餐。”

冷火腿片，一大碗色拉，裸麥麵包，還有甜餅和一壺咖啡。

柯娜向她道謝。“我們以為你和你母親會和我們一塊吃晚飯呢。這樣……給你們添了不少麻煩，真是抱歉。”

“沒有什麼麻煩，”司泰拉說。“我們樓下還沒有收拾好。也許過一會兒我們再來。我想……你們老呆在這兒一定覺得很膩煩。”

“這兒很舒服，”阿蘭說。“你們對我們實在太好了。”

“好吧，回頭媽媽和我會一塊兒來的。”司泰拉說完就走了。

柯娜和阿蘭默默地吃着。他們什麼也沒有說，一直到他們把食盤和桌子挪開，喝着咖啡的時候。

“我希望他們不上來，”柯娜說。

“和別人談談，對我們倆都好。”

“我知道……可是……”

“你不願意我們跟共產黨談話吧，”阿蘭說。

“他們是共產黨嗎？”

“你想是什麼呢？邁戈爾的朋友。”

“他也是我們的朋友啊。阿蘭，為什麼他不來呢？”

她丈夫勉強地微笑着。“你看過不少電影。現在正是最熱鬧的場面。他們正在搜遍全城來找邁戈爾。因為他把我們帶到這兒來，因此把自己也陷在裏邊。他不能穩穩當當地走來，他那一拐一拐的樣子是很惹人注意的。”

“他也許會自己想辦法。”

阿蘭把他的咖啡杯子放下。“你知道，我很替邁戈爾擔心。他已經老了。他跟……芬萊，跟索麥維爾，跟這一切都沒有關係。可是是他把我們帶到這兒來的，如果他們發現的話……”

“可是你是清白的呀。既然你是清白的，他們又能對邁戈爾

怎样呢？”

“既然我是清白的，為什麼你把我弄到這裏來呀！真是見鬼，柯娜！不照邁戈爾的辦法，讓我呆在家裏，真是最荒唐的一件事。”

“他並沒有讓你留在家裏呀！”

“他不過要我去見見克爾培，研究一下我應該說些什麼。我是要坐在家裏拚到底的。”

“我們不要再提這些了吧。”她喃喃地說，一面向屋子四周打量着。“我們這兒有一幅黃綠摻粉紅色的床毯，牆上掛着一個雕着水果的石膏盤子，還有一張名畫家的傑作，標題是‘尼加拉加瀑布的回憶’。”

他望着她。“你還可以看看你坐在上面的是什麼，”他說。“那是一件很精美的刺繡。一件美術品，你母親看了準會花很多錢來買來披着的。”

“不要拉扯我的母親吧，阿蘭。”

“好的。可是不要忘記，提摩申柯太太並沒有請我們到這兒來！我看她不會對我們太高興。她看了報紙，也听了無線電。如果警察到這兒來……”

“到這兒？你怎麼知道他們會到這兒來呢？”

“他們為什麼到我們那裏去呢？”

“阿蘭，我們不該住在那一帶，我們不該和邁戈爾交朋友啊！”

“和邁戈爾交朋友，我並不後悔，”阿蘭說。“你呢？”

“也不。不過我說的不是那個意思。他看來是一個很好的老頭。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知道，是我把邁戈爾牽連進去的。”

柯娜放低了嗓子悄悄地說：“你怎麼知道呢？你絕對相信整件事情不是他們安排好的嗎？為了把你……”

“啊，看上帝的面上，不要像無綫電那樣的說話吧！”

“阿蘭。”

“別說沒有意識的話。如果你想不出像樣的話來說，還是不說吧。剛才這兩個鐘頭你‘假使這個’，‘假使那個’的，叫我的神經真受不了。現在打住吧！”

“阿蘭，你到哪兒去呀？”

到了門口，他停住了。“我要從這兒走出去，給最近的警察局打個電話，讓他們派兩個警察來！”他緊閉着嘴唇，閉上了眼睛。“不過，”他垂着兩肩，說，“還是到洗澡間去刮個臉吧。你覺得怎樣？”

“我真難受，親愛的。”

“我也是一樣。打扮一下，顯得漂亮些。”

阿蘭還沒有刮完臉，就聽見提摩申柯太太和司泰拉走上樓梯，敲着寢室的門。他聽到一件絃樂器調音時發出的低低的叮叮聲。

“你好，阿蘭先生，”當他走進屋裏，那婦人向他打招呼。她微笑道：“我們來給你們開個小小的音樂會！”

“司泰拉預備唱歌，”柯娜急忙地說道。她和他目光相遇的時候，作了一個默默的苦惱的表示。“她彈四絃琴……”

“那好極了。”

看到他妻子的神情，在那姑娘彈琴唱歌的時候有所改變，他覺得很高興。

原來表現在柯娜的笑容上那種勉強的、無可奈何的客氣的神情消失了。她開始向前探着身子，過了一會，她兩手蒙着眼睛，

一隻脚打着拍子，全身隨着那純樸的民間音樂搖擺着。

“這是什麼曲子？”她問。

“‘在烏克蘭遼闊的原野上’，”提摩申柯太太說。

“歌詞很美，”司泰拉說。“塔拉斯·謝夫琴科^①作的。是描寫德聶泊河的。媽媽喜歡這個曲子，因為她生在德聶泊河附近。”

“彈一個‘風在吹’吧，”提摩申柯太太說。她向阿蘭和柯娜解釋道：“這是一首情歌。和無線電播送的那些歌子可不一樣！司泰拉會把它翻成英文，也許你們可以唱一唱吧？”

他們推辭不了，就跟着哼起來。

“够了！”提摩申柯太太說。“司泰拉，我們應當想得周到些。我們的朋友整天呆在一間屋子裏，已經够煩惱的了。我們想聽些快樂的音樂！現在給我們奏一個好的。給我們奏一個像‘青年進行曲’那樣的好曲子吧！”

聽了這個歌子大家都感覺振奮起來，雖然柯娜和阿蘭一個字也不懂。

“現在，”提摩申柯太太說，“給我們再奏一個快樂的曲子。像‘Freiheit^②’那樣的！”

“一個快樂的曲子！”司泰拉看看她母親說。

“是呀！”那婦人爽朗地說道。“快樂的！”她轉臉對着阿蘭夫婦。“這是我兒子最喜愛的歌。”她指着牆上那幅很大的裝在鏡框裏的像片說。“我的兒子，彼得。”

就是在这个姑娘唱女高音的時候，這隻歌子還表現了一種嚴正無畏的聲調。每一節終了的時候，提摩申柯太太提高了嗓子用着驚人的力量接着唱那最高的拉長了的字眼——“Freiheit！”

① 塔拉斯·謝夫琴科（1814—1861），烏克蘭詩人。

② 德文，意思是自由。

听完以後，阿蘭帶着疑問的神情望着她們。

“这个字的意思是自由，”司泰拉說。

“你們不知道这支歌嗎？”提摩申柯太太問道。

柯娜搖了搖頭。“是德國歌嗎？”

“德國，俄國，西班牙……任何國家都有！”

“这支歌是从西班牙傳來的，”司泰拉不安地說。“在西班牙內戰的時候，他們都唱这个歌。”

“从西班牙傳來的，”她从臥榻上坐了起來，指着那張照像，又說了一遍。“彼得在西班牙。”

“媽媽……”司泰拉說，臉紅起來。

“好吧，好吧。我下去弄點茶來。”可是到了門口，提摩申柯太太又回轉身來。她狠狠地看看她女兒，然後又看看阿蘭夫婦。“我不像有些人那樣！西班牙紀念碑那裏我一年不祇去一次！我要讓他們所有的人都想起我的兒子！”她拍着她的胸口：“為什麼我祇是把他藏在這兒呢？”

阿蘭和柯娜互相看了一眼，不明白是怎麼回事。

司泰拉說：“媽媽的意思……”

“我來告訴他們！我把我的意思告訴他們。”提摩申柯太太突然窘住了，兩眼低垂下來。“我的兒子死在西班牙，”她說。接着她悄悄地走出房間，把門關上。

阿蘭站了起來，仔細地看着那个微笑着的青年的照像。“他多大年紀？”

“十八歲，”司泰拉說。

“也許我見過他，”阿蘭說。他望了望柯娜和那个姑娘，微笑着。“在一九三幾年的時候，我有兩年工夫到处流浪。我記得有些青年劝我到西班牙去。彼得·提摩申柯。名字我不記得了。也

許我見過他。那一年我到西部海岸去，遇見十幾個小伙子正要到西班牙去。”

司泰拉把她的四絃琴裝進破舊的盒子裏，低垂著頭，說道：“媽媽想問你們。你們知道……邁戈爾告訴我們，你們……你們沒有參加運動。媽媽很納悶……”

“我們不是共產黨員，司泰拉。我想報上的消息你們都看到了。這足夠叫你們納悶了吧。”

“你是什麼意思呀？”那個姑娘抬起頭來問道。

“我們是不是有罪呀。我只有一句話要說，就是報紙上那些話沒有一句是真的。”

司泰拉笑了。“哦，我知道！你以為我們相信他們的話嗎？”

“我想那些話你們聽起來必是合情合理的，”柯娜說。

“白爾德太太！好像我們會相信這種事情似的！”

阿蘭走近她跟前，坐了下來。“司泰拉，你母親擔心的是些什麼呢？”

“並不完全是擔心。她不過……是不是有什麼人你們想叫我們去通知他？你看，邁戈爾說他馬上就回來。他什麼也沒有告訴我們。也許你們有什麼信要發？也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孩子。”

“沒有，”阿蘭說。“謝謝你。我很感激。我們沒有別的什麼人。就是我們……我們兩個人。你知道為什麼邁戈爾還沒有電話來呢？”

“我想他大概發現事情很難辦，他不希望發生什麼事情，讓他們到你們這兒來。”

“我明白了。”

“不要擔心，白爾德先生。我們這兒很歡迎你們。”

提摩申柯太太端上茶來。她用烏克蘭話匆匆地對她女兒說了

幾句。那個姑娘臉色立刻變得灰白。

“媽媽在樓下聽到無線電，”她說，“邁戈爾被捕了。”她對她母親談了幾句話，接着翻譯過來。“他們是在一輛出租汽車上把他逮捕的。”

“大概他正往這兒來，”阿蘭說。

那婦人扭着兩手。“他應該留在这兒。我也希望他能够留在这兒。這兒很安全。”

“他為什麼不留在这兒呢？”柯娜問。

“邁戈爾並沒有躲起來，”提摩申柯太太說。“他們在無線電裏捏造說他躲了起來。現在他們把他逮捕了。這個星期他就不能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了。”

司泰拉把茶具拿走了以後，她母親又談起邁戈爾的事來。“他把我們寫在他的書裏了，”她說。“你們看過他的書嗎？”

“書？”阿蘭問。

她急忙走到樓下，帶回來一小本硬皮的書，上面印着粗綫條木刻的邁戈爾像。書名是“老邁戈爾說……”

“多少年以來，”提摩申柯太太說，“他每星期總是給報紙寫文章。所以他們把他的文章印成一本書，作為他五十壽辰的紀念。”她站在門口，在她關上門以前，繼續說道：“快到書中間的一部分，一九三七年，你可以看到關於我的兒子彼得的文章。邁戈爾在祖國就已經認識了我的丈夫。你看看關於彼得的那篇文章，題目是‘父與子’。晚安吧。”

“我疲倦死了，”當屋裏祇剩下他們兩人的時候，柯娜說。“今天我祇睡了三個鐘頭。我疲倦得好像跟着鐘在轉。我要睡了，阿蘭。”

他在那裏坐了很久，讀着邁戈爾的書。

他上床躺在妻子身旁，仰臥着，在黑暗中睜大了兩眼。邁戈爾外表雖然粗糙——他那手藝人的粗大的兩手，那厚厚的眼鏡，還有，這老头子就是穿着他最好的衣服也總是顯得衣冠不整的樣子——內心却那樣細緻，他怎麼從來沒有看出來呢？他剛才讀過的那本書是一部文學作品。有幾篇溫柔得像小孩的眼淚。其餘幾篇像一個重級拳手的致命的拳擊，有些行句像号角一樣地呼叫。

阿蘭·白爾德背誦着那本書扉頁上的獻詞。

這兒每行每句都是過去的腳印，
都是我們鬥爭的堅實的步伐。
因此請在我寫的字句上走過去罷，同志們，
它們雖然粗糙，但是可以支持着你，
當你跨過這些篇頁向着勝利前進的時候。

他想譏笑這些話，把它們當做一些傷感的廢話。但是老邁戈爾並不是個多愁善感的人。很早以前阿蘭就把這個人看做一個和藹的、勤勤懇懇的、醉心於革命理想的熱狂者；這種革命的理想正如宣傳福音的人對於天堂的理想一樣的渺茫。

“但是他的書並不是那樣狂熱，”阿蘭想。“他的書說的都是……事實。書裏面所寫的人民都是事實。”

人民可以成為事實這個想法在白爾德的思想裏是陌生的。他對於人民這個籠統的名詞總是懷疑的，因為他們不能夠被釘在繪圖板上，他們的行為不能按照比例尺畫出來，他們所做的事情是不能預測的。現在他從邁戈爾的書上看見人民畢竟不是那樣的不可預測。這個老傢具匠對於人類確有一種預見。在他著作的每一頁裏他預言人類的進程，就好像政治是和氣體力學一樣的一種科學！

“當然那是荒唐的，”阿蘭說，在床上輾轉反側。“但是……”他接着背誦那幾句話：“因此請在我寫的字句上走過去罷，它們雖

然粗糙，但是可以支持着你。”

你怎麼能在字句上走路呢？儘管他的常識對這個思想起着反感，他竟然有一種奇怪的感覺：當他唸着邁戈爾·郎格納寫的字句的時候，他確是在走着。

他從床上溜下來，從屋子這邊走到那邊，在朦朧的光綫下凝視着彼得·提摩申柯的像片。他覺得有一種力量迫使他去注視這個已故的青年的臉孔。幾年前他遇到的那些到西班牙去作戰的青年中間，任何人都可能是彼得。

阿蘭對自己微笑着。“他們的前途是可以預料的。我記得告訴過他們，他們不會得到勝利。他們不考慮這一點。當時我很氣惱，認為他們頭腦簡單，可是他們倒把我看做是頭腦簡單的人哩。他們以為有些事情是我不能理解的。”

書上那些話無情地又回到他腦子裏。“現在，”他想，“彼得和所有他們那些人是……‘我們的鬥爭的堅實的步伐。’什麼鬥爭呢？”

他聽見柯娜低聲說道：“阿蘭，怎麼啦？”

“听着，親愛的，”他坐在床上，兩臂圍抱着她，說，“我準備穿上衣服，出去投案。”

“阿蘭！”她從床上跳下來，狠命地抓住他。“不行，你不能去！我不讓你去！”

“親愛的，這是唯一合理的做法。我躲在這兒越久，事情對我越不利。”

她嘟囔着。“阿蘭，阿蘭，他們會把你送進監獄的。”

他緊緊地抱着她，兩臂覺得麻木了。“柯娜，柯娜。告訴我實話。你以為我有罪嗎？你想我是一個間諜嗎？”

她搖了搖頭。“不，不。為什麼我們會遇到這樣的事呢？”

“听我說。我是無罪的。你知道嗎？柯娜，我們和間諜活動絕對沒有關係。”

他把她的頭放在他的肩膀上，輕撫着她那柔軟的撒着香水的長髮，感覺她的眼淚滴在他的手指上。

“听着，柯娜。”

“唔。”

他輕輕地搖晃着她。“親愛的……假使他們把我逮捕，給我一些什麼罪狀，判我十年或者二十年徒刑，你還愛我嗎？”

她用她的雙手、嘴唇和嬌愛的叫喊回答了他。

他知道她已經睡着了。但是他却不能闔眼。他整個身體都保持着緊張的清醒狀態。

他聽見放在床頭椅子上的那隻旅行用的小鐘滴得滴得地走着，聽見街上一輛汽車緩緩地開來轉過街角，他第一次開始想到如果他們逮捕了他，會是怎樣的情形。現在，讀了邁戈爾的書以後，那種曾經使他混亂和惶惑的感覺，使他覺得可笑了。他把這些思想已經從腦子裏清除出去了。

“我要按照我自己的主見來對付這件事，”他想道。“不管他們幹些什麼，我決不屈服。我要堅持事實。我做的事都是我自己的事情。任何人都不能使我放棄這個立場！”

每隔一個時候，他總要看一看那座小鐘上的閃着綠光的指針，緩緩地在黑夜裏繞着圓圈爬行着。

第十五章

星期六上午十點鐘左右，他們把邁戈爾·郎格納從監獄裏帶

到調查局。在汽車後面和邁戈爾坐在一起的兩個防共隊警察早就認識他。他們在罷工糾察綫上和工人發散傳單的時候就看見過他，他們也常常讀他的專欄文章。

他們也認識莫頓·凱因。當凱因私下和其中的一個談話，告訴他他已經得到准許，邁戈爾一帶到調查局就可以跟他談話的時候，他順便問起了邁戈爾在監獄裏的表現。

“他不說話，”那個警察說。

“好，我要跟他說話，”凱因說。“他得跟我談幾句話。”

那個警察咧嘴一笑。“我想他也許要和你談的。我們看看吧。”

從監獄到調查局的路上，兩個防共隊警察坐在邁戈爾·郎格納的兩邊，對邁戈爾進行了一次訊問。他們的技巧很高明，甚至連警車的司機都沒有覺察到什麼。

到了調查局，值日官指了指凱因在裏邊等着的那間屋子說：“把他帶到裏面去，留在那裏就行了。”

凱因看見這個老头子扶着寫字檯的邊沿，很困難地在椅子上坐下來的時候，他有點奇怪。

“你病了嗎？”犯人剛刮過臉，但是面色土黃。“也許你嚇壞了吧，邁戈爾，我的朋友？”

邁戈爾望着凱因冷笑着的面孔。他嘴唇緊閉，無法斷定他的表情。

“你是怎麼回事？你為什麼不說話呀？你能够在那骯髒的共產黨報紙上發表文章的時候，對我要說的話可多着呢！”

莫頓·凱因很久以來就一直夢想着有這樣一天，能够面對面地跟郎格納談一談。現在，由於和調查局人員共同玩弄了一個小小的花招，由於他屢次提起法爾諾的名字，這個非正式的、不合規則的訊問終於做到了。

但是凱因對於這個共產黨作家的無限仇恨，現在被恐懼沖淡了。他心裏很明白，如果對這樣一個人施用暴力，他將要犯極大的錯誤，但是出於一時的衝動，他却曾經向那兩個防共隊警察建議，要他們把郎格納收拾一下，讓他別再倔強下去。這兩個小子幹了些什麼呢？從表面上看來，沒有什麼。可是凱因愈來愈感到恐懼了。

“你再要在報上發表文章，那可要等一個時期了，你這個赤色雜種！”

邁戈爾一言不發。他坐在那兒，向前欠着身子，兩手放在膝蓋上，慢慢地緊皺起眉頭。

現在該輪到凱因皺眉頭了。他傾听着這個犯人的呼吸。邁戈爾一陣陣急促地喘着氣，他可以聽得很清楚。

“你怎麼啦？”凱因拍着寫字枱說。“你這個懦怯的共產黨豬糞！你沒有膽量說話嗎？”

接着莫頓·凱因出了一身大汗。他覺得衣領底下的脖子都濕了。他責罵自己一時衝動，給防共隊打了電話，作了那樣的建議。

邁戈爾緊閉的嘴唇動了一下，彷彿要說話的樣子；隨着這個動作，細細的一道鮮血順着下巴流了下來。

“他媽的！”凱因說。他突然想到法爾諾大發雷霆的樣子；如果他發現他的聯絡人擅自把犯人這樣收拾的話，他一定會這樣大發脾氣的。他從椅子上站起來，繞到寫字枱前面，從胸前的口袋裏取出一條潔白的手帕，遞給那個犯人。

“你在流血。”

邁戈爾把那塊漿硬的手帕團成一個球，塞在嘴裏。一張開嘴，血就汨汨地流出來。手帕已經染得通紅，血流到手指縫裏。

急切之間，凱因曾經有一種瘋狂的想法，想舉起兩隻拳頭狠

狠地打在郎格納的臉上；他有一種原始的衝動，想親手摸一摸這個可恨的傢伙的熱血。但是恐懼把他止住了。一種恐懼和厭惡的感覺把他止住了。當邁戈爾張開嘴的時候，他的假牙的牙床落了下來，已經斷成兩半，鮮血從牙肉裏冒出來。

凱因默默地，狂怒地咒罵着那兩個警察：沒有腦筋的獠獠！“堵上嘴！”他大聲喊道。

邁戈爾只好用染紅了鮮血的手帕堵上嘴。他那奇怪的呼吸聲這時更聽得清楚了。他的兩眼在厚厚的鏡片後面遲鈍地閃動着。

“你怎麼啦？”凱因說。“再三叮囑過他們不准傷害你！知道嗎？”

邁戈爾的嘴雖然堵起來，他的眉毛和眼睛周圍的皺紋仍然表現了他在微笑；他很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是誰下的命令。

“他要說出來的，”凱因心裏想，一面走回到椅子跟前。“那個警察會說的。法爾諾會發覺……”

凱因的兩隻胳膊儘管使勁地抓住寫字檯的邊沿，却仍然在發抖。他那鬆弛的臉頰下面的肌肉哆嗦着。一種幾乎抑制不住的強烈的慾望使他全身抖動起來，這慾望就是要叫邁戈爾·郎格納永遠閉上嘴，來報復那篇永遠不能忘記的社論。

恐懼驅散了他這種殺人的慾望。如果這個犯人血流得過多，就在这个辦公室裏昏了過去，祇有他一個人在場，那該怎麼辦呢？如果犯人死了，那又怎麼辦呢？那兩個警察會抵賴他們在車上幹的勾當。他們把犯人送到這兒來的時候，他的情形不是很好嗎？

凝望着邁戈爾毫不畏縮的微笑着的兩眼，凱因被一種恐怖的思想嚇倒了：那兩個警察可能抵賴，郎格納也可能支持那兩個警察，一口咬定他是這個辦公室裏被毆打的。對一個還沒有經過法庭起訴的犯人進行毆打。一個沒有任何政府職位的人對犯人

進行毆打。這件事就是報紙也沒有辦法掩飾的，法爾諾的勢力也是無補於事的……

“我去給你請個醫生來，”凱因說。“聽見了麼？你需要醫生來診察一下。”

犯人的眼睛以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吸住了他。

“我碰過你沒有？”凱因低聲地說。“沒有。你以為是我吩咐警察來收拾你的嗎？”

邁戈爾點了點頭。

“你發瘋了！”凱因說。“我要把你送到醫院去。”

邁戈爾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回答我！你知道我不會……”這時候凱因感得狂亂起來，在無可奈何的狀態中，緊張地低聲說道：“我會……會設法把你放掉！”

唯一的回答是犯人的急促的呼吸聲。凱因急忙走到外面，告訴值日官他忽然發現邁戈爾·郎格納受傷了。等救護車開來把犯人帶走的時候，凱因已經想出了一個辦法來開脫自己。

凱因藉口給雷蒙·法爾諾打電話沒有打通，就自動召集幾位本市的和聯邦政府的警察局官員舉行了一次臨時會議。他請他們在一家不公開營業的飯店吃午飯；在他的客人當中還邀請了三家日報編輯部的主要負責人。

酒醉飯飽以後，莫頓·凱因發表了短短的一篇即席演說，客人們听了很高興。他把關於郎格納的事情告訴了他們，他對於“警察局裏某些糊塗傢伙”粗野的凶殘行為用毫不容情的諷刺口吻加以痛斥。

“如果必要的話，”他說，裝做要把一種不愉快的事情擺脫掉的样子，“為了保護警察的名譽，我願意自己來承擔這件……

唉……暴行的責任。”

这个声明会使他在“老头子”面前洗刷得一乾二淨。如果法尔諾大发脾气，凱因会从容地对他“說謊”，要把警察所幹的事情的全部責任都担下来。他愈是“說謊”，法尔諾愈不会相信他。

“現在，”凱因对他的客人們說，“我們难道希望那一羣該死的赤色分子，左傾分子和他們的同路人在我們面前叫嚷法西斯主义嗎？你以为讓那一夥保衛民权分子叫嚷什麼个人自由啦、人权啦、民主啦，對於这次偵查案件会有帮助嗎？我們曾經採取了一切可能的謹慎措施，使这个案子完全按照憲法程序办理——甚至，我可以說，在我們沒有得到所有詳盡的証据之前，还允許一个極端危險的赤色分子逍遙法外——但是現在兩個穿制服的傻瓜在一个半跛的老头子身上惹起了麻煩，这給公众看來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凱因这篇洋洋大論的主要意思，在警官們还没有瞭解以前，那三个報紙的社論專家早就明白了。他們一面微笑地點头表示讚許，一面迅速地記着筆記，準備回去好做文章。

凱因演說的用意很明白。这次間諜案的全部压力都要加在共產党身上，孤立他們，使克尔培的影响受到致命的打擊。如今，隨着案情的發展，大学裏面的人也被牽連進去，这清楚地說明了很有可能迫使参加“和平大会”的那一羣人躲藏起來。然而結果如何还是很难預測的。

“祇要一件事情，諸位，”凱因說，“那就是我們处理这个案件一定要按照我們民主制度的既定法規！我們祇要讓赤党去使用暴力！”

为了加重語气，他压低了声音，慢慢地說着。“我們有一种力量隨時可以运用，这种力量對於社会公众來說，它的說服力比慍悍的警察手裏的棍子不知要大多少呢！”

一句話：計劃週密的宣傳會使間諜恐怖成爲一種有力的武器，一種猜疑和恐懼的武器，不斷地打進每一個市民的头腦裏，削弱社會公眾的抵抗力量。

凱因在談話結束的時候，對於自己這種意外的辯才覺得非常得意，祇有一點遺憾，就是“老头子”沒有在場。他推心置腹地說道：“諸位……我們不需要黑衫黨。我們不需要黨衛軍。我們的民主制度有它自己的保衛力量。而這種力量本身迫使我們去小心翼翼地保護罪犯的權利，法律的尊嚴，和我們法庭的大公無私！”

大家一致表示同意。但是新聞記者對於郎格納受傷消息的走漏有點不放心。

“發表他住醫院的事實，”凱因說。“暗示他是……唉……在被捕的時候就發現需要治療。的確，逮捕他不是為了保護他嗎？此外，最好能夠表示，他在这次調查中是一個無關緊要的角色。爲了預防萬一……”

散席以後，莫頓·凱因接到一個不愉快的消息。從醫院方面他知道郎格納的傷勢沒有好轉。犯人的傷勢並不嚴重——斷了兩根肋骨和割破了嘴——但是他昏迷了過去，他的心臟不好，並且他自己相信他要死了。

“他要求見一個名叫梅奇·克爾培的女人，”醫院裏的醫生說。

“絕對不行！”凱因不知如何決定才好。“他沒有什麼親戚嗎？”

“顯然他沒有，”那個醫生粗聲地接着說，“他還要他自己的醫生來看他。”

“當然可以！我來想辦法吧……”

警察方面是願意的。住院醫生告訴邁戈爾他自己的醫生就要來了之後，發覺病人的脈搏加強起來。

可是他的那个已經过了中年的家庭医生却觉得病情並未好轉。他診察完了以後，他告訴醫院裏的醫生說，他認識这个病人已有多年，郎格納的病況很嚴重。

“我不能使他相信他已經脫離了險境。現在他要对我作一个声明。坦白地說，因为我知道他，我很担心会有怎麼样的結局。他要求作一个声明，在我看來，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可以給我一張紙嗎？”

邁戈尔的医生回到医院病房裏，在沒人的時候，就微笑着迅速地記錄病人低聲的声明。

“这大約可以够一千字了，”邁戈尔說。他因为沒有牙齒，說話很吃力。

“登在第一版上再好也沒有了，”医生說。“或者我們出一个号外，怎麼樣？”

“現在，”邁戈尔說，“你去找梅奇。”

他要医生給克尔培的妻子帶一个口信。那是關於一家雜貨店的事。接着他急速地把他對於莫頓·凱因所作的判断概括地說了一下。自从他在調查局裏第一眼看到莫頓·凱因的時候起，他的內心一直在活動，現在他得出了重要的推論。

当他們握手的時候，邁戈尔皺起眉头說道：“在報紙出版以後，他們要給你找多少麻煩啊，医生？”

医生哈哈地笑了。“重要的是我們要給他們找很多麻煩！”

第十六章

傍晚，宏大的禮拜堂裏除了一個風琴手在練琴以外，空無一

人。帕楚西雅·鄧恩小心翼翼地從裏門上的小小的金鋼鑽形窗戶朝裏面望了望，隨後悄悄地沿着鋪了地毯的昏暗的樓梯走到樓上去。她在中間一排背後陰暗的座位上坐了下來，脫下她的手套，小心地把她的手提包放在木椅上，然後她俯在前面椅背上，全身鬆弛下來。

“哦，上帝啊，”她默默地說，“我真累了。”

她曾經回家吃過午飯，警告父親不要讓媽媽看報。報紙上有十多條關於考爾·芬萊的新聞。他已經被當做大學裏莫斯科間諜網中的主要人物。

頭一天晚上，帕蒂整夜沒有睡着。她等考爾的電話，一直等到半夜。報紙最後版的消息說他被捕了。

現在她到教堂來是要為考爾祈禱。

“啊，上帝，”她說，“他是不是間諜，並沒有關係。祇是不要讓他屈服啊！”

帕蒂從來沒有失掉她童年時代的純樸的信仰。她記得在她的幼時，克利弗特·芬萊牧師在東區的老教堂傳教，那時候教堂主要做救濟工作，傳教是附帶的，那時候平日到教堂來的人比禮拜天來作禮拜的人要多得多。後來，帕蒂漸漸跟上帝形成了一種實際關係。她跟上帝講定了自己的條件，祇有在萬不得已的時候她才祈禱上帝。而且就是在那種時候，她的要求也是特別的，與眾不同的。她從來沒有祈禱上帝給她什麼奇蹟，她祇是祈禱上帝給她力量。

帕蒂也相信魔鬼。魔鬼會在她的一生中接二連三地出現。她兩歲半的時候，魔鬼就是房東，他坐在汽車裏看着他的經管人把鄧恩家的傢具搬到大街上。

後來，這個魔鬼又使爹在一個不參加工會的工場裏一天只做

三小時的工，一家人便不能再領救濟金，因為父親有了工作；而且也使弗郎克和喬為了在車站上偷幾個爛水果而被警察抓起來。

接着，魔鬼又開了洗衣房，帕蒂瞞着母親在那兒作了幾個月的半日工。從此以後，這個惡魔漸漸不再是人了。他搖身一變，成了工廠、成了那些指使騎馬的警察衝散罷工糾察隊的不露面的大老闆，成了那些惡意的有偏見的法官和立法者……成了處處和人民作對，強迫人，殘害人，仇恨人的全部貪婪的機構。

現在她所愛的人落在魔鬼手裏了。帕蒂西雅對於這個懂得很清楚。她自己的一生，她全家的生活，從來沒有沾過幸福的邊。雖然她並不是一個宿命論者，也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但是她的本能，她的經驗的痛苦教訓，使她現在對於失去考爾·芬萊有了思想準備。因此，她一心只想祈禱，希望他得救。

“上帝啊，”她低聲說，“讓他奮鬥吧！”

當她幻想到考爾·芬萊像他父親那樣對敵人屈服的時候，恐怖就像刀一樣刺痛着她的心。

“我寧願他們殺了他！”她說。“我寧願在他坟上獻花，也不願聽他向我解釋……”

她的“禱告”雖然很激動，可是要求的東西却很模糊，這禱告使她想到她所愛的人可能發生的事情。除了對考爾的弱點和思想混亂進行試探以外，魔鬼還會對考爾做些什麼，她一點數目也沒有；她竭力想把她的恐懼用言語表達出來，但總想不出恰當的字眼，這使她覺得十分疲倦。

那個風琴手開始練習一支婚禮中演奏的曲子。這支曲子帕蒂很熟悉，但是想不起叫什麼名字。她記得在一次婚禮中，風琴就是這樣愉快地昂揚地彈奏的，快樂的琴聲震動了教堂的圓形屋頂。

現在聽見了這種音樂，她不禁哭泣起來。

“啊，上帝，”她祈禱着，“如果我的愛對他有幫助的話，請你帶給他吧！”

她抬起頭，使勁地呼吸，忍住墮泣，大聲地說話，可是聲音卻被雷鳴般的樂聲淹沒了：“不要讓他依靠我啊，讓他依靠自己的力量！即使這樣會使他一輩子關在監獄裏。讓他戰鬥到底吧！”

這就是帕蒂·鄧恩的哲學。你既然跟魔鬼戰鬥，你就要盡所有的一切來戰鬥，而你所能求助於萬能之神的，充其量不過是戰鬥到底，就像她折斷了手腕，倒在警察的馬蹄下面一樣，要戰鬥到最後的一口氣。

帕蒂西雅牢牢地鎖在她心的一个角落裏的信仰，就是她相信總有一天人民會取得勝利。總有一天，在最大的一次戰鬥中，魔鬼一定會失敗。那時候太陽將照耀着東區，人民將微笑着走進工廠的大門。

但是這個偉大的勝利日子將是為別人而降臨。當風琴輕柔地奏完婚禮進行曲的最後一節的時候，苦痛使帕蒂淚如潮湧了。

這樣的音樂也是為別人的。這種榮耀、富麗、幸福的婚禮也是為別人的。不是為那些一生渴望美麗的人，不是為那些經過多年追求才找到了愛情，但又不能實現他們長期企望的愛情，而祇有一再等候的人。

帕蒂正要質問上帝，為什麼偏偏是考爾·芬萊該有這種遭遇，但她馬上抑制住了自己。在她心靈深處，她看不起那些向上帝哀求的人。

“我很高興那是考爾！”她說，“如果總要有人受罪，我很高興那就是他。”

她看着那个風琴手叠起他的樂譜。过了幾分鐘，他就走了，教堂裏只剩下她一个人。天漸漸黑下來。高大的五彩玻璃窗戶裏透進來的紅紅綠綠的陽光漸漸消逝，代替它的是从壁灯照射下來的一個個昏暗的黃色小光圈。

帕蒂把背靠在椅背上，閉着眼睛養神。她差不多快要睡着的時候，突然挺直身子，看見一個高个子白头髮的人遠遠地站在下面的講壇上，她不禁吃了一驚。那個人正是考爾的父親。

他俯在讀經枱上，支着胳膊肘，雙手掩住眼睛。

“他在禱告呢，”帕蒂心裏想。

芬萊牧師在為誰祈禱呢？為他兒子嗎？為他自己嗎？帕蒂覺得一股熱血湧上了她的咽喉。

“上帝啊，”她低聲說。“別听他的！別讓他涉及考爾！”

她把身子低低地伏在前排椅背上，注視着下面那個站在遠處講壇上的沉默的人。不久，牧師把掩着臉的雙手放下來，緩緩地端詳着宏大的教堂。他望着那些高大的華麗的窗戶，那一排排的弧形的長座位，那桃花心木做的捐獻枱，講壇下面的那些植物和一瓶瓶的鮮花，那正面的一塊銀板上刻着有錢的捐獻人名字的大理石浸禮盆。他也望着那些遮蓋着陣亡戰士紀念碑的旗幟。

帕蒂微笑着對自己說：“他在找什麼呢？找上帝嗎？”

她起了一種幾乎抑制不住的衝動，想站起來放聲大笑，嘲笑下面的那個人。但她終於抑制住了。

“他們什麼都捐獻了，”她想道。“他們簽出鉅額支票，並且使承造商連一碼地毯也不能偷工減料！可是還是有人上了當。現在牧師正在查看他們忘了買什麼東西。”

她看見牧師正在翻看攤放在讀經枱旁邊架子上的那本大型經。他翻得很快，根本來不及讀。突然他合上聖經，低下了頭。

帕蒂在座位上移動了一下，一隻腳踢在欄杆上。芬萊牧師被這個發出迴响的聲音弄得吃了一驚，對直朝樓廂上望來。

“誰在那兒？”他叫道，一面在黑暗中凝視着。沒有擴音器，他的聲音在這空曠無人的大教堂裏顯得模糊不清，就像從遠處傳來的一樣。

他招手說道：“來吧。到樓下來坐，我的朋友。”

帕蒂的心急劇地跳動着，她走下了長長的螺旋梯，沿着教堂座席間的過道向講壇走去。“帕楚西雅！”

他很快地從講壇的矮台階上走下來，伸出兩臂。“我今天想到了你，帕楚西雅。”

看見她那帶着敵意的表情，他的笑容消失了。“你來了，我很……很高興，”他說。

“謝謝你想到了我，牧師，”她說。“什麼事情使你想起了我？”

“你是考爾的一個朋友，”他說。

她輕輕地笑了。想嘲笑他的衝動現在再也抑制不住了。“一個朋友？你是怎麼回事呀？現在我已經是一個大人。別裝作知道了。我是一個成年婦女了。我不相信你不知道！我們互相愛上了。懂嗎？我們……我們……”

她想羞辱一下這個嘴很好看、手很秀氣潔白、頭髮白得過早的漂亮的人。她想用難堪的粗野的話來刺激他。但是這樣的話說不出口。

相反地，她說：“考爾和我都不是小孩了。也許你願意替我們禱告吧？”

“除非你要我禱告，帕楚西雅。”

“我可不要。替你自己禱告吧。換換口味！”

“我剛才正就在这样做，”他說。

他們在那裏站了好一會兒，彼此探索着對方的眼光。

隨後，牧師低聲說道：“警察到這兒來過。他們有逮捕我的拘票。”

帕蒂帶着不相信的眼光說道：“那麼，為什麼他們不使用呢？”

“一個偵探請我到他的辦公室去，他說那個拘票可以扣下。只要……”

“只要什麼？”

“只要我……”他做出無可奈何的姿勢。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帕蒂說，“看見你有話說不出口……沒有關係。我明白了。他們要你做什麼呢？”她竭力在記憶裏搜索聖經上的一句話。“他們要你……作假見證，誣陷你的兒子，是嗎？”

“不是。關於考爾文的事情他們什麼也不肯告訴我。他們要我別參加和平大會，並且指責它是共產黨的一種活動。”

一種巨大的智慧，一種祖代相傳的對生活的認識在帕楚西雅·鄧恩心裏激動着，她握緊了拳頭，竭力想把她的認識明白地表達出來。

“那沒有什麼區別，”她說。“他們就是要你作証誣陷你的兒子。如果叫你在法庭上这样做，看起來不大好。因此他們要你在這兒做。”

她用手指着講壇。“我能想像你那樣做的樣子，牧師！你講道的時候，多美啊。你那舉手的姿勢，你那微笑和皺眉的樣子……大家都相信你！你像那樣講一次道就能把考爾送到地獄裏去！”

“我不明白……”

“你是一个工賊，”帕蒂·鄧恩說。“你把那些一向对你深信不疑的人出賣了。你離開東區到这个教堂裏來的時候，你就把我們出賣了。現在你又要出賣你自己的兒子了。”

她轉過身去，開始順着教堂座位中間傾斜的長過道，疲倦地朝後走去。她已經向教堂後面走了一半路，芬萊追上了她，抓住她的胳膊。

“不要碰我！”

“帕楚西雅。我求你，求求你！”

当她站住的時候，他在一排座位的边上坐下來，用祈求的眼光抬頭望着她。他的表情觸動了她的回憶。

“还是那副看人的神气，”她說。“我想起我小的時候你就是这样看人的。當時我們被趕到大街上，都擠到教堂裏來。你还記得嗎？我們被逼得無路可走。你待我們倒是很好的。但是你不要鬥爭。”

一句話已經到了她的嘴邊，她正想要說：“去和魔鬼鬥爭。”但是想到這要暴露她的秘密信仰，她的臉馬上就紅了。

“當時你沒有勇氣和房客委員會一塊挺身而出，打開房門，讓我們搬回去。於是你就做出那副樣子！的確……你當時的樣子是那麼無可奈何和可憐，結果我們大家倒為你難過起來！我們離開那兒，覺得好像被趕出去的人不是我們倒是你似的。對啦，我还記得……你甚至还要求我們禱告上帝，讓上帝引導你呢！可是我們流落在街頭上，頭上一片瓦都沒有！”

現在望着他的面孔，望着他嘴角的一道道往下垂的皺紋，帕蒂·鄧恩覺得芬萊牧師好像一個當眾被剝光了衣服的人。

“帕楚西雅，”他說，企圖躲藏起來，“我一向相信神的指導能

够……領着我們所有的人把这个世界变好!”

她輕蔑地回答他：“神的指導領着你，好吧！它把你的世界倒是变好了。那我看得出！”她把手朝周圍高大的教堂一揮，仰起頭來深深地吸了口氣。“這兒沒有煤煙的臭味……有的祇是甜蜜的花香和傢具上油漆的味道！用不着對我玩這一套花樣，牧師。我又不是主日學校裏坐在前排凳子上，一面唱‘耶穌愛我’，一面納悶為什麼我們禮拜天沒有晚飯吃的小女孩子！”

芬萊蹙着眉頭，俯視着教堂座位中間過道上深藍色的地毯。

“帕蒂，”他說，“告訴我。你不再相信……”他苦痛地掙扎着說出了那句天真的話。“……耶穌愛你嗎？”

“不要管我，”她輕輕地說。“看看你自己的情況吧。”

“我對基督的信仰從來沒有動搖過。”

“為什麼你對自己就沒有有一點信仰呢？”帕蒂說。“對基督求信仰是不難的。為什麼你不在聖經裏去找一些對人民的信仰呢？難道你就是這樣得到神的指導嗎？你站在这兒，痛罵共產黨，把腦袋都叫炸了，你就管這叫做神的指導嗎？”

她哈哈大笑起來，轉過了身，好像教堂裏坐滿了人似地笑着說道：“朋友們，不要錯過明天的講道！偉大的克利弗特·芬萊牧師將要講最驚人的道理……他要走上講壇來……來出賣和平！”

她斜靠在一排座椅上，對於自己剛才說的這幾句諷刺話縱情大笑。

“那樣一來，你的像片就會登在報紙的教會版上！”她說，“你出賣了台德·克爾培，他曾經組織一夥人幫助你把那座舊教堂的屋頂修好，你記得嗎？你出賣了蘇聯，過去你經常為它祈禱，而且當一個共產黨的女英雄從斯大林格勒到這兒來的時候，你甚至

為他們的一面旗子祝福。你出賣了工會，過去他們的會員經常擠滿了你的教堂。現在你準備出賣和平！你的背信棄義將要遺臭萬年！”

她氣也透不過來，指着空無一人的樓廂。“我要坐在那裏。記住吧，牧師。你出賣考爾，我就要向上帝大聲疾呼，把你打下地獄去！”

她激動得顫抖着說：“你就要下地獄，你小心點吧！對你這樣的人，有一種特別地獄！天上的一切神的指導都不能把你救出來！”

在長時間的沉默中，她不安地移動着身子，被自己剛才這一陣突然說出來的發怒的話吓住了。

“帕蒂？”

“什麼？”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辦。”

“去想辦法吧！”

“你為什麼恨我呢？我和考爾的被……我跟這件事沒有一點關係啊。”

“也許是吧，”他說，“考爾跟這件事也沒有一點關係啊。”

他急切地抬起頭來。“他是無辜的嗎？”

“是不是無辜有什麼關係？”她緩緩地說。“那和你又有什麼關係？讓上帝去猜吧。”

她開始迅速地扣上大衣扣子。“考爾和他的遭遇跟你、跟這個和平大會有什麼關係？你現在是從警察那裏接受神的指導了吧，牧師？”

她在教堂座位中間的過道上已經走了很遠，突然又站住，急忙回到他面前。她輕輕地拍着他的肩膀。

“你还彈風琴嗎？”她說。“好，我告訴你可以怎麼辦吧。先把神的指導擱在一邊，到風琴跟前去給你自己彈一首古老的讚美詩。”

她停下來等他回答。但是他一言不發。她搖着他的肩膀。“聽起來好像有點奇怪，尤其在這個地方。也許這正是你所需要的。我所說的讚美詩，就是我們經常坐在老教堂地下室裏唱的那一首。我指的是……‘你站哪一邊’那一首，還記得嗎？”

她用一種低沉沙啞的聲音哼着罷工糾察隊唱的那個簡單的調子。

“你站在哪一邊，哪一邊？”

哦……你站在哪一邊！”

第十七章

帕蒂回到家已經是六點多鐘了。她把大衣和帽子掛在門廳裏的衣架上，就往客廳裏望了一望。

“進來吧，帕蒂，”喬說。

她的兩個哥哥都在客廳裏。喬的面孔紅得像火燒過一樣。弗朗克滿臉都給太陽晒得黑黑的，連笑笑打個招呼的意思都沒有。老爹蜷縮在他那張皮椅上，手裏拿着一隻藍色大茶杯，用煩惱的眼光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

“關上門，”喬說。

“媽媽怎樣了？”

“她很好，”老爹說。他不安地咳着，想清清他的喉嚨。“吃完晚飯我馬上就打發她上床去了。”

“不要管媽吧，”乔說。

他膝上放着橫疊着的今天“郵報”的晚刊。他伸直了胳膊，把報紙遞過來，指着上面的兩行大標題。

“你看見這個了嗎？”他說。

帕蒂仍然站着，她向前走了一步，瞥一下那張報紙。標題寫着：據稱神秘莫斯科女郎是青年芬萊的情婦。

帕蒂從報紙上抬起頭來望着她的哥哥乔。一道恐懼的冰冷的寒流從她的眼睛一直穿過喉嚨，穿過她的心，流遍她的全身。她的腦子一下子發火了：“乔就是那個魔鬼！我的親哥哥……”

“回答我，”乔眯縫着眼睛，拍着報紙說。“你看見這個了嗎？”

“帕蒂，”弗朗克說，“來，坐在这儿，小妹妹。”

帕蒂靠着他在沙發上坐下來。他那灰白的嘴唇對她露出微笑，身子斜過來，讓她緊緊地靠着他那寬大的肩膀。帕蒂知道她的臉既沒有發紅，也沒有發白。除了內心覺得冰冷以外，沒有什麼變化。

“你在想什麼呀，乔？”她說。

“簡直是發瘋，”弗朗克說。“他帶着這張報紙和這個荒唐的消息到這兒來大吵大鬧。”

“你究竟是不是這條新聞上所說的那個女人？”乔用一種平板的叫人不順耳的聲調說。

帕蒂對他淡淡地微笑了一下。“法官，”她說，“我要先見一見我的法律顧問。”

“我告訴你，這是發了瘋，”弗朗克說。

“我直截了當地問你，”乔說。“這個可惡的共產黨間諜考爾·芬萊就是你常常跟他一起出去的那個小子嗎？不要對我撒謊！”

帕蒂望着老爹和兩個哥哥。“你頭腦裏在想什麼啊，喬？”

他放下報紙，眼睛霎了幾下。他剛要開口，弗朗克却打斷了他的話。

“喬完全是捕風捉影。他說今天他在工廠裏聽說你曾經和一個牧師的兒子一起出去過。這個芬萊是我們早就認識的那個小子……芬萊牧師的兒子。”

帕蒂心裏的寒流已經結成了堅硬的冰塊。她對她哥哥說：“今天你去工廠幹了些什麼，喬？”

喬有點忸怩不安。“我去找幾個車間代表去了。”

“他們不在工廠裏，你也沒有去廠裏。星期六你不會到廠裏去見車間代表的。你不必對我說謊，喬。我知道你見的是誰。”

“想混過去，是嗎？”他拿起報紙，大聲地唸起來。這段新聞是根據大學裏的謠傳寫的，說考爾·芬萊經常和一個不是學生的姑娘在好幾個僻靜的場所會面。有人在籃球比賽的地方看見她跟他在一起。青年芬萊從來沒有跟大學裏的女學生有過約會。

一個女學生對一個新聞記者說：“這個姑娘對於考爾有一種奇怪的影響的力量。你明白我的意思，他好像受她支配。他總是同她一起出去。她當然說不上漂亮。我看見過她兩次。最使我注意的是她那兩隻手。她的手差不多跟男人的一樣，看起來好像她在做很醜的工作，像是機械或者其他這一類的工作。我總覺得這個女人和她對於考爾的影響有些蹊蹺，我猜你會說是有些邪門。”

一個男學生，芬萊的同班同學，証實了這些看法。報紙摘引他的話說：“考爾的眼裏就沒有別的女人。但是很明顯，她跟考爾並不是一個社會圈子裏的人。以前我沒有想到，現在我可以看出這個女人對於考爾確實有一種支配的力量。”

还有一些諸如此類的話。警察方面沒有評論。“郵報”記者暗示對於这个神秘女人的搜查工作正在加緊進行，但直到現在還沒有綫索。報紙痴人說夢似地要求它所有的讀者尋找一个有以下特徵的年輕女人：不漂亮，有兩隻大手。

乔唸完以後，帕蒂对他微笑了一下。“他們沒有懸賞嗎？”

“不要發神經啦，”乔說。“無論哪个正派的人都会……他們用不着給賞格的。”

“是嗎？”帕蒂說。

她觉得弗朗克的肩膀挨得她更緊了。老爹在慢慢地喝茶。乔在椅子上弯下身子，翻弄着地板上的報紙。

“好吧，乔，”帕蒂說。“門廳裏有电话。去叫警察來吧。”

乔一下子直起身子。“帕蒂！”

“你为什麼要那样吃惊呢？我沒回家，你就在那麼說呀。我就是考尔的女朋友。去吧……做一个正派的人……叫警察來吧。”

弗朗克在她身旁激動起來。“不要說瘋話啦，帕蒂，”他低声說。

乔並沒有抬起頭，說道：“也許他另外有一个女朋友吧。”

“沒有，”帕蒂說。“我就是那唯一的一个，沒有錯。”

她哥哥的臉漲得更紅了。“你是說……你是一個共產党間諜嗎？”

“乔，你是在和你自己的妹妹說話啊！”老爹說。

帕蒂觉得她的臉頰上有一种癢酥酥的感觉。当这种癢癢的感到達她的嘴角的時候，她發覺那是眼淚。她憤怒地用舌尖把那帶有鹹味的淚水舐掉了。

“乔，”她說，“你为什麼不叫他們來呢？你自己那样說的呀。無論哪一個正派的人都会那样做的。現在你既然知道了，你最好

叫他們來吧。”

“她在說什麼呀？”乔望着老爹問道。“她把我当作什麼人呀？”

“不要大声說話，”老爹說。他向前移動了一下，坐在椅子边上。“媽媽在休息。不要談這件事了。你們知道她的耳朵多尖。她会听見的。”

“不必担心，”帕蒂說。“媽媽是知道的。”

“我的上帝！”乔說。他轉过身來。“也許你們一直在利用这个地方吧？在媽媽病得要死的時候？万能的上帝啊！”

弗朗克用一隻胳膊抱住了她的肩膀。“那沒有什麼，”他粗声粗气地說。

帕蒂對於自己的眼淚，對於她在望着乔的時候使她声調改变的难过心情，覺得可恥，她把身子弯得更低，一面遮住自己的臉。

“如果是別的人，”她說。“乔一定会把她送進監獄裏去的。如果他是那樣想的話，他應該那樣做。他已經判決了我。我是一个莫斯科間諜。我比一个坏女人还要坏些。去吧，乔。你一定要去報告警察。这是你的責任啊。”

“我決不相信，”乔說。“你沒有幹过那樣的事。那是那个齷齪的耗子芬萊幹的事。他把你牽連了進去。这个卑鄙陰險的共產黨耗子！”

帕蒂忽然覺得眼淚止住了，她直起腰來，从手提包裏取出一塊手帕，擤了擤鼻子。

乔輕微地笑了笑。“帕蒂，”他說道。“如果你把一切都告訴我們，也許我們可以想办法。”

“我什麼也不告訴你，”帕蒂說。“決不再告訴你什麼了。你变了，乔。就像班尼那樣地变了。就像他腦子裏長毒瘤的時候一樣

变了。現在你心裏好像也長了那樣的東西。你不是原來的你了。”

“原來如此，”喬說。“原來我是變了。原來是我，呃？該怪的是我。”

“是的，”帕蒂說。“是你。”

“難道是我在替赤色分子工作嗎？難道是我使自己的名字上了通緝的名單嗎？難道我是一個莫斯科的代理人嗎？”

“說得輕一點！”老爹搖擺着兩隻手說。“她會聽見。”

“你以為我做了那些事情嗎？”帕蒂問道。

“剛才你是怎麼說的呀！”

弗朗克狠狠地說道：“她什麼也沒有說過！是你想套她的話！”

沉默了很久。帕蒂·鄧恩坐在那兒凝視着遠遠的牆角，皺緊了眉頭，竭力想說話。當她終於開口的時候，她的話並不是特別對某一個人說的。

“情形就是這樣。我跟考爾一樣有罪。別的人也一樣有罪，現在我明白了。老邁戈爾以及他們還沒有捉到的那個人和他的妻子，都一樣有罪。”

她笑了。“而且也要看明天牧師怎麼說……如果他明白了他應該站在哪一邊，並且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話，他也會是有罪的。”

“你是說芬萊的父親也在裏面嗎？”喬問。

“別管這個吧，”帕蒂說。“你的妹妹做了莫斯科間諜了，喬。這會叫你很不好過。你工廠裏的同伴們會懷疑你。我真抱歉！不過，你可以把實話告訴他們……你也是今天才知道我是一個出賣祖國的間諜。你從來沒有盜竊過任何國家機密，比如原子彈什麼的，是不是，喬？”

“老天爺，”乔說。“我要不是親耳朵聽見，我怎麼也不會相信，你会在這兒对你自己家裏的人說出这样的话來！”

帕蒂望着他。她那顆心又冷又硬，硬得像岩石一般。“在我還沒有走進這間屋子以前，你已經認定我是一個赤色間諜了。”

乔沉重地嘆了口氣。他对老爹說：“每当我对这样的事情有怀疑的時候，結果總是不假。这是我对你說过的。我從來沒有弄錯過……”

“好吧，”帕蒂說，“你最好去叫警察來吧。”

她从沙發上站起來，朝她哥哥走近一步。“沒有關係，乔。这是你的責任。这是無論哪一個正派的人都要做的事情。不要顧慮我是你的妹妹。就假定……我是台德·克尔培好了。”

乔衝口說出幾句罵人的話。

“那也是我，”帕蒂說。“我就是那樣，乔。我的男朋友也是那樣。還有別人。因此你的責任就是跑出去打電話。警察局的電話號碼就在電話簿的封面上。”

“你去打電話，”弗朗克低聲地說，“我就宰了你！”他舉起他兩隻長滿了繭子的大手，挺直地攤開，使勁地揮動了一下，又把兩隻堅硬的手掌合在一起。“我一定要在電話旁邊把你的腦漿敲出來。我一定幹得出來！”

乔从椅子上跳了起來。“半斤对八兩，你自己也是这种該死的赤色分子。”

弗朗克站起來，臉上一片死灰的顏色。“好的，”他說。“如果你要那麼說，我就是一個赤色分子，你对這點有過什麼怀疑嗎？算啦，我对你倒有過怀疑。很久以來我就有了这种怀疑。你是在和公司的狗腿子們打交道。”

“說下去，”乔說。“說吧。說我是一個狗腿子。”

“我不知道，”弗朗克小心地說道。“我不能肯定。我要調查清楚。”

“準備叫你們的赤色間諜網來對付我，是嗎？”

“如果我知道怎麼辦，我會那樣辦的，”弗朗克說。“小心不要讓我抓住你，喬。今天晚上，我什麼都忍下來了。你對帕蒂說的那些話，我都忍下來了。喬，我一定要把你打得爬不起來。”

帕蒂把臉轉過來對着弗朗克。“算了吧，”她急急地說道。“別鬧了。快出去吸點新鮮空氣。聽見嗎？回家去吧，弗朗克。”

“閉住你的嘴，”喬說。他把他妹妹推到一邊，朝弗朗克走近一步，提高嗓子說：“好……你打算跑出去嗎？也許你是打算逃到一個洞裏去，就像報紙上說你的夥伴克爾培那樣地藏起來嗎？”

“不要惹我發火，”弗朗克低聲說。

“你和所有的共產黨分子一樣胆小！”喬說。

帕蒂注視着弗朗克，以為他要昏倒。就連他兩頰上被太陽晒黑的顏色彷彿也不見了。在他那灰白的面孔上，嘴邊和眼角的一道道的皺紋好像是鉛筆畫的一樣。

“喬，”他說，“你有些不對頭。你已經完全給報上的這種胡謔迷住了。你讀了上面的每一個字。你混身都是這種膿。你糊里糊塗地給自己裝滿了這種發臭的毒膿。”

帕蒂伸出兩臂把他們兩個人攔開。“喬，弗朗克。媽媽在那兒……別吵了！”

“滾到一邊去！”喬說。他在她胸上猛推了一下，把她推到一邊。

弗朗克提高了聲音。“我已經警告過你啦。你就站在那兒。不許你再碰一碰帕蒂。不准你再動一動。”

“你這個共產黨臭雜種！要我聽你的吩咐嗎？”

“不許你動。”

“崇拜俄國的傢伙！你會出賣你自己的家庭的！但是你賣不了我，你辦不到！這兒就有一個你不能賣給莫斯科的人！”

“你發瘋了。你像一個笨蛋一樣發瘋了。完全是發瘋了。”

“我要……”

媽媽出來了。誰也沒有聽見她，她走到了門廳裏聽了一聽，隨後便打開了門。她穿着她那件褪了色的粉紅的棉睡衣站在門口。帕蒂跑到她跟前，老爹從椅子上跳起來。

“我很好，”媽媽說。“不要管我。”

弟兄倆轉過身來望着她。

“你看你闖了什麼禍？”喬對他妹妹說。“你給媽媽帶來這些苦惱。”

“你們在吵架啊，”媽媽說。她搖搖晃晃地向前走了一步，老爹振作了一下，彷彿要去扶她的樣子，但是她擺了擺手，叫他站在一邊。

“出了什麼事啦，帕楚西雅？”

“媽媽，他們把考爾逮捕了。”

“為什麼？因為他是共產黨嗎？他參加了共產黨嗎？”

“沒有，”帕蒂說。她的嘴張開了幾次，她望了一下喬，然後才對她母親說道：“不管怎麼樣，他們還是把他逮捕了，媽媽。”

媽媽點了點頭。“那麼……你不預備跟他去嗎，帕楚西雅？”

帕蒂一句話也沒說，輕輕地經過她母親的身旁，走到門廳裏去了。她很快地穿了她的外衣走回來，一面把她那黑色的小帽拉下來壓住她的頭髮，繫上她的花園巾。

“再見，弗朗克，”她說。“再見，爹爹。”

她兩臂抱住她的媽媽。“再見，媽媽。”

“不要害怕，帕楚西雅，”她母親說，拍着她的肩膀。“也不要掛念我。好，再見吧。”

屋子裏四個人都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听着帕楚西雅走到門外樓梯口時發出的哽咽的聲音。

他們又聽見她走回來的腳步聲。從客廳門口他們看不見的一個角落裏，她低聲地說道：“再見吧，喬。”

喬瞪眼望着那空洞洞的門口。在門廳那頭，門門打開，又關上了。接着樓下的門也嘭的一聲關上了。

帕楚西雅走進附近一家電影院，在黑暗中坐了將近一個鐘頭，盤算着怎樣做最好。隨後她迅速地就作了決定。

十點鐘左右，警察打完了她的指印。後來她被帶到鬧市區的調查局，見了一個不住地擦着手汗的胖子。他說他看了檔案，已經知道警察局的記錄上有帕楚西雅·鄧恩。在一九四六年大罷工的時候，她曾被控抗拒一個警官。但那次控告已經撤消了。

“我想這次任何控告都不會再撤消的了，”那個人告訴她。

他把她審問了差不多半個小時，最後帕蒂·鄧恩對他冷笑着。

“你害怕什麼？”她問他。“你叫我想起一隻野狗，兩條腿夾着尾巴，釘着垃圾箱團團轉。它們要追逐的唯一東西是一隻貓。你以為我是一隻貓嗎，胖傢伙？”

這樣，審訊就立刻終止了。帕蒂被帶回監獄。

第十八章

替邁戈爾看過傷勢的那個醫生駕車到克爾培住宅前面的時

候，梅奇·克尔培正好下班回家。一看見医生手裏提着黑色小皮包，站在那兒等着她穿过馬路，梅奇的臉色就变白了。

“喂，”医生說。“你好哇！”

“出了什麼岔子？台德呢？發生了什麼事嗎？”

医生微笑了一下。“一切都很好。”他伸手到大衣口袋裏去掏東西。“我給你把那个藥方帶來了。你最好馬上去配吧。”

他把仔細叠好的，上面寫下了邁戈尔的“千字長文”的幾張紙遞給她。在外面那張紙的背面，他寫着：“急件。邁戈尔專欄稿。”

“謝謝，”梅奇說。“我馬上就拿去。”

等她走開以後，医生才敲克尔培的門。費耳把門打開了。“好啊，馬隆医生！請進。”

整个党委会都在这間客廳裏，座位都滿了，还有三个人盤着腿坐在地板上。兩個小孩子，苏和藍尼，熱烈地欢迎医生，馬上給他端來一杯茶。他在破沙發上一个別人讓出來的座位上坐了下來。

“我剛去看過邁戈尔，”他說。接着他把医院裏發生的事情向他們作了一個簡單扼要的報告。

馬克，那个頭髮灰白的主席，敲着那張不堅固的牌桌，一本正經地說道：“这个報告你們已經听到了，有人提議把別的事情擱一擱來討論这个嗎？提議？有人附議。好……大家提問題吧。”

台德·克尔培說：“邁戈尔对你談過什麼意見嗎？”

医生告訴了他們。“那兩個警察把他收拾了一頓以後，他就被帶到調查局，他在那裏見到了莫頓·凱因。只有他一個人在場。邁戈尔認為這一點很值得注意。”

“凱因！怎麼回事！凱因參加了調查局嗎？”

“表面看來他並沒有參加。但是邁戈爾確信這件事完全是法爾諾搞的。邁戈爾對於監獄裏警察的不安頗為奇怪。他們好像手裏拿着一隻燙手的馬鈴薯似的，扔又不是，拿着又不是。但是邁戈爾斷定法爾諾知道了台德和那個白爾德見面的事實，所以凱因就從這兒下手。”

克爾培拿起“郵報”午刊，拍拍第一版。那上面的標題是：聯邦政府官員分乘兩架飛機趕往間諜案現場。

可是醫生的眼睛卻被“世界報”的標題吸引住了：赤黨領袖失蹤。克爾培逃出警察網。

“這是怎麼回事？”馬隆醫生問道。

“我失蹤了，”台德笑道。“你們一會兒看見我……一會兒又看不見我！昨天我整天都在辦公室裏，今天我在这兒，但是你們看，報上又說我失蹤了。報上說……‘克爾培影踪全無，好像已經化為空氣一樣。他的不知去向顯然正使所有的專家們百思不得其解。’不能責備他們。我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哩！”

馬托爾，一個比較年輕的委員，憤慨地說道：“這不是胡鬧嗎？下一步他們要幹什麼呢？”

主席敲着桌子。“請遵守秩序！還有什麼問題嗎？”

他們打听邁戈爾的情形。大家問了些一般性的問題。很明顯，在醫生沒有來以前的長時間討論裏，大家多少已經把要談的都談了。

“主席同志，”台德·克爾培說，“如果大家同意的話，我現在願意說幾句話。”

克爾培的措詞很簡練，用語很明確，他用慣有的安靜態度先歸納了別人已經說過的話，接着就發表了他自己的意見。

“既然我們現在已經聽見了邁戈爾的意見，知道整個事情都

是法尔諾製造出來的，”他說，“我認爲我們很可以把我們的看法肯定下來。但是，我還願意作一個重要的補充。現在我們既然知道凱因也在裏面——凱因十之八九一定正在給那些新聞記者提供大量謠言——我們可以預料事情會來一個冒險性的轉變。我們可以預料他們會不顧一切地蠻幹。我們這方面必須警惕，反對任何想把報紙或無線電上可能出現的謠言當作事實的傾向。凱因不僅在造謠方面毫不知恥，而且我們在一九四六年大罷工的時候就知道他歡喜使用出奇制勝的方法。”

克尔培停了一下；這時候兩個孩子在屋子裏互相追逐起來，又給闖回廚房去了。

“我認爲我們應當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凱因有辦法使法尔諾接受他的那些瘋狂主意，因此即使是最荒謬的說法——比如說我失蹤——也都會被法尔諾掌握的一切宣傳工具拿去大肆宣傳。第二，我們可以預料，我很快就會被捕，因為關於我失蹤的這種胡說，除了是要在一般人心目中製造緊張空氣，好來逮捕我外，不可能有別的目的。”

他用詢問的眼光望了大家一下。沒有人不同意。“那麼，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在我看來是很明顯的。我們必須立刻進入反攻。我認爲我們已經耽擱太久了。無論如何，現在不能再耽擱了。”

他首先提出邁戈爾事件，這是他的特色。他主張馬上來一個要求釋放邁戈爾·郎格納的運動。如果民權保衛團體不願發起這個運動——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他們是會發起的——那麼黨也要單獨去動員輿論。

接着他談到阿蘭·白爾德。他強調這個事實：邁戈爾替白爾德夫婦安排，使他們離家，是根據他自己的意思獨立行事的，他

把他們帶走，完全是因為他們堅持要走的緣故。邁戈爾在被捕之前，沒有可能再去看這對夫婦。很明顯，白爾德夫婦是嚇壞了，也許他們認為這次的事件確實把他們牽連到一個真的間諜網裏面了。在這種情形下，克爾培覺得他應該立即就他和白爾德只見過一面這個事實發表一篇聲明，經過合法手續加以證明和宣誓。黨委會可以保有這個聲明，在適當時機把它公開發表出來。

“最後，”他說，“我們很有可能陷入法爾諾、凱因或不論別的什麼人給我們設下的陷阱。我們很有可能只顧揭露這個虛構的間諜恐怖，認為敵人的進攻主要是針對某幾位黨的領導人，特別是針對我。但是敵人的進攻並不是真的針對我或是這個神話似的間諜網。他們所要進攻的是地方工會中進步力量的實際活動，是迅速發展着的和平大會的運動。我確信我們可以預料這件事很快就會明白的。我想，如果我們看不見這個危險，我們就要犯嚴重錯誤。反過來，如果我們認識到這個危險，並且採取適當措施去喚醒廣大的羣眾，我們就可以擊退敵人的這次全面攻勢。”

克爾培接着概括地提出一些應當立刻採取的可行的措施，於是會議就結束了。

費耳和馬克一直留到梅奇回來。他們草擬了一個準備交給報紙和廣播電台發表的簡短聲明，肯定台德·克爾培現在在家裏，本週週末，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將在家，任何人如果想確實證明他並沒有“失蹤”，可以給他打電話或親自去找他。

“我陪你們一起走到汽車站去，”台德說。“我需要新鮮空氣。”

“不要再討論了啊，”梅奇在門口警告他說。“我準備了一頓豐盛的晚飯，就快好了，蘇還要自己調製餅乾呢！”

“我就要擺桌子了！”藍尼叫道。“快點回來！如果你不馬上回來洗手洗臉，那你就得餓着肚子上床睡覺！”

台德·克尔培沒有吃上這頓晚飯。當他從街口附近散步回來的時候，一輛樣子和本市偵緝隊使用的相像的黑色道奇牌轎車，開到他的身旁停住，兩個穿便衣的人跳了出來。

“噢，這不是台德·克尔培嗎？”

台德認出了其中的一個。“喂，莫利遜，你找我嗎？”

“不找你找誰？你沒有看報嗎？”那個偵探獍笑道。“不過是公事公辦罷了……”他翻開上衣的翻領，露出一枚証章。

“你們有逮捕我的拘票嗎？”克尔培問。

莫利遜從他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張折好的文件。“你可以到車上細看。跨進來吧。告訴你，這是我們一件體面的差使！”

車門還未關上，汽車就開動了，接着就轉上了一條行人稀少的街道。

“讓我看看拘票，”克尔培說。

“不要那麼心急，”那個偵探說。“你我來試試這玩意兒的大小怎麼樣？”他敏捷地把一副手銬一半扣在克尔培的手腕上，另一半扣在他自己的手腕上。

台德·克尔培望了一下汽車的前座。在遮泥板上並沒有警察局的號碼。

“我一定要看看拘票，”克尔培說。

兩個偵探哈哈大笑起來。“不必難過，”莫利遜說。“即使你事先在那條街上知道了，也是沒有用的。我們早就拿定主意要你在這個週末同我們一道打牌，克尔培。”

台德苦笑着。這正是他在會上警告大家提防的那種冒險行動。他立刻斷定，法爾諾、凱因或是指揮整個事件的其他什麼人，一定迫切地希望他做一個逃亡者。

“跟朋友玩一次牌，你不會要我們帶拘票來吧，對不對？”莫

利遜哈哈大笑說。

他們把他帶到郊外的一个小小的警察派出所，那兒祇有一个人值夜，地下室裏祇有兩間空着的拘留室。一个克尔培以前沒有見过的偵探留下來看守他。那个看守把晚飯叫進來，並且還要了啤酒。

“讓我們舒服一下吧，夥計，”他說。“現在我們幹什麼好呢？看書？打牌？喝酒？”

在家裏，梅奇·克尔培等了差不多一个鐘头，隨後她請一位鄰居來陪着小孩，自己便出去了。大約九點半的時候。她和党执委会的兩個委員和一个律師一道回來。他們一面喝着咖啡，一面收听穿插在禮拜六晚上無線电跳舞節目中的新聞廣播。無線电廣播說，緝拿台德·克尔培的工作進行得愈來愈緊張了。

剛好快到半夜的時候，克尔培的住所被搜查了。警察鄭重其事，同時非常客气地搜查了每一間屋子。那个鄰居又被請來陪着藍尼和苏，他們的母親和母親的三位同伴都被帶到警察總局去訊問。幾小時以後，他們被放了出來。

星期天清早，雷蒙·法尔諾接見了他的聯絡人。“不坏，”他讚許地說，“一點不坏。”

“時間定得好極了，”凱因說。“那兩個共產党拿着克尔培請大家到他家裏去訪問他的那篇声明走進報館，可是四小時以後就連他老婆也承認，克尔培在他們三個人走出他的家的時候就失蹤了！”

“老头子”翻弄着“世界報”的早晨版。“報上寫得很好，”他說。“他們說克尔培在他家裏出現，完全是為了讓那共產党律師和証人証明他是在家裏。”

“現在一切要靠……”凱因留着底下的話沒有說。

“要有果斷！”法尔諾警告說。“不要緊張不安，莫頓，要有果斷！”

第十九章

星期一早晨，早班工人湧進東區各个工廠的時候，室外還不大亮，但儘管如此，在一條街口遠的地方，就可以看見小型的共產黨報紙的第一版。足足有六吋高的粗體黑字，醒目地標出老邁戈爾文章的題目：

我作了間諜刺探情報！

報紙賣得很快，梅奇·克爾培和她的兩位助手幾乎來不及拆開一捆捆的報紙，在這一帶，很少有工人不認識老邁戈爾的像片的。他的像片登在第一版的左邊。邁戈爾坐在一張普通桌子旁邊，襯衫領子敞着，粗粗的手指握着一枝老式鋼筆，因為頭是抬着的，所以眼睛在眼鏡後面炯炯發光。他沒有一絲笑容，臉上的神氣很嚴肅。

這篇文章像一陣緩慢的、令人戰慄的爆炸一樣，傳遍了各个工廠。

“我是一個老頭子，”邁戈爾開始寫道。“如果他們現在殺死我，關係並不大。現在有關係的是你們讀這篇東西的人是否準備保衛你們自己。你們是讓他們用謊話把你們打倒在地上呢，還是予以反擊？”

接着邁戈爾寫道：“在这次聳人聽聞的間諜案裏，我是主要人物。我是那個製造整個事件的人。我看見過阿蘭·白爾德畫在藍圖上的發明。我知道他從哪兒搞出這個發明來的。我就是帶他

去見台德·克尔培的那个人。我知道阿蘭·白尔德現在在什麼地方。”

文章到這兒就用粗体字寫道：“請看，我作了間諜刺探情報！”

他接着簡要地敘述了他的被捕經過。他毫不自我憐憫地敘述警察在汽車後座裏收拾他的情形。“他們想給我一個下馬威。他們收拾了我以後，拖我去見一個人。這個人你們大家都知道：就是莫頓·凱因。”

“就在那時候，”邁戈爾繼續寫道，“我完成了我最精彩的一件間諜工作。讓我把最大的秘密洩露出來吧。我在這次間諜恐怖的幕後探得了莫頓·凱因的老闆法爾諾，探得了要減低你們工資的消息。”

隨後，邁戈爾改變了他文章的語氣。他用親切的筆調回憶一九四五年大戰結束的時候本市舉行的那次大規模“自由勝利”的慶祝典禮。在那個狂歡的節日裏，一羣新聞記者為了對工人運動表示好意，曾經在他那本小冊子出版的時候贈予他一個“言論自由獎”。

現在邁戈爾對那班新聞記者說話了。“先生們，你們不會同意我所說的話的。但是你們給我的那個獎狀，證明你們的生活方式‘保衛說另一面的話的寶貴權利’。好吧，先生們，這就是另外一件事的另一面的話。我所以能夠寫這篇東西，是因為醫生們以為我是在寫遺囑。凱因和警察局的人擔心他們做得太過火了。如果他們再來收拾我，這就是我最後的一篇文章了。”

他表示他願意出席法庭。他準備站在証人席上把這個“間諜網”的一切底細都說出來。

“我要說的是事實，全部事實，我要說的只是事實。我願意

向國內任何陪審團證明，並沒有什麼間諜網，並沒有什麼間諜。在這個案件中，祇有一個人是在出賣他的祖國。這個人就是雷蒙·法爾諾。這個案件祇牽涉到一個敵人的代理人。這個代理人就是莫頓·凱因，你們的階級敵人的代理人，你們從來沒有見過的那個人，上層圈子裏最上層人物，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物之一，你們的老闆的代理人。”

如果這篇文章是他給他終生為之寫作的那些人的“最後遺言”，老邁戈爾要求工人們把它當做一種大家共享的遺物。

“大家不必費心來保衛我。保衛你們自己，保衛你們的妻子、丈夫和家庭，抵抗這種窮兇極惡、造謠誣讒的致命的熱病吧。保衛你們的工會，對付挑撥離間的狡猾陰謀吧。保衛阿蘭·白爾德，那個你們並不認識的，祇想減少人類痛苦的人吧。保衛那些學生、教授，那些宗教界的人士吧！至於台德·克爾培，到時候他會保衛他自己的。

“是的，我作了間諜刺探情報。當他們打斷我的肋骨的時候，他們是在準備破壞你們的工資協定。當他們打掉我的牙齒的時候，他們是在試驗用關廠、減薪和加快勞動速度的辦法來制服你們。我在凱因的眼睛裏刺探到那種獸性的夢想，想把你們打得屈膝，然後再讓你們穿上軍服站起來，去替法爾諾和他的同夥們拚命要發動的原子屠殺效命。一切都是為了光榮體面的利潤，一切都是為了像壟斷資本毒瘤一樣日益膨脹的利潤。陰謀就在這兒。這是一個反對你們的陰謀，一個反對和平的陰謀。”

文章結束得很突然。

“現在我匆匆地和你們握手。是的，我很驕傲，多少年來我替你們作了間諜工作。我把這句遺言留給你們：團結起來，把你們的隊伍緊緊地靠攏，用團結的力量把他們打回去！”

警察接到了各工廠辦公室的電話，跑來把梅奇·克爾培逮捕的時候，她只剩下幾十張報紙沒有賣掉。本市民權保衛協會在中午以前找到三位律師為這個案子抗辯，在藍尼和蘇還未放學回家之前，台德·克爾培的妻子就被保釋出來了。

晚飯後，梅奇組織了一批給工會做義務輔助工作的婦女。她們打了一個多鐘頭的電話，就找來了兩百多個自願效勞的人。他們每人答應給五個朋友打電話。那天晚上，全市各醫院、報館和警察局的電話總機應接不暇地接到了不斷的抗議邁戈爾·郎格納事件的電話。所有晚報的最後版都被迫不得不登載各大醫院的啓事，請求各界人士停止電話詢問，因為郎格納並不住在他們醫院裏。警察局副局长也聲明郎格納的案子已經不再由他承辦，他沒有情況可以奉告。

外勤記者開始給夜班編輯送來“能夠引起人們興趣”的新聞。東區一家花店接到一大批要求代送的鮮花訂貨——“除非我知道他在哪兒，我沒法送去啊。我必須停止接受訂貨。我從來沒有見過為了一個醫院病人有這樣多的訂貨。”

各區警察局的值日警官也都覺得難以應付。“我這裏甚至有兩個婦女來控告謀殺未遂案，”一個警官說。“你不能對你連認都認不得的人提出控告啊。我不知道在我們這一科裏有什麼人管這個案子。總而言之，我對這個案子什麼也不知道。”

那天早晨，莫頓·凱因酒後頭痛，起來得很晚。在他的市區辦公室裏，他的秘書接連給他轉過來三個報館編輯的電話，他們找他已經有好幾個鐘頭了。

凱因因為老邁戈爾誹謗他的那一些話，對他們大發雷霆。

“好吧，好吧，莫頓，”一個編輯說，“原來你不高興了。不過放聰明一點，朋友。你要對一個眼看就快死去的人起訴嗎？他身

上背着一个間諜罪名，你还打算控告他犯誹謗罪嗎？你听着，莫頓。我對於這一套一點也不喜歡。我需要的是一些事實。對於他承認他知道整個案件的內幕這一點你有什麼看法？你願意對於這個問題發表意見嗎？”

凱因提到上星期五他們那次午餐，當時他對於如何處理毆打郎格納的不幸事件曾經給過他們一些提示。

那個編輯的回答很不客氣。“現在不是宣揚民主大道理的時候！我們要出報，你懂嗎？我要知道……第一，現在郎格納究竟在什麼地方？第二，一定要有人去親眼看看他，證明他沒有死。第三，如果他已經死了，那就會鬧翻天，我可以向你保證。第四，如果他还活着，對於他的話該怎麼辦？”

莫頓·凱因冷冷地說道：“我的建議是，你們把力量集中在克爾培的失蹤上，完全不談郎格納的事情。不理它。”

“妙啊，妙啊！”那個編輯說。“你願意接受我的建議嗎，朋友？請你到這兒來，替我們來試一試不理會郎格納，好嗎？我們要有六個人守着六架電話機，竭力想不理會郎格納，可是還是辦不到。眼前大眾根本不關心克爾培究竟失蹤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是邁戈爾·郎格納却是……”

“等一會兒我給你打電話吧，”凱因說。“我想可以想出一個滿意的辦法來的。”

“說老實話，”那個編輯說，“我倒很想從別人那兒得到一個滿意的辦法，莫頓。”

停頓了一會，凱因說道：“我想起來了，你能讓克利格今天上午到這兒來一趟，請他幫助我們設計一個公司對於減薪謠言的聲明的滿版廣告嗎？”

那個編輯咒罵起來。“我看你还欠狡猾，莫頓。這兒不是

廣告部。現在我要你保證在什麼時候給我回電話。”

他的秘書接到了另一個電話，向凱因打着催促的手勢。“兩小時內給你回電話，”凱因說。“我現在必須把電話掛上了。”

莫頓·凱因接到的另一個電話是談阿蘭·白爾德的事情。

第二十章

阿蘭回到他們房間的時候，柯娜已經起來，她在黑暗中坐在床沿上。

“你到哪兒去啦？”

“我在洗澡間裏，”阿蘭說。

他的妻子扭開了枱燈。她彎下身子去看鐘。“現在已經過一點了。你在那兒呆得真久。”

“我覺得有點怪。我的胃很不好過。”

柯娜坐在那兒，正在不安地把她那絲一般的長髮攤開。她看着她丈夫點起一枝紙煙。

“阿蘭。跟你一起在外面過道裏的是誰呀？”

“並沒有人呀。”

“是嗎，阿蘭？我聽見的。”

他不自然地笑了一下。“你不是嫉妬司泰拉吧？”

“不是司泰拉，那一定是她母親。她上樓來了。”

“听着，”他停了半晌說。“我要穿上衣服。我要投案去。”他沉重地坐在房間另一頭的一張椅子上。

柯娜長嘆了一聲。她從床上站起來，從門後的衣鈎上取下她的寢衣。她繫上帶縷的腰帶，把衣領翻起，走過來坐在阿蘭腳前

的地板上。

“親愛的，你為什麼不告訴我你是在跟提摩申柯太太談話呢？你為什麼不把她帶進來跟我也談談呢？”

阿蘭目不轉睛地望着紙煙冒出來的煙。為什麼提摩申柯太太要把邁戈爾的文章給他一個人看，而不讓柯娜看呢？讓柯娜知道警察毒打了老头子，那是不大好的。

“親愛的，”柯娜說。她在他回答之前，這樣低聲地叫了三次。“親愛的，我要你告訴我一件事情。”

“你說吧。”

“你答應回答我嗎？”

看着她兩眼閃動的樣子，他知道她实在是想說：“你現在答應對我說實話嗎？”

“你要問什麼呀，柯娜？”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把身子湊上來，微笑着，睜大了兩隻紫藍色的眼睛望着他，把她那雙白白的小手搭在他的手腕上。

“親愛的，你是一個共產黨員嗎？”

他吃了一驚。“什麼？”

“我這樣問你，我很抱歉。但是我不能不問。雖然我們說過，我們之間永遠，永遠不會有任何秘密……但是我想這是另外的一種秘密。”她停住了，他低頭望着她，在她的眼睛和嘴唇上看見一種女性的悲哀的表情，一種比她原來蒼老的神色，一種他從來沒有見過的極不愉快的神色。“你不肯告訴我嗎，阿蘭？”

“現在不行，”他說。“你為什麼要問我這個呢？”

“我並沒有使我自己去想這個問題，但是你跟提摩申柯太太之間好像有些什麼事情。現在我想我明白了。邁戈爾一定把你的情形告訴了她。”

“說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嗎？”阿蘭說。

“嗯。所以你儘管放心告訴我好了。那對我是不會有什麼影響的，阿蘭。你知道我多麼愛你。”

他簡直不知道他已經在說話。“柯娜，”他說，“在我遇到你以前，對於那些說他們在戀愛的男人，我總是覺得好笑。”

她在地板上往前移近了些，輕柔地一再吻着他的兩隻手。
“告訴我，”她低聲地說。“告訴我吧，親愛的。”

他覺得兩夜不眠的疲倦，無止境的緊張的期待，好像金剛砂輪慢慢地磨着鋼鐵工具那樣地磨着他的神經。現在他心中忽然開朗，他也不再為愛慮和猶疑所苦了。他的心中已經無拘無束，可以自由活動了。

“我不能告訴你，柯娜。我決不能。”

“我明白了，”她說。“你必須遵守誓言。我懂得。但是阿蘭……只告訴我一個人吧！那對我決不會有什麼影響，親愛的！”

“哦，也許會有影響，”他說。“也許會有很大的影響。”

“決不會，決不會！”

最近幾天，他們兩個人听到了幾十次的無線電廣播。他們讀過了報紙上一切的間諜新聞。現在這些東西在他腦子裏凝結下來，好像一大堆不乾淨的化學品倒進化驗室的一個蒸溜器裏，從那凝結瓶裏滴下來一種晶瑩純潔的液體。

“這正是他們希望的一件事情，”阿蘭說。“他們就希望你問我是不是一個共產黨員。”

“誰啊？”

他聳了聳肩膀。“不管是誰。反正是在幕後操縱這一切的人。所以，如果我說我是共產黨員，那我就是一個間諜，甚至在你看來也是這樣，是的，甚至在你看來也是這樣。我勢必是個間諜。

如果我像克尔培一样，我就是个間諜。”

她正要回答他，他却攔住了她。“柯娜，我並不是一个共產黨員。不錯，提摩申柯太太要跟我一个人談話。但談的是邁戈爾的事情。他們逮捕他的時候，把他揍了一頓。他現在住在醫院裏。顯然他已把他們對他幹的事情設法告訴了外面的人。他們打斷了他的肋骨，也打碎了他的牙齒。”

她的手變涼了。“他們總歸會那麼說的，阿蘭。他們怎麼會打碎他的牙齒呢……他是裝的假牙啊！這樣的新聞是他們編造出來的。完全是宣傳。”

他從來沒有對他的妻子說過口是心非的話。“我知道，”他說。“那不過是編造出來的新聞。所以……你我還是馬上擺脫這件是非吧。我就要穿好衣服去投案。這是唯一的出路。我要把我為什麼躲起來解釋明白，一定很困難，但是我有真理在我這一邊。”

“是邁戈爾把我們帶到這兒來的，”她說。“你躲起來，不是你的過錯。是他要你那樣做的。”

“你想我會那樣說嗎？我們當初沒有同意到這兒來嗎？”

她抱住膝蓋，手指緊扣在一起。“阿蘭！”她低聲說。“你還沒有把全部實情都告訴我！”

“好吧，”他溫和地說。“你告訴我吧。你告訴我實情吧。那麼我就可以知道了。他們沒有打壞邁戈爾的牙齒，是嗎？難道他們不能打壞假牙嗎？”

“那是他的錯，”她說。她伸出她那發抖的捏緊着的双手。“那不是你的錯。如果你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他們不會對你怎麼樣的。”

“他們在無線電裏是怎樣對待我的呢？”

“那是另外一回事。你能怪他們嗎？”

“怪誰呢？不管他們是誰，我有什麼事情对不起他們？我不过是希望……希望……对沐浴治療法有所貢獻。但是我沒有做到。沒有得到一個機會。”他微笑了。“我企圖試一試，可是我一覺醒來，却成了一個俄國間諜。”

“那是那個老头子，他把你拉進去的！”

“你要我那樣說嗎？就因為他給了我那本雜誌看？”

“阿蘭，親愛的。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不是要你出賣邁戈爾，如果你跟他們是一夥的話。”

“我不能出賣他，”他聲調平板地說。“我跟誰都不是一夥。我不屬於任何人。”

她從地板上跳起來，兩臂抱住他。“你屬於我！是的，阿蘭，你是屬於我的！”

他希望永遠留在這樣的擁抱裏，把他安全地包圍起來，不受外界干擾，使他沉浸在愛情懷抱的搖籃中。

下面大街上傳來模糊的一輛汽車車門的關閉聲。

“關上燈！”

他們在黑暗中走到窗前，小心地向外探望。原來是一個青年在送他的女朋友回家。他們在窗前一直等到那輛汽車開走。

“听着，親愛的，”他說。“我們還有事情要做。這好像去看牙科醫生一樣，不如早去早了，快一點吧。”

“你不可以等到早晨嗎？”

但是當他堅持愈早去警察局愈好的時候，她不再表示反對了。他們扭開了電燈，着手收拾東西；為了不出聲音，他們都沒有穿鞋。然後他們坐了下來，吸最後的一枝煙。

“我們往南走幾個街口，再雇車，我把你送到哈濱孫家裏。然後我繼續坐車去。”

“你的意思是說……我不跟你去嗎？”

“不要胡鬧啦。你絕對沒有去的必要。”

“好吧。”

他們從房間走進甬道，阿蘭輕輕地敲着提摩申柯太太的房門，提摩申柯太太已經聽見了他們的聲音，正在穿寢衣。她走出來，抓住阿蘭的胳膊。

“不，不。你一定要留在這兒！”

但是，當她看出爭辯沒有用的時候，她也就不再堅持了。她和他握過手，在柯娜的臉頰上吻了一吻。

他們下了樓，正穿過樓下後面的小廚房往後門走的時候，她止住了他們。“再仔細想一想吧，”她用她生硬的英語激動地說。“等到早晨再說吧，再想一想吧！”

柯娜用安慰的口吻說道：“請不必擔心。我們絕不會說我們在這兒呆過。我們連這個地方在哪兒都不知道。”

那婦人對阿蘭微笑了一下。“你以為我擔心這個嗎？”

“我明白你的意思，”他難為情地回答道。

提摩申柯太太咬緊了嘴唇說：“我所希望的是牧師應當給你們祝福，是不是？”她笑了一笑。“可是他們不會給我們祝福的。因此我祝福你們。”她拍着她的胸口。“這兒要保持和平啊！”

阿蘭在一時感情激動之下，把他的手提包放下，擁抱了那個婦人。

“事情過去以後，”她說，“你們倆到這兒來看我們。我們還要請邁戈爾。我們再來一次音樂會，好不好？”她細細地端詳着阿蘭的眼睛。“你記得嗎？不管時間隔得多久……一定能記住嗎？”

“我不會忘記的。”

接着他們便走了出去，走進寒冷的黑夜。剛下過的雪在他們

脚底下沙沙作响。他們小心地邁着步，恐怕走路的响声会驚動鄰居。但是街上闕無一人。

“親愛的，這真像是從監獄裏出來啊！”

當他們遠遠地望見一條大街上的燈光和車輛的時候，他感覺她很明顯的放慢了脚步。

“我餓了，”她說。“你不能讓我餓着肚子回家呀，親愛的。讓我們到一家小吃店去吃一點三明治吧。”

這是附近的一家快餐店。有幾張桌子上坐着幾對情人，還有六七个青年圍聚在自動留聲機周圍。兩個出租汽車司機坐在櫃台前面悶悶地喝着咖啡。

柯娜拿起菜單低聲說：“他們在看我們呢。”

“他們總是看你的，”他說。他知道他笑得很勉強。“你漂亮，寶貝。你對那些小伙子總是有吸引力的。”

“也許我們不應當到這兒來。”

“別說了，”女侍者走過來的時候，他這樣說。菜要了以後，柯娜竭力想退縮到餐館的角落裏去。

“我告訴你，那兩個司機在看着我們。”

“我也在看着你呀，不要管他們。”

“唉，我們不該到這兒來的！”

“喝你的咖啡吧，”他說。

“我喝不下去。讓我們走吧。也許他們會在門口攔住我們的。”

但是實際上，當阿蘭在付錢，柯娜背着那些人站在門邊的時候，只有一個站在自動留聲機旁邊的青年吹了一聲表示驚羨的口哨。櫃台上的人和那兩個司機和藹地微笑了一下。

一個司機跟着他們走出來，揭了揭他的帽子。“要汽車嗎？”

我的車就在这兒。”

當他們坐上汽車到哈濱孫家去的時候，柯娜渾身無力，在阿蘭的懷抱裏哆嗦着。“你一定要跟我一塊兒進去，”她低聲地說。

“唉，不行。”

“你一定要進去！就是今天一夜。到早晨再說。阿蘭，求求你，今天夜裏不要把我丟下。”

“噓，噓！”

他害怕他們到哈濱孫家的時候，她可能會發狂起來。他猜得並不怎麼錯。他的一切話和愛撫都不能安慰她。他盤算好怎樣把她留下。他陪她走到哈濱孫家的大門口，差不多等了半個鐘頭，愛拉的丈夫才睡眼惺忪地走出來。

“不要嚷，”阿蘭咧着嘴笑着說。“是我們。”

哈濱孫驚駭得說不出話來。

“你必須進來，”柯娜說，緊緊地拉着阿蘭的上衣。

“當然……”

他對哈濱孫使了一個眼色，就在他們走進大門的時候，掙脫了她的臂膀，嘭的一聲關上門，向等在外面的汽車跑去。

他跨進汽車，坐在司機旁邊，吩咐他開到市區警察總局去。

司機一團和氣地跟他攀談，最後說道：“你碰到了什麼麻煩事嗎？”

“有一點。我叫阿蘭·白爾德。”

“是嗎？”

阿蘭對這個人的感覺有趣的神氣有點着惱，說道：“仔細看看我吧。我是去投案的。”

那個司機斜着眼打量了他一下。“我的天！原來就是你。他們可把你說得不成樣子。”

“我是一个百分之百染紅了的克里姆林宮派來的間諜。很抱歉，我不能付給你莫斯科的錢。”

那个司机格格地笑了起來。“他媽的，否則我就可以拿給我的孩子們見識見識了。我的天。阿蘭·白尔德。那个年輕女人是你的太太嗎？”

阿蘭請他不要講他們在什麼地方讓柯娜下車的。“其实要不要这样說也沒有多大關係。不过，这样可以讓她安靜地休息幾天。如果你祇告訴警察說我叫你停下來，讓她在一個轉彎的地方下車的話，那我会感激你的。”

“要是讓警察自己去揣測，”那个司机說，“也許更好一些吧。我在警察局附近讓你下車，你可以自己走進去。”

阿蘭心头的怒火已經冷下去了。“听着，”他說。“他們的規矩是怎样……我的意思是說他們會讓她來嗎？”

“來看你？”

“是的。”

“那要看情形。”沉默了幾哩路以後，那个司机才說道：“我想你認識这个老傢伙邁戈爾吧。”

“你想他們真的打了他嗎？”

司机聳了一下肩膀。“我想他們不会那样对付你的，如果你問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的話。”

阿蘭眼前騰起了憤怒的火焰。“如果他們那样幹，如果他們那样对付我，我一定要殺死他們一个。”

“不要存这个念头吧，朋友。”

“我一點也不在乎。”

“她可在乎啊，”司机說。“你一定要为她着想。她是个漂亮的女人。她現在已經害怕得很厲害了。那会嚇死她的，如果……”

“我知道。但是我真想殺一個人。如果我那樣做，恐怕……”

司機一點也不覺得奇怪地說：“你是被人陷害了。要不你就是在替別的什麼人承當罪名。我的朋友和我今天整晚上都在想弄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每天晚上……每天日裏夜裏也在想弄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

汽車在一家戲院附近慢了下來。“如果我讓你在這兒下車，他們絕不會盤問我的。警察局在往西走半個路口的地方。”

司機不肯接受車錢。阿蘭爭論了一分鐘左右也就不再堅持了。他們握了握手。阿蘭遲疑地抓住了車門的門把。

“不要忙，”司機說。“讓他們等一等好了。你覺得怎麼樣，朋友？”

“告訴你的朋友，”阿蘭說，“邁戈爾跟……跟什麼事情都沒有有一點關係。”

“他媽的，這個我知道。就是警察也知道。報館也知道。”

“好吧，再見。”

“要我打電話替你請一個律師來嗎？”

“去他媽的律師！”

司機笑了。“你是一個唱獨腳戲的，是嗎！”

“我是一個間諜，”阿蘭說。“听听無線電裏那個人的廣播吧，他會把我的一切情形都告訴你的。”

“是嗎？”

“好，再見吧。对不起，你得自己去弄清楚。”

“啊，我會弄清楚的。不必擔心。並且不祇我一個人。每個人終歸都會把這件事情弄明白的。”

阿蘭走出來站在馬路邊上。“我也一樣，是不是？我會把事

情弄明白嗎？”

司機眯緊了兩隻眼睛。“唱獨腳戲的先生。我認識一個跟你一樣的小伙子。他的毛病是什麼戲都唱給自己听，從來一點都不理會觀眾。”

“我沒有什麼觀眾，”阿蘭說。

“這就是你的錯誤。不管你要不要，你總有很大很大一羣觀眾。”

他們互相說了聲再會，於是阿蘭便緩緩地順着大街，走向那座在汽車房門上懸着紅燈的灰色的石頭大樓。他幾乎是心不在焉地打聽到裏邊去的走法。

“交通案子嗎？”那個老警察問。“出了事故嗎？”

“刑事案。”

那個老警察指點他怎樣走，於是他找到了值班的警官。“我叫阿蘭·白爾德。”

“是的，先生，”那個警官說，“你有什麼事情要我……”接着他睜大了兩隻眼睛，站起來按了按電鈴。

他們很客氣。沒有用手銬，讓他坐在一間大辦公室裏的一張舒服的椅子上。照了像，打了手印。給了他一些咖啡和炸糕。當他們看見他睏了的時候，他們帶他到樓上一間乾淨的囚室裏，床上有墊子、枕頭和毛毯。看守對他說了晚安。他倒在床上，像一根木頭滑入流沙一樣，立刻陷入了沉睡。

第二十一章

一個人孤獨地在囚房裏過了一段惡夢般的漫長時間之後，坐

着汽車穿過市區，來到這個明亮的調查局辦公室，真像是從公墓裏回來一樣。考爾·芬萊舒展着四肢坐在椅子上，微笑地望着展現在高大窗戶下面的那片白雪覆蓋的全城風景。市北區他家附近的小孩們，一定在不耐煩地等待着主日學校下課，急着想結隊到溜冰場去。

那個偵探已經過了中年，身材魁梧，穿着一套新的灰色格子花呢衣服，說起話來聲音宏亮，討人歡喜，举止像一個很有教養的長輩。

“我已經說過，我很抱歉，那邊的設備太壞。”他小心地把煙頭在那乾淨的玻璃煙灰碟裏按滅了。“要緊的是，芬萊，要把你從那邊弄出來。”

考爾從遐思中回到了這間屋子裏來。“你知道，”他說，“這一切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可以說是很大的打擊。”

那個偵探皺起眉頭。他沉默了半晌以後，把雙手攤開。“如果這不是絕對非正式的談話，我決不會告訴你。就個人來說，芬萊，我很為你難過。我讓你到這兒來，作這次絕對非正式的談話，是因為我們所關心的到底是公道的事。我們是在開誠佈公地談話。我一個字都不記錄下來。但是……如果你對我遷就，我也就對你遷就。”

“有一些事情，”考爾說，“我簡直不懂。”

“我很瞭解這一點。”

“就拿索麥維爾教授來說吧。他到過的地方很多，閱歷很深，是個有經驗的人。他能夠判斷人。我不能想像他會被人利用來……”

“我知道，”那個偵探愁悶地搖了搖頭，一面翻着寫字檯上打滿了字的文件。

考尔挺直身子。“請你把那一段再唸給我听听。不知道第一次我是不是都听清楚了。那段話當時叫我吃了一驚！”

偵探清了清嗓子，用一种平靜的声調唸着索麥維尔博士的声明。

“關於那个法律系的学生芬萊，我相信他在学校裏担任共產党的主要代理人已經有相当時期。大約十八个月以前，当他找我要我發起知識分子和平委员会的時候，他就对我承認他同愛德華·克尔培很久以前便有了联系。對於他跟共產党的關係我不願多表示我个人的意見，但是我能够肯定而且我也確實肯定，考尔·芬萊是設法把那些藍圖从白尔德手中移交給我的主要人物。”

那个偵探抬起頭來看了一下。“是這一段嗎？”

考尔點點頭。“是的，但是還有……以後，關於他自己那一段。”

偵探搖了搖頭。“对不起。我已經告訴過你，我把任何這一類的東西唸給你听是違反規章的……”

他把那些清脆潔白的紙張翻過了幾頁。“我以前送到苏联去的东西都有詳細的記錄，我把具体内容都記錄在這裏。我充分瞭解愛德華·克尔培以及在考尔·芬萊之前他利用來和我联系的那些共產党代理人，是逐漸地把我当作这种轉送工作的一个工具。不过，我再一次坚决声明，阿蘭·白尔德和考尔·芬萊帶來給我的那些藍圖，是我第一次經手的唯一具有重要性和机密性的东西。我还要坚决声明——我交給警察的文件可以証明這一點——我曾經有意識地鼓勵愛德華·克尔培和他的代理人这样地利用我，因为我相信總有一天他們会試圖讓我轉送有關我們國家安全的重要情報。如果是这样情況的話，正如我現在行動所証明的，我就要將全部事实報告政府当局。”

偵探將这个報告整理好，折疊起來，小心地放進他的公事皮包裹。“就是這一些，”他說。“我不能再唸別的了。你要求也沒有用。”

考尔閉上了眼睛。“這麼說，”他說，“索麥維爾教授和我一樣遭到了麻煩。他提供了这个情報，你們怎樣會相信他呢？”

那個偵探把身子靠着轉椅，从胸前的口袋裏取出一枝雪茄。他將煙頭很齊整地咬掉，點了起來。

“芬萊，”他微笑着說，“我可以在這兒坐上一個星期，告訴你許許多多這樣的案子。你必須明白，有些人法院是相信的。另外一些人，他們就不相信。你必須知道我們所關心的是公道。我們能看透人。”

考尔在椅子上移動了一下說：“坦白地說……你對我是怎樣看的呢？”

“老實說，我想有許多証據對你是不利的。很難洗得清。也許遠在你父親住在東區的時候你就已經和赤色分子搞在一起了。也許你是被他們所建立的這種和平委員會的機構給愚弄了。也許！但另一方面……”

“也許我是一個說謊者，”考尔說。

“在我看來你可不是。”那個偵探說。“但是，這兒不是法庭，芬萊。讓我們開誠佈公地談吧。就你所做的事情來判斷，我認為有時候你不很識時務。不過我決不相信你真是一個共產黨！”

沉默了好久。

“你認為……索麥維爾教授會有怎麼樣的結果？”

“你要知道我的意見嗎？他將不公開受審。他將得到充分的辯護機會。到底，他對國家作了一個很大的貢獻。”

“但是我就不行，”考尔說，“我的情形就完全兩樣了。”

“事情会出於你意料之外的。只要你決定說出全部事實。只要你把克尔培如何利用你的情況，給我們一份完整的事實的聲明……”

“但是……”

“……那樣的話，我相信法庭一定願意寬待你的。不公開審問。肯定地証實你是誠實的、愛國的。”

“但是……”考爾說。

偵探噴了一口雪茄煙。“芬萊，你的運氣可以說太好了。你差一點成了一個頭等的賣國賊——差一點落在赤色分子可以訛詐你一輩子的地位——就在這時候你的運氣來了。現在你有了機會可以跳出火坑。運氣真是太好了。”

考爾低頭望着地板，兩隻眼睛漫無目的地看着擦得亮光光的油毡上面那些數不清的模糊的腳印。他的眼光轉到寫字枱底下偵探的皮鞋上面。那雙櫻色的皮鞋是簇新的，擦得很亮。在一隻皮鞋底的边上粘着一塊被踩平了的很硬的牲口糞。

“現在我們要送你回去了，”那個偵探說。“我要他們給你紙和鉛筆。把你寫的一切寫在上面。我會親自幫助你寫正式聲明的。”

考爾站起來。“你這樣對我談話，我很感謝。我……我想……你既然這樣客氣，我想你是否能夠安排一下，讓我可以見一見我的女朋友。”

那個偵探拍拍他的肩膀。“鄧恩小姐嗎？她很好。她來問過你。我親自跟她談過。她是一個好姑娘。你就着手寫那個聲明吧，我去看看能有什麼辦法使你們見一次面。”

當偵探和犯人離開那間屋子的時候，隔壁房間裏的技師摘下了他的耳機，從鋼絲錄音器上取下那個大的轉筒。他在標籤上填

上日期和時間，簽了字，很仔細地把它放進一個保險櫃裏。

第二十二章

“要我關上那個窗戶嗎？”偵探問道。

“我不冷，”帕蒂·鄧恩說。

“吸煙嗎？”

“不，謝謝。”

“我願意唸些東西給你听听，鄧恩小姐。”

“隨你便吧。”

他從公事包裏取出一疊打好了字的紙頭，攤了開來，翻過幾頁，就唸了起來。

“將近六個月以來，我就發現有一個我所不知道的人在愛德華·克爾培的間諜網中佔着重要地位，而這個間諜網我是有意參加進去的，其目的已如上述。現在當局對我提供關於一個名叫帕楚西雅·鄧恩的女人的若干事實，我相信這個女人就是我所對她的活動覺得懷疑的那個不知道的人。我的理由是：第一，她是考爾·芬萊的一個密友。第二，芬萊在作各種決定之前總是先和一個我所不知道的女人商量。第三，作為一個精神病學家，我在相當時期以前就斷定，芬萊和這個他沒有向我提過名字的女人的關係，並不是一種感情上的關係。第四，一九四六年愛德華·克爾培兩次到我家來看我，給他開汽車的那個女人就是這次給我看的那個像片上的女人——帕楚西雅·鄧恩。”

“等一等，”帕蒂說。

“怎麼？”

“這是什麼？這些話是誰說的？”

“里昂納德·索麥維爾教授。”

“他是一個專門撒謊的人。”

“現在，鄧恩小姐……”

“我不認識台德·克爾培。我從來沒有跟他坐過汽車，更不必說給他開車了。”

那個偵探皺起眉頭。他從公事包裏取出一個小紙夾，在一疊文件裏翻尋着。

“哦，有了，”他揮着一張紙片說。“你認識台德·克爾培已經有好多年了。遠在……遠在一九三七年，他就曾經到你家裏去過。”

“那時候我才八歲！”

“一九四六年罷工的時候你跟他在一起拍過照片。”

“我跟三千多其他的人在一起！”

他們互相望着。帕蒂臉上慢慢地現出一種困惑的微笑。“把這一切先擱在一邊吧，”她說。“你剛才唸的是什麼東西？”

“那個聲明嗎？我已經告訴過你了，鄧恩小姐。那是里昂納德·索麥維爾教授，那個著名的心理學家，大學教授寫的。”

偵探把索麥維爾的供詞扼要地說給她聽。他說，這個供詞是叫人不能抵賴的。這個供詞證明克爾培犯了有系統地向俄國遞送情報的罪行。他說，因為教授對他自己的一切活動都有記錄，並且坦率地把他的問題寄托在這個事實上，就是證明他一直在準備把全部情況報告警察，因此他的這個供詞也就更加令人信服。

“這對我有什麼關係呢？”帕蒂說。“他是個專門撒謊的人。”

那個偵探說明這次會談是私人談話。“純然是非正式的談話。明白嗎？好吧，那麼我可以把我的意見告訴你。我認為索麥維爾

在某一點上是錯誤的。就是關於你的問題。我不認為你是存心做克爾培的同謀的。”

“我？你是……”

“等一等。讓我說完。我想你被拖進這場糾紛是由於……運氣不好。你可以很快開脫自己的，鄧恩小姐。你需要做的祇是……”

“住嘴，”帕蒂說。“我不吃你這一套。你把我看做什麼人？我同考爾戀愛是運氣不好嗎？我究竟是給拖進了什麼糾紛？我並沒有給拖進什麼糾紛。這個大學教授的聲明是怎麼一回事，你同我一樣的清清楚楚。”

那個偵探眯着眼睛看着她。“對於你，”他說，“索麥維爾教授可以作一個很令人信服的証人。”

“他是一個撒謊的人。他說的關於我的那些話都是謊話。這整個事情也都是謊話。你要我來支持這個撒謊的人嗎？你要我幫着陷害考爾嗎？”

“你用不着替小芬萊擔心。”

帕蒂打量着他。“那麼你們在陷害誰呢？克爾培嗎？”她指着書桌上的那一疊打了字的紙。“既然你說到這一點，那末，就讓我看一看那個教授在那篇東西上簽字的地方吧。也許你們也在誣陷他吧？”

那個偵探瞪着兩隻眼睛。“我不能隨便再跟你討論這個聲明。”

“我並沒有要求討論呀！”帕蒂微笑道。她開始用諷刺的口吻勸哄說：“來吧，大个子。讓我看看。只要看一行。他簽字的地方。你可以祇讓我看一看他的簽字呀！”

“鄧恩小姐，”偵探說，“我把你帶到這兒來是一番好意。”

帕蒂在椅子上向前欠着身子。“你把我看成什麼人啦？如果管你叫做私娼的兒子，那對某些女人會是一種侮辱。你把我帶到這兒來真是一番好意。為的只是誣陷考爾和克爾培。”她站起來，快步走到衣帽架跟前，從衣鈎上取下她的大衣。

“談話結束了！”她說。“讓我回到監獄去。你知道拿了你那個聲明有什麼用的，大个子！”

那個偵探微微地漲紅了臉。“你在那種地方呆了一夜，因此脾氣暴躁起來，我並不怪你。為什麼他們讓你住在火囚籠裏呢？沒有地方嗎？你應當有一個單人囚室的。請坐。我還要告訴你一些事情。”

帕蒂坐了下來，大衣放在懷裏，瞪眼看着他。他說道：“老實告訴你，鄧恩小姐。我可以安排讓你和小芬萊兩個人都到這兒來，你們的聲明每一個細節都要一致。這樣的聲明祇有一個效果。這樣的聲明在法庭上會使你們兩個人都得到釋放。絕對的自由。但是，如果你堅持你那一套，那麼會有什麼結果，你自己去想吧。”

帕蒂低頭看她的膝頭。她慢慢地舐濕了一隻手指頭，把她絲襪脫絲的地方黏敷起來。

“我們說實話吧，”她緩緩地說。“那麼，那個大學教授原來是一個撒謊的人。這就是你所希望的嗎？”

那個偵探揮一揮手，好像要把她的話攔在一邊。“索麥維爾教授有錯誤，但是並不影響他所提出的主要證據。”

帕蒂抬起頭來。“你的意思是指克爾培嗎？”

偵探沉着臉，走到寫字檯前面。他一隻腿坐在桌沿上，在帕蒂的椅子旁邊低低地彎着腰，說道：“關於你們倆，一篇直率的事實聲明就可以證明你們無罪。你和芬萊兩個人不過是克爾培陷

阱裏一對無辜的小老鼠罷了。”

“也許我看起來確實像一隻小老鼠，”帕蒂苦笑着說。

“不要誤會我。在法庭上你就不是一隻小老鼠了。在証人席上，你將會气得發瘋的。你說我想陷害你！看看這些事實吧，姑娘！到底是誰竭力想陷害你和你的男朋友啊？”

“誰？”

偵探翹起下巴。“誰？聰明的姑娘！誰臨時拋下這一切跑了？誰把那個可憐的雜種白爾德，還有你們其餘的人丟下不管了？”

“誰呀？”

“克爾培。那個從莫斯科來的勇敢的人。你們這些人留下來代人受過。他自己，現在也許已經在去俄國的路上了。”

帕蒂挺直身子坐着。她看見那個偵探在咧着嘴望着她笑。她繼續聽他說話。

“你很强硬，是嗎？你很聰明。那很好。讓我們看吧！我不再對你多說了。現在你有時間好好地想一想。我給你一個機會，你好好地替你自己和你的男朋友想一想吧。”

當偵探穿大衣的時候，他注意到帕蒂又一次想使她襪子上脫絲的地方黏攏來。

“我想起來了，”他說，“你嫂嫂到監獄裏來過。她給你送來了一些衣服。我會吩咐女看守准你收下這些東西的。這不是賄賂你，明白嗎？”

帕蒂對他微微地笑了一下。在回監獄的路上，她一句話也沒有說。女看守帶她到最高一層樓上一間乾淨的小囚室裏。過了一會兒，一個女雜役^①給她送來一個裝滿了衣服的衣箱。一條新的

^① 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監獄中，“雜役”一職常由獄方認為可靠而且守紀律的犯人擔任。

裙子和兩件罩衫，一疊手帕，四雙絲襪，還有一頂漂亮的小貝雷帽。

帕蒂在這些東西裏面找了三次，看看能不能找到琴或者梅的字條。這些衣服使她大為不解。特別是那頂帽子，灰顏色，有一個很可愛的小小帽沿，帽頂有一個淡灰色的結。她在史瓦茲百貨店裏曾經見過這樣的一頂帽子，很喜欢，但是她從來沒有跟她的兩個嫂嫂談過。

當那個女雜役給她送晚飯來的時候，帕蒂跟她談起話來。她表示奇怪是誰送來的那些衣服。後來，在收拾杯碟的時候，那個女犯人对帕蒂使了一個眼色，在地板上丟下一個摺好的紙條。帕蒂看見女看守正站在走廊上，連忙用腳把那張紙條踩住。

那個女看守走了進來，閒聊了差不多一刻鐘。她留下一本拍紙簿和兩枝鉛筆。

“晚安，”她最後說道。“你願意寫到多晚就可以寫到多晚。”

“晚安，”帕蒂說。

女看守走了以後，帕蒂馬上拾起那張字條，躺在沒有彈簧的床上，把它打開。

“親愛的帕蒂，”她讀道。“我們請史瓦茲老太太把店門打開，才弄到了這些東西。我們認為每件東西都是合乎你的尺寸的。史瓦茲太太一知道這些東西是送給你的，她一個錢也不肯收。我們都到你家裏去看過，你媽媽很好，用不着擔心。我們堅決地和你在一起。愛你的……”

這張字條簽着工廠裏帕蒂那個車間的五個女孩子的名字。帕蒂微笑着將紙條撕成碎片，丟進馬桶。接着她拿起那本拍紙簿，連同那兩枝鉛筆，一齊從鐵柵縫裏丟到走廊地板上，那地方女看守是會看不見的。

第二十三章

那个偵探站起來，扭開了辦公室裏的电灯。他回到椅子上，深深吸了一口气，接着大声地讀完索麥維爾“声明”中關於阿蘭·白尔德的部分。

“在我看來，芬萊和白尔德兩個人顯然共同準備了这个辯詞。他們過去对我是不完全信任的。鑒於藍圖上所繪的裝備性質極端重要，白尔德，也許是受到了芬萊的劝告，說这种装备是供沐浴治療使用的，企圖用这种表面上听來似乎很有道理的說法來掩飾。我相信，白尔德本人對於这种說法是感觉不安的。他担心这种伪装不太巧妙，会被我看穿。當我們会談結束的時候，我特別注意到他的不安的神态。他希望当天就把藍圖送往俄國。我說我会在一兩天內送出去。他害怕我起了疑心。

“我对白尔德的这种看法絕不是沒有根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相信这是白尔德担任俄國間諜所作的的第一件工作。我怀疑他窃取这个机密，用那麼久的時間來費心费力地複製圖样，是希望得到金錢的報酬。在我看來，他是長期受了某种無情的压力。不論这是一种什麼样的压力，克尔培由於受到了这种压力，終於这样控制住了白尔德，並得以強迫白尔德辞去阿庫工廠的職務，同時將藍圖轉交給我，以便送往苏联。

“至於克尔培，芬萊，那个女人鄧恩以及我在这裏提到的其他的人，在他們的賣國行为中我找不到任何可以用心理上的因素來加以解釋的情况。但是我認為白尔德也許是一个受到了極其狡猾和無情的心理迫害的受害者。”

那个偵探抬起頭來望着。阿蘭·白爾德的面孔毫無表情。他舒展了四肢坐在椅子上，兩條長腿交疊着，一隻手插在衣袋裏，另一隻手放在膝蓋上。

“我不能再唸下去了，”偵探說。“我剛才唸了那麼多，是違犯規章的。”

白爾德的眼光緩緩地從偵探身上移到案桌上，接着又漫不經心地打量着屋子的四週。

“白爾德先生，”那個偵探蹙着眉頭說，“你意識到這個聲明對於你的案子可能發生的影響嗎？”

阿蘭的嘴角浮起一絲微笑。“什麼案子？”

偵探說：“就是那個控告，說你把一件重大的國防機密送給一個外國的間諜。”

“那不是控告。那是胡說八道。”

“很好，”偵探說。他微笑着。“這不過是出于好奇地問一句，白爾德先生……你預備提出怎樣的辯護呢？”

“那是我的事情，”阿蘭說。他的嘴繃得緊緊的。“我被非法地關在監獄裏，多少天來我不断地受到毀謗和侮辱，那是我的事情。請你放心，這会造成什麼樣的案件，也是我的事情。如果人們要干涉我的事情，我会很不客氣的。”

“你對我不客氣是沒有意思的，白爾德。我不過是……一個僱員。我把教授的証詞唸給你听，已經越出我的職責範圍。”

“你很可以省點力氣。”

“好吧，別傷和氣。現在你可以見見你的律師。”

阿蘭抬起眉毛。“什麼律師？”

“你的岳父已經安排好，請達蘭波和斯蒂芬斯來替你辯護。”

“噢，真是謝謝你！”阿蘭冷笑說。“達蘭波和斯蒂芬斯是什

麼人？”

“本市一家第一流法律事務所的律師。”

過了幾分鐘，兩個上了年紀的律師走了進來，那個偵探便走開了。

“噢？”阿蘭說，沒有站起來。“我想是達蘭波和斯蒂芬斯吧？承阿林頓百萬富翁的好意請來的嗎？”

達蘭波先生，莊嚴地穿着一套藏青的嗶嘰衣服，戴着夾鼻眼鏡，在那個偵探的椅子上坐下來默默地張望着。他的同伴——事務所的出庭律師——在他那棕色西服的翻領上戴着一朵粉紅色的石竹花。他始終站着，有時不安地在辦公室裏踱步。

“白爾德先生，讓我們坦白地說吧。你是準備跟我們合作嗎？”

“不。”

“這倒是很有趣的，”斯蒂芬斯對他的同伴說。“記得勞埃德案件嗎？”

他又對白爾德說：“我並不在乎你把事情弄困難。不過我有責任向你說明你現在的困難處境的一些特點。目前我要求你的祇是希望你能明白我們是應聘來為你辯護的。並且在法庭上這……這種一邊倒的情況，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是很少有的。”

“我站在這一邊，”阿蘭·白爾德說。“我也是一邊倒。在我這一邊是沒有容納你們兩位先生的地方的。請代我向阿林頓先生致謝，好嗎？”

斯蒂芬斯點了點頭，來回地踱着步。

“你手裏曾經有一套非常寶貴的機密文件。”他說，“並沒有證據——要明白這一點——可以證明這些藍圖是你畫的。”

“当然是我画的。”

斯蒂芬斯对他的同伴微笑了一下。“如果我找对了門路的話，”他像旁白似地說，“这是一个最有兴趣的案子。”接着他又对阿蘭說，“現在，所有一切技術上的証据对你都是不利的。我們無法辯称不知內容——你是一个工程師呀。”

阿蘭格格地大笑起來。“那些藍圖的每一个細節我都知道。”

“很好。現在談談間諜網的問題吧。克尔培和这个名字叫芬萊的人，还有帕蒂西雅·鄧恩所担任的角色。更不用說索麥維爾教授要提出來的这个辯詞了。”

阿蘭看一下他的手錶。“你們兩位先生恐怕要耽誤吃晚飯了。如果對你們有兴趣的話，現在讓我告訴你們，什麼克尔培，什麼考爾·芬萊，什麼帕蒂西雅，或是其他任何人，我全都不管。”

“稍微忍耐一點，白爾德先生。當然，你根据一种外行的邏輯，可能得出結論，認為秘密情報並沒有送到俄國人手裏，因此你就沒有犯罪。这也許是一种可以獲得从輕处理的情况。但是这很难成为一种令人滿意的辯護，白爾德先生，問題的關鍵不在這兒。”

“这正是問題的關鍵，”阿蘭說。“我断定我的藍圖還沒有送到沐浴治療研究所。根据我这外行的膚淺的邏輯看來，我認為这是对於我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的一种强暴的干涉。盜窃有價值財產，是不是？我一收回我的財產，我就要馬上把它送到我打算送去的地方去。明白了吧？”

斯蒂芬斯先生凝望着他的同伴，接着，依舊从容不迫地对阿蘭說：“最後還要考慮到你太太的处境。要是按平常的情形，我們是会拒絕担任替你們兩個人辯護的。但是白爾德太太堅持說如果我們应聘替她辯護，我們也必須為你辯護。”

“但是你們是會不會為我辯護的，”阿蘭說。

斯蒂芬斯先生站在那兒，兩隻手的大拇指插在背心的胳肢窩裏，輕輕地踏著腳跟一高一低地搖著。“你這種態度使我們對白爾德太太辯護的工作十分困難，沒有把握。”

他用在法庭上的姿勢轉了個身，伸出一隻手指點著達蘭波先生。“如果我們把他的聲明祇要稍微提一提，我可以斷定我們就沒有可能……”他放低了聲音。“……給他們兩個任何一人安排保釋。”

“什麼？”阿蘭說。“保釋誰？我不需要阿林頓替我付保釋金。”

他又坐在椅子上挺直了身子。“剛才你說什麼？保釋誰？你是想告訴我柯娜已經被捕了嗎？”

斯蒂芬斯先生說：“我們是在規定條件下才得到這次探監的許可的，白爾德先生。在目前這個階段，我不能夠跟你討論這個案件的其他方面。”

“你意思是說柯娜在監獄裏嗎？”他霍地站了起來。“你們兩個都是律師，可是你們竟讓他們拘捕她嗎？柯娜跟這一切是絕對沒有一點關係的！”

“不要驚慌，白爾德先生。”

“她在什麼監獄？跟我在一個地方嗎？”

“請你安靜一點。”

阿蘭一把抓住他上衣的翻領，把那朵石竹花捏碎了。“快說！如果她在監獄裏，你們為什麼不管呀？把她弄出來！他們把她也牽連在這件事情裏面，一定是瘋了！”

斯蒂芬斯安靜地說道：“法律禁止強迫妻子作證反對她的丈夫，白爾德先生。不過我告訴你，你剛才的談話將會大大地不利於你太太的處境的。”

阿蘭放開了那個律師的衣服。“沒有的事。柯娜是完全不相干的。”

那個律師安詳地低頭看了看他那被捏壞的石竹花，隨後又望着阿蘭的那副苦臉。

“白爾德先生，請你聽一點忠告。你的太太對於你化在準備那些藍圖上的努力是很清楚的。她，和你一樣，同郎格納有長時期的往來。她，和你一樣，在任何人都還沒有受到控告的時候，就倉皇地躲了起來。”

白爾德坐在椅子的扶手上，凝望着夜色蒼茫，黑暗下來的窗口。

過了半晌，那個律師拍拍他的肩膀。

“什麼？”

“還有一個應該考慮的問題。當局曾經和我們接洽過。如果我們合作——包括你的合作，白爾德先生——來準備我們的辯護狀，便有可能獲得一個最輕的處分。比如說判你五年徒刑。按照一般情況判你的夫人兩年徒刑，也許還可以緩刑。”

達蘭波先生看到他的同伴對他點頭，便站起來，向門口走去。斯蒂芬斯先生說：“我們明天再來和你聯繫。我希望你能重新考慮一下。”

“重新考慮什麼？”

門外有人敲門。斯蒂芬斯先生喊道：“對不起，請等一下。”他放低了聲調對阿蘭說：“最好是想一想克爾培和他的同黨怎樣引誘你去做你所做的那些事情。”

說完這句話，那兩個律師就離開了。

接着偵探就拿着阿蘭的大衣走進來。“從這邊走。”

走進甬道對面的辦公室的時候，阿蘭·白爾德突然站住了。

他張大了他的鼻孔。

“請坐，”偵探煩躁地說。“請進來吧。我沒法關上門。”他好奇地望着阿蘭的緊張的臉。“白爾德先生，好不好請你坐下？我們還得等幾分鐘，汽車還沒來呢。”

阿蘭轉過臉來對着他。“嗨！”他說。“我太太到這兒來過！我聞得出她的香水味！她到這間屋子裏來過！”

那個偵探懶洋洋地說：“啊，來吧，來吧。坐下。你一定和我一樣餓了……我叫他們給你弄一頓豐盛的晚飯吧。”

阿蘭猛地轉過身，向外面的甬道奔去。“柯娜！”他叫道。“柯娜！”

那個偵探抓住他的胳膊。“安靜一點，白爾德。不要幹傻事。”

“柯娜！你在這兒嗎？”

阿蘭突然向前猛衝，拖着那個偵探，沿着甬道跑了十幾步。就在他張開兩臂向地上彎腰的時候，偵探趕上去絆了他一脚，兩個人便砰的一聲重重地倒在地上。甬道兩邊的幾扇門立刻打開，兩個穿制服的警察向他們跑了過來。

“好啦，”偵探說。“好啦。我捉住他了。”

“這是她的手帕，”阿蘭說。當他站起來的時候，兩邊各有一個警察抓住了他的胳膊肘。他手上捏着一條揉成了小團的白麻紗手帕，邊上有精緻的粉紅色的花邊。“這是柯娜的手帕。上面有她的香水味。她到這兒來過。”

“去把他的大衣拿來，”偵探說。

一個警察伸手去抓阿蘭的手。“把那個交給我。”

“讓他留着吧，”偵探說。“我現在認為這小子有點發神經了。如果他需要什麼娘兒們的手帕，就讓他留着吧。”

在回監獄的路上，阿蘭不住地問那兩個同他坐在一輛汽車上

的警察。“她什麼時候在那兒的？我為什麼不能見她？她是什麼時候被捕的？”

一個警察不時用厭煩的聲調說：“唉，閉嘴吧。我不認識你的老婆。請你閉嘴，好不好？”

有人在監獄辦公室裏給他留下了錢。雜役把一份炸雞的晚餐送到阿蘭的囚室裏來。當他們回來收拾杯盤的時候，除了咖啡以外，什麼都沒有動過。

到了十二點鐘，夜班看守來接班。他是一個逐漸上了年紀，態度和藹的人。他向白爾德作了自我介紹，隔着鐵柵欄想跟他談話。

“你拿的是什麼？”他問道，眼睛望着囚室裏白爾德的兩隻手。

白爾德攤開那塊揉繃了的鑲着粉紅花邊的手帕。“我太太的手帕。”

“哦。”

“我撿起來的時候，還是濕的。她原先一定在哭。”

“那太糟了。”那個看守端詳着犯人的臉。“想看些什麼東西嗎？沒有比看書更能令人瞌睡的了。”

白爾德一面揉着手帕，一面說：“如果我想看什麼，我會……”他頓了一頓，微笑了一下。“我剛才是想說我會自己拿的。”

那個老头子會意地點了點頭。他低下頭看看掛在他腰帶上的那個串着許多大號鑰匙的大鑰匙圈，嘆了一口氣。

“如果你願意玩紙牌的話，”他說：“我可以拉一張桌子過來。”

“不要，謝謝。”

“好的，小伙子，如果你需要什麼，只管喊我好了。我的辦公桌就在那邊。”

半小時後，当他回到這間囚室跟前來的時候，他發見那個犯人仍然坐在那兒沒動，祇是用兩隻手捧着臉。

看守咳了一聲，把身子靠在囚室的鐵門上，使鐵門發出唧噥的響聲。“喂，白爾德先生。白爾德先生。你想要什麼東西嗎？”

“我很好。我正在想一些事情。”

“想得太多了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我想慣了。我就是這樣來解決問題的。”

“當然……我明白。”

他每隔半小時總到這間囚室來一次。犯人已經躺了下來，可是沒有入睡，直到第二天早晨他還是醒着的。

第二十四章

自從復活節唱詩班演唱耶穌受難聖詩以來，山谷區禮拜堂還沒有像現在這樣座無虛席過。樓上最後幾排座位都坐滿了人。禮拜堂的引座員們累得渾身出汗，最後都靠牆站着，等候禮拜開始；他們不安地望着禮拜堂的中間部分，每一排座位上都坐滿了人，許多經常來做禮拜的重要人物來遲了，祇得坐在後面平常給稀客預備的座位上。

今天晚上，有好幾百個平常不來的人。樓上大部分都被大學裏的學生佔坐了。樓下成排成排的座位坐滿了並不是住在山谷區的男男女女，他們乘了公共汽車和電車遠道而來，毫不掩飾地用驚異的眼光四下望着這個禮拜堂的富麗堂皇的建築，望着其他來做禮拜的人，望着唱詩班的人所穿的潔白的長袍。有些人靠着椅背坐在那兒，仰着頭，閉着眼睛，傾聽風琴奏出來的宏亮的音樂

声。另一些人在翻閱擺在座位前架子上那些裝訂得很精美的讚美詩集。每个人差不多都在低声說話。

因为人太多，安排座位困难，禮拜開始得遲了。

在唱第一首讚美詩的時候，一个女人对她的鄰座輕声說道：“一向總是他唱！一向總是他領頭唱詩。”

“也許他傷風了。看起來他的樣子並沒有多大改變，是不是？”

禮拜按照常規進行着。先朗誦“聖經”；一个男獨唱家唱裴遜士^①的那支冗長而乏味的安靈曲；再唱讚美詩；獻金；宣佈捐獻總額；又唱讚美詩。這是講道以前所唱的最後一支讚美詩了，唱詩班的指揮已經意識到会眾的不耐煩，不自覺地加快了指揮。

讚美詩一唱完，所有騷動的聲音都立刻停止，整個禮拜堂裏聽不見一點悶聲咳嗽或是翻弄祈禱書的聲音。

当会眾看見芬萊牧師還坐在椅子上，仔細看着他那寫在白卡片上的講詞大綱的時候，隨着等待的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禮拜堂裏原有的那種肅靜空氣彷彿更加鮮明了，使人在肉體上也感覺到。一會兒牧師站了起來。他迅速地向整個教堂看了一眼。他朝講壇走了一半停住了，对他的椅子轉過身來，用一種遲緩而勉強的姿勢，把講詞綱要拋在椅子上。

他沒有走過去站到講壇後面，相反，他站在講壇的右邊，將那攤開的“聖經”翻了幾頁，迅速地查閱了一下。接着他抬起頭來。

“今天晚上，”他安詳地說道，隱藏着裝置的擴音器把他的低沉的音調送到每一個听众的耳朵裏，“我想不用我所準備的講稿，我

① 裴遜士（1803-1869），法國音樂家。

要用基督的話來講。”

他指着那本打開的“聖經”，大聲唸道：“‘聽見上帝的話，並且遵守它的人們有福了！’”

他停了一下，飛快地又把“聖經”翻回去，找到了他所要找的那一節。他俯身在放“聖經”的架子上，望着下面座位上一个个的面孔。

“基督說……‘今夜你們為我的緣故，都要跌倒。’”

一聲緊張的期待的嘆息，像一陣風一樣，吹動了禮拜堂的會眾。坐在樓上的那些人都向前探着身子。當牧師走去站在講壇後面的時候，每一隻眼睛都跟着他。他說話的時候簡直連一隻手指頭也沒有動。

“今天我整天都企圖訪問那些在苦難中的人。但是我的努力都是白費的。我被人趕開了。”

突然，他不是做作而是很自然地支着胳膊肘，向前探着身子。“我想去看一看關在監獄裏的我的兒子。但是我被拒絕了。他們對我兒子幹了些什麼事情，使我不能見他呢？”

每個人都看見他那細長的手指緊緊地抓着講壇的桌邊。

“於是 I 要求見一見我的一位多年好友，一位大學教授，一個受人尊敬的人，一個有聲望的人，里昂納德·索麥維爾。但是他們拒絕了我。那些監獄看守，警官，高級官吏和法官……我去找他們。我給他們寫信。他們都拒絕了我。”

他直起身子，繼續說下去。“離開監獄以後，我就到醫院去。醫院的門是開着的。我自由地走了進去。我走進這個充滿仁慈和悲哀的地方已經有多少次了啊！從來沒有人舉起手來攔阻过我。但是這個星期天下午，我走到一個地方，人們却不許我進門。我的抗議毫無效果。我是被手持武器的人阻擋住的！當我要求到一

个我要訪問的人的病床旁邊的時候，那些武裝的人強迫我走開。”

他舉起一隻手來，微笑地說道：“並不是說一个牧師平常就应当比別人受优待！我的朋友們……我去看这个病人，是因為別人都不許去見他。因為我們聽說他受傷了。他自己公開地告訴了我們……”

芬萊牧師抓緊了講壇，輕輕地說道：“我知道这个人從來沒有說過假話。我要去見的这个人就是邁戈爾·郎格納。”

“就連我保證，”他大聲說道，“除了上帝的話以外，不對邁戈爾說一句別的話，除了‘聖經’上的話以外，也不說一句招呼的話……就連這樣的保證也被拒絕了！他們命令我走開。”

“他們對邁戈爾·郎格納幹了些什麼呢？”他低聲說。

芬萊牧師抬著頭，對樓上最後的那幾排座位望了許久。他用手指著那邊，於是幾乎全體會眾都轉過頭去看。

“今天晚上我對一个沒有到這兒來的人說話。我對昨天獨自坐在那兒的人說話，一个到這兒來獨自禱告的年輕女人。後來她跟我談了話。她……”

他躊躇了一下，勉強地微笑着。“是的，她跟我一起做了禱告。她為我的靈魂祈禱。她答應今天晚上再來。但是她現在不在這兒。”

他嘆了一口氣。“當我从醫院回來的時候，我得到了一個消息。这个年輕女人被關進監獄了。因為她是我兒子所愛的人。因為這個緣故，她就被監禁了。”

他微笑着說道：“你們知道不知道……今天晚上我是秘密地走進我的教堂來的，而且在禮拜開始以前一直躲著，因為我怕他們也會把我從這裏趕出去。”

又來了那種緊張的令人窒息的肅靜。

“你們要問的是什麼？”牧師大聲叫道。“今天晚上你們腦子裏的問題是什麼？不要向我要求回答！”

他平靜地說道：“讓我們向上帝要求回答。”他幾乎是漫不經心地走到“聖經”跟前，把一隻胳膊肘支在“聖經”上。他一面自言自語地讀着，一面挺起身子，用拳頭在放“聖經”的架子上捶。

“基督說：‘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們在暗中所說的，將要在明處被人聽見。在內室附耳所說的，將要在房上被人宣揚！’”

他那雄渾有力的聲音突然可怕地變了聲調。他哆嗦着，閉上眼睛，大聲祈禱着。

“全能的上帝啊，越過監獄的高牆把這些話帶給我的兒子吧！考爾，聽着這些話！如果他們逼着你在黑暗中說話，你的話將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聽見！全能的上帝啊，今天晚上就用這些話讓我的兒子和所有其他的人們堅強起來吧！”

他憤怒地來回地指着講壇下面的座位。“記住！你們全都讀過‘聖經’，你們在童年時代就背過，在這個講壇上也聽人唸過千百次，而且像唸無意義的詞韻一樣唸過那些字句，今天晚上，當你們想到我的兒子以及跟他在一起的其他一切人的時候，要記住基督的話！‘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

他擦了擦額上的汗。“上帝不許你們這樣被人衡量。”

接着他就猜忌和虛假的判斷作了詳盡的發言。他說到別人對他的威脅。在一陣激動之下，他又走到“聖經”跟前，唸道：

“‘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

“聖經”上的這些話似乎使他的心很亂。他不安地踱到講壇跟前，踱到放“聖經”的架子跟前，又踱了回來。他開始對禮拜堂的會眾，對他的教友和山谷區的居民說話。他列舉自從他擔任牧師以來教堂舉辦的一些有益的工作。他談到人們對他尖銳的批評，特別是他在一九四六年大罷工時所持立場的批評。當他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往事，他的話便結結巴巴起來，同時額上也冒出了汗珠。

在一九四四年，當他把蘇聯的國旗和聯合國其他各國的國旗並排掛在教堂裏，並且祝福蘇聯的人民和政府的時候，教堂的長老們曾要求他改變態度。大戰剛剛結束，他便接到最後通牒：要就是把蘇聯國旗拿掉，要就是辭職。

他顫抖地指着前排座位，大聲叫道：“那面旗子得罪了你們！兩千萬人犧牲了，他們的血和我們士兵的血流在一起，使你們不高興！所以，當戰爭犧牲者的坟墓猶新，佛蘭克林·羅斯福偉大的締造和平的聲音還在响着的時候，你們就強迫我把那個國家的國旗從這個教堂裏拿掉；而我們所以能夠免於獸性的目無上帝的希特勒的侵略，正是靠這個國家的軍隊和人民的援救！”

他向整個教堂伸出兩臂，好像一個站在柵欄後面的囚犯似地說道：“我為什麼那樣做呢？我之所以把那面旗幟收下來，是因為他們告訴我，如果我不那樣做，他們就要管我叫共產黨。他們知道我並不是共產黨員。全市的人都知道。”

他的聲音又一次變調了。這個能言善辯的熱情的聲音，就好像鞭子一樣抽在聽眾的臉上。許許多多人顯然都往後縮了一下。

“我拿掉了那面旗幟，”牧師低著頭繼續說，“同時我也拿掉了我的良心。我拿掉了你們的良心。我褻瀆了二千萬男女英雄的墳墓。我所以那樣做，是因為我沒有足夠的勇氣去面對一個脅迫

我，要我沉默的可鄙企圖！”

他又一次俯身在講壇上。“我到山谷區教堂是來侍奉上帝的。我相信你們要我到這兒來也是為了同樣的原因，為了讓我可以引導你們侍奉上帝。可是我發現的是什麼呢？我被請到這兒來侍奉你們！而你們的上帝不是耶和華。你們的上帝是瑪門^①！”

他走到“聖經”跟前。現在他讀起來的時候，他的聲音既不結巴，也不响亮。他用孩子一樣的純真的聲調說道：“兩千年前，我們的主說過這些事情。我相信今天晚上在座的每一個人都聽過這些話。我唸過這些話已經有無數次了。但是我懂了這些話沒有呢？你們懂了沒有呢？”

他緩緩地唸道：“‘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瑪門！’”

芬萊牧師的態度變了。記得他在東區教堂裏時候的情形的那些人，一面注視着、傾听着，一面相互點頭微笑。牧師已經不拘一切形式了。

“今天晚上我本來是來向你們告別的。因為我兒子被捕，我曾經打算辭職，免得這個教堂再蒙受恥辱。我又一次地想要拿掉我的良心。但是……我不這樣做了。我站在這兒，絕不離開！如果瑪門的僕人們要把上帝的僕人強暴地從主的宮殿裏趕出來，那麼我就到街頭去，那裏有人民！”

他突然把話題轉到和平委員會上。他堅決保證要繼續支持它。

“有人曾經肯定地告訴我，”他說，“共產黨人支持這個爭取和平的世界運動，是因為和平是他們反對我們的最厲害的武器。和

① 財神的意思。

平……竟是一种武器！在億万人民被告知可怕的原子武器可以隨時落在他們头上的这样的—个世界裏，有人竟告訴我們和平威脅我們！因为共產党人在擁護和平。”

他向前排座位晃着他的拳頭。“如果今天晚上我在这个講壇上号召向莫斯科的男女老少投擲原子彈，这种殺人的呼籲一定会使你們欢欣若狂！每一張報上的大標題一定会引用我的話，無線电台也一定会把我的話宣讀一千遍！”

他微笑了。“原來有共產党人同我一起在和平委員會裏，对嗎？这样說，我們就应当破坏这个要求和平的運動，对嗎？好吧，今天晚上這裏在座的就有共產党人，这我可以肯定。难道我們就应当把这所教堂拆掉嗎？”

他朝四面看了一眼，把眼光集中到一排座位上。“共產党人每天也買報看報。那麼，我們就应当把報館看做顛覆性的組織，封閉起來嗎？我的新聞界的朋友們，把我所說的話寫下來吧！把我的話寫下來，看看你們的編輯会不会把我的話發表！”

他用一种充滿信心的嘹亮的声音，把基督的話讀了三遍：“‘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称为上帝的兒子！’”

接着他把一隻胳膊使勁地一揮，大声叫道：“可咒詛的是那些戰爭製造者和他們兇惡的原子武器，因為他們將要作为魔鬼，赤裸裸地暴露在我們面前！”

他知道，而且每一个听他說話的人也知道，如果他們不是在教堂裏，他的這些話一定会受到一陣熱烈的鼓掌的。

他先望了一望擠滿了學生的樓廳，接着又看了看樓下黑压压一片听众，牧師微笑了一下，簡單地說道：“我的朋友們……如果你們今天晚上沒有到這兒來，我不会說這些話的。我沒有料到你們有这样多的人來。我很感激你們。你們來了，这个行動就等於

給我講了一次道。”

他沒有再說一句話，便回到了他的座位上。

風琴師和唱詩班指揮完全沒有料到他会突然結束演講，他們馬上手忙脚亂地準備閉會的讚美詩。但是，當他們差不多就要準備就緒的時候，牧師却站起來，匆匆地上了台階走到唱詩班的指揮跟前，對他附着耳朵說了一些話，然後向着會眾舉起一雙手。

“這次禮拜預定要唱的第四〇七首讚美詩取消，我請求我們的唱詩班指揮和風琴師領導我們唱我們今天晚上所需要的一首讚美詩。讓這首讚美詩成為我們爭取和平的進行曲吧！‘前進，基督的士兵！’”

風琴師的為難的神情消失了。他奏起了一支雄壯有力的曲子。這支曲子震動四壁，使得唱詩班和全場的人都像一個人似地站了起來。序曲奏完，唱詩開始，一千六百多人，除了很少幾人以外，都放開了喉嚨，教堂的牆壁從建成以來從來沒有像這樣被震動過。

第二十五章

“老頭子”在凱因知道之前便接到了關於芬萊講道的報告。他馬上把他的聯絡人凱因叫來，大發脾氣。

“先是你給我們惹下郎格納這個麻煩——我不相信你真的沒有收拾那個老雜種，凱因——現在看看你對芬萊幹的事！你見了他以後，當時是怎麼對我說的？萬無一失！他現在一定在笑你呢，你這個傻瓜！你不是告訴過我——就坐在那張椅子上——你已經把芬萊吓得魂不附體了嗎？你唸唸這個！”

莫頓·凱因竭力想和緩一下他的老闆，但是毫無結果。

“你知道怎麼對付，是不是？”“老头子”大怒說。“當初我要把芬萊跟其他幾個人一道關進去，你和我爭論，不要那麼幹！現在你看看！我剛才聽說他接到大批電話，向他祝賀呢。你以為郎格納這件事是容易壓下去的嗎？怎麼樣，喂，我的冒牌智囊！”

“法爾諾先生，”凱因說，“我想建議……”

“快給我滾出去，不然，我倒要給你的嘴巴來一個建議！”法爾諾咆哮道。

凱因出了辦公室，開車回家。他在沒有脫下大衣之前，先喝了兩杯白蘭地，然後坐下來作了一番思索。

“現在我必須做的只是使他相信，能發生芬萊這件事是再好也沒有的。我只需要使他相信我是早就算定了的。”

他緊捏着他的酒杯。忽然他發現破壞他的計劃的，並不是芬萊本人，而是意想不到地去參加禮拜的那一大羣人。

“那班該死的傢伙！可是，沉不住氣是沒有用的。”

他撇着嘴，用左手摸着他喉嚨周圍的一摺一摺的厚肉。“不要沉不住氣。他媽的，說些什麼瘋話！我是怎麼回事？‘老头子’動了火，我也發了神經。”

他開始一步一步地考慮需要做出怎樣的決定……

就考爾·芬萊和帕楚西雅·鄧恩而論，他們是容易對付的。要好好搞他們一下。過幾天，得讓他們取保出獄。保釋金數目要定得大一些，好叫社會上的人大吃一驚。阿蘭·白爾德可是非嚴辦不可。

還有索麥維爾。

莫頓·凱因閉上眼睛，打了一個寒噤。法爾諾很可能還沒有完全意識到，這個古怪的案子現在完全繫在索麥維爾身上。當然，

在他一方面实际上是万無一失的。他們已經抓牢了他，不管他作什麼決定都沒有關係。

如果这个精神病学家在那个文件上簽字，他就可以獲得釋放，同時使其他的人受到任何一种合適的惩处，那就可以把克尔培送進監獄，關他一輩子。

如果索麥維爾不屈服呢？从某一方面說，凱因倒希望教授不簽字。那个“聲明”，即使教授否認它，差不多还是一樣地有價值。它可以提到法庭上去，可以在報紙上公開發表。凱因把索麥維爾的筆調摹做得維妙維肖，以致那个“聲明”看起來完全是出於本人的手筆。即使沒有簽字，它也會使人咒罵这个精神病学家是一个为了保全自己而出賣同党的人。此外，如果他拒絕簽字，他就不能不否認它。這就會暴露他是一个共產党人。那麼，他的職業就完蛋了。

索麥維爾是聰明的。他馬上就會知道，如果他在公開審判時被暴露为一个赤色分子的外國間諜的話，他的一切名譽和聲望，至少在他自己的職業圈子裏就會一錢不值。

“滾他媽的逼供的藥針^①！”莫頓·凱因笑道。“我需要給索麥維爾注射的是一个主意！好吧，教授，你是願意跟我們合作呢，还是準備解釋一下你怎麼會窩藏共產党間諜的？”

最後還有克尔培。凱因咒詛他的老闆沉不住氣。防共隊所以會把克尔培非法拘禁起來，完全是因為法爾諾施了直接的壓力。可是要對這件事情負責的却是凱因——“要有果斷！”“老头子”曾經對他咆哮過。“你原來打算讓克尔培躲起來，那麼你就讓他躲起來吧，如果你不得不強迫他躲起來的話！”

① 指資本主義國家迫害“犯人”的一種藥針，注射在被審訊者身上，使他神智昏迷，招出口供。

这是非常冒險的事情。凱因渾身出汗，盤算着要過多久把這個共產黨領袖放出去然後再正式逮捕他才合適。直到現在為止，凱因在這一點上是毫無疑慮的，但是法爾諾的憤怒動搖了他的信心。

“無論怎樣，”他大聲說，“我們已經抓到了克爾培。我們就將給他一場百分之百的民主審判。讓証據說話！”

証據是冠冕堂皇的。他一面回想着他跟軍隊裏的技術專家的秘密會談，一面帶笑着自言自語道：“毫無疑問，我當初該做律師的。那些可憐蟲，還告訴我白爾德的發明是什麼呢！那些該死的科學家，他們自以為知道怎麼統治世界！我告訴了他們一些生活上的常識。那些傻瓜！”

他找到了兩個科學顧問，這兩個人經過一些詳細的指示，可以作很出色的証人。祇要在某些地方提出一點偽証，他們就可以證明白爾德所“盜竊”的絕頂機密的發明的性質。

“當然，”凱因說，彷彿他在對陪審團說話一樣，“他們關於保密的誓詞，使這兩個先生不能確切地告訴我們這個發明到底是什麼東西。當然，本法庭也不能希望他們洩露這個機密到底是从什麼地方竊取來的。諸位女士，諸位先生，一個科學家今天是有重大的責任的，我們不能要求他危害我們國家的安全！庭上，陪審團的諸位女士和諸位先生，如果我觸犯了法庭的尊嚴，我謹表示歉意，但是我認為我們不能指望他們繼續作証下去了……”

凱因拍了一下大腿，從心底裏大笑起來。“莫頓，你真是有辦法！當那些陪審員站起來，好像他們屁股口袋裏裝得有原子彈那樣行動的時候，他們一定會使法官本人也驚慌起來的。”

即使阿蘭·白爾德矢口否認——這是不大可能的——他也絕對無法推翻政府專家們的証言的。所謂這個發明的目的是为了醫治關節炎的說法，一定會被檢察官駁倒，成為一個荒唐的笑話。

莫頓·凱因將使其中的一個科學家莊嚴地說：“那是很可能的，庭上，這個設備可以減輕關節炎的痛苦。我是不是可以說，原子彈的本身可以結束一切種類的痛苦呢？”

像這樣的諷刺將使被告的一切辯護變得荒謬可笑。

過了半夜，電話把他吵醒了。一個不說姓名的打電話的人報告一件很有興趣的消息。民權協會在星期二晚上要召開一個緊急的公開集會，抗議逮捕和虐待邁戈爾·郎格納。

凱因向給他通風報信的人表示感謝。這個消息和他的計劃正相脗合。“星期二我要跟那一幫人算賬。還有工會裏的克爾培的一夥。在這以前，我要去對那個阿林頓女兒下點工夫。那倒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他一心幻想着整個事件的成功的結局。法爾諾一定會具體地表示他的謝意。但是……給多少呢？

凱因想到初步每小時減低一角工資。單是東區一個地方的工廠，就有一萬二千工人。每個人每星期四塊錢。一星期就是四萬八千塊現款！

凱因給“老头子”寫了一份談諧的小小的備忘錄，開出一張做造的“發票”，好像他在給法爾諾送去一張交貨清單一樣。每小時減一角錢，每星期共計四萬八千元。

同時，莫頓·凱因發覺，無論“老头子”給他什麼報酬他都不需要繳納所得稅。這是從桌子底下遞過來的現款或者一疊股票。

第二十六章

“你現在預備在上面簽字了嗎？”

“不。”

“不行，你得簽字。筆在這兒。”

“不。”

那個警察從椅子旁邊往後退了兩步，躲開那強烈的弧光燈的高熱，擦着他臉上和脖子上的汗。另一個警察疲倦地站起來，走了過去。

“這兒有筆，小伙子。簽在這兒。”

“不。我要求有權利先把它看一下。”

“我告訴你這就是你寫的那篇東西，不過我們已經用打字機把它打出來罷了。”

“我堅持要看一下。這是我的權利。”

“權利？”那個警察哈哈大笑起來。“你在這兒祇有一個權利，小伙子。簽字！”

“不。”

“你一定要簽字。那麼你馬上就可以去洗一個冷水淋浴。還有晚飯在等着你呢。”

考爾·芬萊打了個寒噤。一提到晚飯，他就感到一陣痙攣，不由自主地在椅子上彎着身子想吐。他那空癟的胃在痛苦地作嘔。當他直起身子的時候，他發覺他的四肢在發抖，他覺得很丟臉。他咬緊牙關，努力抑制着自己，說道：“我再一次希望你們明白，我對於這種虐待提出最強硬的抗議。”

兩個警察對他這句話同時大聲笑起來。“來吧，簽字。”

“不行。”

“別做傻瓜了。你不簽字便得一直坐在那兒烤着，懂嗎？”

“我沒有看過，決不簽字。”

考爾用手擦了一下臉。他的汗不再流得那麼厲害了。他的臉

燒得火熱，眼皮刺痛，他可以感到他的心跳得就像什麼東西在耳朵裏嗡嗡的响一樣。

“禮拜天跟我談話的那個人在什麼地方？他為什麼不在這兒？他絕不會允許你們這樣可恥地治我的。”

“這是治你，是嗎？不錯……我們是在烤你，給你治腰痛呢！”

兩個警察對這個笑話都覺得很有味。站着的那個人把一疊打好了字的紙在考爾眼前拍打着。“簽字！明白嗎？簽字！”

“不。”

“筆在這兒。”

“不。”

事情就這樣沒完沒了地反覆着。考爾用單調的聲音一次又一次地拒絕。他不再哆嗦了。一種麻木的感覺慢慢地爬過了他的四肢。他的腦子也因為一種麻木的感覺而遲鈍起來。在長時間的審問中，他一直在和他內心裏竭力要抬頭的那些潛伏的遲鈍的思想鬥爭着。現在鬥爭已經結束了。

他不再相信警察對他說的話。他斷定那個聲明決不可能是他寫的那一篇。他現在明白那個偵探不過是一種特殊的騙子，比其他的騙子更聰明些，他的欺騙手段也更狡猾些。

漸漸地，他對於他的處境，對於這間屋子，對於那把椅子和那盞灼熱的弧光燈認識清楚了。他不再是一個“紳士”了。他不再是一個大學生了。他已經沒有一點點特殊權利。他坐的這張椅子是一般罪犯——盜賊、姦淫犯和殺人兇手坐過的椅子。

並且警察正在收拾他，決心要他在一份他所沒有看過的文件上簽字。

一個警察在拿什麼東西拍打着他的臉。“你的筆記本在這兒。可以關你二十年。你把一切都寫在這個本子了！不要做傻瓜

吧。簽了字，我馬上就在此處把它撕毀。”

考爾化了不少時間才回想起這個本子裏寫了些什麼東西。為了和索麥維爾談話，他在這個本子上是寫了些筆記的。那個偵探一定一開始就拿到了那個筆記本。當他和他作私人談話“把牌攤在桌面上”的時候，他留下這張王牌沒有打出來。

“不，”考爾說。

“筆在此處。我們可以讓你自已把這個筆記本撕掉。”

“不。”

坐在陰暗處的那個警察失去了耐心。“你這個卑鄙醜惡的赤色分子！”

“是的，”考爾說。

“什麼？”

“是的。我是個赤色分子。”

“把這句話記下來了嗎，路易？他承認了！”

站在背後的那個警察厲聲說道：“別理會那一套。那對他沒有用處，你這呆子。別讓他扯那些。去，再把那個聲明給他簽。”

考爾的紅臉微笑着。“我聽見了你的話。我是一個共產黨。”

“在這個聲明上簽字。”

“不行。我是一個共產黨。”

過了二十多分鐘，一個警察走開了。一會兒他又同那個偵探一起走回來。

“啊呀！這是怎麼回事？你在此處幹什麼，芬萊？”

“你自己回答吧！”

“這跟我沒有關係呀，我已經不管這個案子了。”

“那麼，你到此處來幹什麼呢？”

“因為你在犯一個嚴重的錯誤啊，我的孩子。”

“我是一个赤色分子，”考尔說。“你不喜欢，是嗎？”

那个偵探用着安慰的口吻說道：“算了吧。我們知道你是一個赤色分子。但是我們不願意你說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在法庭上对你是很不利的！要是这样做呢，你就可以脱身了……用你的声明。”

“不，我不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話。你是一个騙子。”

“一言为定，你在这个声明上簽了字，你就可以得到釋放。”

考尔在灼熱的灯光下努力抬起头來想看一下那个偵探的面孔，使他的眼睛像刀割一样地發痛。他緊緊地閉上眼睛，低下头來。

那个偵探拍拍他的肩膀。“我想你我是互相瞭解的。我对这一切覺得很难过。但是說到头來，芬萊，你这样的固执也是你自己的錯。現在來吧……筆在這兒……”

考尔搖搖他的低垂的头。那个偵探用一隻手攬住他。“今天晚上你就可以離開這兒，”他小声地說。“我們把你的女朋友也釋放。”

“釋放誰？”

考尔的头突然抬起來，抬得那麼猛，使那个偵探不由得往後退了一步。“釋放誰？我的女朋友？”

那个偵探罵了一句，後悔他的失言。他把那个声明推到灯光底下。“簽字！”

“你說你們要釋放我的女朋友！这是你说的！那麼你們已經把她關在這兒啦。你这个騙子！你原先告訴我她是來看我的。你……”

“簽字！筆在這兒。”

兩個警察跟那个偵探站在一起，三个人像排砲一样不断地提

出他們那個千篇一律的要求。“簽字。你一定會簽的。就簽在這個地方……”

考爾每隔幾秒鐘有規律地說：“不。”

他們繼續又試了一些時候，接着那個偵探仔細地看了一下犯人的眼睛，便把弧光燈關上了。他聳了一下肩膀，給那兩個警察打一個手勢。他們扶着考爾站起來，帶他順着走廊走進一間屋子，讓他躺在一張桌子上涼一涼。他們給他洗了一個淋浴，洗過淋浴以後他才能夠走穩。

他回到囚室，喝過水，吃了一點東西以後，便問看守能不能准他寫一封信。當那個看守問明了說不能准他寫信以後，有一個雜役低聲告訴考爾說他可以遞信。

“我要給我的女朋友寫信。她在監獄裏。我不知道她在哪兒。”

“我知道，”那個雜役說。“她就在街對過。在女監獄裏。我可以遞給她。”

監獄裏的每一個雜役都知道考爾在地下室裏呆了多長的時間。在他還沒有寫信以前，他們就在等着替他遞送了。

考爾一面寫，一面回想着過去兩年他給帕蒂寫的那些信。他回想着那些信，就好像一個人在回憶他的童年一樣。他希望再寫一些同樣溫柔的、孩子氣的表示親切的語。他覺得如果他不寫這樣的語，帕蒂可能不相信這封信是他寫去的。但是這樣的語寫不出來。

“最親愛的，”他寫道，“有三件事情我們必須馬上辦。要求有權聘請律師。要求知道對我們控告的性質。要求出席法庭受審……”

當帕蒂讀到這幾行字的時候，她的臉色蒼白了。她再三央求那個女雜役，終於打听清楚了考爾遭受審訊的情形。

“不过，他还好，”那个女人說。“不要担心。他們給他吃了苦头，但是現在他已經好了。”

“我害怕。”

“你用不着替他害怕，孩子。”

一小時之後，那个雜役叫醒了考尔，把帕蒂鉛筆寫的回信偷偷地遞給他。

“親愛的，”他讀道，“你絕對正確。我要馬上提出這些要求。我不達到目的就不讓他們安寧。我還要給外面的女孩子們送一個信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夜班女工。因為我們需要更多的援助。你為什麼不給你的外面的一些朋友送個信去呢？”

考尔的眼睛不再疼痛了。他的頭腦清醒了。在那个雜役走了以後，他等了半個鐘頭，然後猛烈地搖撼着囚室的門，大聲喊叫看守，要求有权立刻使用一次電話。監獄裏馬上就喧嚷開來了。

第二十七章

“我今天栽了水仙花，”索麥維爾太太說。“我把花盆消了毒，里昂納德，从暖室裏弄來新鮮的土。”

索麥維爾教授微笑着。他噴出一長縷雪茄的煙。“你怎麼會想到種水仙花呢，瑪格特？”

“我看見了日曆本上你的記事。”

“還有風信子怎麼樣呢？”

“要等到下月才行。不過我已經檢查過花根。看起來很好。”

教授繼續在屋裏來回踱步。他不時在窗前，牆角和關閉着的

門前停下來。他覺得兩隻手無處可放，不停地動着，但是屋子裏沒有東西可以給他摸摸弄弄。

他噙着嘴，停止了踱步，走近他妻子坐着的地方。她的椅子在那把這間屋子隔成兩半的厚鋼絲柵欄的那一邊。在她旁邊的一個牆角上，坐着一個便衣警官。

“今天你看上去非常漂亮，瑪格特。”

“謝謝你，里昂納德。”

“從一個男性觀察者的觀點看來，親愛的，一頂新帽子對於一個女人的靈魂並不怎麼重要，可是對於她的美麗可就重要了。我想那套衣服一定是你自己做的吧。”

“是我自己做的。”

“真是好看！很少女人戴紅面紗是好看的，瑪格特。”

“謝謝你。”

她直挺挺地坐在那張硬椅上，戴着手套的兩隻手優雅地合着放在她的膝上。她的聲調一點沒有改變，說道：“今天我看見了皮伯斯先生。他感覺有點迷惑，里昂納德。”

那個警察本來一直漠不關心地凝望着地板，這時一下抬起頭來。

“是的，”索麥維爾教授說。“我完全可以想像。”

“他不能不認為你的沉默……嗯……完全不是出於自願的。”

那個警察把椅背砰的一聲靠在後面牆上。“皮伯斯是你的律師，是嗎？你們不能討論這個案子，索麥維爾太太。我已經對你說過了。”

“皮伯斯先生也是我們的一個私人朋友，”她說。

“不管用什麼方式，你們都不能討論這個案子。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教授的眉毛和鬍子都聳了起來。他轉過身去，來回踱步。“那麼讓我們談些我們彼此的事情吧。我一直很想念你，瑪格特。”

“我也很想念你，里昂納德。里昂納德……你好嗎？”

“很不好，親愛的。”

“哦，我相信我們總可以請一個醫生來吧。”

“唔，”教授說。“我的症狀還不很顯著。起因是心理和生理的失調。而且說起來……我自己對於這種病症還是一個專家呢，不是嗎？”

瑪格特·索麥維爾慢慢地看了一下那個警察沒精打采的臉。
“是不是又犯……”

她的丈夫點了點頭。“是的。我的環境適應。我現在又遇到這種困難了。這倒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

“我可以瞭解。我一想到你這些日子一直呆在牢房裏，我自己就感覺很不好受。”

“哦，我不是在牢房裏，”他說，“我有一間屋子。並且，當我對那個可惡的收音機提出意見的時候，一個……唉……一個侍者給我弄來了一架留聲機。”

他走到鐵絲做的柵欄跟前。“你不高興嗎，瑪格特？音樂給我不少安慰。”

“為什麼你能够在一間屋子裏呢？”瑪格特問。

“難道我沒有關在地牢裏你覺得失望嗎！”

她沒有用微笑回答他的微笑。他又一次離開鐵絲柵欄，踱起步來。他輕撫着他的鬍子，說道：“你失望了吧。”

“里昂納德！這是很特殊的，是不是？”

“環境也是這樣嘛。”

警察清了清嗓子。“索麥維爾先生，索麥維爾太太，”他粗聲粗

气地说，“請你們不要談这个案子，好嗎？”

“对，老朋友。現在……为什麼我們不談一些更有趣味的事呢？这些天你讀些什麼書啊？”

“我應該老实承認，里昂納德，除了報紙以外我很少讀書。”

“那太不應該了，”他說，“我推荐幾本好書給你。今天晚上为什麼不讀一些蕭伯納的东西呢？至於我自己，我在用你的办法讀莎士比亞呢。”

“我的办法？”

“我在讀漢姆雷特。用……情感在讀。”他輕輕地笑了，走過來倚在鐵絲做的柵欄上。“‘漢姆雷特王子病例的四种研究’一書的作者，承認他剛發現这个歷史上著名的病人，你知道嗎？这确实有點滑稽。”

他斜瞟了那个看守一眼，說道：“我發現漢姆雷特和我自己的处境有些相同之处。”

“你們不能談通訊^①的問題，”那个警察說。“那是不允許的。”

“对不起，”教授說，微微地鞠了一躬。“我很瞭解你的困难地位，老朋友。我不过是指那段有名的独白，開头一句是……‘活下去呢，还是不活！’”

那个看守咧着嘴笑了一笑。“‘正是那个問題！’我在学校裏的時候讀过。如果你們談莎士比亞，那是可以的。”

瑪格特·索麥維尔端詳着她的那双交叠着的手。“里昂納德，你当然不是对你自己問这个问题吧？”

“你是指那句話字面上的意思嗎？当然不是。在这一点上你放心好了。不过，有時命运却把我們放在一个類似的進退兩难的

① 英文“correspondence”兼有“相同之处”和“通訊”的意思。

处境裏。”

“你剛才提到你的……環境適應。”

索麥維爾教授眯起眼睛，挺直身子，用全力去吸引他的妻子。“你对漢姆雷特的看法，現在我深信是錯誤的。漢姆雷特王子給他自己提出的那個問題的本身，是一種心理狀況的反映……也就是他完全沒有適應能力的反映！”

“你能够適應目前的处境嗎，”瑪格特說，“里昂納德？”

“我能够。事實上，對我說來，也祇有一個可能的適應的方法。”

“你叫我害怕。”

教授笑了一笑。“親愛的！我處理問題的方式向來不是都非常令人滿意的嗎？”

看守把他的椅子嘭的一下放下來。“還有三分鐘啦，”他說。

索麥維爾太太站起來，走近鐵絲做的柵欄。“里昂納德。我必須把這一點說給你聽。不管你怎樣去適應環境，你都有一個弱點。那就是你一直不願意讓你自己正視的那個可怕的缺陷。那就是你忽視了別人。”

“別人？”

“適應環境並不是一件孤立的行為。道德並不是個人的責任。里昂納德，在我們旁邊還有別人活着。你過去祇在他們影響到你個人單獨的適應的時候，才去考慮他們。這是不對的。單獨的個人的道德完全不是真實的！”

“你是在創立一種道德學說嗎，瑪格特？”

“我相信這比你的學說歷史更久一些，里昂納德。你一定要仔細考慮這一點。請原諒我！但是你必须看清楚……任何一個人適應環境必須估計到別人的權利……估計到他們基本的生存權

利！”

那个便衣警察站起來，伸了个懶腰，“時間到了。”

“你对我生气了嗎，里昂納德？”

“沒有，”他說。“不过我很失望。”

当她看着她丈夫修得很整齐的指头抓住鉄絲做的柵欄的時候，她咬緊了嘴唇。

“我真希望我能和你在一起，”她說。“我們可以討論……”

“瑪格特，”他說，“把我比做一隻在做舊式迷宮試驗的老鼠吧。你記得我們的那些試驗嗎？你看，我現在發覺我是在一个祇有兩個出口的迷宮裏。其中一个出口對於你和我会是極端痛苦的。”

“你千万不要只考慮我，”她說，“或者你自己。里昂納德，我們不是老鼠。我們是人。別人也是人。”

看守走到他們跟前。“对不起，時間已經过了許多了。”

索麥維爾太太对看守微笑了一下，看守气鼓鼓地轉過身去。她丈夫抓住隔開他們的鉄絲柵欄站在那兒，她走近他站的地方。

“里昂納德，”她說，她的呼吸很吃力，但是口气却很坚定，“自从那次我听了你的話和你一起站在台上，到現在已經有六年了。那時候有一个从斯大林格勒來的女孩子站在我們中間，我們倆握着她的手，你在听众面前莊嚴地保證你將永远不許反動派破坏……你說的每一个字我都記得……‘全人類對於和平与進步的唯一希望，我們同那拯救人類免於完全毀滅的偉大人民，苏联人民的不可動搖的友誼！’”

看守一下子跳到她旁边，粗暴地把她拉到門口。“够了！你走吧！”

“再見，里昂納德。”

教授眼瞪瞪地看着那砰的一声關上的門。“我的老天爺！”他对

着空無一人的屋子低聲說。“多麼粗心啊！竟在這個地方說這些該死的話！”

第二十八章

鄧恩老爹開會到遲了。他完全是因為他妻子的堅持才去開會的。她在報上看到了民權保衛協會的廣告，這個廣告號召舉行一次羣眾大會，抗議逮捕和虐待邁戈爾·郎格納的事件。

“他們一定會提到帕楚西雅的，”她說。

“如果他們不提呢？”

“那麼你就提她好了！”

“你要我在那樣的一個集會上站起來講話嗎？媽媽，你知道我不會講話呀。”

吃晚飯的時候，鄧恩太太說：“好吧，我去，老爹。今天我覺得好多了。我從來沒有替帕楚西雅做過多少事情。我覺得應當去做這件事。”

老爹從桌旁站起來，繞到她跟前用一隻手抱住她。“我知道，媽媽。我一直在想着帕蒂。我要去。也許我剛才只是為了嘔氣。我真的希望去。”

“要是你當初能在監獄裏看到她，我會覺得好一些的。他們不准你看她，那是沒有道理的。這叫我覺得很奇怪，老爹。”

“我知道。”

“星期天你回家的時候，你真的生氣了，是不是？”

鄧恩老爹搔搔頭。“你怎麼知道呢？我好久沒有生氣了，媽媽。”他回想起那次大發脾氣的情形，默然地微笑了。“沒有什麼，

我已經習慣了。我常常大發脾氣，不是嗎？”

“我們兩個都是一樣，”媽媽格格地笑着說。“還狠狠地打過架呢！”

老爹穿上大衣，戴上帽子以後，又看看他的妻子坐在臥室躺椅裏是否舒服。他把藥品、雜誌，她的那本詩集都替她放好，又在床邊放了一根手杖，使她在需要人幫助的時候，可以用它敲打地板叫喚樓下的人。

“琴妮過一會兒就會來，”他說。“我已經給她打了電話了。”

“老爹，用不着麻煩她啦。”

“好吧，我也許回來得很晚。像這種集會……你決不知道會開多久。”

媽媽望着他。“不要帶着那樣的感覺去，老爹。”

“什麼感覺？”

“害怕的感覺。”

鄧恩老爹在跟她接過吻，說過再會以後說：“我覺得很不好過，那天夜裏我竟讓帕蒂那樣走了。她自己一個人。我應該陪她一起去的，媽媽。當時真沒有想到她是去坐牢的。不過，要是當初是那兩個男孩子中的一個要去的話，我一定會陪他去的。這叫我覺得很不好過。好吧……再見。”

他先到報上登的開會地點，那個中學禮堂去。禮堂是黑洞洞的，關着門。外面有一小羣人在走來走去。一對青年男女告訴每個新來的人，會議改在愛克賽爾戲院舉行，並且告訴新來的人到東區去的長途電車路綫。

中學禮堂的集會所以會突然取消，是法爾諾安排的。各晚報事先都受到警告，壓下了有關這個舉動的消息，反而發表社論為之辯解。

“这次集会，”“邮报”说，“完全是有害无益的。如果这次集会没有被取消，社会上的一部分觉醒了的公众就可能认为这是一种直接的挑战，要他们出来干涉这种公开地呼籲众人来替賣國賊辯護的行動。單憑这个理由，这个會議就應該加以取消。”社論就用这样暗示的口吻來鼓勵当地的法西斯分子，同時也威嚇一切可能害怕暴行的人，使他們不敢去参加集会。

虽然如此，老邁戈爾受到的虐待所引起的自發的公憤，却是難於应付的。電話質問的運動，不过是迅速高漲起來的羣眾抗議怒潮的一个小小的浪头罢了。許多大工会，包括幾個从來不曾被認為是“左翼”的工会在內，都正式要求調查。法尔諾和各警察当局举行了一系列的緊急會議以後，勉强同意釋放邁戈爾，讓凱因去編造一些藉口，好讓報紙可以設法把郎格納的事件遮掩过去。

各報都很小心謹慎，只用最小的篇幅登載郎格納釋放的新聞。“世界報”援引了一位未提姓名的警官的談話。“事情的真相是，”他說，“郎格納根本就沒有被逮捕。當我們去找他查閱他的鄰居白爾德失踪的情形的時候，郎格納無端对一个警官動武。他滑倒在地上，但是他的伤势是輕微的。郎格納已經受到最好的醫療照顧。祇是由於医院医生的意見，他才被留下來住院的。毫無疑問，当法院对这个間諜案採取行動的時候，他將被傳出庭作証，但是現在他並不是被告，也沒有考慮对他提起控訴。至於他的所謂願對本案提供全部內情的建議，我們相信这不过是故意聳入听聞的話罢了。”

尽管想尽了办法，各報仍舊無法掩盖郎格納的釋放是社会輿論的一个重大勝利这一事实。社会上對於郎格納事件的公憤，有压倒社会上對於整个間諜所引起的恐怖感的趨勢。法尔諾意識到這一點，他不断地督促凱因，必須立刻撲滅因郎格納事件而組織

起來的任何運動。

凱因把他的注意力轉向工會。每一個公司的特務都被動員起來了。他們整天整夜地工作着，採用各種詭計、高壓手段和惡毒的謠言，誘迫大多數的工會領袖召集一個臨時會員大會，和民權保衛協會的抗議大會在同一天同一個時間舉行。

幾萬份印刷得很好的傳單神秘地出現了。在開會前的最後幾分鐘經過一個商業性的遞送機構發給東區的每一家居民。這個傳單上面寫着：“緊急羣眾大會！保衛你們的工會！每一個男女工人今天晚上都到工會大廈去！”

工會會員們響應了這個傳單的號召。因此，當鄧恩老爹最後到達愛克賽爾戲院的時候，在這個古老的大廳裏祇有二百來人，大部分人都穿着大衣，抵禦室內的潮濕和寒冷。

主席敲了一下桌子。“讓我再一次向諸位女士和先生表示歡迎。今天晚上到會人很少，但至少我們可以認為我們是決心為我們的自由做些事情，而不祇是說空話的公民。我們決心保衛我們的自由！”

坐在鄧恩老爹旁邊的一個人用胳膊輕輕碰了他一下。“他是誰？”

“從來沒有見過，”老爹說。

民權保衛協會的常務主席已經病了很久，所以請了另外兩個人來代替他的職務。第一位是一個文化界人士，他的名字在報紙通告上宣佈，可是他拒絕出席。第二位是本地的一个有名的政客，社會民主黨的一個領袖，在會議預定就要開始以前送來了他的辭職的信。協會的會計主任生平第一次被迫不得不執行主席的職務。

主席不停地摸着他的眼鏡，不安地撫着他那稀薄的頭髮，拚

命想結束他的開會詞。

“‘世界報’社論說祇有共產黨人會參加這個集會。讓我們自己來判斷吧。今天晚上我們到會的都不是什麼赤色分子，也不是什麼白色分子、黑色分子或者綠色分子。我們是公民。我們都是到這兒來保衛自由的！”

稀稀落落的掌聲說明他的話是如何的平淡乏味。他匆匆地介紹了第一個演講人，克利弗特·芬萊牧師。

過了一會，坐在鄧恩老爹旁邊的那個人把身子靠過來，小聲說道：“你禮拜天晚上，在市北區聽過他演說嗎？”

“沒有。”

“今天晚上他沒有勁頭。出了什麼事情啦。先前的那種熱情一點都沒有了。”

芬萊牧師發表了一篇很拘謹的，純粹按照“憲法”講話的演說。憲法所保障的自由權利遭到了侵犯，公民們必須抗議，對於被囚禁起來的人必須給予援助。諸如此類的話。

克利弗特·芬萊在他一生的傳教生活中，向來認為自己是一個“屬於人民的人”。可是他從來沒有檢查一下他對自己的這種看法。說實話，他並不是一個籠絡人心的偽善者。當他響應人民的偉大鬥爭的時候，像他在三十年代經濟恐慌時期所作的那樣，他能夠為人民仗義執言，堅定他們的鬥爭意志。在上禮拜天講道的時候他是那樣做了的，並且做得很好。

但是現在，在這所放着搖搖晃晃的桌子、破水壺，那發出可怕的刺耳聲的擴音器的發霉的舊戲院裏，芬萊牧師痛苦地尋找着使他心情沮喪、言詞平淡的原因。

“今天晚上我們雖然祇有很少的人到會，那沒有關係……”

但是這的確有關係。對於芬萊牧師，聽眾少得這樣可憐，是

可怕的。完全就字面上來講，他的確是一個“屬於人民的人”。沒有人民，沒有很大數量的人民的支持，他是一個孤獨的、不安的人。

這天下午他接到教堂的教會評議會通知，他必須立即辭職。這個消息一點也沒有使他覺得驚奇，反而使他暫時充滿了一種熱烈和高亢的決心。他起草了一篇堂皇的演說稿，想像着自己在那座漂亮的新建的中學大禮堂裏，向坐得滿滿的聽眾發表這篇演說的情景。這篇演說原來是打算談被囚禁的邁戈爾·郎格納的。

但是郎格納被釋放了。芬萊接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正在開始寫他的辭職信。這封辭職信，他原來也打算在羣眾大會上宣讀，當場宣佈成立一個新的“人民的教堂”。但是這兒卻沒有大禮堂，也沒有大量的聽眾。芬萊感覺寂寞。

“主席先生，”他在他的枯澀的演說結尾時說道，“我提議大會通過這個決議。”

沒有討論，沒有人提問題，也沒有人提修正意見。大家都準備好了對這個問題進行表決嗎？贊成的都請舉手……提案通過。

這時候，好奇的心理使聽眾活躍起來了。當一個櫻色頭髮上有一道銀色的亮光的中年女人站起來立在講桌後面，小心地、不慌不忙地將她帽子上的紅色面網揭到後面去的時候，女人們都皺起眉頭，男人們都帶着淡淡的微笑望着。

里昂納德·索麥維爾教授的夫人沒有帶面網發表演說。她那溫柔的聲調本身就具有一種感人的性質。

“我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她開始說，“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妻子來說話的。我是作為，就我記憶所及，一個一向過着養尊處優的生活的人來說話的。我一生都吃得很好，穿得很暖，要什麼衣服有什麼衣服。我的父親是一個教授。我的丈夫也是一個教

授。在大学的環境裏，人們有許多相互嫉妬和勾心鬥角的事情，那是事實。在經濟蕭條的年代裏，我們的收入是減少了，那也是事實。但是我必須老老實實地說，我從來不知貧困是怎麼一回事，也從來沒有擔心過貧困。”

在傾聽她講話的那些衣着寒儉的人的臉上，好像從一面看不見的鏡子反射出一道光似的，相繼閃露出一種敵視、渴望和困惑的表情。

“而這一切安定的生活，”索麥維爾太太繼續說道，“是買來的，是付了代價的。我們知識分子沒有工會。我們的交易是按照一種不成文法做成的。我們得到安定的生活。我們付出我們的知識作為報酬。”

在聽眾中間，這兒那兒都有人偷偷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講台上的聲音就像一根烏木棒輕輕地拍打着皮毛，擊起了一顆顆的小小的懸慮的火星。

索麥維爾太太談到知識分子的生活代價的不斷提高。她生動地描寫了大戰前幾年那些帶有預兆性的警告，當時許多學生和不少的教授曾經對於法西斯迫害的可怕威脅表示強烈的抗議。在教職員裏有些人被解聘了，有些學生也被開除了。

接着，索麥維爾太太很快地從大戰的年代講到現在，談到目前大學裏發生的事情。

“我們的安定生活的代價正在不斷迅速增高。我們正在被迫支付我們以前沒有見過的貨幣——憎惡、仇恨和對那些露出和誇口‘我一聽見文化這兩個字眼，就要拔出槍來！’的希特勒分子一樣猙獰的面貌的人表示奴顏婢膝。我們被要求去贊助一個大難就要臨頭的運動，一個將要把我們國家推下原子彈戰爭的地獄裏的運動。我們先把我們的思想拿出百分之十，接着拿出百分之二十。

不久就拿出百分之五十……去用在戰爭方面。我們有一些關得緊緊的，上了鎖的秘密試驗室。有些學生，不管他們多麼聰明，也不許到這些研究的地方去。”

坐在鄧恩老爹旁邊的那個人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怎麼回事？你不喜歡她嗎？”

“她沒有什麼不好。”

老頭子把大衣裹得緊了一些，對那個人的嘮叨感覺不耐煩。他皺着眉頭，努力想專心听索麥維爾太太的講話。但是他的思想却遠遠跑到鄧恩媽媽身上去了。

媽媽的外表可從來不像這個女人那樣。這個女人的身材像少女一樣窈窕，可是她一定已經年過四十了。她走起路來很像一個電影裏的女人。她揮動兩隻手的那副姿勢……她的手指像女明星那樣纖細、白皙和挺直。她好像雜誌廣告上的女人。

老爹听不見她在說什麼。一種模糊痛苦的惱恨情緒控制了他。他和他所認識的其他的一切人究竟有什麼過錯，為什麼他就不能給媽媽那一切可以使她像這個女人一樣保持美麗的東西呢？一種可怕的自疚的感覺壓在他的肩頭上。他埋頭看着座位，想繼續傾听台上的話。

“……當然，我的丈夫是無罪的。考爾·芬萊是無罪的。我知道阿蘭·白爾德也是無罪的。罪大惡極的是……”

為什麼她不提帕蒂呢？他們正在搜捕的那個人，那個共產黨員克爾培怎麼樣了呢？老爹回想起很久以前，在他被趕出房子，而房客委員會把門上的鎖砸開的時候，一個穿着褪了色的藍毛衣和破褲子的瘦瘦的年輕人來幫他們把傢具搬回房裏去的情形。那個青年就是台德·克爾培。媽媽曾經給他幾塊麵包，紅着臉抱歉說牛油已吃完了。當時帕蒂對克爾培說：“我們並不是把牛油吃完

了。除了有時候禮拜六有一點以外，我們壓根兒就吃不上牛油。”

帕蒂從那個時候起就成了共產黨員了嗎？

講台上的聲音變得更加輕快了。“第一，我將接替我丈夫在和平大會裏的位置。第二，我將立刻努力組織大學保衛委員會，來協助保衛所有被這個荒唐的間諜案的歇斯底里陷害的人。”

一陣響亮而有力的掌聲突然爆發，使鄧恩老爹吃了一驚。他看見索麥維爾太太舉手要求大家安靜。

“還有一件事情。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讓我們不要存着幻想。可能……”

她停住了。她在明顯的激動中把一隻手舉到喉頭。“可能我們所保衛的那些人裏面有一個或者一個以上，對於加在他們身上的殘酷迫害會抵抗不住，而使我們大家都很難過！但是我們決不能因此動搖我們的決心。面對着任何變化，不管多麼痛苦，我們必須向公眾大聲疾呼。自由與和平正在受到威脅！”

鄧恩老爹不由自主地跟着全場的人熱烈鼓掌。當旁邊座位上的那個人歪過身子來的時候，老爹說道：“講得好，講得不錯。但是她並沒有提到所有的人。她漏掉了幾個人沒有提。”

第二個演說人也是一個女人。老爹一聽見她的名字叫梅奇·克爾培，便聚精會神地注視着她。

克爾培的妻子說明民權保衛協會允許她代表她的丈夫宣讀一個聲明。這篇聲明是一張鉛印的傳單，上面有一個很醒目的標題。梅奇用一種清楚響亮的聲音開始唸：

“我是怎樣失蹤的！當你們讀到這篇東西的時候，你們就會知道我是被捕了。你們會聽到關於我的所作所為的許多虛構的解釋，因此……”

這是一篇很長的聲明，是黨委會在克爾培失蹤以前根據那次

討論結果慎重起草的。馬克和費耳決定“採取攻勢”，公開控訴政府當局綁架黨的領導人。

不過声明的主要部分談的都是整個局勢。“這偽造的間諜恐怖的真正目的是什麼呢？”声明問道。鄧恩老爹沒有完全听明白。他看得很清楚，把克尔培誣成一個間諜，那麼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工會就要分裂。他也看得很清楚，把索麥維爾那樣的人牽連進去，將使和平大會的許多支持者恐慌。但是老爹因為留神傾听声明中提到的那些名字，思路一再被打斷。老邁戈爾，年輕的芬萊，白爾德夫婦和那位教授。

這次老爹碰了一下他的鄰座。“為什麼她不把他們全都提出來呢？”

“你是什麼意思？”

“比如……帕楚西雅·鄧恩。”

“你認識她嗎？”那個人小聲說。

老爹遲疑了一下。他的兩隻手在發抖。他激動地說道：“她是我的女兒。他們連讓我看看她都不准。她現在正在監獄裏呢！她的母親又在生病。我不應當把她留在家裏，自己到這兒來的。”

那個人好奇地望着他。“站起來問吧，”他低聲說道。“她唸完的時候，你提一個問題。”

老爹的身子在大衣裏開始出汗了。為了掩蓋他的激動，他端詳着他的兩隻手。他的手腕比以前更瘦了，相形之下兩隻手顯得非常之大。他的左手最後兩個指頭的上半截沒有了。他遮住了殘廢的地方。但是他的手指都是粗大扭曲的，到處都是傷疤，無法伸直，指甲上的污痕永遠洗不掉。

他微笑着想：“用這兩隻手我做過多少砲栓。大的高射砲上的砲栓。在工廠裏我出的廢品最少。配上我造的砲栓的高射砲都

是好的。我敢打賭它們絕不會卡殼。那是我在工作台上參加的第二次戰爭。回想起帕蒂進工廠時的情形。真有趣，她要幹機器活的那種樣子很叫我高興。可是我從來沒有很關心過帕蒂……”

梅奇·克爾培的聲音一直提高到擴音器發出回聲。“如果他們使你們脫離了你們自己的領導，那麼他們就要裁減你們的工資！如果他們把我們投入監獄，下一步他們就要用歇工辦法把你們趕到街上去！如果他們能夠矇騙你們，使你們相信和社會主義世界友好就是犯罪，他們就會直接引導你們去幹出原子戰爭的賣國行為！”

聲明的這些結尾的話，在老爹看來，和從前經濟恐慌年代裏的那些傳單一樣的辛辣而尖銳。從前那些口號，充滿了“團結起來！”“靠攏你的隊伍！”“戰鬥啊！”這一類的好字眼。

主席不安地等着熱烈的鼓掌停止下來。他停頓了半晌，這時候有很大一批男女魚貫地入座。珊珊來遲的人絡繹不絕地進來，已經把戲院坐滿了。

當聽眾安靜下來以後，主席請求大家捐款。在收集捐款的時候，人們紛紛探著頭朝外面看，想弄清楚外廳裏在發生什麼事情——那裏有一片吱吱喳喳的聲音，偶爾還發出哄笑和高聲叫喊。

“我們原來希望，”主席說道，“今天晚上還有一位講演人。可惜……”

戲院正廳後面的門突然打開了，聽眾都轉過臉來。人們開始鼓掌。男男女女一批批地從座位上站起來，加倍地使勁拍手。在中間過道的盡頭處，一個灰髮老人，面帶微笑，扶著一個高個子青年的臂膀，蹣跚地走過來。

“邁戈爾！老邁戈爾！”

全場听众都站了起來，对他長時間地欢呼。

“他会提到她的！”鄧恩老爹对他的鄰座說。“你看吧！他不会忘記她的！”

“也許他会忘記的，”那个人在一片掌聲中貼近老爹大聲叫着。“你一定要問他！”

“我不能那樣做。”

“你非那樣做不可！如果你不問，我会使你問的。”

“等一会我再起來問，”老爹說。“等这个完了以後。”

如果帕蒂出了監獄，她一定会到這兒來的。他們已經釋放了邁戈爾，……你可以看出，他是受了傷。当他站在桌子跟前，探身就着擴音器的時候，你可以看見他在扶着他的腰。他的聲音很混濁，牙齒顯然有些毛病。

老爹一次又一次地跟着大家鼓掌，一直到兩隻手都發脹了。他一輩子也沒有聽到過這樣的演說。老邁戈爾始終沒有提高聲音。他只是站在那兒，微笑着，皺着眉頭，就像在街角一家小館裏那樣地跟大家談話。

他因為遲到而向大家道歉的那副樣子啊！他剛才在工會大廈散發關於克爾培的傳單。工會大廈擠得滿滿的，因此他勸進不去的那些人到戲院來。原來是他使戲院的座位坐滿的……

“我从心坎裏感謝你們大家！”他說。“法院並沒有釋放我。警察也沒有釋放我。是你們釋放我的！”

老邁戈爾用刺入鄧恩老爹的心裏的樸素的話，告訴听众，人民的力量是如何的巨大。

“提到她呀！”鄧恩老爹壓着嗓子小聲地懇求說。“提一提帕蒂呀！把她的事情告訴大家吧！”

當演說結束，陣陣的鼓掌震撼整個戲院的的時候，鄧恩老爹坐

在座位上，舉不起手來，因為失望變得麻木了。老邁戈爾竟把帕蒂忘記了。

“站起來！你一定要問問他！馬上問他！”

老爹看見主席揮手要大家安靜下來，同時在用手指指着，筆直指着他。

“現在開始討論和提問題！請這位先生發言！”

老爹聽不見他自己說的話。他站在那兒，抓着前面的座位，數不清的一排排的人的面孔都在注視着他。

“聲音請大一點。再大一點！”

老爹無可奈何地，舉起一隻手。“我要問一問……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沒有說到……”

坐在他旁邊的那個人霍的站起來，大聲喊道：“主席先生！這個人是一個被捕者……帕楚西雅·鄧恩的父親！”

“到前面來講！請他到台上講話！”

过道在老爹腳下晃蕩。他蹣跚地在破地毯上走着，走上五六級台階，舞台的燈光晃着他的眼睛。

“他們不讓我看她，”他說道。“她母親病得很厲害。我不過是要看一看帕蒂是不是平安。他們不讓……”

他低頭看着他的一雙手，他的恐懼突然消逝了。

“帕蒂的兩隻手跟我的一樣。她像我一輩子那樣地在工作枱上工作着。我從來沒有給帕蒂多大幫助。我想我過去是認為她是够堅強了，可以照顧她自己了。但是她的力量還不够强大到使她離開那個地方。”

他眨着眼睛，望着坐在台上那一小圈椅子上的講演人。他仔細地一個一個地看着他們。

“為什麼你們都沒有提到帕蒂呢？我想你們是忘記了。”

某种思想在他腦子裏掙扎着，要找尋適當的表達的話。“我們不能忘記任何人。他們說我女兒是一個共產黨員。我不知道。她從來沒有告訴过我，也沒有告訴她的母親，或者她的哥哥。當我在報上看到他們說她是一個共產黨員的時候，我簡直睡不着覺。但是現在，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即使帕蒂是一個共產黨員，我也不在乎。我為她驕傲。帕蒂從來沒有做過任何事情，除了……除了勞動。在她還沒有上學以前，她幫助她的媽媽。當我生病以後，她找到一個工作，就離開了學校。她就這樣地幫助一家，應付開支。她做一切家務，看護我和媽媽，還在工廠做工。現在他們却把她關進監獄。誰要說帕蒂是間諜，他就是一個騙子！我想他們說她是一個共產黨員，是要使我們就不去援助她。我說，如果帕蒂是一個共產黨員，那是因為……因為她認為這樣她可以更多地幫助人民。也許我也應當是個共產黨。也許這位牧師也應該是。我從來沒有想明白過這些事情。但是在報紙對帕蒂說了那樣的話以後，我更加為她感到驕傲，我是支持她的，你們大家也都應當支持她！”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因為她不是一個間諜，她不是像報紙說的那樣沒有品行，她不過跟我、跟我們大家一樣，她總是在工作，總是在幫助別人，所以我們必須援助她，就像我們必須援助這位牧師的兒子，援助那位教授，援助台德·克爾培和那個年輕的科學家一樣！我們必須援助他們所有的人，把他們都救出來！我們不能挑哪一個是共產黨員或者不是共產黨員去援助，我們一定要援助他們全體！”

當掌聲震撼整個戲院的時候，鄧恩老爹幾乎是在跑着往台下走。剛要走下台階的時候，他腦子裏忽然湧現出一個新的思想，也就是他打算今天晚上在家裏向媽媽表達的一個思想；這個思想

的力量支持了他。

“朋友們！”他說道，一面揮着兩隻手請求大家安靜。“我還有一件事要說。我想問問諸位……為什麼他們總是說人替蘇聯做間諜呢？我來告訴你們為什麼吧。他們在這種間諜謠言裏單咬蘇聯，那是因為他們知道蘇聯是支持我們的！”

鄧恩老爹哆嗦了一下，好像他感到了全場每一個聽眾驚訝得倒抽了一口氣一樣。

“我是一個老頭子。我不在乎。不管怎樣，我不過是說出你們大家都明白的事情罷了。諸位知道當我們少數幾個人在一起的時候，在午飯後或者在喝着啤酒閒談的時候，我們說的是些什麼。現在我不過是大聲地說出來罷了。我老了，一九一九年的大罷工我是參加過的。當時就在这个戲院裏，大家站起來通過給蘇聯發一個電報，我也是其中的一個，這個電報告訴他們，我們罷工的工人是站在他們這一邊的。那時我們知道他們站在我們這一邊，因為他們是和我們一樣的人，他們也想要得到他們一輩子被剝奪的權利。而我們和我們的祖先也是一樣。朋友們，那時候他們就叫我們是間諜。哦，對啦，他們就是這樣叫我們的。間諜！有些人相信這些話，他們破壞了罷工。經過很長一段時期以後，來了希特勒和戰爭。蘇聯人民站在我們這一邊，那很好！當時每個人不是都這樣說嗎？當所有蘇聯的士兵代替我們的子弟去犧牲的時候，沒有人說過一句關於間諜的話！甚至那位大老闆，法爾諾自己也在一張照片上跟一個蘇聯人握手。可是並沒有人叫法爾諾是一個赤色間諜。”

會場一陣哄笑，鄧恩老爹也笑了。“朋友們，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我是怎麼能夠把我的思想談出來的。我想，現在，我是像你們許多人在想說出你們的思想的時候那樣，說出了我的思想。我

不过是想說明一个工人對於这个間諜案，要決定他的态度並沒有什麼困難。像法尔諾那樣的大老闆們，想利用這些謠言來証明苏联要進攻我們。然而要我們去和苏联作战的却正是這些老闆！眼下這些老闆們怕得要死。他們怕我們覺悟起來，認清苏联人和我們一樣地不要战争！苏联人是和我們一樣的人。他們是和我們站在一起的！對於這問題稍微用腦筋想一想，你們就可以看透這一套間諜案的謠言！”

老爹走回他的座位的時候，他覺得好像在一片掌聲中擠過來似的。他像一片樹葉一樣渾身顫抖着。

“媽媽絕不會相信我會這樣的，”他對自己說道。“克雷格老太太在這兒，也許明天她會告訴媽媽。我才巴不得她去告訴媽媽呢！”

當會議開完，老爹往外走的時候，他看見的第一張面孔是琴妮的面孔，她的臉蒼白得像一張紙一樣。她正站在後面找他。

“爹爹！”她說，一把扶住他的胳膊。

他知道這跟這個會議沒有任何關係。等他們穿過拥挤的戲院外廳，走到大街上，琴妮領他到一輛停着的出租汽車跟前的時候，他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那倆弟兄在什麼地方哪？”汽車開動以後他問。

琴妮祇是搖了搖頭。老爹聽見她扭動着兩隻手，關節發出噼啪的聲音。老爹不能思想。他隔着車窗向外凝望街上模糊的燈光。

“我倒願意你知道，媽媽，”他自言自語地說。

琴妮說：“戴上你的帽子，爹爹。你會着涼的。”

他已經把那頂舊便帽緊緊地揉成一捲。他竭力把它弄平，戴在頭上。

“我們到哪兒去呀？他已經開過我們那條街啦！告訴他……”
“沒有關係，爹爹。他知道到什麼地方去的。”

第二十九章

“主席同意馬特遜兄弟發言！馬特遜請上台發言！”

“你是什麼意思，馬特遜發言？”從擠得滿滿的煙霧騰騰的大廳後面，有人發出一聲吼叫。“在他沒來以前我早就要求發言啦！”

“遵守秩序！遵守秩序！請馬特遜兄弟發言！”

“你是他媽的什麼样的主席啊？”

“遵守秩序！”

馬特遜兩手抓着擴音器，像開機關槍一樣劈劈拍拍地講起話來。他是一連以地方工會執委中的左派委員為攻擊對象的第十七個發言人。滿嘴都是莫斯科指示，外國人操縱，黨的路綫，危害國家，間諜，賣國賊，工會破壞者這一類的話……

他最後的幾句話被夾雜着歡呼和嗷斥聲的一片吵鬧淹沒了。

“主席同意弗爾培斯兄弟發言！弗爾培斯兄弟請發言！”

“去他媽的弗爾培斯！你兩隻眼睛都瞎了嗎？我怎麼啦？弗爾培斯剛剛才舉手的！”

主席猛烈地敲着木槌，想把狂亂的喧嚷聲壓下去。右派社會民主黨會員們一個接着一個得到了發言權。現在弗爾培斯站在擴音器前講話了，他那緩慢、粗啞的嗓子大得像打雷一樣，再一次用一連串老套的形容詞轟着這擠滿了人的大廳：什麼俄國的愛好者，共產黨壞蛋，工會破壞者，克爾培的腿子……

“主席同意格拉爾頓姊妹發言！”

這一次羣眾的抗議比較好一些了。一個結實的，面孔紅紅的女人，大搖大擺地站在擴音器前面，用一種尖銳的聲音急急地叫道：

“我願意告訴大家，在我看來，如果我們現在不挽救工會，我們就永遠不能挽救它了，工會將要跟着那些企圖出賣我們祖國的人一道蒙受恥辱……”

女人們的尖聲喊叫幾乎把她的聲音壓了下去。“坐下！四六年是誰主張出賣罷工來的？你過去幹過什麼挽救工會的事情？”

格拉爾頓尖聲叫着：“他們想要像對付明曾諦^①紅衣主教那樣地對付我們！”

“回到教堂裏去吧！你不要在這兒談宗教！”

“奧哈拉兄弟比你這個天主教徒還要好些！”

“把她趕出去……我告訴你們，她在四六年想教我去破壞罷工呢！”

“請遵守議事程序！”

“主席兄弟！……請宣讀提案！”

“遵守議事程序！”

“問題半個鐘頭以前就提出來啦！”

“主席同意鄧恩兄弟發言，喬·鄧恩兄弟請發言！”

擁護左派委員的人開始猛烈地有節奏地跺腳表示抗議，聲音越來越大，簡直像地震一樣。可是，當鄧恩走到擴音器跟前，等待了一會兒以後，抗議主席不民主的裁決的吵嚷聲便開始安靜下來。

“讓他發言！他是喬·鄧恩！帕蒂的哥哥！來吧，大家聽他

① 明曾諦是匈牙利的紅衣主教，在美帝國主義指使下勾結國內反動派陰謀破壞人民政權，一九四九年被判处死刑。

說吧！”

当乔开始說話的時候，大廳比一小時以前要安靜多了。他的第一句話就使听众中最後的不滿的喃喃声安靜下來。

“主席兄弟，諸位兄弟姐妹，我不願意把这个會議拖延下去。在我們大家都有一个充分的和公平的机会來下決心以前，我也不願意这个提案向我們提出這個問題。我只想告訴大家我是怎样下定決心的。我的妹妹帕蒂使我下了这个決心。”

會場裏沒有一點声息。每一双眼睛都在注視着鄧恩帶着苦惱神色的漲紅的面孔。

“这不是一个好听的故事。關於我的妹妹，我考慮了很多。我現在还在考慮。但是帕蒂不是她以前那个姑娘了。我不願意說沒有心腸的話。但是我告訴諸位……我寧願帕蒂死了，也不願她發生現在這樣的事情。”

当他垂下头，压低了声音的時候；許多听他說話的男女听众也跟着垂下了眼睛。

“弟兄們，姊妹們……帕蒂本來是一个好姑娘。我不是像伪君子那样說这句话的。我不是一个傳教士。我的意思是說我的妹妹原來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很好的姑娘。在家裏很好，在这个工会裏也很好。……还有，在其他方面也好。並且这不是很久以前的事。後來帕蒂有了变化。我已經下定决心今天晚上不罵人，所以我不能說出我对这个人的看法。帕蒂開始跟着他混。他就是那个因为設法把我們國家的机密出賣給莫斯科而被關在監獄裏的間諜考尔·芬萊。他是一个赤色分子。他不知怎样，已經使帕蒂完全听他擺佈。我告訴你們，我簡直不能相信。我不能讓帕蒂給那样的一个坏蛋迷住。但是她確實給迷住了。其餘的事情我不想对大家講了。她仍然是我的妹妹。今天晚上我所以上台告訴大家这

件事，是因为如果我们让这些坏蛋繼續留職的話，那裏帕蒂所遇到的事情我們工会也会遇到的。尤其可怕的是因为这个人取得了帕蒂的信任，而她还以为他是一个老实人。他对她做了些什麼，我無法叙述。他就好像是从内心裏把她毀了。她当着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告訴我們說她是一个間諜。她已經变得那样厲害，她簡直滿不在乎这些了。”

乔·鄧恩把兩隻脚換來換去地站着。他有三次想再說些話都沒有說出來。他開始離開講台。他經過一番鬥爭又逼使自己轉回來。他垂着头，下巴貼着胸口，像立在断头台上的死囚一样，欠身就着擴音器小聲地說：

“我不能再多說了。我知道那班赤色分子怎样活動。我妹妹所遭到的事情使我下了決心。我要在還來得及的時候投票挽救我們自己。”

当他離開講台的時候，他好像躲避會場聽眾似的。主席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擠得滿滿的大廳裏沒有一點聲音。沒有一個人鼓掌，也沒有一個人辱罵。

一個人喊道：“主席兄弟，請表決提案！”

主席莊重地站了起來。“兄弟姊妹們，大家已經聽到……”

“主席兄弟！”

每個人都回過臉去。一排排的男女聽眾都站了起來，想看清走到前面去的是誰。

“請稍等一等……提案已經要付表決了。我很抱歉，不過……”

“那是弗朗克！”

“弗朗克·鄧恩要發言啦！”

“我們一定要听听弗朗克的發言！”

主席拿不定主意，舉起了他的木槌。這時 弗朗克·鄧恩已經走到台上。他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兒，盯着主席。

“讓他發言！提案先擱一擱！弗朗克·鄧恩請發言！”

這一次，民主把一個社會民主黨制服了。主席手裏的木槌緩緩地放了下來。

“好吧……弗朗克·鄧恩兄弟請發言！”

異乎尋常的安靜再一次籠罩了整個大廳。一個女人小聲地說了一句話，後面幾排都可以聽見。“我的老天爺……他在發抖呢！”

但是男人們却望着他的兩隻手。弗朗克·鄧恩站在擴音器旁邊，兩隻胳膊直挺挺地垂在兩邊，一雙大手緊緊地捏成了兩個粗大的拳頭。他仔細地望着他面前的一張張的面孔。

“兄弟姊妹們。我到这兒來不是要談我的妹妹。我願意告訴大家的是這個：從現在起，帕蒂祇有一個哥哥。那就是我。從現在起，鄧恩家裏祇有一個兄弟。剛才說話的那個……那個……那個人不是我們家裏的人。鄧恩家的人一向都是正派人。我們一向都是工會的人。我們都是有人性的人。那個人不再是一個有人性的人了。他不是我們家的人了。”

弗朗克·鄧恩把他挺得筆直的胳膊在手肘的地方，來回微微地動了幾下。

“即使我非殺死他不可，我也要把他趕出我們的家庭！”

後面，遠遠的有一個女人失聲驚叫了一下。

弗朗克的声音像一隻汽鑽那樣，帶着緩慢沉重的節奏，繼續說道：“我要投票反對這個決議。這就是說我擁護那些擔任我們的執委的共產黨員。我並不是一個共產黨員。我一輩子從來沒有參加過一次他們的會議。在工會裏，我是以一個人的行動來判斷

他的。對於一個女人，也是這樣。如果我妹妹帕蒂今天晚上在這兒競選工會執委，我會投她的票的。大家都知道帕蒂曾經怎樣為工會工作。過去，當帕蒂在做罷工糾察隊員的時候，今天晚上在這兒說話的有些人却坐在電影院裏。過去，當帕蒂被警察打傷的時候，你們有些人却在談停止罷工。從那以後，帕蒂並沒有改變。你們聽見了……有人剛才管她叫間諜。可是她還沒有被提到法院去。我告訴你們帕蒂絕不是一個間諜。”

他把他的話說得很慢，一字一句都沉重有力，就像汽鑽在鑽着一塊厚鋼板一樣。“從前帕蒂在罷工時被騎巡隊衝倒的時候，他們說是她攻擊警察。那時他們沒有蒙蔽住我們任何人。我們徵集了五百多個証人簽字証明這是謊話。帕蒂是受了誣陷。現在他們要我們相信帕蒂是一個間諜。我們可以找到一千個証人証明她不是。她是被誣陷的。就和今天晚上我們在這個房子裏的人肯定台德·克爾培是受了誣陷一樣，這一點我們每個人都知道。誰要投票擁護這個決議，誰就是投票擁護誣陷，擁護公司。正如老邁戈爾所說的，你們要是投票擁護這個決議，就是投票擁護趕快制度^①和裁減工資。”

弗朗克·鄧恩轉過臉去瞪了主席一眼，又轉回來看着到會的工會會員。

“自从我聽見我的妹妹被人叫做間諜以後，我懂得了許多事情。我明白間諜謠言起着什麼作用。它會鑽進一個人的心裏，使他喪失骨氣。它會使一個人變成狗腿子和工賊。它會使他出賣他自己的家庭。如果說今天晚上這兒有間諜的話，他們就是公司的間諜。我投票擁護幫助組織這個工會的人，擁護那些有工會骨氣

^① 趕快制度是資本主義國家增加工人勞動速度的一種工廠管理制度。

的人。而不是那些卑劣的沒骨气的工賊。”

以前的騷乱和現在相形起來不過是一陣陣的小風暴而已。現在，當弗朗克·鄧恩從講台上走下來以後，會議立刻就感受到劇烈分歧的大風暴了。有一半會員都站了起來。有幾十個人立刻大聲吼叫要求通過提案。還有幾十個人喊叫要求發言。主席徒勞地拚命敲擊木槌，大聲高喊遵守秩序。

就在這一刻，就在這個地方，台德·克爾培自從被警察釋放、被捕，又被取保釋放以來，第一次在公眾場合出現了。

克爾培關於“冒險主義”的預言已經証實。同樣，他的關於堅決反攻會迫使法爾諾退却的預言也証實了。

邁戈爾·郎格納事件所引起的公憤，芬萊牧師的戰鬥性的講道所得到的反應，以及老邁戈爾聲言要揭露“間諜”控告案一切底細的公開挑戰，已經使當局和各報驚慌失措，他們非常擔心非法拘禁克爾培將要引起新的物議。莫頓·凱因在絕望中向法爾諾建議採取一個更加冒險的擺脫困境的出路。因為從柯娜·白爾德那裏發現，她和阿蘭·白爾德曾經躲在提摩申柯雜貨店裏，凱因提出這麼一個意見：半夜裏去搜查那個地方，“發現”克爾培藏在地下室裏。但是警察局的律師們却拒絕了他的這個精采的計策。民權協會的律師（其中有一位是很有聲望的）已經從三個親眼看見克爾培在星期日傍晚被偵探架走的克爾培的鄰居那兒拿到了宣誓的証詞，這件事已經使他們感覺不安。

他們請聯邦警察局幫忙，想了一個厚臉皮的辦法來擺脫這個尷尬的局面。聯邦警察局把克爾培接管過去。他們在星期二開出一張逮捕狀和接到犯人的收據，把日期倒填為上個星期六。他們並向報紙發表了一個聲明，解釋說克爾培的逮捕一直保守秘密，是為了“使我們的警官便於完成對於本案所有嫌疑犯的搜捕工

作。”

所有三家報紙把他們關於克尔培被捕的報道差不多都掩盖过去了。他們集中力量宣傳克尔培被釋放的消息。甚至還在辦理保釋手續的時候，傍晚報紙的標題就寫着：

“法院釋放莫斯科間諜！”……“有人問：是誰強迫釋放克尔培！”……“間諜嫌疑犯獲得自由使社會震驚。”

自然，讀者中覺得迷惑不解的要比覺得震驚的多得多。為什麼克尔培被捕以後警察要去搜查他的家呢？許多人腦子裏開始懷疑這是一種誣陷。當報紙和無線電被迫不得不承認阿蘭·白爾德是自動向警察局投案的時候，人們的這種懷疑就更加厲害了。

克尔培在辦理保釋手續，見到了他的律師和朋友們的時候，曾經警告他們不要被樂觀情緒所麻醉。“我當然很高興，但是我也在擔心。其他的人也被釋放了嗎？不錯，這裏面是有勝利的成份的，但是如果我是你們的話，我就不願誇大這個勝利。我們得準備應付新的進攻。我想法爾諾決不會就此罷休。”

邁戈爾使大家注意到索麥維爾教授。“他是今天晚上唯一沒有取保的人。是怎麼回事啊？”

民權保障協會辦事處透露索麥維爾請了一個私人律師，並且拒絕接受別人對他的一切援助。索麥維爾太太本人對這件事表示不安。她向民權保障協會的律師們承認她的丈夫態度已經變得很壞。

“事情很不妙，”台德·克尔培說。“但是現在沒有工夫去推測了。我們必須趕快行動。現在……”

就像這樣，克尔培在工會大廈裏露面了。他從擁擠的走廊溜進去，一直走到有人守衛的大廳門口，才被人認出來。他的出現的消息差不多立刻就傳遍了風暴一般的會場，引起了更厲害的騷

動。克尔培微笑着，向所有他認識的人打招呼，拒絕進入大廳。

“你們都知道去年我就失去我的會員証了！”他說。他指的是“建築工人工会分会”遵照紐約國際工会办事处的反共指示把他開除了。“不过我想我应当到這兒來談一談。事實上，我到這兒來也是為了警察再抓我的時候更方便些。我們這兒的警察向來比別的地方多一些，不是嗎？”

大廳裏的擴音器在人們的笑聲中宣佈“散會！”

人羣像流水一樣湧出來。男男女女走出大廈，站到對街，佈滿了整整一個街口，克尔培站在人羣當中一輛卡車上講起話來。

他繼續說着開玩笑的話。他告訴大家他在一個警察分局裏面完全“失蹤”了，甚至連警察都找不到他。

“我成了一個有隱身法的人，”他說。“也許好萊塢會請我去拍電影呢。我甚至用不着經過試演，因為當女主角走過來擁抱我的時候，她會發現懷中空無所有！”

他突然結束了他的幽默，令人鼓舞地很簡略地談了一談工会。“看到一個會員大會到的人像這次這樣多，確實令人興奮。應當這樣保持下去。要參加你們自己的一切會議。那樣你們就可以作出你們自己的決定。歸根結底，工人階級做的決定總是正確的。”

他明快而尖銳地談到政治。“多少年來有人一直指責我們把政治帶進工会。好啦，現在大家看見政治是不能排斥在工会外面了。我沒有參加你們的大會，但是我聽說有人要求你們撤換所有工会裏的我們黨的工作人員。提出的理由是甚麼呢？只是因為報紙和無線電控告我企圖盜竊某種可以醫治俄國人風濕病的秘密！”

當羣眾的哄笑聲消失以後，克尔培說道：“這就是政治。老闆們的政治。警察政治。你們必須在工会討論這樣的政治問題，

經過充分自由討論之後加以解決。我完全相信，你們決不會在有利於公司的情況下，而是在有利於工會和你們的家庭的情況下解決這些問題。”

這時候，警車出現在羣眾的外圍，下令要羣眾把街道騰出來。台德·克爾培突然停止演講，唱起一支流行歌曲的第一行，引得羣眾一陣大笑。

“再給我五分鐘。

祇要再有五分鐘！”

羣眾緊緊地包圍了警察。

“有一件事情，”這位共產黨領袖說，“我還不十分有把握。現在有着一個真正的危險，這個搜查間諜的歇斯底里可能在社會公眾的心理上混淆了真正的問題。今天下午我們黨就這個問題發了一個傳單，我要求諸位每人在今天晚上回家以前都帶一份回去。現在我要說的只是：今天我們國家面臨的真正威脅不是一個間諜陰謀，而是一個戰爭陰謀！真正使法爾諾之類的壟斷資本家們害怕的並不是秘密的外國間諜網，而是那個偉大的，公開的，羣眾性的，正在迅速壯大的和平運動！這次新的間諜恐怖的首要目的並不是要保護我們國家不受外國間諜破壞，而是要摧毀東區工人和他們家庭的強大的保護者，你們自己的戰鬥的工會！”

他提高了聲音。“同志們，朋友們！就像你們今天晚上都來參加這個會員大會一樣，我要求你們大家在他們把我們帶到法院去審判的時候，都同我和其他的人一起到法庭上去。關於這個間諜案，我並不比你們知道得多一些。但是你們知道……正如你們不能把政治排斥在工會外面一樣，當一個工人站在犯人席上的時候，你們也不能把政治排斥在法庭外面！所以我希望你們都到法庭上去。如果你們都不能進去……那就站在外面吧！這對於我們

的法院是一劑非常非常有效的藥，一劑政治藥，就像過去大罷工的時候我們所發現的那種藥一樣！”

克尔培知道法尔諾一定有走狗在人羣裏，便对东區工人的襲斷資本家射出最後一發子彈。

“最後……不要害怕！这个人正在他所从事的最大的戰鬥中節節敗退，他正在从他对工人無恥地剝削了那樣久的國家中被赶出來，他此刻正在被中國人民打得一敗塗地……这样的人在他的本國也可以被打敗的！”

在克尔培的請求下，羣众在警察未能尋事之前自動散開了。

但是克尔培剛走開，工人們剛開始回家的時候，便又有一羣人在工会大厦門口聚集起來。謠言像一羣黃蜂似地嗡嗡傳播開來。

警車回來的時候，前面先來了一輛救護車。人羣朝兩边分開，讓出一條到門口台階去的路。

他們用一副担架將乔·鄧恩抬出來，乔·鄧恩已經完全不省人事。他的哥哥弗朗克在他後面，靠在兩個警察的臂膀上，跛着脚走下台階。他的褲子和襯衫撕得稀爛，沾滿了血。

“我看不見啊，”他說。“我看不見啊。”

血从他的前額緩緩地流進他的眼睛，流到他那被打破了的嘴邊，从下巴上滴下來。

过了一个鐘头，救護車開走了，警察把証人的名字登記完了以後，一小羣人仍然在大厦前面走來走去，低声交談着。

“你想喝一杯嗎，山姆？我想我那裏還有一點甜酒呢。”

“不，如果喝酒我会吐的。我告訴你我从來沒有見過这样的事情。”

有人对一个走过來的人說道：“山姆被夾在裏面。他剛要离

開廁所，他們就進來了。告訴他吧，山姆。”

“他們始終沒有說一句話。這是最糟的事情。弗朗克先動手。一拳打在便池的一扇門上。正打在鐵做的門角上。那聲音吓得我全身冰冷。我竭力想走出來。我告訴你，他們倆都決心要把對方打死！”

“山姆出不來，”其中一個人說道，“有一次他們兩個人都在他身上……看看他衣服後面這兒都浸透了血！血把他的身子都黏住了！”

“也許你是在流血吧，山姆……也許你受了傷，還不覺得。”

“沒有，”山姆說，“我沒有被打着。”他抱歉似地微笑着。“我告訴你們也沒有什麼難為情，當時我禱告來着。我跪在地上，祈禱聖母來給他們調解。在這以後，他們就從沒有近過我的身。”

“他們一定是喝醉了。”

“一點酒氣都沒有！你們以為我在那兒就聞不出來嗎？他們清醒得跟冷石頭一樣。不過他們還是像瘋子一樣要殺死對方。兩個人都是那樣。”

“你知道……在大街上我老遠就聽見吵鬧的聲音。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你們真應當到裏面去，”山姆說，“你們真該看看那個廁所現在成了什麼樣子。一扇鐵門整個給拉倒了。水管子從水箱上打掉了。天花板上都濺了血，我告訴你們吧。你們可以聞到，你們可以聞到血腥氣。”

一個默默地听着的人說道：“他們每星期五總是在一塊玩枯球的。就我所記得的，喬和弗朗克每星期五總是到市場去一起玩枯球。有一個很長時期我一直以為他們是雙生子呢。”

“嗯……”山姆說。

沒有人想听完這句話，不管是什麼話。人們一個個地道了晚安。當他們走到街角，經過工會大廈門口的時候，每個人都猶疑了一下，接着就急急地沿着人行道的邊沿，繞過了人行道上一小灘一小灘深紅色的血跡走去。

第三十章

奇怪，這些古老的街道顯得多麼美麗啊。這是一個寒風刺骨的夜晚，街燈閃爍着寒冷的光芒，它們掩住了兩旁房屋的齷齪破爛的景象，祇顯露出店舖櫺窗的各種漂亮的光彩，甚至連人行道上來來往往的行人也都因此而顯得神采煥發了。

能夠又坐在電車上，感到它向前行駛時的衝撞搖晃的動作，確實叫人高興。能夠到什麼地方走走，看到周圍各色各樣的人們，確實叫人心裏痛快。在你以為你永遠不能再坐車以後……

幾家店舖已經擺出他們的第一批聖誕節裝璜。聖誕節！現在是開始研究送節禮的單子，開始積錢的時候了。離聖誕節時間已經不遠。聖誕節總是很快就來到的，不管你怎麼樣計劃，它總是突然就來了。

最令人感覺高興的是身體覺得好多了。現在醫生用的新藥真有效力！他還預備去弄一些報上談到的那種新維他命。如果在聖誕節的時候，那種新維他命發生效力，使你每天能夠覺得像今天這樣，那該多好啊！

鄧恩媽媽心裏帶着一種溫暖興奮的感覺，對自己格格地笑了。逢到有事情需要瞞過他們的時候，她還是能瞞過他們的。就像她把老爹打發出去，又給琴妮打電話，叫她晚一些來那樣。可

是，她從來沒有對他們說過一句謊話。就是用她一向的那種辦法把事情瞞過他們罷了！

他們一定會非常生氣。她回去一定會聽到他們埋怨個沒有完的。當然囉，不論說了些什麼話，做了些什麼事，到頭來他們對於她身體覺得好了些，還是會覺得非常高兴而不會老是生氣的。

看看這一帶的商店啊！看看街上所有的這些人啊！城市越來越大了，人也越來越擁擠了。又看見這麼多人，確實叫人痛快。

現在快走近那個地址了。離這裏不會太遠了。電車將要轉一個大彎，穿過運河上面的高橋，然後就到那個地方所在的銀行街了。

電車大轉彎的時候，鄧恩媽媽覺得有點緊張。她不喜歡那座高大的橋梁。向來就不喜歡。她過這座大橋向來不敢睜眼睛。電車離橋邊那麼近，下面的河水又離得那麼遠……

電車的卡嗒卡嗒的聲音突然變成一種深沉的隆隆聲了。他們已經到了橋上。鄧恩媽媽往外看。她靠在電車的窗欄上，欠起身子，使她可以看到遠處和下面。並沒有什麼可怕。整個城市好像都鋪展在橋底下。運河美麗得像一本圖畫書。西邊的天空被鋼鐵廠的橘紅的火光照得通明。到處都閃耀着街道上和大樓上燈光的神奇的光彩。

她以後決不會再害怕這座橋了。決不會再害怕了。

這裏就是銀行街。媽媽從第一個街角起便隔窗向外面看，注意街上的門牌號碼。她站起來，緊緊扶着座位，慢慢地向電車的門走去。

她從電話簿子上抄下來的號碼是銀行街四〇七六號。從這個街口還要往前走一段。一所古老的沒有油漆的商店，門口貼着一些大幅的圖畫廣告。就是這個地方。

到了裏面，媽媽走到火爐旁邊，暖了暖手。这个办事处裏有十幾个人，都圍着一張桌子，在折疊着印好了的紙張。

一个胖胖的年輕女人滿面笑容地向她走來。“您就是剛才打電話來的老太太嗎？”

媽媽馬上就知道他們會怎樣對待她了。也許她面色看起來沒有她自己覺得那麼好吧。她們不會願意讓她出去的。這很明白。他們說，他們已經有許多人做這件事情，同時今晚很冷，散發傳單又是很累的工作。但是媽媽不想屈服。

她只做了一件討他們喜歡的事，那就是坐在靠牆的一張長凳上，休息了一會兒，讀着他們正在折疊的傳單。傳單上講的是台德·克爾培和間諜恐怖的事情。有成千上萬的傳單。白天有那麼許多人拿了它，因此他們不得不再多印些。

媽媽仔細地讀着傳單，希望帕楚西雅會在傳單上的什麼地方被提到。可是並沒有。她應當告訴他們她就是帕楚西雅的母親嗎？

“你看了有什麼意見？”當媽媽走到桌子跟前的時候，那個胖胖的女孩子問。

“很好，”媽媽說。

“我名叫麥蒂兒。麥蒂兒·馬克斯威爾。”

她替其餘的人作了介紹，用期待的眼光望着媽媽。“我不想告訴你們我的姓名，”鄧恩太太微笑着說。“今天晚上先不說。”

為什麼她不肯告訴他們呢？現在她知道了。她不願意他們以為她帶傳單出去祇是為了帕楚西雅。這在媽媽看起來好像是一個自私的原因。

她聽見自己大聲說道：“如果克爾培先生被放出來，所有其他的人都會被釋放的。現在我能夠了解這一點了。他們最想送進

監獄去的就是他。他是那個……”

她一直走過去，拿起一捆包好的傳單。傳單很重。別人幫助她把它拿好了。

走到門口的時候，麥蒂兒把手按在門的轉鈕上，不好意思地問道：“其他那些被捕的人中您有認識的嗎？”

“有的，”媽媽說。“我認得其中的一個。”她想起了小考爾小時候吃得滿臉果醬的樣子，“我想我認識他們中間的兩個人。好吧……”

“您到這兒來真是太好了，”麥蒂兒輕輕地說。

“我太好？怎麼，哎呀……別那麼說吧！”

“明天早晨您給我們打個電話，把您散發的情形告訴我們好嗎？”

“哦，我要打的。当然要打的。我也想知道別人散發的情形呢。我會在午飯的時候打電話來。”

現在拿着一捆東西上電車是很費勁的。有人讓給她一個座位。

如果當初想到把醫生給的新藥帶一粒來，那就好了。那就可以走進一家藥店，要一杯水吞下一粒。算了吧，現在想它有什麼用。

媽媽奇怪自己在辦事處為什麼不把帕楚西雅的情形告訴他們。這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樣，那時候，帕楚西雅不過像這包傳單這樣，小小一捆，一樣重，也是放在同一個位置，抱得緊緊的，她一動也不動。當然，帕楚西雅可是活的，溫暖的！

不過，這捆傳單在媽媽的懷裏，貼着胸口，也叫人覺得很溫暖。它們也是活的。媽媽透過她的大衣、圍巾和內衣可以感到它們的溫暖。

還有一點，媽媽格格地笑了起來，帕楚西雅總是有她自己的主張的；這些傳單顯然也是那樣的。它們現在是安安靜靜的，但是它們決不聽別人的話，它們決定要做什麼就會做什麼！

在這一點上，帕楚西雅跟那兩個男孩不同。也許他們要吵鬧些，麻煩些。但是你總是可以給他們一個警告或者打他們一頓，他們就會規規矩矩，聽你的話。帕楚西雅向來做事不用吩咐，可是當她不同意的時候，什麼也說不動她。打她，和她爭論，都沒有用。頑強的小東西啊！

媽媽把那網傳單緊緊地抱在懷裏。她想起上禮拜六晚上帕楚西雅離開家的時候是哭着走的。媽媽做夢也沒想到她是到監獄裏去的啊。簡直等於送她進去的！現在誰也不能進去看看她。

“帕楚西雅！”媽媽低聲叫着。

唉，否認也沒有用。現在她抱着這些傳單，是因為帕楚西雅的緣故。這並沒有什麼可羞恥的。如果為了你所愛的人，你什麼事也不肯做，甚至是你所能想像的最可怕的事情也不肯做，那麼你這人就沒有多大價值了。

鄧恩媽媽從車窗往外面看，看見她正在經過那個轉角處，從那裏搭公共汽車就可以到他們以前住過的那所郊區的小房子去。現在誰住在那所房子裏呢？它變得怎樣了呢？如果新房客每年冬天把那些牡丹花叢保護起來，到了現在開花的時候一定是很好看的。

媽媽和老爹從來沒有真正有過時間去收拾房子。剛剛着手收拾，那所房子那樣快就失掉了，就是經過這些年，還是好像不可能似的。好像什麼人把他們一輩子的積蓄一下子搶去，把錢拋在風裏一樣。從前，他們經過多少年的夢想和一文一文的積蓄，終於住進了那所房子……可是隔不多久，他們又回到他們原來從那

兒赤手起家的東區，破產了。

鄧恩媽媽把電車前前後後打量了一下，看着裏面的人的面孔，挑出了那些帶愁容的。人們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不時地嘆息着，望着窗外，想把他們的苦惱擺脫開。他們有些是有房子的。有些人像老爹遭遇過的那樣，正被解僱，給房地產抵押公司寫信，深夜裏還坐在廚房飯桌上小心地寫信，答應不久他們就可以繳付下一次到期的款項。

也許就是坐在對面的那個年輕女人現在住着那所小房子吧！

媽媽希望如此。可以看出她是一個謹慎的女人。她的大衣相當舊了，但是乾淨整齊得像一枚新針。她不會讓那些牡丹花凍壞的，她不是那種女人。

坐這一趟電車對媽媽很有用，使她得到了休息。她要到什麼地方去，心裏是有數的——她是到戲院區的中心去——當電車到達那裏的時候，她站起來，覺得已經休息過來，有了力氣，順順當當地就走下了高高的電車階梯。

她走了一段路，選了正在上演平克勞斯貝和鮑勃·霍潑影片的一家最大的電影院。一長排人正在等候買票，同時人們正在笑着談着，不斷地從裏面走出來。

“這是關於間諜案的，”媽媽說，一面遞出了她的第一張傳單。

一個女人把它接過去，好奇地望着媽媽，接着和她在一起的那個青年也拿了一張；媽媽慢慢地順着買票的隊伍往前走，甚至還沒有走到其他的人跟前，其他的人也紛紛伸出手來要。

“這是關於台德·克爾培和間諜案的事情，”媽媽把聲音放大了一些說。

這實在沒有什麼可怕的。為什麼有人要害怕呢？傳單開始很快發出去。上半疊已經越來越少了。

“这是共产党的玩意儿！喂，你不能散发这种东西！你听见了吗？连人带传单都给我滚开！”

妈妈对那个穿着黑绒领大衣的高个子的人说道：“你不要你就不要。这传单对你也许有好处。我只给要它的人。”

“你给我滚开，赶快！共产党齜齜货！”

妈妈递给下面一个人一张，继续顺着队伍慢慢地往前走。

一会儿，一个穿着从头到脚都镶着红色和金色的花边的电影院制服的青年，急急忙忙地走过来，轻轻地碰碰她的胳膊。

“不能在这里做这种事情，太太。走吧。这个地方是不准做这种事情的！”

“你回去干你自己的工作吧，年轻人。我干我自己的。”

“这种事情不准许的！你要我去叫警察来吗？”

有人喊道：“喂，去你的，你这个没种的家伙！”

“把你的手拿开，年轻人。我不管你去叫谁。回去干你自己的工作吧。”

排队的人们都笑了起来，那个年轻人转身走开了。妈妈开始觉得有点累。那细传单已经去了一半，但是却显得更沉重了。她的臂膀酸痛。但不知什么缘故，这倒使她感觉好过；医生、老爹和帕楚西雅禁止她做任何使她臂膀疲倦的事已经有好久了。

“看看台德·克尔培的全部情况，”妈妈对排队的人说。“看一看事情的真相吧！”

“我怎么知道这是事情的真相呢？”

“看一看就知道！”妈妈说。“你肩膀上有一个脑袋，不是吗？那是上帝给你用来思想的！”

有人哈哈地笑了，这给妈妈增加了勇气。她一边向前走，一边回头向那个嘲笑传单的人说：“在你的脑袋里，上帝给你的是

你自己的思想，不是報紙！你相信你在報上看到的那些東西嗎？”

“我可不相信你散發的那種齷齪東西！全是共產黨的騙人的謊話！不久我們就要有對付你們的法律了！”

媽媽心裏想到了許許多多的話，她一時竟吃吃地說不出來。“你們永遠也不能有反對這個的法律！”她把一張傳單舉得高高的，揮動着。“這上面說的都是實在的事！就像福音書一樣實在！並且你們會發現……像……像……”

她幾乎要說“像我一樣地發現”。但是這樣說不大對。她發現了些什麼呢？鄧恩媽媽飄飄忽忽地站住，靠着大樓的牆壁，休息下來思索着。

她發現她並沒有被嚇倒。像帕楚西雅一樣沒有被嚇倒。就是現在也是沒有被嚇倒。那個穿黑大衣的人又向她走過來了。還有警察在他旁邊。

“你拿的是什麼東西？”那個警察問道。他拿起一張傳單，看了一眼，接着碰碰媽媽的胳膊肘。“你跟我來吧，”他低聲地說，一面把身子彎得那麼低，祇讓她聽見，別人聽不見。

就在這一刻，被警察戴手套的手輕輕地碰了一下，媽媽覺得彷彿她一生的恐懼又降臨到她身上，像一股洪水要把她淹沒在可恥的束手無策的驚慌之中一樣。但是她的舊有的討厭的恐懼心情，就像要來襲擊她那樣突然地又神秘地消失了，彷彿上帝伸手來幫助了她。鄧恩媽媽感到一種強有力的不可抗拒的緊迫的感覺代替了她的恐懼心情。

“我正忙着呢，”她說。實際上她是在對自己說話，想表達出她的這種奇怪的新的感覺，但是她卻對警察說了。

“喂，”那個警察說，“乖乖地跟我來吧。”

“你現在不能逮捕我，”媽媽大聲說。“我正忙着呢。”

警察猶疑不決地对媽媽微笑了一下，又对那些站隊的人和停下來看熱鬧的人微笑着。“我不是要逮捕你，”他裝出一副慈祥的樣子說。“不过你不能散發这种东西。你决不能。”

媽媽轉过臉去，拿出一張傳單。“看一看間諜案的真相！赶快啊！要就快拿吧！”

那个穿黑大衣的人責罵那个警察。“你还等着幹什麼？把这个女人赶走！如果她再在这兒呆下去，我就要去報告！”

这时候，除了在那个長隊伍裏的人以外，已經有二三十个人聚集在电影院明亮的灯光下，而且時時刻刻都有过路的行人停下來观看，有些人正在大声議論这个局面。

“他為什麼要抓她呀？”

“她在散發什麼宣傳品。”

“她是傳教士嗎？”

“不是……这是共產党的玩意兒。”

每当听見什麼人說話，媽媽就回过头來。她唸着傳單的標題：“‘要提防的是战争陰謀，不是間諜陰謀！’來一張吧，朋友們。你們自己看一看吧！”

“够了，够了，”那个警察粗暴地說，“走吧，要不然我真要逮捕你了。”

媽媽的奇怪的新的感覺这时候特別強烈。“你不能攔阻我，”她对那个警察說。“我正忙着呢。你先走開……等一等吧。”

她的話和她那种客气然而大胆抗拒的态度，使观望的羣众觉得又感人又可笑。很多的人都哈哈地笑了，还有些人伸出手來。“我要一張，太太。”

当她走上前，把一張傳單遞过去的時候，那个警察气得漲紅了臉，伸手把傳單从她手裏搶了过去。

媽媽不加思索地馬上又把傳單奪回來。

人羣中發出一陣哄笑。“幹得好，太太！”有人叫道。

鄧恩媽媽走開幾步，又開始散發那些傳單。現在她真正忙起來了。她尽快地把那細傳單一張張揭起來遞給站在周圍的那些人。

在人羣後面，一個報童沙啞的聲音蓋過了街上車輛的聲音。“克爾培取保釋放！赤黨領袖被捕！請看關於赤黨間諜網的新聞！”

鄧恩媽媽喊道：“來看這個吧！省下你的錢來看這個吧！這裏說的是真相！快來看！”

這時那個警察正在氣沖沖地和叫他來的那個人說話。媽媽祇能聽見這兩個人談話的一些片斷。

她不再理會那個警察了。

突然間，她明白了她為什麼必須趕快。她以前有過這種感覺，過去四年就有過三次這樣的感覺，但是這一次與往常不同。

她停了一下，圍着她的人看見她在微笑。她腦子裏回想起大恐慌的那些年月，那時候他們還有那所小房子，抵押公司三次派人來，揚言要把他們趕出去，但是當抵押公司的人第四次來的時候，媽媽一看見他坐着汽車從街那頭開過來，就知道他一定是要把他們趕出屋的。她有絕對把握。

現在她有同樣的感覺，雖然痛苦和往常並沒有什麼兩樣。她左肘上感到像小釘子釘進去那樣的劇烈的疼痛。這種疼痛的感覺沿着她的胳膊往上蔓延，越來越高。

“快一點！”她說。“拿一張去吧！”

那個警察又站在她身邊了。“我給你最後一個機會。離開這裏。不然，我就要帶你到電話跟前去，叫一輛警車來。你聽見了

嗎？”

鄧恩媽媽斜着身子，連臉都沒有轉過去，說道：“你祇消等一分鐘，現在剩下沒有多少了。你祇消給我一分鐘，回頭我就跟你走。”

那個穿黑大衣的人又咒罵起來，大聲叫道：“你要阻止那些該死的傳單，不是逮捕這個老糊塗！別讓她再發下去啦！”

但是人羣中有幾個人開始尖銳地批評這個發怒的人；警察站在那兒拿不定主意，越來越尷尬了。

媽媽沒有听他們在說什麼。她知道這次疼痛有點異樣。以前，每次疼痛都帶來一種可怕的、殘酷的、難以忍受的恐怖，就像主日學校裏世界末日圖上的那些可怕的烏雲一樣，而那種恐怖的感覺比疼痛還要難受。可是這一次，這種恐怖感覺却不是不能忍受的。

當媽媽說“祇消給我一分鐘”的時候，她實際上是对蔓延到她胳膊上來的疼痛說的。這種疼痛來得那樣快，使她簡直來不及散完那些傳單。

“帕楚西雅！”

當帕楚西雅還那麼小，不能夠到廚房桌子上去工作的時候，有一天因為媽媽喘不過氣來，不能把麵揉完，她就爬到椅子上去，做了一個餅。帕楚西雅一定會把傳單散完的。你用不着教給她怎樣做。

像一道耀眼的閃光一樣，媽媽又明白過來，回到了現實。帕楚西雅現在是在監獄裏。她不可能來。祇有這些傳單能夠把帕楚西雅帶回家來。正因為這個緣故她才到這兒來的。

祇有帕楚西雅能夠好好地照顧老爹。祇有帕楚西雅能夠發現兄弟倆的毛病在哪裏，幫助他們解決。祇有帕楚西雅能夠把聖誕

節安排得像應該有的那樣好。

媽媽幾乎沒有感覺到放在她胳膊上的那隻手，但是她聽見一個年輕人的聲音叫道：“喂，不許動她！你看不見她有病嗎？你看她。她要昏过去了。”

現在傳單像一條長長的模糊的流水一樣，發得越來越快了，鄧恩媽媽的左臂垂了下來，那包東西散開來，隨風四散了。

像一架打樁機對着楔進地裏的樁子捶擊最後的幾下一樣，那股疼痛的感覺在她的肩膀上一起一落，在她的胸口一起一落；媽媽彎着身子伸手去抓那些正在飛散的傳單，一直伸手到飛舞着傳單的人行道上去。

她一定要讓每個人都能得到一張。一定要讓每個人都明白她知道的那些事情。但是現在那個警察把她抱住了。她模糊地感覺到他那隻粗大的胳膊抱着她，粗糙的大衣碰着她的臉，同時那亮晶晶的銀色徽章貼近了她的眼睛，變得越來越亮，亮得使她睜不開眼。

“你不能攔阻我，”當警察把她從人行道上抱起來的時候，她說。

在疼痛的猛不可當的最後幾陣襲擊之間，她在心裏對自己說道：“我真希望帕楚西雅在這兒。”

她希望帕楚西雅看到，即使警察抓住了她，她手裏還捏着一張傳單，警察並沒有能夠攔住她，她也沒有被嚇倒。

同時媽媽知道，這一點她能夠做到，任何別的人也都能夠做到。別人會拿起那些傳單。比她做得還要好些。她想把這一點告訴周圍那些面色蒼白的陌生的人。

最後，她希望有時間想一想老爹。還有那兩個男孩。但是就在這一刻，那個打樁機砸了下來，這次一點沒有疼痛，鄧恩媽媽

那隻緊捏傳單的手鬆開了。

第三十一章

前一天晚上，阿蘭和柯娜·白爾德被帶進一間用鐵欄杆隔成兩半的會見室。但是他們倆都在鐵欄杆這一邊。那個偵探微笑着走出去帶上了門，於是房裏祇剩下他們兩個人，互相擁抱着。

每次他像唸祈禱文那樣溫柔地叫着她的名字的時候，她就摟緊了他，吻他一次。她首先開口說：“阿蘭。親愛的。你還好啊。”

“看那窗戶上的欄杆。他們怕我要離開你嗎？”

她閉上眼睛，狂喜得嘆口氣，用手指撫摸着他那瘦削的剛刮過鬍子的臉。

“他們把你關在哪裏的？”他問道。“他們什麼時候把你逮捕的。是那個汽車司機帶他們到愛拉那裏去的嗎？”

柯娜用安慰的口氣說：“我一直都住在愛拉那裏。他們並沒有逮捕我，是我自己去找他們的。愛拉和我商量過，決定這樣作的。”

“我要早知道就好了，”他說。

“怎麼，你是怎麼想的呢？”

“我以為你是在監獄裏。”

她緊緊地摟了他一下。“阿蘭，阿蘭，事情那麼可怕嗎？”

“沒關係。現在沒有什麼了。你很好吧。”

“他們待我很好。”她說。“太好了。如果不是他們幫忙，今天晚上我是不能到這兒來的。”

“听着！”她的头倚在他肩膀上的時候，他說。“邁戈爾怎麼樣了？你打听出來了嗎？”

“邁戈爾……他們把他放了。那对他完全是个誤会，阿蘭……”

“他伤得很厲害嗎？”

“他們一點也沒有伤害他，親愛的。他跌在台階上那套說法是編出來的……不是他編的，就是別的什麼人編的。”

“那麼，他是伤得很厲害嗎？你看見過他沒有？你去看過他沒有，柯娜？”

“我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我祇知道他們把他釋放了。那完全出於誤会。”

他的兩隻胳膊使勁地摟着她。“听着！如果那是出於誤会的話，今天夜裏我就可以離開這裏！馬上就可以離開！”

她連忙糾正他。今天夜裏可不能離開。对邁戈爾說來那祇是个誤会，但是對於其餘的人並不是誤会。那是真的。眼前的夢魘是真實的。有活生生的人在裏面，包括阿蘭·白爾德在內。

“邁戈爾不是他們要找的，”她附着他的耳朵急急地小聲說道。“他們可以对他採取行動，不过因为他和这事的關係不深，所以他們決定放他走了。但是其他的人，阿蘭，不得了，你掉在裏面了，他們讓你上了圈套，無論警察怎樣同情我們，他們也沒有办法……你看，只要这个罪名不是賣國罪就好了！那是可怕的事情，阿蘭。就是兇殺案，你還有許多情況可以解釋，可以原諒。但是賣國罪却不行！克尔培幹这种事情幹了很多年了。他們一直想找到証据。現在他們找到了。因为这是賣國罪，誰也干涉不了。”

“給我一枝香煙，”阿蘭說。

她胳膊上掛着一個方格呢作的小錢袋，正和她的那套衣服相配；當她放開他去拿紙煙的時候，他站在那兒又微笑起來，半閉着眼睛，欣賞着她的美麗。那套衣服黑白相間，上面有許多鋸齒形的小格子，好像無數道閃電，裏面粉紅色的襯衣領口開得很低，把胸口都露了出來。

當她遞火柴給他的時候，他說道：“你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你將永遠如此。即使一百萬年以後的女人也不會有你這樣美。”

她聽得出神，划了第二根火柴才點着了自已的紙煙。

“我願意你把什麼事情都告訴我，”他說。“我考慮了很久，所以不難過了。如果是賣國罪，他們準備……”

她打了個寒噤。“先不要說這些。”

“如果對於邁戈爾是個誤會的話，那麼整個事情就是一個誤會。”

“我已經再三地告訴過你……你犯了一個錯誤。他們這才相信你是上了圈套，親愛的。”

“我並沒有上圈套啊，”他說。“克爾培對我沒有做過任何事情。他們誰也沒有做過。那是我自己想出來的主意。是我自己拿了那些藍圖去給索麥維爾的。”

她急忙又撲在他的懷裏，低聲說道：“這是一個秘密。我決心不告訴你的。親愛的！你真的可以出去了！”

“現在？今天晚上嗎？”

“沒有那麼快。但是很快。也許在一兩天以內。”

“看上帝面上！”他說。“听着！告訴我……”

“我真需要你，”她說，低聲哭泣着。“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回家。”

“別這樣。求求你，柯娜。告訴我。”

她用一兩分鐘的工夫揩乾眼淚。她想起莫頓先生很嚴正地告訴過她，無論她做什麼事，究竟應當怎樣去做，還要靠自己的判斷。要十分，十分小心啊。因為她的丈夫是那種人，也許由於他的固執，結果會使自己被判……無期徒刑的。那個偵探也告訴她同樣的話，還有斯蒂芬斯先生也是如此。這就要看她自己了。

“還記得我們常常說的那句話嗎？”她低聲地說。“什麼事情也不能碰我們！”

“對於某些事情，我們不得不裝傻瓜。”

“對了！你說得很對。不錯，你說得很對，阿蘭！我們不一定要……讓事情……你不一定要進監獄的！”

“現在我在这兒，”他說。“你看一看。我所到的地方，親愛的，就和這所房子一樣。這是一個很能幹的建築工程師造的。現在我就在這裏面。”

“現在如果你繼續固執下去的話，一切事情都會弄糟。唉，你要明白這點呀，親愛的！這完全決定於你。”

她談到明天的可能性，談到離開監獄，自由自在地走出去，跟她一塊回家，那些律師們會保證他在法庭上獲得無罪釋放，得到充分的洗雪，成為一個自由無罪的人。

他必須寫一份聲明。他必須完全供認出來。他必須揭發克爾培和那個青年芬萊如何使他上了圈套的事實。索麥維爾教授多少年來就知道這整個間諜網是如何進行活動的，他會幫助他寫這個聲明。

“這次你任何事情也不能隱瞞了，親愛的。我求你，千萬不要像過去你對我的那樣。我原諒你，阿蘭。但是這一次……”

他慢吞吞地說：“你意思是說，我是一個共產黨員。”

“你曉得，親愛的，我早就知道的。你並沒有真正瞞过我。我們一到提摩申柯太太那裏，我就知道了。所以，你沒法瞞他們。在法庭上他們可以證明這一點的。所以，你一定要把什麼都寫出來。”

“寫我是一個間諜嗎？”

“噓！阿蘭，心肝，不要那樣說。不，不要。祇要寫他們怎樣使你上了圈套就行！”

突然間，他開始想到這間屋子。他總是能夠準確地估計房間的尺寸大小的。那個窗戶大約有二呎八吋寬，五呎四五吋高。橫裏有五根欄杆，豎裏有四根。屋子本身是十六呎長，九呎或者九呎六吋寬。

“听好！”他說。“如果我是一個共產黨員，而他們是間諜的話，那麼我也是個間諜。”

“不，不，不對。他們故意讓你上圈套的。”

“可是，我仍然不免是一個間諜啊。如果我是一個間諜的話，他們能開脫我嗎？”

“是的，如果你把什麼都說出來！”

“如果我把什麼都說出來，那麼我就不是個共產黨員，也不是個間諜了。克爾培除了告訴我打電話給考爾·芬萊以外，沒有做過任何別的事情。芬萊除了帶我去見那位教授以外，也沒有做過別的事情。至於那位教授做了些什麼，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答應做的是些什麼。那就是我要求他做的事情。”

他抱着她的兩隻胳膊，感到忍受不了的沉重。“如果我把什麼都說出來，我必須說事實。我所知道的事實就是那些。不要責怪我。固執的是我嗎？固執的是事實啊！我的好上帝，這就是我知道的一切……事實！這就是我的生活的憑藉，我的鍛鍊的目

标。这就是我一向所使用的、我一向用來進行工作的……事实！”

她低声說：“唉，阿蘭，我們要到五千里以外的地方去，也許到夏威夷或者布宜諾斯艾利斯或者卡普利島上去！不管到什麼地方，我們都会高兴得像跳华尔茲舞一样。”

“是你教我跳华尔茲舞的，”阿蘭說。“跟別的任何人我就不曾跳过。”

“我知道，”她說。“不要談事实吧，阿蘭。親愛的，你和我之間的關係不僅僅是事实而已。你和我之間的關係是……我們之間的關係比世界上一切事实都重要啊！”

他轉过臉，不去看她流淚。“如果我們之間的關係不是事实，少年芬萊的事也不是事实了。他正在恋爱。我和他会面的那一天，他正在恋爱。當時他正要去看她。”

“阿蘭，他們也把他拖進了圈套，那不是和他恋爱，他是中了美人計。他們讓他們的一个女人，克尔培手下的一个女人对他下了工夫，是她讓他幹这事的！”

“幹什麼？如果他們能够開脫我，那末他怎样呢？”

“我想他們也会開脫他的。”

“那麼就剩下克尔培了，”他說。

“也許还有別人。你知道，那位教授对这一切都很清楚。是他帮助警察把这整个間諜網破獲了的。”

阿蘭伸手摸她的提包，找到了紙煙。“你怎麼会知道这一切呢？誰告訴你的，柯娜？”

“那些律師們和那个偵探，还有……”

“你想讓我幹什麼呢？”他問。

她睜大眼睛望着他。“沒什麼。但是親愛的……沒什麼。謝謝你！”

“說他們怎麼讓我上圈套嗎？我怎麼能夠說呢？”

她喘息着。“你摟得我痛死了，阿蘭。”

他生怕放鬆了她。生理上的恐懼。他以前從來沒有感到過這種恐懼。這是一種冰冷的麻木感覺，從腿肚子一直麻木到脖子的後面。

“如果我不能那樣做，柯娜，那怎麼辦呢？如果我被送進監獄……”

“親愛的，我要等着你。永遠等着你。可是……”她含着眼淚微笑說，“監獄終歸是監獄。我們要被分開的。光是清白無辜也沒有用……”

現在他可以看出這是怎麼回事了。他不相信他。在他的妻子眼裏，他是一個說謊者。不是在一件小事上撒謊，被人抓住了的一個普通的說謊者，而是一個處心積慮，頑固到底的說謊者，徒然在企圖否認賣國的罪行。

“這不過是因為你不了解他們那些陰謀多麼可怕！”柯娜說。她把她那濕漉漉的臉頰貼在他的脖子上。“阿蘭，你一定要了解那些人多麼可怕。你對人們過於信任了。你沒有認識到許多人是怎樣的可怕啊！”

“沒有，”他說。“我沒有認識到。”他的聲音聽起來彷彿在很遠的地方，好像另一個阿蘭·白爾德在說話，一個處於可怕的麻木狀態的人在說話。

“必須保護整個社會，防範像克爾培那樣的人，正如殺人兇犯和路劫強盜必須關起來一樣。這是為了每個人的安全。”

“那麼我也應當被關起來，”他說。

“阿蘭！親愛的！那不是你的過錯啊！”

“誰的過錯呢？”

“唉，你一定要明白，你一定要明白！是克尔培的过错！”

他企图把另一个阿兰·白尔德那只能看见事实的人的离得很远的声音压下去。但是他办不到。甚至当他吻着柯娜的脸颊，她那丝一般的头髮拂着他闭着的眼皮的时候，他还是听见那另一个阿兰的声音。

“我不懂这一切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柯娜。如果我寫一份假的声明，我会把事情弄糟的。那祇有使事情更坏。”

“他們在這一點上會幫助你的。不要為這事擔心。”

“誰會幫助我？”

“那位教授。還有律師們。他們願意幫助我們！”

那個祇能看見事實的人，那個看不見的人的聲音，漸漸離開了他。勉強地，隔著很長一段可悲的距離，那個聲音說道：

“柯娜，如果我說別人使我上了圈套的話，那對於他們將會有什麼結果呢？為什麼那些律師們願意幫助我說謊呢？為了使別人更加困難。一個殺人犯如果使別人判了罪，他就可以得到自由。這就是他們要我幹的事。”

“從某一點上來看，”她說，大聲哭起來，一面哭一面拚命哀求着，“這正是你可以補救自己的辦法，阿蘭。你可以向他們證明你的誠意。你並不是真的要犯賣國罪。你並不真是一個共產黨員。你只要幫忙使克尔培和別的人們，那些真正有罪的人們，得到他們應得的懲罰，你就可以……”

他溫存地拍着她。他的手已經麻木了。他的手所能感覺到的祇是那件方格花呢衣服上的粗糙的條紋。

“不要哭啦，”他說。“不要哭，柯娜。我很抱歉，但是我不能……”

“可是，如果他們證明你有罪，”她急忙插口說，哽咽得發抖。

“我也要去受審判的。你知道我是不在乎的，阿蘭。關於這一點我以前從來沒有說過。但是我擔心，因為你不肯……因為你始終這樣固執，發現他們也判了我的罪，那你会怎樣呢？你会永遠責備你自己的。你將永遠不會原諒你自己。”

“住口！”他說。

他不停地用他麻木的手拍着她。彎下身子用他的臉貼着她的臉，就連他的臉現在也覺得麻木了。

“不要再說啦，柯娜。這不是真的。這個關於你被判罪的話，是你自己編造的。他們可能那樣對待我，但是他們不能那樣對待你的。不要再說下去吧。”

她挺起身子，擦了擦眼睛，望着他。

“阿蘭！”

“不要再哭啦。”

“阿蘭！親愛的！”

“好啦，”他說，想不出別的話來。

“不要那樣子！阿蘭！”

她的手指緊緊地掐着他臂膀上的肌肉。她拉着他，同時又往後退縮，睜大眼睛看着他，她臉上哭泣後的紅暈消褪了。

“阿蘭，不要那樣！阿蘭，親愛的！”

“好吧。”

“不要那樣看我！求求你，阿蘭親愛的，对不起，原諒我吧！是我編造的！原諒我吧！關於我他們什麼也沒有說……他們對我說，我和這事一點關係沒有。你知道我決不會利用我自己……讓你做任何事情！你知道我決不會為了救我自己而……”

“我知道，”他說，“我知道那不是真的。”

“那麼，原諒我吧！不要那個樣子！”

“我原諒你。好啦。”

“不，你沒有原諒我。啊，我的上帝。我看得出來的，阿蘭！”

她踮起腳跟，緊緊地抱住他，瘋狂地把她的臉貼在他的臉上，盲目地尋找他的嘴唇；但是當她接觸到他的嘴唇的時候，她立刻縮了回去，呻吟着，放鬆了他的臂膀。如果不是他抱住了她，她會倒下去的。

他抱着她呆立在那兒，茫然地望着那個柵欄的窗戶，望着方格子外面黑沉沉的夜，像許多方方的瞎眼眶，通過它們什麼也看不見；他知道即使用他今後畢生的時間去探索已經發生的事情，他也永遠不會得到答案。他舉起他妻子還在顫抖着的苗條的身體，把她的臉放在他的肩頭上，听着她的呻吟。他不知道生活是否會讓他重溫過去的爱情，哪怕是一分鐘也好。在人生無窮的爱情當中，他祇渴望這一种爱情——他和柯娜的唯一的爱情。他希望回到这种爱情裏，把它像一本書那樣帶回來，把它打開，不讓封面合上，使記載着他們所謂超越一切的爱情的這些光明、純潔和歡樂的篇頁永遠打開。

他在囚房裏整夜聽見柯娜的呻吟聲。

那個老年的看守不時地和他說話。當清晨兩點他喝咖啡的時候，他也給囚房送來了一些。犯人沒有理會，他就打開囚房的門，把咖啡送了進來。他把鉛皮杯子放在床邊的凳子上。

一清早，看守嚇了一跳。他往囚房裏看了一眼，馬上跑去打電話，請監獄醫生來。然後他走回來，打開牢門，猶猶疑疑地走到床前。犯人仰臥着，睜着兩眼。

當看守發現犯人還有呼吸的時候，他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高興得幾乎昏了過去。他粗手粗腳地搖了搖他。

“我以為你已經死了呢！”

犯人沒有回答，他又連連地搖動他。“你吃了什麼啦？醫生就來了。你是吃了安眠藥嗎？我們一定得給你洗胃。”

阿蘭·白爾德坐了起來。“我什麼也沒吃。我不能躺着嗎？我沒有麻煩你吧？”

起初，那醫生對於這種不必要的邀請很是生氣。但是當看守拿出一瓶藏着的酒，兩人悄悄地一塊喝起來的時候，那醫生的怒氣全消了。

“我把他的刮臉刀拿走了，”看守說。“還有他的領帶。”

“哦，他不是那種人。我以前見過這種人，他們被判無期徒刑以後就是這種樣子。如果我不知道他還沒有受過審判，我一定會認為是法官剛剛判了他無期徒刑呢。”

“我猜他是十五年或二十年徒刑，不是無期徒刑。”

“他們這一夥該死的傢伙，都應當判無期徒刑，”醫生說。“這混蛋！”

當早班看守來上班的時候，又緊張了一陣。這個看守年輕並且做事很有效率。看了醫生來過的報告，他覺得安全為宜。他把這間囚房和犯人徹底地搜查了一遍。

在搜查過程中，他在床底下地板上發現一團很細的粉紅色絲綫，一根很長的團成奇怪的不規則的形狀的絲綫。那看守沒有對犯人說一句話，就把這團絲綫裝在一個信封裏，急忙跑到樓下去見典獄長。典獄長拿着它親自去調查局；當他回來的時候，他對那個看守稱讚了一番，因為他發現了可能是赤色間諜用新的密碼寫成的一封信。

調查局的專家們對這一團絲綫做了一番週密的試驗。結果他們報告說這不過是一條拆開了的花邊，是一種很貴的進口花邊料子，也許是一塊女人手帕上的花邊。

典獄長很是失望。

“也許這本來是織成的一封信，”他在電話裏對調查局的專家說。“對啦！你們應該做的……是把它恢復成原來的樣子！”

那位專家大笑起來。“像這樣的東西是沒法把它恢復原樣的！那一定是一塊很精細的花邊。你以為我們的人是幹什麼的，變戲法的嗎？”

第三十二章

使鄧恩老爹煩惱的是那些小事情，而不是大事情。他知道他使他們驚奇；他起初表現了一陣驚慌以後，就對一切都很鎮靜，表現出一種堅定的沉着的力量。他自己也覺得驚奇。他堅持要跟律師們去辦帕蒂保釋的手續，坐在擁擠的法庭上聽着她被控告；為了弗朗克和喬的事情親自去見警察，設法使他們的罪狀縮小成爲一種單純的“擾亂治安”。除了今天下午這個安排以外，每件事情他都參加了。當然這是極大的一件事情，而且老爹也沒有把握能夠做到底。他很高興沒有人要他參加，全家都裝做以為他正在忙着許多別的事情，因此這件事連提都沒有向他提過。

但是小事情却最不好辦。比如一清早，因為只有一個人喝，就只煮一小壺茶，這就不好辦。而現在，既然時候已到，使他受到沉重打擊，使他全身震動，使他感到痛苦、軟弱，使他認識已經發生了的事情的，却是繫領帶這件小事。他已經熨平了他的那套藏青衣服，挑出一件最好的白襯衫，穿上了乾淨的內衣和襪子，把最好的一雙皮鞋擦得雪亮，最後拿出他的領帶，一條全新的領帶。他極其小心地打着結，一遍又一遍，直到結子看起來十分端

正。

从前，他們要去什麼特殊地方的時候，他都这样做，这样做已經不止幾百次了，但是媽媽每次總是把他的領帶又重新打過。

現在，當帕蒂走進臥室，看看他是否準備好了的時候，她一直向他走過來說道：“你真神氣。不過你的領帶却打得不好。來，讓我給你打罷……”老爹覺得他不能夠正面看她。為了鎮定自己，他不得不裝出好像帕蒂把領帶拉得太緊，使他喘不過氣來的樣子，他的面孔於是皺了起來，眼睛眯着，嘴唇繃緊，直到整個面孔發痛。

在這以後，他又覺得鎮靜和堅強起來。他忙碌地四處張羅，把一些最後的細節都安排好。他幫助帕蒂穿上大衣，然後他們下了樓梯，走上等候着他們的那輛亮晶晶的黑色派克牌舊汽車。

老爹不知有多少次看見這樣的汽車從身旁駛過，後面座位上孤另另地坐着兩三個人，他每次都納悶他們是誰，他們的感覺如何。

帕蒂握着他的手，開始溫柔地說道：

“不要發煩，爹爹。我們不是到教堂去。我們準備就在殯儀館的禮拜堂裏舉行葬禮。”

老爹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不在教堂舉行葬禮！這使他全身發冷，不知所措。這種事情一輩子祇有一次，這是永遠不能再來的大事啊，並且媽媽一定會希望在那個老教堂裏舉行葬禮的，她做夢也不會想到不在那裏舉行。

不久老爹就明白了。原來他們家出了變故。帕蒂被保釋出獄，面臨着嚴重的控訴。那兩個男孩子下星期一要受審。還有媽媽自己……如果她現在活着，她也要听候審判的。

鄧恩一家只是一個普通的家庭，在街坊中間是最好的和最受

尊敬的一家，在东區所有的小戶人家当中，恐怕他們是朋友最多的了。而現在好像一陣旋風吹过了他們一家。就像你在电影上看到的那樣——一陣奇怪的可怕的風暴祇把一所房子吹得四分五裂，而別的房子却絲毫沒受損害。所有他的朋友們都会為他們难过，願意幫助他們，而且知道一陣命运的風暴把鄧恩一家都毀了。一下子家裏的三個人，所有的子女都成了罪犯。

“噯，爹爹！”帕蒂在他說完以後，說道。“完全不是那個原因！那個青年牧師裘德，他已經安排好在那個老教堂裏舉行禮拜了。他準備請芬萊牧師來主持。但是……”

“告訴我，”老爹說。“沒關係，你說吧。”

“芬萊牧師已經被教堂趕出來了。”

“你意思是說……被北邊那個大教堂趕出來了嗎？”

“所有的教堂。他們把他停了職，取消了他做牧師的權利，爹爹。他們警告裘德牧師不准他主持禮拜。但是我們都知道媽媽是要芬萊牧師來作禮拜的。所以，這就是在殯儀館禮拜堂裏舉行葬儀禮拜的原因。”

老爹緊緊地握着帕蒂的手。她真是一個可愛的姑娘！她做的事情總是很對。當然，媽媽要的是芬萊牧師，而不一定是要在什麼地方。她要的是那個給三個孩子行過洗禮的人，他們全家的唯一的牧師。至於在什麼地方舉行儀式，那是沒有多大關係的。

“我說！你沒有硬要牧師來吧？我們發生了這些事情，也許他不願意來呢！”

“不，爹爹。他自己來找我們的。他願意來。”

“當然，還有考爾的關係。我想牧師是明白的。帕蒂，我早想告訴你。我很歡喜考爾在法庭上的表現。我很驚奇。我原來以為他只不過是個小孩子。”

汽車開得並不快，不過已經離殯儀館不遠了。老爹忽然把關於考爾和芬萊牧師的事忘在一邊，急急地問道：“那兩個孩子怎樣呢？我們要不要也讓他們上來？我們不應該坐一輛車嗎？”

“他們同梅和琴妮一塊兒來，”她連忙回答。“我們原想大家都坐一輛車人太多了。殯儀館的人說，他們總是給喪家預備兩輛車的。”

老爹緊捏了一下她的手。他明白了。就在他們的汽車緩緩開到殯儀館的時候，他還看見外面停着一輛黑色大汽車。接着又有一輛汽車開到。兩個男孩子沒有同他和帕蒂一塊來，因為他們不肯同坐一輛車。他們是分坐兩輛車來的。

“但是他們一定會跟我們坐在一塊的！”他說。“帕蒂，他們一定會的！”

“當然囉，爹爹。”

那兩兄弟和他們的妻子都在寬大、昏暗的接待室裏等候着。老爹簡直不敢看。弗朗克的右臂藏在黑上衣裏面，你可以看見白色吊帶的一角。喬的腦後纏着繃帶。兩個媳婦在她們丈夫臉上東一處西一處地擦了粉，企圖遮蓋住那一塊塊黃黑色的傷痕和乾掉了的傷口，但是無濟於事。

兩個男孩子的樣子很可怕。老爹閉了一会眼睛，連忙祈禱感謝上帝，媽媽總算不曾看見他們的這種樣子；倒不是他們那付受傷的樣子，而是他們彼此不說話，甚至誰也不往誰那邊看一眼的神情。

叫老爹最難受的是，他們走進禮拜堂坐在給他們留下的前排座位的時候。他知道帕蒂和兩個媳婦一定是煞費苦心作了這樣安排的。喬第一個先走進去就座，跟在他後面的是梅，然後是老爹，帕蒂，琴妮和弗朗克。這樣，弟兄們各坐一頭，隔得遠遠的。

老爹本來希望他們坐在他身旁，一邊一個。他原來想像的就是這樣。讓男子們支持着他，使他有足夠的勇氣抬起頭來望着前面，看看媽媽躺在哪裏。

好吧，為了帕蒂，他不能垮下來。

他抬起頭來望着，馬上表示對靈前所擺的花兒不滿意。鮮花不夠多。帕蒂告訴他許多人會送花圈來的，因此家裏不需要預備很多。但是那裏簡直沒有什麼花兒。

別人並沒有送花來。也許那裏有一兩個花圈是別人送的。但是再也沒有了。因為花少，棺材顯得又是大又是光禿禿的。老爹看了這種景象覺得痛苦和恥辱。殯儀館裏有那麼多人，似乎每個座位都坐滿了，為什麼他們有些人不能送些花呢？即使在生活最艱難的時候，為一個朋友的葬禮總該弄點花來的。

就在這時候，老爹又想到那兩個男孩子，他的心裏浮現了片刻的喜悅。也許一家人就該這樣坐法，男孩子們坐在兩頭！媽媽總是想把事情做得正確，按照禮節規矩做的。對的，就是這樣，帕蒂和兩個媳婦同殯儀館的人商量過，認為這樣的坐法是正確的。兩個兒子坐在兩頭。

把全家團聚在一起，一定是這個意思。

老爹簡直沒有注意到芬萊牧師已經開始做禮拜。詩唱得很美。在牧師背後，站着五個黑人姑娘，穿着白色長裙；老爹認識她們當中的一個——傑西·尼可爾斯。傑西的家住在街的對面，她跟帕蒂在廚房地板上塊玩耍，就好像是昨天的事情。這五個女孩子是從老教堂的唱詩班來的。你可以聽見她們那清脆嘹亮的歌喉蓋過其他每個人的聲音。

這正是最近幾年媽媽一直嚮往的一件事，她不能到教堂去听唱詩，特別是那些黑人姑娘在早晨禮拜時不用伴奏而唱的那些讚

美詩。

老爹覺得熱淚盈眶，非常感謝芬萊牧師把這些女孩子從老教堂找來為媽媽唱歌。這就補償了花少的缺陷。

牧師在講些什麼呢？“愛……愛是永遠存在的。它從永恆不滅的境界降臨到我們身上……”

老爹不能再看下去了。永恆不滅的境界——那就是那個大棺材要去的地方。這是他最後一次看見媽媽了，可是他不敢看。他不敢聽牧師的講話。他也不敢看他放在這套穿藏青衣服的膝蓋上的雙手；為了媽媽的緣故，他把這套衣服是那樣仔細地熨過的。

如果媽媽的愛永遠存在，她的愛一定會使兩個男孩子重歸於好的。

他覺得帕蒂的手在緊緊地握着他的胳膊。牧師在講些什麼？

“人類的愛的力量！不是好萊塢無聊電影所描寫的那種下流的和骯髒的愛。而是真正的人類的愛。這位母親的愛是大無畏的，光明正大的！我們談愛談得那樣多，我們是不是真正地瞭解呢？我們說，上帝的愛給我們以精神上的指導。但是，是誰阻止我們今天下午在老教堂裏舉行這個神聖的葬禮呢？還有人類心靈的愛……這種愛是什麼呢？它祇是為着我們的快樂和安逸嗎？人類的愛是永恆的！這就是我所說的愛，……這種偉大的、崇高的愛，為着幸福，為着和平，為着自由，它團結了整個的人類！”

這位牧師是怎麼回事？老爹可以看出他已經變了。他已經不是那天晚上在戲院裏侷促不安的那個人了。他又恢復了從前的那種火力和精神。但是他不再像一個演員似的揮動他的手臂了。他站在那裏，那種火力和精神就從他內心裏直接迸發出來。

牧師安詳地談着鄧恩太太的一生。

可是老爹聽不下去。他想起今天是星期五。雖然他們不是天

主教徒，媽媽總是希望她家裏人在這一天吃魚。但是老爹今天早晨忘記了買魚。

沒有關係。誰吃得下呢？照規矩，葬儀過後，全家人都應當回來，但是那兩個男孩子是不肯來的。也許他們永遠不會再一塊兒來了。並且如果喬回來，也許帕蒂永遠不會同他說話的。帕蒂受審的時候，弗朗克曾到法院裏去過。但是喬沒有去。

老爹打了個冷戰，聽見牧師講話的聲音。

“……那些拋棄了上帝的愛的人，上帝將要審判他。但是那些拋棄了人類的愛的人，那些藐視人類的人，那些一個個地破壞人類家庭、企圖用原子屠殺千百万人類家庭的人——誰來審判他們呢？我告訴你們，你們將是審判官，在這些你們將要審判的畜生身上，你們所發現的不是人類的愛，而祇是對人類最深最大的仇恨！”

這引起了老爹的無限驚奇。他應當听听牧師的全部演說。誰仇恨鄧恩一家呢？牧師所說的是誰呢？

“這些人，他們人數那樣少，他們的權勢那樣大，他們對於財富的貪慾那樣大，竟使他們喪失了人性。這些反對我們的人就是必須從大地上清除出去的邪惡的勢力！”

老爹盡量把頭低下來。假使牧師不用“大地”這個字眼該多好！

今天早晨帕蒂收拾臥室的時候，她把放在床頭桌上的藥瓶上的塵土揮掉。什麼時候她才把那些藥瓶拿開呢？老爹是不能做這件事的。老爹唯一的安慰，是今天下午帕蒂將同他一塊回家。但是……

“她教育了我們什麼呢？”芬萊牧師問道。“就……我來說。為了教育我自己，我有一個書房，裝滿了最好的書。為了幫助我思

想，我化了四十年的工夫去研究。儘管如此，我發現我還在懷疑上帝，懷疑我自己，懷疑我的獨養兒子……懷疑你們，我工作了那麼多年的這個地方的人民！現在我們再看看她。孤獨一人，貧病交迫，已經知道自己活不久了，一向害怕有权有勢的當局……這樣的一個婦女她却只懷疑她自己。可是當她找到了答案的時候，她就毫不猶疑了。”

牧師說到這裏停住了。他低頭看着靈柩。“鄧恩媽媽，”他說，“你留下的遺言是什麼呢？人類的愛要比人類的仇恨偉大得多！為了對全人類的愛而貢獻出我們自己，為了給那些仇視人類的人哪怕祇是一下打擊而犧牲我們自己，為了使這個世界免於另一次無限恐怖的戰爭而戰鬥到底……這是最崇高的愛！這就是這位母親給我們留下的遺言。”

老爹抬起頭來。他從來沒有見過牧師的臉孔那樣安詳和堅強。牧師現在停住了，眼睛直望着鄧恩一家坐着的那排座位，看着每個人的面孔。

“這個遺言，”他低聲地說，“並不是永別的話語。這位賢妻良母並沒有離開我們。她的愛就是她自己，而她的愛繼續留在我們身旁。記住這一點吧！愛永遠和我們在一起！有了像這位婦女那樣有力、堅決和無私的愛，我們就能夠拯救我們自己、我們的家庭和全世界，免受仇恨全人類的傢伙們的毀滅！我們的力量是強大無敵的，可以阻止他們罪惡的手！”

老爹從內心的深處瞭解牧師所說的話。他知道他以後對這些話會加以思索的。他會想一想他自己那次在戲院裏說過的話。但是卻不能在這個時候。在這個時刻，他祇敢讓那種微微溫暖的安慰的感覺悄悄透進他的悲哀裏。因為他知道媽媽如果親耳聽見這些話，她一定會覺得她一輩子從來沒有過的高興和驕傲。

当牧師坐了下來，那五个黑人姑娘走到前面唱起那古老的黑人讚美詩的時候，老爹又不得不低下了頭。

“輕輕地走……輕輕地走……輕輕地走到耶穌那裏！”

彷彿和昨天一樣，老爹似乎看見媽媽站在教堂外面的便道上，擦着她的眼睛。他可以聽見她在對她的朋友們說：“這支歌我願意永遠聽下去！那幾個女孩子唱得太好了，不是嗎？”

她一定對牧師說過這話。他一定記得媽媽最心愛的歌。現在，也許媽媽會永遠這樣聽下去吧。

儀式終了，老爹的頭又低了下去，他不能抑制自己。他覺得帕蒂有力的胳膊抱住了他的肩膀。他下決心，在這以後，他要永遠叫她帕楚西雅全名了。

“你看，爹爹，”帕蒂說。

老爹儘可能快地挺直身子望着。

人們在右邊過道上排成行列走上台階，到靈柩跟前最後瞻仰一下那恩媽媽的遺容，然後從左邊過道走下來。但是除此以外還有一些別的東西。花。玫瑰花。小朵的紅白玫瑰花。這些玫瑰花蓋滿了靈柩。每個人都拿着一朵玫瑰花。

“可是……”老爹低聲說。“殯儀館裏原來並沒有那麼多人啊。”

“他們是從外面來的，”帕蒂說。“你看，他們正在來呢，爹爹！”

看到三個四個並排順着過道向前移動的長長的行列，帕蒂突然全身顫抖着啜泣起來。老爹伸出胳膊攬着她。他緊緊地攬着她，他從她那哭泣的神態裏看出她在悲哀之中還夾雜着快樂。

老爹呆住了。成百成千的人來到。那個行列好像永沒有完結似的。大多數的婦女都穿着她們最好的衣裳。但是那些比較年輕的婦女都穿着工作服。男人和孩子們也是這樣。他們是直接從工廠

走來的，因為他們那些拿玫瑰花的手都是沾滿油跡的。每一個人都拿着一朵玫瑰花。

老爹吻了一下帕楚西雅的臉。媽媽所能希望的也不過如此了。成千成百的人還在繼續不斷地進來，玫瑰花堆得高高的；每一朵花都是每一個人親手放在那兒，都是那些帶着悲傷、嚴肅的面孔的人們放在靈前的，這些人們都知道鄧恩一家所發生的事情，他們認識那兩個男孩，知道帕蒂在等候審訊，知道鄧恩媽媽是怎樣死的。

在這以後，老爹不時地擦着眼睛，但他並沒有垮下來。他在最後，跟着全家走到靈前，驚奇地看着媽媽圍在那一大堆芬芳的玫瑰花當中滿面笑容的樣子。

當他們從墓地回來以後，全家被年輕的裘德牧師請到家裏吃晚飯。老爹十分感激。這樣，兩個孩子即使他們不說話也要在一塊吃晚飯了。

直到上床的時候，帕楚西雅才坐在廚房桌子旁把整個情況告訴了她的父親。

“這事是我的女伴們辦的，爹爹。她們在工會裏提出的。她們知道有那麼許多人要送花。所以她們去找芬萊牧師，想出了這個主意。她們向一家花店訂了玫瑰花。隨後她們找來將近一百個女孩子；讓她們拿着花到各處去，在街頭上走，到工廠裏去。爹爹，我們的工廠在那些女孩子走進去的時候，立刻就停了工。她們手中還舉着一些小標語牌。”

帕楚西雅從桌子旁邊站起來，給老爹拿來一張小小的標語牌。上面寫着：“紀念死者——為了保衛和平！”

“任何人願意參加葬禮都可以拿一朵玫瑰，也不必付錢。但是每個人都付了。捐款一半充辯護費基金，一半做和平運動基

金。”

那一天夜晚，上床睡覺並不像老爹原來所想像的那樣可怕。他帶着微笑很快地就睡着了。

東區的工人們捐出的錢在三千元以上。老爹想像着坟墓上堆積如山的玫瑰花，覺得媽媽好像是個女戰鬥英雄，像一個在戰鬥中犧牲性命，被追贈獎章的士兵。

“比一枚獎章還要好呢，”老爹微笑着說。

第三十三章

剛被引進“老头子”裏邊的一間辦公室，莫頓·凱因就有一種預感，他這次會見是挑錯了日子。

他把他的大衣和帽子丟在一把皮椅上，隨便地坐在那張大寫字枱旁邊，裝出一種漫不經心的微笑。法爾諾到他的一个經理人員辦公室去了。莫頓·凱因利用房裏祇有他一个人的這段短短的時間來表示自己的勇氣。他舒展着四肢攤在那張發出好聞的皮子氣味的低低的椅子上，取出一枝香煙。

轉念之下，他把火柴盒又放回他的衣袋裏，伸手去拿擺在“老头子”寫字枱上的那個打火機。這個打火機不很大，可是出奇的重。凱因摸了摸，顛了顛。是一個足球的樣式，設計得很妙。

這是白金的。一定是。做得很結實嗎？沒有問題。

這是雷蒙·法爾諾的特點。他的寫字枱不祇鑲着桃花心木，而且非常結實。外面那些辦公室牆上嵌着一色的最好的夾板木，這間最裏邊的辦公室，牆壁和地板都是用手工精細鑲嵌的最結實最厚的上等木料做成的。法爾諾不惜到英國或歐洲古老的宮堡裏

去看看他們所喜愛的什麼東西，然後不管花多少錢，在他家裏或辦公室裏或鄉下別墅裏照樣做造起來。事實上，他總是主張做造的要比原來的更要高出一等。

“這間房子，”他對他的客人們說，“是做照十四世紀某某國王的獵室建築的！”

莫頓·凱因把打火機放回寫字檯上。他想不起現時白金賣什麼價錢了。不管時價多少，這個打火機是很值錢的。

也許白金是一種很好的投資？凱因在他的筆記本上匆匆寫上幾個字。最近以來，他正在研究金剛石、稀有郵票、初版書籍和小幅繪畫一類東西的投資問題。這些東西你可以很方便地隨身攜帶。有的時候，這種投資比購買政府公債和公司股票更可靠些，比銀行存款要好得多。

莫頓·凱因微笑起來，想起他那位匈牙利朋友，在大戰時期很發了些財，他把他的錢都變成他能夠從喜歡集郵的德國軍官手裏買過來的最珍貴的郵票。他早已很聰明地預見到有一天他會匆忙地跟着德國人一道離開他的祖國的。當那一天到來時，他偽裝一個善良的、驚慌的、衣服襤褸的難民。他溜出國境的時候，身上幾乎一文不名，却帶着這些郵票。到了巴黎，他祇賣出一枚郵票，就足夠到紐約的旅費；到了紐約，他把搜集的全部郵票都變賣了。現在這個傢伙一生不愁了。

對的，在動亂不定的年頭，準備好應付任何意外，倒是一個很有見識的主意。

人們倒不是要從這個國家逃走！北美洲究竟不是歐洲……

“老頭子”突然走了進來，使凱因吃了一驚，他像一個僕人坐在餐桌旁被主人看見了那樣地跳立起來。但是法爾諾並沒有注意他。他帶進來一個男秘書，兩個人一道在寫字檯的抽屜裏翻騰着

我尋一個文件。那個秘書找到了文件，走出去了。

大凡看見“老头子”抽紙煙的時候，那一定是個不順利的日子。莫頓怀着沮喪的心情，勉強打起精神來，準備和老头子談話。

“凱因，你願意到中國去嗎？”

“中國！”

法爾諾從他的衣袋裏掏出一張揉縲了的電報，咒罵道：“看了今天早晨的報紙嗎？蔣介石準備死守海南島。”他用拳頭使勁地打着那張電報。“哈利遜，我們在台灣的代表，却要求退出來。他說沒有希望了。”

莫頓·凱因啞了下舌頭。“可怕啊！”

“老头子”露出牙齒笑着，把他那張大轉椅轉過來面對着他的聯絡人。“莫頓，怎麼樣啊？願意去嗎？”

“不過……”

“哈利遜不中用了。被嚇慌了。共產黨把什麼都拿去了。但是那是我的財產啊，莫頓！如果我們不能很快地擋住他們……”他停頓了一下。“你想你可以在北京幹一件差使嗎？”

凱因冷笑了一聲，狠狠地吸了一口煙，覺得他的手指在出汗。“我想我穿上了長綢袍不會很像樣的，先生！”

“你用不着穿綢袍，”法爾諾縮起嘴唇說道。“用不着，從現在起無論誰在那個地方都穿棉布制服。”

凱因懷疑他是不是在開玩笑。到中國去！

看出了他的思想，“老头子”滿臉尖刻地微笑道：“你一向主張怀柔政策嗎？難道那就是為了掩蓋你的缺乏果斷嗎？原來把你這個政策拿到中國去試一試並不使你感到興趣？我以為這正是你的本行呢。外交手腕。聰明的主意。像這次架走克爾培所玩的花樣……可是現在那個雜種說他準備要控告我們綁架他呢！”

凱因肯定地認為這的確是倒霉的一天。他說道：“我可以在很短時期內學習中國話，那沒有問題。”

“見鬼！他們會說英文，而且他媽的說得很好。”“老头子”的臉繃着。“凱因，你對我們在中國大陸上的投資了解不了解？知道現下我們倉庫存貨清單是怎樣的情形嗎？可是那些該死的英國人却要我們退出來，跟他們做生意！”

“好吧，先生，如果您要我去，我可以試一試。其實……”

“當然，當然。大概你已經有什麼聰明的主意了。許多人給中國出了那麼多主意，也化了那麼多錢。”

“老头子”漲紅了臉。整個面孔繃出了一道道細細的紅筋，一種不健康的紅光。是高血壓吧？這種紅光是不是要發生腦充血的預兆呢？

電話輕輕地響了起來，“老头子”拿起耳機。

“誰來的？”他問道。“唸給我聽。”

電報唸完以後，法爾諾放下電話。他陰鬱地對着電話機凝視了一會，然後轉臉向着他的聯絡人，帶着微笑仔細地看着凱因，好像他第一次看見他似的。

“莫頓，”他用一種友善的口吻說道，“怎麼回事呀？我從來沒有弄清楚你究竟是怎樣想法。”他用手指着那電話機。“推銷部接到米蘭來的一個電報。我們在米蘭附近有一個裝配工廠，那裏該死的赤色工會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要來管理那個工廠。這是怎麼回事呀，莫頓？我真有點懷疑，你也許就是他媽的一個赤色分子。替我作事情，却把事情弄得一團糟，心中還在暗笑……”

“這樣開玩笑超過了我能容忍的限度，”莫頓氣憤地說。

法爾諾無精打彩地乾笑了幾聲。“不過我對於你的意見是重視的。你對這個世界怎樣看法呢？”

莫頓給窘住了。他必需說出一些有見解、有說服力的話來。他向來在緊要關頭是能够隨機應變的。他想起了他翻閱過的那本關於軍事戰略的大書，大概是什麼霍恩布羅、克勞茲曼、霍恩維支——反正是一個該死的猶太人名字的德國將軍——寫的，同時還想起了聽說過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根據這一點片斷的知識，他向“老头子”安詳地、鄭重其事地發表了一篇談話。

戰術行動，戰略退却的意義，整編軍力的必要，戰爭的高潮和低潮——諸如此類的話，他講了一大套。

但是法爾諾在耐心地聽了他這番談話以後，冷笑了一下。“這正是過時的軍事思想的毛病，”他說。“這正是我們在中國所犯的錯誤。軍人的頭腦往往限於軍事。空談什麼戰略退却是容易的。但是我們的退却太多了。並且他們丟在中國的是我的投資啊。那些雜種們在米蘭接收的是我的工廠啊。你明白嗎？我的財產啊！”

“他們拿去不過是暫時的，”凱因說，把手用力地擺了一下。

“你有把握嗎？”

莫頓挑選這一天會見，真是再倒霉也沒有了。

“先生，”他勉強打起精神說，“退一步說，我想在國內，事情看起來並沒有那麼令人失望。我可以說我們已經作了……一次戰略的前進。”

“老头子”注視着他的聯絡人的目光。

“你想要你的支票嗎？”

“我來不是為了這個，先生。我想聽到你對於目前形勢的坦白意見。”

法爾諾又冷笑了一聲。“我剛才已經告訴你了！你所說的是他媽的什麼形勢呀？你以為中國和米蘭並不處於目前的這種形勢嗎？你不能祇看見森林，看不見樹木啊。我需要考慮的比你這個

糊塗間諜案要多得多呢。”

“老头子”这副高傲的神气，使莫頓感到又气又怕。“如果我可以那样說的話，我認為更仔細地檢查一下我們在这件案子裏所使用的技巧，也許是值得的。我認為我們已經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先生。”

“比如說？”

莫頓·凱因連忙把这件案件的經過概括地講了一遍。他說，社會上的一個領袖人物，芬萊將永遠失去他的職位。這個結果對於其他自由職業者也是一個警告。同時，工會各地方組織在共產黨問題上的意見也被迫分裂，雖然工會各地方組織的態度暫時還動搖不定，但是可以肯定，分裂必定會加深的；就以迫在眼前的罷工行動來說，這種分裂必將削弱各地工會組織的力量。最後他還說，通過克爾培本人一直到芬萊、民權保衛協會、和平大會以及工會執委會的活動，大家都會認為，共產黨影響問題是和出賣祖國充當蘇聯間諜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

在拓荒年代，“老头子”的祖父輩中有一個馬販子。這位祖先留下的聰明的遺訓當中有些話現在還深深地印在他的孫子的腦子裏。法爾諾看得出莫頓·凱因是在講價錢。可是這筆交易看起來並不十分好辦。

“你看過關於法院案件的報告嗎？”

凱因侷促不安地在椅子上坐着。“是的，先生。看起來起訴的事就要準備好了。索麥維爾的聲明經過了很仔細的起草。這篇聲明看起來很不錯。我敢說法院的審判一定和我們最初的新聞宣傳同樣地有價值。”

“那麼究竟是怎樣地有價值呢？”法爾諾問道。

“对不起，我沒有听清楚，”莫頓說。“怎麼，我以為你同意

呢……”

“我听到了你的話。从表面上听來倒很不錯。不过問題是，我每天都接到像这样的報告。从中國來的報告。像你莫頓这样的人寫來的報告。可是危机發生的時候，我們跑到哪裏去呢？”

莫頓·凱因脖子後面有一种又濕又冷的感覺。“是不是……發生了什麼嚴重的危机，法尔諾先生？”

“唉，別說了，”“老头子”說。他拉開一个小抽屜，拿出一本皮面的支票簿。“你按時拿到了你的報酬，是不是？”

“是的，先生。”

“現在为了这件額外工作，你希望要一筆獎金。要多少？”

“我從來沒有要求过額外報酬啊，”凱因說。

“你從來不必要求。我總是給的。”

銅筆刷刷地寫了幾個字，吸墨紙在濕的墨跡上按了一下，接着那張暗綠色的紙从支票簿子上清脆地撕了下來。

“拿去，拿去吧，”法尔諾試探地說道。

“謝謝您，先生。”

“好啦。”

莫頓·凱因發現他的臉在發燒。他馬上站起來，从椅子上拿起他的大衣和帽子。一面向門口走去，一面說道：“關於中國的問題，先生。我們在這裏所使用的手段，效果也許比……”

“不要提中國吧，”法尔諾說。“你的工作在這兒。”

凱因將要離開這間屋子的時候，他的老闆突然說道：“莫頓，我們使用的手段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呢？”

凱因吃了一驚。他轉過臉來向着那張寫字枱。

“說呀！既然你對於战略問題懂得那麼多，回答我的問題吧。一定有一个恰當的字眼來說明的。”

凱因出了一身大汗，苦苦地搜索着最有力量的字眼。“恐怖，”他說。“我們的手段就是要引起恐怖。”

法尔諾对他嬉笑了一下。“兩個多星期以前我对你說过，記得嗎？我說你的工作就是想出各种办法來，把那些我們应当要嚇唬的人，嚇得丟魂失魄。你想这个办法能在中國行得通嗎？”

凱因半晌說不出話來。“那要看……必得用……”

“呸！你不知道中國是怎樣的情形嗎？那些雜種們已經嚇不倒了。”

凱因睜大眼睛看着他的老闆。“我不十分肯定……”

“我現在在想，”法尔諾好像在自言自語。“在這裏我們能够把他們嚇多久呢？昨天晚上芬萊和他的兒子在那個該死的和平理事会上演講，那個地方擠得滿滿的。我們沒有多少時間了。我們必須趕快行動。”

“是的，先生。”

“什麼？”

“我說‘是的，先生’。”

“你今天真聰明，莫頓，真聰明！”

凱因咬了咬嘴唇。“我应当受您的批評，法尔諾先生。”

“老头子”从椅子上跳起來，大声咆哮道：“住嘴！不要磕頭拍馬啦！別老是‘先生先生的’！我要批評你，就用取消工資的办法來批評你，懂得嗎？祇有这种批評，才会引起你的重視呢！現在給我滾回家去，好好想一想。我們一定要趕快，明白嗎？”

凱因挺起肩膀。“趕快什麼，法尔諾先生。”

“老头子”瞪着眼睛。“讓我用簡單的話解釋給你听。你知道我的那兩個工廠都經過了檢查。關於動員的每一個最後細節我們都安排好了。我知道我要製造什麼和製造这些东西应当得到的報

酬。然而在这个部署之中祇有一个缺點。”

“啊？”

“这个缺點，”法尔諾說，好像在对一个小孩子解釋着什麼似的，“这个缺點就是：計劃放在我的保險櫃裏，耐心地等候着見諸实行的那一天。”

“我明白了。”

“我很着急，莫頓。”

凱因勉强地微笑了一下。“不过，法尔諾先生，您的意思是不是要拟定一些什麼……什麼方案，讓……您的計劃早日实现呢？”

“老头子”顯然用了極大的努力抑制着他的憤怒，他仍舊用对小孩子說話的口吻說道。“回家吧，莫頓。好好的坐下來，把索麥維尔的声明找出來。把你自己的長篇鉅著再讀一遍，然後再重寫。”

“可是我原來以为您对那篇东西是完全同意的呢！”

“在那篇东西裏头也祇有一个小小的缺點，”他諷刺地說。“也許沒有引起你那战略头脑的注意吧！在那篇东西裏头，我們讓索麥維尔这位出名的心理学家說了不少關於战争和战争的動机的話，說了許多關於莫斯科間諜的話……可是他從來沒有提到這一點，那就是說，我們祇有一个最後的机会來保衛我們寶貴的自由、我們的民主生活方式、我們偉大的自由企業制度，这个制度使每个男女和……”

法尔諾及時把話收住了，因为他發現自己並不是在發表公開演說。

莫頓·凱因如釋重負地鬆了口氣。“法尔諾先生！我懂了。索麥維尔的声明和整个案件的審判，會給我們一个很好的机会

來……”

“來什麼？”

“那篇聲明的主題思想，按照現在我要修改的，就是……迫在眼前的戰爭危險！”

“莫斯科對我們進行原子大屠殺的迫在眼前的危險！”法爾諾說。“還有……你應該同那些技術方面的証人一塊工作……必須對那些不受傳統和戰略退却這一套空頭理論束縛的軍事領袖們完全信任……對那些十分瞭解我們已經退却得太久、現在必須用我們所掌握的優越武器爭取主動權的人完全相信！把那羣傢伙嚇死！”

“同時，”凱因說，“我們還可以打垮他們所發動的那個可笑的反對原子彈呼籲。我們可以讓社會上的人堅強起來！當然……”他停住了。

“你擔心嗎？”法爾諾微笑地說。“擔心我們這裏也許會吃到幾顆原子彈嗎？我問問你，莫頓。如果……如果我們因為吃到一兩顆原子彈——丟在適當的地方——而能堅強起來，這辦法好不好呢？”

“那麼……”

“不要神經緊張，我的朋友！你要永遠記住這點……果斷！我們一旦下了決心，就可以把那些原子彈投在它們最能發揮作用的地方！那時候就用不着跟這一幫該死的和平運動者敷衍啦！”

凱因沉思着。“原子戰爭的可怕的威脅，隨時……今天晚上……明天清早都可能……”

“戰爭是從那邊向我們發動的，”法爾諾說。“因此，我們唯一可能的辦法就是……”

“當然。”

法爾諾咬着他的雪茄煙頭。他伸手去拿那只雪茄煙盒。“莫

頓，拿兩枝吧。好好地修改那個聲明。我已經安排好了，在公審之前，把聲明的一部分先在報上發表。現在你明白我說趕快的意思了吧？

“越早讓公眾輿論支持這個，就越……”

法爾諾皺起眉頭，瞪了他一眼。“越早把社會輿論嚇倒，閉上它的嘴，就越……明白嗎？”

凱因還有最後一個問題。“您願意我在那個聲明裏提到的還有什麼特殊的地區嗎，先生？柏林……南斯拉夫……土耳其……也許阿拉斯加或者墨西哥？”

“老頭子”冷笑了一下。“這些細節留給別人去搞吧。我們已經準備好了許多特殊地區等待我們去工作呢。跟我的計劃一樣！時候到了，我們會選擇最適當的地點去實行的！”

第三十四章

帕蒂的聲音被高高地堆在古老的四柱床上的那些厚厚的毯子和被褥悶住了。

“考爾。你知道叫我最高興的是什麼？”

“什麼？”

“就是我們結婚的時候，看到大家高高兴兴的那種樣子。”

他們愉快地躺在牀上，在黑暗中微笑着，彼此握着手，呼吸着這所古老的村舍裏燒木柴的香氣，傾听着樓下廚房裏傳來的模糊的令人感覺舒適的嘈雜聲。

“考爾，天快亮了。”

窗戶就在他們的牀邊。他們嘻笑着從被窩裏爬出來，用手刮

掉窗戶玻璃上凝結的白霜。他們把窗戶擦亮，然後坐在床沿上，圍上毯子，凝望着從窗外一直到山腳下漸漸消逝的黑暗。

黎明像天上的一架奇怪的飛機，從夜空裏緩緩地傾斜下降，帶着一道很大的弧光迴旋而下，要降落在那些白雪皚皚的山頭上。

接着，冬天的日出把整個天空和大地映照得像一枚精美的貝殼。東方是淡紅的，白雪映射出暗淡的藍光，灌木叢和樹林是深赭色的，那正在迅速消逝的夜的紫色的光輝襯托着這一切。

後來，當他們的眼睛捨得離開那一片金紅的東方天空的時候，他們看見遠處那條河流形成一道長長的發出寒光的白色曲綫，碰到急流的地方卻像鋼一樣烏黑和有力。河水沖到高高低低的堤岸的時候，激起白綠相間的浪花，然後帶着冰塊順暢地向前奔流；一天又開始了。

當他們看見一長列火車沿着河邊蜿蜒而來，冒着一縷縷白煙飛也似地從那些急流旁邊經過的時候，考爾緊抱着他的妻，想找出適當的話來，把他所知道的關於世界，關於黎明，關於這一天即將到來的喜悅，和明天的喜悅都告訴她；把沸騰在他的心裏的那種勇敢的殷切希望——像那列奔向白晝的火車所抱的一樣的堅強、真實和充滿了自信的殷切希望告訴她。

“考爾，”她輕輕地說，“日出總是這樣的嗎？”

“差不多總是這樣。”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

他看了她一下。“一次也沒有看見過嗎？”

“你在城裏是看不到黎明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的！你一定看得到。”

“我看見過，”帕蒂說。“冬天早班開始的時候正是黎明。你看

不見任何东西。你所以知道黎明到了，祇是因为街灯開始滅了。”

“那是东區的黎明。如果你到北區去，那边要高一些，你就可以看見最美麗的日出。有時候景象壯麗得很。當工廠冒出來的煙向有一个方向吹散的時候，它把太陽剛射出來的光芒染上了顏色，使整个城市看起來像仙島一樣。”

帕蒂轉過臉來望着他，面上沒有笑容，兩眼在注視着他的臉。

“怎麼回事，親愛的？”他問道。

“他們看日出，”她說，“我們却在聞煤煙。我們痛恨煤煙。它把我們的生活薰臭，把我們的屋子弄髒。我們衣服上尽是污穢，經常要洗。煤煙鑽進我們的肺裏，使小孩子們一冬天咳嗽。它使我媽媽害氣喘病。”

帕蒂再一次向外望着那覆蓋白雪的山坡，望着那在清晨陽光照耀下帶着淡紅色淡紫色的波浪起伏的雪堆，她緩緩地說道：“煤煙使我們看不到黎明的景色。但是在北區，同樣的煤煙却使得黎明更顯得美麗。對那裏的人說來，是这样的。”

“他們起得那樣早的人不多，”考爾說。

“但是他們是能夠看見的，如果他們願意的話。在下面东區的煤煙越多，在他們看來就越好看。”

他溫柔地擁抱她，撫摸着她的頭髮。“帕蒂，親愛的。”

“对不起。我覺得很難為情，在我們蜜月的時候流淚。我是在想我母親。她總是以為像月光和日落這一類的景象是上帝安排的。但是上帝並沒有破壞日出的景色啊。是煤煙把它破壞了。是人們把它破壞了。”

然後，看了一下她丈夫毫無笑容的臉，她快活地說道：“我們下去吃早飯吧。我餓了！”

“等一会，”考尔說。“讓我們再多看一会兒。你知道……”他勉强地微笑着。“說不定我們要很久才能再看到这种風光呢，帕蒂。”

“不要那样說。你說得好像我們已經失敗了的样子！我知道你現在想的正是这些。”

“我們不会失敗的，”考尔說。“我們已經勝利了。即使他們……即使我們被判了罪，我們也不算失敗。况且你我兩人，也不能代表整个戰鬥啊！”

他緊抱着她，咧開嘴笑了。“好比兩个人在前綫上打仗。当然他們對於他們的前途是担心的。但是他們對於戰鬥並不是那样看法。戰鬥这件事情要比他們自己重要得多。每个士兵都知道這一點。他們担心的是他們的隊伍結果如何，是向前推進，还是被追後退；而这种担心要比對他們个人命运的担心重要得多。”

“过去，”帕蒂溫柔地說，“我們在一塊兒談話，你從來沒有这样想过呀。你總是談我們自己的事情。你所說的一切總是關於……關於世界和你自己打算做的事情……總是關於你和我們兩个人的事情。”

“啊，”考尔說，“現在不同了。”

她急忙地低声說道：“考尔，我決不会再問你，一次也不会再問你了；但是就在現在，在我們下去吃飯以前，請你告訴我，快點，你想我們会被判徒刑嗎？”

“是的，”他說。

“但是，考尔！”

“他們讓索麥維爾來支持这种陰謀。他們總是設法弄到这样的一批人。在社会公众的眼睛裏看起來是好的，但內心裏却是腐敗透頂的人。索麥維爾会使一些人相信他的，同時也会使很多的

人感到驚怪。”

“但不是我們這些人，不是東區的人。他們知道這是一種陰謀。”

“也許是他們當中的大多數，而不是全體。”

“你想白爾德會不會跟索麥維爾一塊走呢？”

“我不知道。誰也找不到他。”

“考爾，他們會判我們多少年呢？”

考爾凝望着窗外。“那要看我們了，帕蒂。從現在到開審，要看我們怎樣努力，看我們喚起了多少萬人，使他們注意這個審判，使他們準備抗議這種陰謀。”

“好的，”帕蒂說，“我不再提這事了。”

“還有一點，”考爾說。“我們必須讓人們知道，將來的事情對於他們比對於我們還要壞些！從某一方面來說，我們在監獄裏不是很安全嗎？比如今後……就說五年吧，如果戰爭發生的話，就會在那個時候發生，我們會是安全的。他們不會向一個監獄投原子彈。但是其他千百萬人民就不然了。我一定得讓他們看清楚這一點！除了一小撮有力量修建地下室的人以外，誰也不會安全！”

帕蒂對他微微苦笑了一下，“你猜我怎樣辦，考爾？我要把監獄裏的人組織起來，我要發動女犯人簽名，成立囚犯聯合會第一分會。”

“現在先不要去想那些吧。要緊的是發動外面的人簽名！我們城裏成千成萬的人！讓他們知道把我們送進監獄的那羣卑鄙的騙子就是要發動戰爭的人！”

停了一會，帕蒂說道：“我們在這裏祇有一天了，我餓了。你聞這香味！”

他們聞到火腿和咖啡撩人的香味，像小孩子一樣，他們嘻笑

着互相比賽穿衣服，在冰冷的面盆裏洗臉，隨後他們吵吵嚷嚷地下樓跑到廚房裏去了。

第三十五章

現在，他告訴他自己說，在今後的半生中，他將永遠像那不分晝夜的兩星期一樣生活下去了。不管他怎樣下決心不去想它，但是他總禁不住想了起來。不管他怎樣狠心地抑制着他的渴望，當他一聽見像她的聲音的時候，他總要驀地跳起來。他將永遠傾听着她的笑聲，注視着那關着的門可能被她的手推開，在每一個人羣裏去找尋她那金黃色的頭髮。一件衣服的顏色，一節音樂，她的香水氣味，甚至上百種不同的美味食物；他所有的感覺能力，在每天生活中都會使他被這種回憶弄得恍然若失。

阿蘭·白爾德在黑暗中抬起他的手腕，看了看錶上發光的指針。十二點半了，邁戈爾還沒有回來。現在這老头子回到家來，一定很累，恐怕不能再跟一位不速之客談話了。

也許還是走了的好。邁戈爾·郎格納能夠對他說些什麼或者做些什麼呢？難道他是一個魔術師，能夠唸出咒語，叫多年來的生活從他的記憶裏抹掉嗎？

過了半晌，阿蘭聽見門外廊前的緩慢沉重的腳步聲。前門吱地响了一聲，接着這間屋子沒有上鎖的門打開了。邁戈爾·郎格納沒有穿過屋子去開電燈，就一屁股坐在門旁那把椅子上，一面讓他的發痛腳休息一下，一面緩緩地暢快地鬆了口氣。

“我需要好好地睡一覺，”他在黑暗中大聲地自言自語說。“今天晚上不再看書了。”

正当他闭上眼睛休息一会，然後準備上床的時候，他聽見一陣輕微的响声。他霍地挺直了身子坐起來。

“沒有什麼，”阿蘭輕輕地說。“是我。阿蘭。”

邁戈爾从椅子上跳起來，急忙扭開電燈。阿蘭對着突然亮起來的燈光眯起眼睛，向他微笑着。

“阿蘭！”

“房東太太告訴我，讓我等着你。我恐怕你回來太晚了……”

“你是什麼時候來的？你這一向到什麼地方去啦？我到处找你！你為什麼不告訴我你要來呢？”

兩個人站在一塊，握着手。他們一次又一次地緊捏着手。正如他剛才一下子問了許多問題那樣，老邁戈爾這時又突然沉默起來。

“我不該沒打電話給你就來的，”阿蘭說。

邁戈爾用另一隻手扶正他的眼鏡，一面眨着眼打量着阿蘭的面孔。

“你好嗎？”阿蘭問。“我知道你在到处跑。我本來早就想來的。我確是這樣想的。”

邁戈爾又使勁握了一下他的手，然後走開去脫下他的大衣。他似乎已不再感到疲倦，腳也不痛了。好像一個熟練的飯店招待，他迅速地在一張小桌旁邊擺好兩把椅子，拿出乳酪，餅乾，幾瓶麥酒和兩個杯子。

“坐下吧！”

“我不應該耽誤你睡覺。”

“不要說廢話。在上床以前喝一瓶麥酒對我是好的。對不起，我沒有什麼熱的東西給你吃。”

“我不餓。”

他們把酒杯斟滿，碰了一下。邁戈爾低垂着眼皮，說道：“你瘦了。為什麼你以前不來呢，阿蘭？”

“我什麼地方都沒有去。”

“我打听了你可能去的每一個地方。我每天都給提摩申柯太太打電話。”他本想說：“我給柯娜的父母也打過幾次電話，”但是這句話剛到了嘴邊，他及時地收回了。

“我見過一次律師，”阿蘭說。“除此以外，我沒有見過任何人。”

“你住在什麼地方？”

阿蘭玩弄着一支香煙。他的手指由於不停的吸煙已經薰黃了。“我弄到一間房子。”

“好啦，”邁戈爾說，“我無法告訴你，你來看我我覺得多麼高興！”

阿蘭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我還沒有跟任何人談過話呢。”他在椅子上不安地移動着。“我早想來看你。我要到隔壁屋裏去拿些東西。也許你能替我去拿吧？”

邁戈爾從眼鏡背後注視着他朋友的面孔。“當然。明天早晨吧。今天晚上你就跟我住在這兒。明天我不去做工。所以我們有時間談一談，並且我可以替你到隔壁房間去拿東西。”

“我祇要拿一些衣服。”

“好的，我會去給你拿來的。”

過了半晌，阿蘭說道：“我知道我應當早一點來。當時我不願意跟任何人談話。”

“有時候最好是这样，”老头子說。他拿起一塊餅乾，切下一片乳酪，接着喝了一小口酒。“最好沒有人打擾。但是，時間也不能太長久。”

阿蘭啜了一口麥酒，輕輕地咳嗽了一陣，好像真的被酒噎住了似的。“我只想同你一個人談話。”他又咳嗽了一下，顯然是做作的。

“吃塊餅乾吧。嚐嚐這乳酪看。這是酸乳酪。”

阿蘭默默地開始從紙袋裏把一塊塊的圓形小餅乾拿出來，在桌子上擺成各種幾何圖形。

他悄悄地告訴了邁戈爾，一個星期以前，他決定想要逃走的事。他想要在保釋期間逃走。他準備把他的戰時公債簽字讓給替他交付保證金的民權保障協會的人，其餘部分在他找到工作以後再還。他計劃到南美洲去。

“我明白了，”邁戈爾說。

“但是我沒有那樣做。”

“當然你不會，”邁戈爾說。

阿蘭凝視着他。“為什麼當然呢？你以為我並沒有真正打算那樣做嗎？”

“是的。”

“你對我知道得那樣清楚嗎？”

“是的。至少在那一方面。”

老頭子扶了一下他的眼鏡。“我知道他們收拾過你，阿蘭。他們怎樣收拾別人我也知道。你也給收拾了一下。”

他吃驚地看到阿蘭的身子縮成一團，突然伏在桌子上。“不要緊的，”邁戈爾說。“這方面的事，現在已經過去了。”

“並不是他們幹的那些事情，而是……”

“不要緊的，”邁戈爾低聲地說。“你繼續告訴我吧，阿蘭。”

阿蘭·白爾德斷斷續續地小聲說下去。過了不久，他控制住他的感情，坐了起來，拿起酒杯喝了一大口。

“你看，”他苦笑着說，“不管審判的時候他們怎樣處理我，我已經被判了無期徒刑。我現在已經是被單獨監禁了。”

兩個人坐在那兒很久，彼此躲避着眼光，凝視着桌子。邁戈爾兩隻大手捏成緊緊的拳頭。這兩隻拳頭所表現出來的憤怒使阿蘭感到激動。

“邁戈爾，”他說，“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你想錯了！”他緊緊地抓住老頭子的胳膊。“你听着！你想錯了，事情是我做的。責任在我一個人身上。”

邁戈爾的眼睛一動不動地凝視着。

“那不是她做的事，”阿蘭粗聲地說。“她並沒有離開我。事情是我做的！”

當他看見邁戈爾臉上陰沉的憤怒表情的時候，他不安地蹙着眉頭。“你是在怪她呀。你決不能這樣。那是我的過錯。”

“我怎麼能怪她呢？”邁戈爾說道。當阿蘭把捏住他胳膊的手鬆開以後，邁戈爾柔和地說：“我不是也認識她嗎？我怎麼能怪她呢？”

阿蘭顫抖了一下。“有一次她對我說：‘邁戈爾比任何詩人更懂得愛情。’這話除你以外我不能對任何人講。”

斷斷續續地，用一種幾乎聽不清的聲音，阿蘭·白爾德沉痛地把柯娜如何進入他的生命的經過告訴了老邁戈爾。除了研究和工作以外，他是他所熟悉的唯一的世界。這是一個充滿歡笑和情感的世界，充滿了難忘的溫柔和愉快、無限美妙的音樂和愛的幻夢的世界。這種愛情的魅影盤旋在他那間破舊的房間裏，像一個女人的手和嘴唇一樣的真实。

“不要怪她吧！像這樣的事情。一百萬人裏面難得有一兩個人遇到。如果事情發生了，你不能怪任何人。”

他抬起头來，看見邁戈爾臉上佈滿了憂傷和憤怒的皺紋。

“你知道事情不是這樣的，”邁戈爾說。“不是一百萬人裏頭祇有一兩個人遇到，而是百萬人千萬人都遇到的！”

在他低聲說話的時候，愛情的魅影越聚越多了。他描述着歐洲一個城市的景象。那裏是一片瓦礫，在一株被連根拔起的樹旁邊有一個人孤獨地站立着。

“他的妻子就死在那一堆廢墟下面。或者死在德國人的隨營妓院裏。他怎麼會知道呢？也許他們是在路上把她打死的。也許把她吊死在他們常常坐在下面的那棵樹上。也許她在一個集中營裏，在柏林一個工廠裏或者在森林裏失蹤了。她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反正她是不見了。他是他的生命。千百萬的男人發現他們的生命已經沒有了。千百萬婦女和少女回到她們愛情的廢墟面前，她們甚至不知道她們所愛的人究竟死在哪裏。”

他靜靜地問道：“你認為不能怪任何人嗎？你以為愛情是自己死去的嗎？”

阿蘭支着手臂，一隻手托着腮，眼睛不看邁戈爾，說道：“比如說病死，被車壓死，還有水災，地震一類的事。那是誰也不能怪的。”

邁戈爾厲聲說道：“你是在跟你自己爭辯。跟事實爭辯。並且你知道這一點！幾年以來你總是用‘事實’這個字眼和我爭論，阿蘭。你過去是靠事實生活的。現在面對着你所遭遇的事情，你的事實到哪兒去了呢？你說些什麼水災，地震和疾病等等的話。你以為希特勒的突擊隊也是一種自然界的力量嗎？你自己怎樣想呢？你以為你是被一種肺結核細菌逮捕的嗎？你以為我是被什麼政治肺炎給打了一頓的嗎？”

“我不想談政治，”阿蘭說。

“不行，你是要談的。你到這兒來就是要談政治的。”

阿蘭又慢慢地伏在桌子上，把臉埋在臂彎裏。“過去你瞭解她，”他含糊糊糊地說。“但是從那以後你就不瞭解她了。他們對她下了工夫。我不知道他們下了些什麼工夫！她好像得了一種疾病，受了什麼毒害。從你帶我們去的那個地方開始，聽無線電廣播，讀報紙上的謠言；這就開始……把她毒害了。”

老頭子不能相信他的聲音。他伸出手來，放在阿蘭顫抖的胳膊上。

“邁戈爾！有一種什麼東西毒害了她。那天晚上她來的時候，我覺得她好像害着一種熱病。一種仇恨的熱病。她想要我把你們每個人都送進監獄，特別是克爾培，可是她從來沒有見過他呢！但是她恨他，甚至也恨年輕的芬萊和他的愛人。仇恨從她心中不斷地冒出來。”

他坐了起來，把酒杯舉到唇邊。“他們對她下了什麼工夫呢？”

邁戈爾的聲音顫抖着。“現在，他們所有的只是仇恨。他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們用他們唯一的真正熟悉的东西……仇恨，在跟歷史作戰。如果一個人需要幾塊錢，他們就利用他的這種需要使他發生仇恨。如果他是一個懦夫，他們就利用他的恐懼。對付一個母親，他們就利用她的孩子。當他們發現一個女人在戀愛，他們就利用愛情來毒害愛情，把愛情變成……”

在沉默中，阿蘭問道：“為什麼呢？”

邁戈爾望着他。“為什麼他們需要另一次戰爭呢？因為歷史在使人民一天天地成長起來。現在已經有幾億人民從他們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一個人民的世界就代表着和平。持久的和平，已經不再是一個幻想了。那是一個事實！而和平的來臨也就是那些靠着戰爭和仇恨而發財的人們的末日。”

阿蘭緊皺着眉頭，他的整個面孔似乎都變了樣子。“為什麼他們挑中了我呢？”

“是你自己碰上的，”邁戈爾緩緩地說。“你恰巧在那裏。他們正在尋找這樣一種誣陷的藉口。他們就是這樣地製造幾十起這些卑鄙的間諜恐怖案的。至於你……你在他們看來算得了什麼？真算不了什麼。他們再也不能用人類的腦袋思想，他們的財富太龐大了，它的壓力太沉重，不是人類所能控制的。他們需要戰爭，因為戰爭是他們在被消滅之前再多發幾十億元財富的最後希望。他們夢想最後來一次對億萬人類生命的大屠殺，憑藉着超科學的武器，一個死屍換來一萬元的利潤。”

他停了一下。“這樣會有多少錢呢？”

“一萬億元。”

“好的。這就是你的答案。我們所面對着的是價值一萬億元的仇恨。這是目前世界上最可怕的事實！對於那些瘋子們，對於像法爾諾那樣的劊子手和狂叫原子戰爭的將軍們，這是唯一有意義的事實。根據他們那種無人性的行為看來，他們確實是工程師。你所夢想的是怎樣治好關節炎。他們所夢想的也許是屠殺人類的一大半。他們的成本會計師已經預先計算好可以從死去的男、女、兒童的城市身上得到多少利潤。”

阿蘭睜大眼睛望着他。“是的，”他說。“我曾經幫助過他們。”

“你？”

“是我。我離開阿庫工廠就是為了這個原因。我給了他們我的……一個設計。這是為了民航纜使用的設計。但是航空公司遲遲沒有接受。賺不了錢。空軍馬上把它搶過去了。於是錢就開始源源而來。”

他抬頭凝望着對面的牆壁，漠然地說：“你知道我對她說過

这件事情。我对她说过什麼垃圾堆和耗子的事。他們就是把我們看成這些的，邁戈爾。你說他們與人無關，那是不對的。他們要用原子彈轟炸我們，像對付垃圾堆上的耗子一樣。我知道的。他們對我說過。我也告訴了她，可是她不懂。大部分都是這樣的。他們還沒有明白過來。”

他停頓了一會。“如果他們明白過來，他們又能夠做些什麼呢？”

“你以為我們就是耗子嗎？”邁戈爾問。“你以為這個城市就是一個垃圾堆嗎？”

“你知道我不是那樣看法的。我就是為了這個才辭職的。但是……我們能夠做些什麼呢？”

他注視著老頭子，想在他的臉上找尋答案。“我知道你會說些什麼。你會告訴我，我們需要革命。革命可以阻止他們。”

他看見邁戈爾的嘴角上漸漸勉強地浮起一絲微笑。老頭子好像要從桌子旁邊站起來，接著又猶豫了一下。他的微笑幾乎變成了沉思的表情。

最後他終於站了起來，去拿他的大衣。他回到桌子旁邊，把一疊像支票簿似的長條的紙本丟在桌上，大約有十幾本，裏面的紙條已經扯去了，祇剩下封皮和存根。

“你又來啦，”邁戈爾靜靜地說。“你對革命的看法是不對的，阿蘭。當然我認為革命一定會來的。但是並不是革命才可以拯救我們不致於被……”

“炸得稀爛，”阿蘭微笑着說。“這正是那個大肚子告訴我的時候用的字眼。‘把他們像耗子一樣炸得稀爛’。”

阿蘭用手翻弄著那些印著字的紙本子。那是一張張的會餐券。“和平自由會餐券”是民權保障協會與和平大會發起的。被邀

請的主客是所有在这次間諜案中被捕的人們，祇有索麥維爾在外。

老邁戈爾站在他朋友的背後，伸出一隻胳膊抱住他的肩膀。

“我們沒有原子彈。但是我們有這些。”

阿蘭搖了搖頭，困惑不解。“你們用這些東西幹些什麼呢？”他反覆地翻弄着那些餐券，看看上面的號碼，湊近它們，仔細看看上面是否有些什麼東西他未曾看見，然後轉過頭來皺着眉頭望着邁戈爾。“這些東西有什麼用呢？”

“這些東西就是武器，”邁戈爾說。“秘密武器！”

“你意思是說錢嗎？你們預料可以賣出多少錢呢？一千塊？兩千塊？每張兩塊錢。一頓晚餐就要用掉一半。所以你們能夠到手的頂多不過一千塊錢。用這點錢……你們準備去同幾十億幾百億去作戰嗎？”

邁戈爾搖了搖頭。“不要提錢。”

“那麼怎麼呢？你是在打啞謎嗎？”

“人民，”邁戈爾說。

“什麼人民？”

老头子眼睛望着別處說道：“你記得科學家們談過多少關於‘一個世界’的話嗎？還有一支什麼十字大軍。你認為這是一個十分合乎情理的科學的概念，是不是，阿蘭？”

“怎麼？”

“現在就有一支世界大軍。和平的武裝部隊。”他用手指着那些餐券的存根。“這些就是和平的武器。世界上最強大的武器。這些就是能夠阻止原子彈的秘密武器。”

“你不是在開玩笑吧？”阿蘭問。

邁戈爾彷彿沒有聽見似的，繼續說道：“我們能夠賣出的將遠遠超過兩千張，這是很可觀的一支可以動員起來反對戰爭的地

方部隊呀！兩千個人準備為你們的自由舉行示威，反對間諜恐怖謠言。我今天在工廠門口銷售這些餐券。我從來沒有見過羣眾這樣熱烈的響應我們。”

阿蘭聳了一下肩膀。

“還不祇此。我們也許會有一千人參加會餐。這一千人將要保證徵集另外五萬人在呼籲書上簽名。他們一定會辦到的！”

“五萬人，”阿蘭說。

“還要多。不要忘記……有你，我們會賣出比兩千張再多些的餐券。”

“我不行！”阿蘭說，微微地笑了一下。“這不是我的本行。”

老头子走到那張大床跟前，把床單掀下來。“也許，這也許給你指出一條……脫離你那‘單獨監禁’的出路。”他在衣櫃的一個抽屜裏翻騰着，取出一條乾淨的毛巾和一套睡衣。

“好啦，我們睡吧。已經很晚了，不能再談了。我到樓上去洗一洗。請你隨便，不要客氣。”

當他回來的時候，兩個人默默地準備着上床。熄了燈，他們在黑暗中躺着，傾听着彼此的呼吸。

“晚安，”邁戈爾說。

“你听着。你真的以為我應該在街頭上兜賣那些東西嗎？”

“你有朋友啊。”

阿蘭冷笑了一聲。“你意思是說我以前的朋友嗎？我可以想像得出我走到那些人們跟前說：‘請買一張餐券幫助我脫離監獄！’這太滑稽了。他們會以為我瘋了。”

邁戈爾沉默了好久，阿蘭以為他已經睡着了。

但是老头子在黑暗中低聲說道：“你以為你的遭遇在你的朋友們看來是滑稽的嗎？有些事情你還需要好好地想一想，阿蘭。”

你像那些伏在桌子上的腦力工作者一樣。關係到實際生活，你們就不肯去思想了。你們甚至沒把事情想得透徹，就會作出結論來。你雖然總是談論事實，可是對於一切事實中最大的事實却閉着眼不看。”

“比如……”

邁戈爾說，“當你明白了人民不是垃圾堆上的老鼠的時候，那是什麼意思呢？人民是什麼意思呢？把這些問題徹底想一想，阿蘭。用一點時間。你我會發現一些十分重要的道理。”

過了半晌，邁戈爾又說了晚安，但是沒有得到回答。

早晨，他們穿好衣服，刮完臉以後，邁戈爾就到隔壁去給阿蘭拿來衣服，隨後兩個人到附近飯館去吃早飯。他們的談話比昨天夜裏拘謹得多了。阿蘭似乎退縮在一種憂鬱的甲殼裏。當邁戈爾問他是否願意到辦事處去同台德·克爾培見見面的時候，他很客氣地拒絕了。

當他們站在飯館門口的時候，阿蘭伸出手來。“好吧，再會啦。我很高興看到了你，邁戈爾。不知道什麼時候再來看你。”

“你會來參加會餐的，”邁戈爾說，眼睛望着別處。

“不。我不能來。我從來沒有做過那樣的事情。我覺得……我不能……。”他苦笑了一下，突然說道：“給我一些餐券吧。”

邁戈爾遞給他一本。

“還要多些。把你所有的都給我吧。”

老头子不好意思地說：“阿蘭，那有好多張呢。在會餐那天晚上我一定要交回去的。”

“我會還給你的，”阿蘭說。“不還你餐券，就還你錢。”

“好的……”邁戈爾說。“第一張是最難賣出去的，阿蘭。”

阿蘭哈哈地笑了，但是臉上幾乎沒有笑容，他的兩隻眼睛露

出邁戈爾從來沒有見過的冷酷的光芒。

“我準備一下子都把它們賣出去，”阿蘭·白爾德說。“我賣給一個人。祇有一個人我願意賣給他，邁戈爾。”

老头子揚起眉毛，可是沒說什麼。白爾德轉過身去追趕一輛電車。“我打算把它賣給索麥維爾。”

邁戈爾大吃一驚，一面喊着，一面急忙追上去，但是他跑到火車站的時候，白爾德已經走了。

第三十六章

瑪格特·索麥維爾自從聽說她丈夫可以取保釋放的那一剎起，就下了決心不再跟他談論關於這案子的事，除非他徵求她的意見。她決定擔負起保護他的責任來，使他不受任何可能的干擾；她本能地感到里昂納德·索麥維爾的自信——他那迄今為止無可動搖的勇氣，已經受到了損傷。

從表面上看來，他的神態還是和往常一樣，依然牢牢地建築在他那素有修養的人格之上。在法庭作過了簡短的詢問以後，歡迎他的朋友們對於他那慣常的修整的儀表，泰然自若的笑容和富有表情的姿態都表示驚奇。

“他的精神多好啊，瑪格特！他能夠這樣漂亮地對付這次不幸的遭遇，當然是由於他的高尚人格！”

但是瑪格特知道她丈夫精神並不好，他病了。他的人格，他的意志受到了打擊。

她不敢去猜想在他的微笑背後所隱藏的是些什麼。使她害怕的是，單獨同他在一起的時候，他所表現的那唯一反常的特

徵……異乎尋常的沉默，說話時幾乎全身都很吃力的樣子。今天午飯以後，他在房子裏來回踱步，吸着雪茄。他欣賞着那幅彩色鮮明的塞尚^①的名畫，現在它換掛在一個新地方，冬日陽光完全可以照耀在上面。但是他卻始終保持沉默。他不時停住脚步，對她勉強地微笑一下，接着又踱起步來，一言不發。

他剛剛回進書房，瑪格特·索麥維爾輕輕地敲了幾下門，然後走了進去。看到他馬上把攤在書桌上的打字文件遮蓋起來的那種鬼鬼祟祟的樣子，她大吃一驚。

“里昂納德。对不起，我想跟你談些事情。”

“瑪格特，在這個時候我怕沒有多少話可以跟你談的。這一向你對我很有幫助。”

“像幽靈一樣在這所房子裏走來走去，我能夠對你有什麼幫助呢？”她說。“里昂納德，我想跟你談談！”她坐在書桌旁邊。“報上常常提到你的那篇聲明，你到底是怎樣寫的？”

他攤開兩手。“哦，我還沒有看過報紙呢。你知道我是不看報的。”

“我明白了。那麼，里昂納德，你能告訴我，什麼時候你才開始上課呢？我接到許多學生打來的電話。”

“对不起，要麻煩你，瑪格特。請你還是告訴他們我不大舒服。”

“好的。”

“請你對我耐心一點好嗎，親愛的？”

瑪格特慘淡地微笑了一下。她說：“你想知道是誰來拜訪你嗎？”

^① 塞尚 (1839—1906)，法國畫家。

“那沒有必要。那是……除非……”

“警察？”

“我想警察是不會來的，”他說，躲避着她的目光。“律師們倒可能來。也許是莫頓先生。”

他的妻子站了起來。“里昂納德，在午飯前幾分鐘有人打來電話，留下了她的號碼。我想你應該給她回個電話。那是白爾德太太。”

“我不認識白爾德太太，”他說。“那……也沒有什麼用。”

他的妻子用憐憫的眼光望着他那低垂着的頭。“我相信白爾德太太的目的不是來談那個案子，里昂納德。也許你知道……報上說她甚至不會被傳去作証的。”

“我相信是那樣。”

“那麼，我告訴你……從白爾德太太在電話上的聲音聽起來，我想她必是迫切需要……診療上的幫助。雖然她並沒有那麼說，我想她準是要請你替她診病。”

“真的嗎？”看到他眼睛裏露出了興趣的光芒，瑪格特說道：“我想你會發現白爾德太太是在害着嚴重的……神經失常。很嚴重。”

“真的嗎？啊……你在電話上感覺到什麼徵象沒有？”

瑪格特微笑道。“白爾德太太硬說病人不是她，是她的丈夫。可是所說的話都是關於她自己的。”

“啊。好的……不過你知道，我已經取消了一切診約，不是嗎？”

瑪格特·索麥維爾痛苦地感到，這是他們結婚多年以來第一次，她對這個一向支配着她的意志的人，加以哄騙和規勸。她又坐了下來，想到出去診病可能緩和一下她丈夫緊張的心境，她耐

心地劝他到市區的診所裏去給柯娜·白尔德診病。

“你能跟我一塊去嗎，瑪格特？”他問道。

这个請求使她感覺驚訝。“里昂納德，我很久沒有在診所替你當助手了。……”

“沒有多久，”他說。“你曾經是我的主要助手啊。那麼，你就給白尔德太太打電話吧。”他顯然有些高興起來。“我們今天下午就見她！”

坐汽車到診所去的這段路程使他的精神似乎好多了。他很高興地同他的妻子把汽車停放好，在熱鬧的市區走了一段路。在診所裏，他微笑地看着瑪格特巧妙地把掛號員和跟他的助手一塊工作的看護打發開去。她熟練地收拾好他那長時間沒有用過的寫字枱、電燈和帷幔，然後响起那柔和的電話鈴聲，對着寫字枱上的電話機說道：“白尔德太太來了，教授。”

索麥維爾教授在他的診察室裏是嚴格地遵守他的業務規則的。

“這就是我到這兒來的原因，”柯娜很快地結束了她的敘述。“整個事情你是知道的，你比別人更能幫助他一些。”

這位精神病學家低頭把他的診察結果記了下來。

“不停地吸煙。驚人的美麗，最講究的衣服，大概她經常到理髮店去。為什麼她戴着手套呢？這跟她的粉紅色的衣裳是不相襯的。冬天穿這樣顏色的衣服，太怪了。”

“你丈夫個人的行為是怎樣的呢？”他問道。“他對你的反應如何？”

“啊，在這方面他沒有一點改變！”

索麥維爾仔細地觀察着她。他轉過臉去，漫不經心地撥弄着他的自動鉛筆，說道：“你到這兒來的時候，把他留在家裏了

嗎？”

他向上瞥了一眼，等候着她的答覆，她正在凝望着窗戶。她把紙煙放下來，脫下了她的手套。

“唉，教授。”她含含糊糊地說。“索麥維爾教授，我病了。”

“那麼，現在就不要抽煙啦。親愛的，你煙吸得太多了，你要知道！”

“他沒有在家，”柯娜·白爾德說。“我剛才對你說的是謊話。我並沒有看見我的丈夫。我不知道他在哪裏。”

當她把紙煙捺滅的時候，他看見她的每一個指甲都咬得很禿。他在拍紙本上寫道：“焦慮狀態，一種情況反應。在來就診之前，可能就有反應性的神經衰弱現象。”

“我並沒有做什麼啊！”病人突然說道，“大夫，我到監獄去看過他，並且告訴他，我愛他，我們是很高興的。是我想法把他釋放出來的！”

她一面使勁扭着兩手，用拳頭槌着她那併得緊緊的膝蓋，一面告訴精神病學家那位莫頓先生的事。接着她突然把話題又轉到自己。“教授，我病了。半夜裏我起來，想去殺死他。我拿了我父親的手槍，媽媽在過道裏發現了我。她以為我要自殺呢。她跟我纏了好一會，我祇是要去殺他呀！唉，我病了。”

索麥維爾教授用安慰的神情微笑道：“唉，親愛的，做妻子的有過一槍把丈夫打死的念頭，你也不是第一個人呀！”

柯娜·白爾德猛然打了個冷戰。“教授！不是阿蘭呀！唉，老天爺，不是阿蘭吶！是那個跟我談話的人，莫頓啊。”

索麥維爾臉色變得蒼白。“也許……你是在做夢吧，”他說。

“不是。我不是在做夢。教授，如果現在你給我一支槍，我就會去找他，把他打死的。”

精神病学家緊蹙着眉头。在他的拍紙本上寫着：“非道德的病。”

但是这种非道德的病症什麼時候發展起來的呢？她的歷史是怎樣的呢？她是先天的精神病患者嗎？他需要對她的全家庭作一次病歷研究。聽到柯娜·白爾德的聲音，他的全部注意力猛然轉到她所說的話上。

“……因為莫頓對我撒謊。他說沒有辦法能使阿蘭出獄。這是謊話。他們把他放出來了。可是，他就是這樣讓我去對阿蘭說了那些話的。我說了各種各樣的話。我不知當時我是不是在撒謊。我不知道當時我說了些什麼。教授，也許我現在還在撒謊吧！”

索麥維爾喃喃地說：“不要把這事看得太嚴重了，白爾德太太。你所處的地位的確是很困難的。對你來說，適應環境是必要的，但是作起來是不容易的。那需要一些時間……要和朋友們商量。”

她閉上了眼睛，暫時舒展了一下，淡淡地微笑着說：“索麥維爾教授。你不必對我說這些話。你不記得我在大學裏讀過你所有的課嗎？我讀過不少關於精神病患者的書。我病了。這你是知道的，我覺得狂亂到了極點。我怕。”

她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微笑地看着他。“可是當我看見他，告訴他到這兒來的時候，他很希望我這樣做。他很高興我到這兒來看你！”

“誰呀？”

“哦，當然是阿蘭吶！”

“你今天看見你的丈夫啦，白爾德太太？”

“就是剛才。在那裏的門口。他吻了我一下，告訴我那沒有

關係。唉呀，紙煙燒了我的手啦！”

索麥維爾急速地寫着。

“暫時的錯亂。對於環境中不順利的事情，過去或許有過非道德的反應。沒有經過適應環境的訓練……”

精神病學家嚇了一跳，柯娜在椅子上突然縮了下去。她的頭幾乎垂到膝蓋上，低聲呻吟着。

“我死了。我殺了我自己。我希望我能夠這樣。不過是他要我這樣做的。他們都是要我那樣做的呀，阿蘭！”

醫生按了一下書桌上的電鈴，瑪格特走進來，他們給了病人一點鎮靜劑，讓她舒服地躺在臥榻上。

索麥維爾小聲和他的妻說：“顯然她是受了一系列的創傷。她被捕過嗎？”

“沒有，”瑪格特說。“他們沒有逮捕她。可是你看看她現在這個樣子。”

里昂納德·索麥維爾蹙着眉頭。“你勸我來看她，倒是很對的。瑪格特。我相信我們今天來看她算是挽救了一幕……悲劇。”

柯娜·白爾德從床上僵直地坐了起來。“你們倆噉噉地說些什麼？我原不該到這兒來的。你和他們是一夥。也是一個共產黨，把阿蘭牽連進去的就是你！你把我帶到這兒來幹什麼？不……你不是共產黨。你是發表聲明的那個人，可是阿蘭要進監獄……不要走近我！離開我遠點！騙子！我殺完了他就殺死你！”

索麥維爾走到臥榻前，坐在她的身旁。他伸出手來。停了一會，柯娜·白爾德把她的手放在他的手上，可憐地微笑着說：“教授，我病了。”

“不過你總是願意好起來的，親愛的。”

“我不知道，”她說。“也許我不願意。阿蘭沒有看見我。我不知道他到哪兒去了。也許我永遠不會再看見他了。我知道我不會再看見他了。”

她垂下了頭，呻吟着，身子在臥榻上慢慢地一上一下地搖着。

索麥維爾抬頭望着他的妻。“怎麼啦，瑪格特？”他低聲地說，驚訝地看到他的妻用手帕擦着眼睛，默默地哭泣起來。

“別管我，”她說。

“不過……告訴我，你認識她嗎，瑪格特？”

“我不是為她哭。保持你做醫生的冷靜，里昂納德，應該告訴你的病人怎樣去適應……改變了的環境。使她生活改變的原因，你完全明白了吧？”

他擺了擺手。“一系列的事件。但是很明顯，這病是由來已久的。我甚至有點懷疑……也許就是因為她得了這種精神病，才同白爾德這個人結婚的……”

瑪格特·索麥維爾的眼淚已經乾了。她毫無表情地說道：“除了你已經準備好的那個聲明以外，你還可以寫篇關於這個病人的論文嗎？在你宣讀這篇論文的時候，我很願意參加討論，里昂納德。我很願意支持你的論點，強調這個人的病很明顯地是由來已久的……她是在戀愛。”

精神病學家鼓起了嘴。“瑪格特，親愛的，現在不是說諷刺話的時候。”

“請原諒。照顧病人吧。”

於是兩人都向臥榻望去。這時候柯娜·白爾德的呻吟緩和下來，聲音單調，幾乎聽不見了。

“她快死了，”瑪格特·索麥維爾說。“他們奪去了她的生命。”

你打算把這一點寫在病案報告裏嗎？你知道什麼是愛情嗎？你寫過一本專門討論戀愛的書。但是你知道愛情對她……對她有多大意義嗎？他們把它拆毀了……愛情是他們周圍的一切，是他們所生活的世界，而現在愛情却完了。他們把它踏為平地。你瞭解是什麼嗎，里昂納德？听听她說吧！”

精神病學家站起來，在屋子裏走了一會，然後又走到臥榻前站住了，低下了頭。他的妻深深地嘆了口氣。

“我可以看出你在想些什麼，里昂納德。現在你一點也沒有想着那個病人。你完全在想着我；瑪格特·索麥維爾是怎麼回事呀？難道她的精神也失常了嗎？你自己的妻子也需要專門的精神治療嗎？”

“現在不能……”

“說呀，里昂納德。什麼不能？什麼事讓你沉默起來？你的環境發生了什麼變化嗎？”

她躊躇了一下。“里昂納德……你……你在做什麼啊？”

他吃了一驚。“啊！我在做什麼？我站在這兒。我在听你說話。”但是他的眼睛低垂下來了。

瑪格特的沉靜的態度立刻變得激動起來。“里昂納德，你準知道我指的是什麼。你是在做些什麼事。是和家裏書桌上那些打字稿有關的什麼事。你是在……犯罪！”

“我親愛的！”

“犯罪。一個卑鄙的罪惡。比漢姆雷特考慮的事情還要壞，就是一般稱之為最大罪行的自殺。你已經準備好去犯一件更大的罪行。”

他走到臥榻旁邊的一把椅子跟前，坐了下來。“我必須提醒你，瑪格特。事情很明顯，最近幾個星期的緊張生活已經使你有

些精神恍惚了。”

“不要嘲笑人，”他的妻尖銳地說，“嘲笑人是不合你職業道德的。”

“我……嘲笑人了嗎？”

“你嘲笑來着。从前你就嘲笑过我一次，里昂納德。你还記得嗎？”

他搖了搖頭。“那是極不可能的事。你弄錯了吧。”

“不，我沒有弄錯。那次是在电影学会。在看完‘不設防的城市’那張影片以後。”

“啊！現在我想起來了……你看了那張片子之後很感動。”

瑪格特·索麥維爾停頓了一会。“現在我倒有點精神恍惚了，里昂納德。你知道在這間屋子裏我看見了些什麼？就是在那張片子上看到的那些秘密警察。你还記得那些傢伙嗎？你想起那天晚上我們的爭論嗎？對於你，在那個影片裏每一個人不過……不過是一種‘環境適應的典型’。你曾經‘解釋’了那些羅馬的游擊隊員的心理狀態，不是嗎？你對他們，對我都加以嘲笑。你‘解釋’那些把游擊隊員酷刑打死的法西斯分子的心理狀態。對你來說，那是很容易了解，很容易冷笑一聲解釋掉的！但是現在……你現在再來為他們解釋解釋看，里昂納德。他們就在這兒。看看她吧！”

柯娜·白爾德驚醒過來。“教授，教授。”

“秘密警察就在這裏！”瑪格特·索麥維爾小聲地說。“他們已經把她毀掉了。他們已經把她收拾了兩個星期，日日夜夜。現在她已經神智不清了。至於你，里昂納德……他們做得更是成功，不是嗎？”

“我親愛的瑪格特，”他說。“也許現在我也可以說，我相信某種其他勢力最近在你身上也非常成功！實際上，我應當要求

你……停止你某些方面的活動。”

“比如？”

“你那種可怕的……可恥的行為……在公眾集會上出現，甚至隱隱約約地提到關於我的審判那種極端嚴重的事情！”

“好的！那麼誰把我的行動告訴你的呢？”

“沒人告訴我，”他說。“我想這是社會上所有的人都知道的。我所知道的都是我在報上看到的。”

他的妻轉過臉去，在沉默中，說道：“里昂納德，你是不看報的呀。”

沉默的時間更長了。“也許，”精神病學家說道，“我同這個病人在一起的時候，你如果不能更好地幫忙的話，最好還是到辦公室去等着。”

“我到家裏去等着，謝謝你。啊……我要不要告訴掛號員白爾德太太是要長期來看病的，要不要給她開個戶頭呢？她早就問過我了。”

“請你就那麼辦吧，瑪格特。我希望今天晚上你和我能有一次比較滿意的談話。”

索麥維爾大夫對於他的病人的治療沒有多大進展。最後他叫他的父母來，把她帶回家去，吩咐要大量地使用鎮靜劑。明天他會到他們家裏去看病的。

他到家的時候，他的妻子在進門的過道裏迎接他。

“你有一位客人，”她說。

“現在不見客，”他急忙地說。“我不想見任何客人！”

“我想你必須見見這位客人，”他的妻子說道。“在我們出去的時候，他就來了，整整等了一個下午。我想你一定得見見他。他堅持要見你。”

“我不見！”

“里昂納德，这个人毫無疑問能够帮助你医治这个新病人。”

当他帶着疑問的神情皺起眉头的時候，她說道：“里昂納德，他在你的書房裏呢。他是阿蘭·白尔德。”

第三十七章

“你記得我嗎，克雷格太太？我的名字叫白尔德。有一次我來同乔治吃过午飯。”

那个妇人当着他的面砰的一声把門關上了。他站了一会，看着那沉重的門环在門關上後顫動了幾下，然後慢慢地下了台階走到大街上去。

在他的衣袋裏，他放着一張他所認識的人的名單，这些人都是在阿庫工廠工作的。其中大多數是工作了多年的職員，有許多人就住在這一區裏。賈克遜，一位冶煉專家，住在隔一道街口的房子裏。

賈克遜太太聽見电鈴声走出來，驚叫道：“阿蘭·白尔德！”

她請他進來，不安地擦着手，告訴他她有一个約会要到市區去，現在已經晚了。阿蘭準備好的一篇短短的談話，在这驚慌失措的女主人面前說出來，顯得很滑稽可笑。他把那些餐券掏出來，賈克遜太太立刻買了一張。

將要離開的時候，阿蘭對於他自己的笨拙感覺氣惱。

“我一走你就会馬上把那張餐券撕掉的，”他說。“你嚇坏了，是不是？好的，請你告訴畢尔幾句話。告訴他，我也嚇坏了。說不定他們要用莫須有的罪名把我關十年監牢呢。如果他們那樣做

了，他們接着就會對你畢爾和所有別的人施行恐怖手段。畢爾就
不會有工作做了，他可能被關進集中營。告訴畢爾明天晚上我要
給他打電話。我要同他談談。”

“我會告訴他的，”那婦人急忙地說。“你最好還是到下星期再
打電話吧。明天晚上我們要出去的。”

他離開的時候感到很沮喪。在濛濛細雨中，他機械地按照
名單向另一家走去。這一家全都出去了，沒有人在家。再到另一
家的時候，一個繪圖員羅尼·杜伐爾的已婚的妹妹把他讓了進
去。她仔細地端詳着他，並且問了一些很尖銳的問題。

“好吧，”她最後說道，遞給他一張十元的鈔票買了兩張餐券，
“我還是不懂，他們把你放出來以後，你為什麼不出來呢？那位
牧師和他的兒子，還有索麥維爾的妻子和那個姑娘，他們都說了
話。幾天以前，他們在工廠發傳單。羅尼說，大家瘋一樣地搶着
去拿！每個人急忙把那張東西看了一遍，想看看你要說些什麼。
什麼都沒有。沒有你的一个字。我告訴你，阿蘭，這叫許多人心
裏很失望呢。”

他又去了一家，隨後搭上電車到市區去。他買了一塊夾肉麵
包，可是吃不下去。杜伐爾的妹妹臨別時說的話，在他耳邊迴響
着。“如果你不是一個間諜，為什麼這些日子你一直躲了起來？
甚至克爾培都說出了他的情況！我很高興你到這兒來，把情況告
訴了我，但是你為什麼不告訴大家呢？如果你真是心中無愧的
話。”

他現在明白了昨天夜裏老邁戈爾對他盡了最大的克制能力。
邁戈爾一定和杜伐爾妹妹，杜伐爾以及工廠裏所有的人所感覺的
一樣，不過更加敏銳罷了。但是他什麼也沒有說，並沒有責備，
並沒有怨恨。

“他为我难过，”阿蘭想道。“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去找他，取得他的同情。”

他拿起一份報紙。上面有一篇關於昨天晚上一个会的消息。那个記者得意洋洋地描寫克尔培如何受到詰問。听众当中有人不断地喊叫：“如果白尔德是無辜的話，為什麼他不敢露面呢？”

那天晚上阿蘭的臉在發燒。那些詰問的人竟然公開宣佈他有罪。而当这事發生的時候，他却整个晚上独自一人躲在邁戈尔家裏，在黑暗中自怨自艾。現在怎麼辦呢？

在電車上，他想出了一个計劃。現在他能够做的，至少是要为他的“失踪”找个藉口。当他快要走到他从電話簿上找到的那个地址的時候，这个計劃在他看來越發对头了。

坐在外面办公室書桌前的梅奇·克尔培疲倦地歎了一口气，說道：“你跟克尔培先生約好了嗎？”

“唉，沒有。不过我想也許……”

她站了起來，張大眼睛看着他。“你是……阿蘭·白尔德！那好極了！台德正在和一个电台記者談話，但是我去对他說，我相信他一定……”

三个人很快地在一間小小的办公室裏坐了下來。

“我是來道歉的，”阿蘭·白尔德說。

“道歉？为了什麼？”台德·克尔培微笑道。阿蘭看到这位共產党領導人臉色沒有那天晚上他們会面時那樣紅潤了，而且今天他眼睛裏那种活潑的神采很快就消失了，而变成了一种嚴肅的、坚决的神情，他臉上一道道的疲倦的皺紋更加深了这种表情。克尔培說道：“我並不覺得你有什麼事情需要向我道歉的。事实上……”

“我躲了起來，讓你獨力承擔，”阿蘭說。“我是沒有理由使你

原諒的。”

克尔培望了望他的妻，梅奇轉臉望着窗外。

“啊，你是可以原諒的，阿蘭，”克尔培說。“邁戈爾今天上午來過了。我們不談什麼道歉和原諒吧。要緊的是……你那樣做是有一定原因的。我們知道，你也知道。阿蘭，可是我對於這一點是不能說什麼話的。我祇希望你也許會明白。如果你明白所發生的事情，或者那會有些幫助。”

讀了報紙上那篇新聞時所感覺的恥辱，又在阿蘭的面孔上燒了起來。“你知道，我對於這種事情是做不好的。我到这兒來是道歉的。我一發現我做了一次大傻瓜，我就到这兒來的。我是來告訴你，我打算怎麼辦。”

克尔培夫婦兩人都在打量着他。他遞給他們紙煙，給自己也點了一枝，然後伏在書桌上，在那大張吸墨紙上畫出一個輪廓來說明他的計劃。

大體說來，這個計劃很簡單。他過去一直在讀索麥維爾所寫的書。他把報紙上所有片片斷斷的謠言拼湊起來。他的結論是，里昂納德·索麥維爾教授已經同意在警察方面編造的任何文件上簽字，並且他將出面做一個主要的証人；因此阿蘭·白爾德的工作就是要使這個証人不能夠起他們預期的作用。

“我沒有什麼可損失的，”阿蘭說。“你知道，我得先跟他談談，我要跟他辯論。但是最後，如果他堅持他那一套謊話，那我就給他個厲害看看。”

他的憤怒，過去一個月來他對於一切所積累起來的怒火，他對於報紙和無線電廣播、對於審問他的那個偵探、對於把他從他那安靜的、隱晦的生活中拉出來弄得聲名狼藉的那些看不見和不認識的人們的气憤……尤其是，對於愛情的遭遇的絕望的憤

怒——这种情感，像害大病時的寒战，教他全身發抖。

“或者我把真理打進他的腦子裏……或者我把他打死！”

台德·克尔培歪着头，傾听着。“我想那是哲瑞來了，”他靜靜地對他的妻說。“梅奇，請你出去告訴他四點鐘再來，好嗎？”

辦公室的門打開的時候，他們正默默地坐在那裏。這樣一來，反使白尔德有一个机会來控制一下自己。當梅奇回來，關上了門以後，台德·克尔培搖了搖頭，慘淡地笑了一下。

“阿蘭，”他說。“我們必須避免的正就是那種感情。有些時候，誰沒有那樣的感覺呢？我們都是一樣。但是那是非人道的作法，阿蘭。那是野蠻的。他們對於你和我，就是那樣的感覺。他們要在法庭上用合法手段來審判我們，但是實際上他們要想把我們打死。他們在歐洲和中國對成千上萬的人民就是這樣的。在戰爭結束以後，他們中間有些人，那些最壞的，由於所犯的罪行而被處決了。那是應當的，合理的。但是他們沒有一個人吃過像他給人民吃過的那種苦頭。因為那是不應當的，非人道的。”

沒有等白尔德開口說話，他又繼續說道：“我想你去見索麥維爾，倒是一個好主意。”

“如果我看見他，我一定要揍他！”

“不，你不會的。我相信你不會。祇要你再想一想。”

克尔培靠後坐好，用一種隨便的談話口氣告訴他最近十天所發生的事情。在工會和和平運動最初受到打擊的時候大家的確很驚愕，但是過後却有越來越多的人們出來支持。人民中比較堅強，比較覺悟的核心，包括不少新參加進來的人，已經相信這個間諜恐怖案不僅是一種陷害那些被誣告的人們的陰謀，而且是破壞整個民主制度的陰謀。

“但是那是陷害你們的呀！”阿蘭·白尔德說。“陷害共產黨。

我看得出來。他們不過是利用我和其他的人們來陷害你們。”

“你錯了，”克尔培說。“當然主要的目標是我們的黨。但是為什麼呢？是因為我們威脅到他們，……要推翻他們的政府嗎？”他暢快地大笑起來。“你知道，那是胡說。他們一心要收拾我們，因為我們的人在工會裏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不是擁護整個共產黨綱領，而是擁護工會的綱領！他們在關於工資、工時、工人的種種不滿以及其他重要的問題上是無法同我們鬥爭的。我們過去的事實是可以證明的。不過，如果他們能夠令人信服地證明我們是間諜的話，我們的工會組織就會被削弱。那樣，老闆們的綱領，商會的綱領就會乘虛而入了。”

“那正是我剛才所說的。你就是他們要收拾的一個人呀。”

克尔培注視着他。“他們一心是要收拾工會的。首先是法爾諾那些工廠裏的工會組織。然後是全市每一個有工會組織的工廠。要打垮工會，他們就必須把我們趕出來。誣蔑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是一個暗藏的間諜。”

阿蘭·白爾德看了一下梅奇·克尔培，聳了聳肩膀。“我應該承認我對於工會的事是一無所知的。不過，你知道我現在的想法嗎？他剛說的那些……都沒有說中要害。那不是主要的問題。”

“那麼主要的問題是什麼呢？”梅奇問道。

阿蘭皺着眉頭。“我不知道。報紙上所有的我都看過了，不過我們仍舊不懂。”

台德·克尔培站起來，走到窗前又走回來。他站在阿蘭的椅子旁邊，拍着他的肩膀。

“阿蘭。現在我要做一次間諜。告訴我，報紙上說……你在阿庫工廠裏設計出一種秘密的噴氣引擎，是真的嗎？這種引擎被軍事方面接收了去，是不是呢？”

白尔德輕輕地說道：“我是到這裏來道歉的。我願意幫忙。但是現在我告訴你……即使我覺得俄國是地球上最好的國家，我也決不會把我在阿庫工廠所做的事情告訴任何俄國人，或者你，或者任何別人。”

台德·克尔培靜靜地說道：“你願意回答我的問題嗎？就是報紙上公開發表的那些事情，關於你的重要戰時工作。”

隔了一刻，阿蘭說道：“這一部分是確實的。在法庭上我會告訴他們的。”

“你過去做了些對於另一次大戰有重要關係的事嗎？”

“這項工作已經結束了。”

“那麼你為什麼離開阿庫工廠呢？”克尔培問。“為什麼大老闆對你離開那裏感到奇怪呢？阿蘭，你是在和我見面以前……在邁戈爾給你那本雜誌看以前離開那個工廠的啊！”

“邁戈爾知道我為什麼離開。”

“你告訴過他嗎？”

“沒有。不過我告訴過他……一些別的事情。他知道我為什麼離開。”

“你丟掉了一個很好的差使，”克尔培說，“因為你相信和平。”

听了這句話，白尔德在椅子上往後一靠，一隻手在書桌上拍了一下。“不是！上次大戰進行的時候，我拚命地工作着！我七次想參軍！那些閉着眼睛，滿口嘮叨着和平的人教我受不了！”

“你意思是說你當時不是一個和平主義者嗎？”

“我那時候不是，現在也不是！”

“可是你離開了阿庫工廠。你辭去了一個重要的戰時職務。”

“並不是因為我是一個和平主義者！”

“那麼，為什麼呢？”

“因为，因为……”他轉过臉去，緊捏着拳头。

过了一会，台德·克尔培温和地說道：“說吧，阿蘭。这就是你所說的……‘主要的問題’。这就是你需要弄明白的主要的問題。”

白尔德差不多像拼着字母那样緩慢地說：“我离开那裏，因为他們要战争。我看出了他們冠冕堂皇的演說和他們在工廠裏悄悄地对我說的，完全是兩回事。凡是可以發動一次战争的事，他們沒有不做的。他們拚命說謊，說什麼防止战争，保衛我們。他們实际上並不注意保衛我們。因为他們準備進攻。他們所需要的是發動一次战争。如果俄國当初沒有原子彈的話，在这以前他們早就發動战争了。这使他們很气惱。不过現在他們已經下了决心，不論這裏發生什麼事情，他們是毫不在乎的。如果發動起來，……那不僅只是一个战争，無論在那边或者这边都將是一場大屠殺。我辭職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他們不是去屠殺軍隊，而是去屠殺人民。幾百万，幾千万的人民。不是去夺取某些或者某个地方，而是去殺人。他們仇恨亞洲人，他們也仇恨歐洲人，不祇是俄國人。他們對於英國人也開始仇恨起來。战端一起，他們会給倫敦丢下一枚原子彈的。他們正在準備孤注一擲地幹一場。他們要讓全世界其餘部分的人知道，他們能够消滅世界上億万的人民。”

克尔培回到他的座位上，捲了一枝紙煙。白尔德和梅奇仔細地望着他小心地頓頓他自己手製的煙捲。

“你明白你自己所說的話嗎？”台德·克尔培問道。

阿蘭冷冷地說：“我沒有習慣說我自己不明白的話。”

“啊！”克尔培微笑着說。“但是有些事情你是不明白的，是不是？从今以後你打算怎麼辦呢？你並沒有談到這一點。”

工程師挺起肩膀。“我以为你会要求我的。好吧，我準備好

了。我準備參加你們，參加你們的黨。”

克尔培點起他的紙煙說：“我不準備要求你參加，阿蘭。為什麼你要做一個共產黨員呢？並不是因為你瞭解了我們。而是因為你以為共產黨對於你剛才所提出的問題很容易給一個答案，對於你不願參加的那種戰爭給一個答案。”

“他們很害怕你們，”阿蘭說。“我知道的。我聽見他們談過。他們害怕你們已經有了可以制止他們的东西。”

“你相信這事嗎？”

“不，”阿蘭·白爾德頹喪地說。“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們能夠被制止。”

“你能够看見我們。但是你看不到無窮的巨大的力量。使他們真正害怕的力量。”

“你是說俄國嗎？”白爾德說。“你意思是說有俄國的援助，你們能够……”

他把眼光从克尔培轉到他的妻子身上，皺着眉頭。“大概我說錯了吧。”

梅奇打破了沉默。“阿蘭。當你跟台德談到間諜的時候……你對這個問題是不是有一點懷疑吧？你是不是以為我們是間諜呢？”

白爾德咧嘴笑了。“我現在不相信，過去也不相信。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工廠裏常常說笑話。如果俄國在這兒有間諜的話，它也不會挑選你們共產黨員的。一個共產黨員怎麼能够打進這裏來進行間諜活動呢？那就如同我們派法爾諾那樣的大亨到俄國去給我們做間諜一樣的荒唐。”他嚴肅地看着她。“為什麼你問這個呢？”

梅奇·克尔培臉微微地紅起來。“因為我對你有很多懷疑。

我恨你。那天早晨，当我从家裏走出來的時候，小孩子們上学去了，我不知道台德会不会再看見他們。我想他們会馬上把台德抓走的。而……直到莎莉八個月的時候，台德才看見她。他在監獄裏呆得太久了。現在他又要進去了。这是十分肯定的。那一天我感觉都是你的过錯。我恨你恨了很久。現在我还有些恨你呢。”

“喂，梅奇！”克尔培說。他想說个笑話岔过去。“这次我要給關進去，阿蘭也許会在隔壁囚房裏呢。”

“讓我說完，”梅奇說。她轉臉向那个工程師。“也許我現在不恨你了，但我还是很厭惡你。”为了不讓她的丈夫補口，她唐突地說：“我從來不相信嬌縱人的。不是像你那樣的人，阿蘭·白尔德。你受过的教育，比一般工人要多的多，我是無論如何追不上的。你受过訓練，能够思想，能够弄清事实，得出結論。可是这对你又有什麼用处呢？你到这兒來說話沒有經過好好考慮，还打算要把那个大学教授揍一頓！你的腦子裏是怎样的一种想法呢？報紙上的謠言……你以为我們是秘密地同苏联在策動陰謀嗎？你究竟懂得多少呢？”

“沒有多少，”阿蘭說。

“而你並不覺得羞恥！你甚至还有些驕傲，認為你從來不過問書本和論文以外的事情。你以为像我們这些人都是半瓶醋，是不是？現在看看你自己吧！”

阿蘭尷尬地微笑着，看了看她。他的笑容很快消失了。他看見梅奇·克尔培的面孔慢慢地变了样。她气憤地扭过臉去，用手擦着她的眼睛，走開了。

“現在你有充分的時間一个人去好好地想一想吧！”她低声說。“照你那小心謹慎的知識分子的習慣，你用不着匆忙！可是我恨你，因为台德也要被關進去，而台德並不需要在監獄裏化費時間

去瞭解生活的事实！他不需要犧牲他的十年時光去弄明白那些……那些擺在你的面前，祇要你有足夠的頭腦和足夠的勇氣就能看清楚的那些事实！”

她走了出去，房門砰地關上了。

“我很抱歉，”台德·克爾培說。“我好久沒有看見梅奇像这样子了。”他皺着眉頭。“今天早晨邁戈爾使她很生氣。”

“邁戈爾？”

“我想是的。我不知道他說了些什麼，不過他使她很生氣。”

阿蘭·白爾德站了起來。“我知道他說的什麼，”他說道。“邁戈爾很替我難過。我想他已經告訴了她。我的妻子和我……”他沒有說完。“這就是我所想到的。你的太太看出了這一點。”

他深深地吸了口氣。“事實上我祇是想到……除了做我的工作以外，我所想的就只有我自己。”

“不要走極端吧，”克爾培說。

“你知道我為什麼離開阿庫工廠嗎？因為我不願意……由於他們用我設計的噴氣式飛機去扔原子彈而使我的雙手染上鮮血。我希望能夠置身事外，說一句‘那與我無關’！”

當他走到衣架跟前，急忙地穿上大衣的時候，台德·克爾培走過來站在他的身旁。

“阿蘭。現在除了你自己以外，你想的是誰呢？”

“呵？誰？那個……”他困惑地漲紅了臉。

克爾培微笑着，緊閉着嘴唇，點着頭，彷彿他已經看透了這個年輕工程師的思想。

“讓我告訴你一些事情，阿蘭。關於我們，還有……別人。你也許是看錯了我們。我們不是假冒為善的偽君子，說我們祇想到別人，從來不想我們自己。我們不是那些跑來跑去拍拍人們的

肩膀，‘做好事’的人！這一點你要弄清楚。我們不是在人民之上，而是同他們在一起，從人民中來，是人民的一部分。”

白爾德的眼光探索着他的面孔，克爾培繼續說道：“你知道為什麼那些要戰爭的人害怕我們呢？因為我們清楚地瞭解到，最重要的，全世界最強大的力量……就是人民！不是原子彈，陰謀活動或者什麼間諜。而是人民！這就是你必須在你那工程師的頭腦裏記住的事情。人民，他們想要屠殺的億萬人民，……人民現在能夠制止戰爭！”

白爾德說：“這就是她所說的，擺在我面前的事實嗎？那為什麼她……她是什麼意思，說我沒有足夠的勇氣去正視這事實呢？我不懂為什麼這是一個勇氣的問題。這是一個把它想通的問題？”

“你是不是認為你已經想通了呢？”

“我並不是一個猶疑不決的人，”阿蘭·白爾德說。“現在你是知道的。我一看清楚是怎麼回事的時候，就馬上離開了阿庫工廠。我一發現我是怎樣的一個卑鄙的人的時候，就馬上到這兒來了。”

“那麼現在怎麼辦呢？”

“現在我就去見索麥維爾。”

克爾培聳了聳肩膀。“好吧。要注意不要動火。”

“我不會碰他一下的。”

他匆匆地走出外面的辦公室。電梯遲遲不上來，他從樓梯走了下去。他到了大樓出口處，迎着濕潤的飛舞着的大雪站了一會，想到坐公共汽車太慢，便走到人行道邊上招來一輛出租汽車。汽車剛開過來停在路邊泥漿裏的時候，梅奇·克爾培猛然抓住他的胳膊。

“阿蘭，不要幹傻事啊！現在你还有机会可以避免……決不要因為輕率把這個機會丟了！你不会……”

他伸出胳膊摟住她的肩頭。“你快回去，不要在雪裏淋着！不要擔心。我有足夠的勇氣來控制住我自己的。馬上跑回去吧！”

她哆嗦着，尷尬地微笑着說：“他們剛才打電話來談到會餐的事。你去不去呢？他們想知道要不要給你留一個位子。”

“我要去的。我也許會遲到，現在已經快四點鐘了，不過我一定來。”

第三十八章

索麥維爾教授的態度最初是敵對的，後來却突然改變過來。他從他的書房椅子上站起來，隨意走到掛着他的絲絨便服上衣的衣鈎跟前，從衣袋裏取出了剪雪茄的小剪子，小心地把門關上。他坐了下來，向他的客人不自然地微笑了一下。

“白爾德先生，你的意思我理解得對嗎？”

“我想是對的。我說……也許我能夠澄清一下你在你的聲明裏所說的關於克爾培的那些話。”

索麥維爾教授緩慢地輕輕地彈着他的雪茄的那種神態，表現了他腦子裏在轉着念頭。

“也許，”他終於開口了，“你自己打算作一個聲明吧？”

“當然，”白爾德清了一下嗓子。“我現在很忙。你想知道我在哪裏聽到你的聲明嗎？是警察唸給我聽的。明白了嗎？現在我不需要聽長篇大論的講演，索麥維爾教授，我想請你作一些解釋。

關於克尔培的事作一些解釋。我希望你簡單扼要。我也許還要補充一些我的意見。”

“我敢說，”这位精神病学家說，“你有許多話可以補充，白尔德先生。看起來就好像我对最近的发展……一無所知似的，是不是？你什麼時候作出这个决定的呢？”

“今天下午。不过，我没有多少時間了。你是不是可以……”

索麥維尔举起兩手，拿着雪茄像指揮棒一样地揮動着。“等一等。如果我們……啊……請一位律師來参加，你看如何？”

阿蘭·白尔德对他勉强地笑了一下。“不必。我对他們的尊敬十分有限。不过我已經拜讀过了你所有的著作，教授。最近兩個星期，我把你的書仔細研究过。我對於你的推理比任何法律条文更感到兴趣。”

索麥維尔教授很得意。“謝謝你，白尔德先生。你要求我簡單扼要。我一定尽量办到。”

“關於克尔培的事情。”

“当然啦。不过你一定明白吧，克尔培不过是……造成目前我們这种局面的焦點？那很好。”他拿着那枝沒有點着的雪茄在他鼻子底下緩緩地移來移去，聞着乾菸葉的香味。

“克尔培不过是造成目前全世界的危机的一个焦點，白尔德先生。你也許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我承認，我自己對於這一點的理解有一个時期也很有限。你要我簡單扼要嗎？对的，这是工程師头脑的一个令人欽佩的特點！那麼，允許我簡單扼要地談一談克尔培吧。他，和他所代表的那种势力，是……一种無法治療的心理疾病的病菌。我們精神病学家管它叫做一种傳染性的病态心理。克尔培和他的同党就是一种病菌，把一种可怕的心理和精神上的疾病傳染給我們这个世界上的居民，这种疾病是我們这

个时代的一种特殊的疾病。这种疾病——用克尔培和一切共产党人惯用的名词来说——就是和平。”

阿蘭·白尔德點了點頭。“我明白你的意思，教授。”

“那好極了。啊……你已經看过了我的書。你知道，我最近的一本書本來要在這個月出版的嗎？我勸出版公司把它收回來，再作一番大大的修改。幾星期內就可以出版了，那書的名字叫做‘和平的瘟疫’。”

白尔德說道：“在這本書裏你要談到克尔培嗎？”

“我要談的。不过，現在为了你，簡單扼要地談一談罷。”他微笑着，嘴唇和手一齊在動作。他把雪茄在他嘴唇上左右滾動着，嚐着它的香味。“不过，現在我能不能請你談談你的意見呢，白尔德先生？”

“請你先說吧，教授。”

“好的。‘和平的瘟疫’。我想這是你第一次跟共产党打交道吧？很不幸，他們目前所散播的這種瘟疫，他們叫做‘和平’的這種可怕的騙局，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你知道在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時候列寧本人就提倡過和平嗎？這是這種瘟疫的初期形態。曾經在歷代沙皇英明而有原則的統治之下成長壯大起來的，強壯的俄國人民受到了這種病菌的襲擊。他們受到了傳染，生了病。到了今天，他們和他們的子女都是不可救藥的！”

阿蘭·白尔德不耐煩地敲着桌沿。“索麥維爾教授……”

“親愛的朋友，我還在給你談整個書的內容啊！我沒法再簡單扼要了。我接着說罷。共产党所傳播的那種道德上和精神上的腐朽，是採取各種不同的形式的，我在那本書裏面都作了探討。在三十年代嗎？他們向人民大眾宣傳，要過一種安逸的生活，國家成為一個靠‘救濟’為生的懶漢的國家。免費吃飯，免費穿衣，

免費醫療……不做工！那一个階段过去了。大战一起，共產党就陷于絕境。战争一起，他們就得努力，就得遵守紀律，就得过刻苦的生活。因此他們反对战争！但是他們把希特勒当作他們的死敌！不錯，希特勒威脅到了我們。如果不是他那一切荒謬的思想，希特勒是一位代表着从斯巴達時代一直存在到今天的一个偉大真理的！什麼真理？那就是，沒有艰难困苦，沒有痛苦犧牲，沒有强大民族之間不可避免的战争衝突，人類就不能長久存在下去！”

阿蘭·白尔德點着了紙煙，把火柴隔着書桌丟了过去。他看着索麥維尔教授把雪茄點着，很快地熟練地噴了兩口煙。“你叫我听得入了迷。”白尔德說。

“我是在用幾句話概括一部學術著作啊，白尔德先生。不过这是它的要點罢了。希特勒战敗以後，共產党又恢復了原來方式。他們現在宣傳和平。他們的和平瘟疫正在一个削弱了的世界蔓延着。和平有蕩捲整个地球之勢，如果我們現在不能消滅这种普遍的心理病症，它必然完全毀滅人類，毀滅我們，使我們的子子孫孫成为無脊椎的軟体動物，甚至要把人類的力量和偉大都要从記憶中抹掉！”

“但是克尔培呢？”白尔德說。

索麥維尔教授用他的雪茄指着。“在社会公众面前揭露爱德華·克尔培这个坚决的瘟疫傳播者，公众思想的毒害者的病态心理，是我的光荣，是我的責任。当然，跟他在一起的，还有听他指使和受他蒙蔽的人。”

“比如像我这样的人？”

索麥維尔皺着眉头看看他那燃燒的雪茄煙头。

“当然啦，”他喃喃說道，“你到这兒來不祇是要听我談話吧？是聰明人。你一定感觉到你目前的困难处境是……嗚这……可以

說是不必要的。”

“你意思是說我可以在審判時被赦免嗎？”

教授擺了擺手。“這對於你來說，不是早就很明顯了嗎？”

“我到這兒來是跟你討論克爾培，不是討論我自己的。”

“那還有多少可說的呢？克爾培是一個道德上的毒瘤。為了挽救整個身體，這個毒瘤必須無情地割掉。我相信你一定很受歡迎……在這個必要的手術中作一位助手。”

並沒有提高嗓子，白爾德說道：“儘管如此，索麥維爾教授，你應當感謝愛德華·克爾培。你現在能夠坐在這兒，舒舒服服地抽着雪茄煙，是應該感謝他的。如果不是因為克爾培的關係，你一定躺在地板上了。說得粗魯一點，你一定躺在那兒給揍得屎尿直流。”

索麥維爾向前探着身子。他的兩手，眉毛，嘴，甚至連他的鬍子都一齊動起來，表示驚訝。“我親愛的朋友！你意思是說克爾培要向我行兇嗎？”

“不是他，”白爾德說。“而是我。今天我到這兒來是想把你揍得屎尿直流的。”

索麥維爾不再發呆了。他的兩隻眼睛急速地轉動着。先是望着門口，接着又看看在他的手臂旁邊的電話。

“不要慌，”白爾德說。一個思想忽然在他腦子裏閃過，他微笑了。“教授，我不用再揍你了。我看你已經挨了揍了。他們把你壓在地上，拳打腳踢，是不是呢？”

“白爾德先生，”精神病學家冷淡地說，“請你馬上離開這間屋子，離開這所房子好嗎？”

“不。”

那隻拿雪茄的手抽搐着。“請允許我給你一點忠告，白爾德先生。幾分鐘以前，我打算重新考慮我的聲明裏關於你在克爾培間諜

活動中所起的作用那些部分。現在我告訴你，如果你堅持要同克尔培联系在一起的話，那麼你就是在法庭上受到最無情的對待的。”

白尔德把他的椅子往書桌跟前拉近一點，向前欠着身子。他說話的聲音輕得幾乎像耳語：“教授，但是重要的是我決不會同你联系在一起。我要做一個人。而你呢……”

他挺直身子。“听着！我馬上就要走了。謝謝你，談了對於克尔培的看法。現在讓我把研究的結果告訴你。你寫的那些書是一個很有趣的病案歷史，索麥維爾教授。”

“滾出去！”索麥維爾鎮靜而兇惡地說。“滾出去！”

“不要打斷我的話，”白尔德說。“在我說完以前，別張口。”

索麥維爾往後縮了一下。他把雪茄啣在嘴裏，隨着他嘴角的抽搐，長長的白色煙灰撒落在他的背心上。

“偉大的里昂納德·索麥維爾！”白尔德說。“你永遠是個科學家，是不是？一九二八年，你在一本三百五十頁的書裏告訴人們，使世界有生氣的是男女之間的性愛。以後經濟危機來了。在一九三五年，你說精神治療如何能夠幫助人民忘記他們的貧困。心理分析可以治療飢餓！在一九四四年，你科學地證明俄國人很好。當時，這裏的人們已經開始認識到俄國人不僅僅是‘很好’……他們在拯救我們，他們有一種毫無疑問非常成功的制度，在這裏千百万人都希望知道這種制度究竟是怎樣的情形。而當時你是怎麼說的呢？你說那種制度沒有什麼道理。俄國人所以沒有被嚇倒，是因為他們沒有俄底浦斯錯綜心理^①，他們所以成為英勇的戰士

① 俄底浦斯錯綜心理(Oedipus complex)是西方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心理學中的一種荒謬理論，認為凡是男孩生來都有仇父愛母的變態心理。白尔德在此處提起這個荒謬術語，顯然是反刺里昂納德·索麥維爾和西方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荒謬的心理學。

就是因为这个緣故！”

“你是想……”

“住嘴！隨後，來了原子彈。俄國怎麼樣了呢？你告訴全世界，俄國人對於他們制度的崩潰怕得要死，因此我們要用原子彈來制止他們來向我們拚命。當我們的高級軍官們揮舞着原子彈，而俄國還沒有的時候，你說我們不得不製造原子彈，完全是因為斯大林的過錯！你用你那一套胡說八道的心理學說來支持這種說法！”

白爾德停頓了一下，索麥維爾冷笑道：“真是標準的沒有文化的鄉下人咒罵科學！”

“科學？你叫你自己科學家嗎？愛因斯坦使原子彈成為可能，可是他採取的是什麼立場呢？他以及所有其他的科學家們是怎麼說的呢？毀掉它！而你呢？你巧妙地，把原子彈的威脅諉過於蘇聯人民。你是那麼科學，那麼冷靜。可是你諉過於蘇聯，成功了沒有呢？你所成功的祇是為所有著名科學家們都激烈反對的原子武器進行了辯護！”

“你說完了嗎？”索麥維爾說，咬着他的雪茄。

“一個科學家嗎？”白爾德說。“我告訴你，你是什麼東西，索麥維爾。你是一個知識上的婊子。一個學術上的娼妓。你為三塊錢一本書出賣你的腦子。為了三塊錢一本書，你可以想出他們所要的任何謬論。現在你準備替他們來陷害克爾培、我和別的人們。你還要寫一本這樣的書。‘和平的瘟疫’。你作了那個聲明是為了保全你自己。但是那本書……每一個讀者三塊錢，是不是，教授？”

“如果你不馬上離開……”

“住嘴！”

精神病学家把他的雪茄齐头咬断。咬下来的烟头挂在他的鬍子上，他又把它拉了下来。

“‘和平的瘟疫’，是麼？”阿蘭·白尔德說。

“除了拿着原子彈的那些殺人兇手以外，全世界的人都要求和平，而你却說什麼和平是一種疾病。戰爭倒是健康，是嗎？我親愛的教授，抄襲希特勒全集裏的話不要抄得太相像了啊！他的財產繼承人可能會為了分享你那本書的一部分利潤而跟你打官司的！原子戰爭對我們有好处嗎？由於在幾秒鐘之內一死就是幾十萬人，它會使我們堅強起來嗎？在千百萬兒童被屠殺以後，它會改進人種嗎？如果戰後活下來的人必須在死屍累累的城市廢墟上進行耕種的話，那對我們的靈魂有好处嗎？”

他停頓了一下。“我們從來沒有得到過和平。現在我們已經有力量來取得和平。這一點，全世界都已經覺悟到了！而你，學術上的娼妓，為了你自己那張骯髒的狗皮，却站了出來，再製造一套知識上的謊話，用和平是疾病這種思想來恐嚇人民！你是用科學的名義來進行的。可是每一個正派的科學家都明白和平是我們唯一的希望！無數的廣大人民知道戰爭是最可怕的疾病，……不過還是可以避免的，我們能夠比撲滅瘧疾還要快地撲滅它！”

阿蘭·白尔德站了起來。“我要走了。”他安靜地笑着。“我並沒有被你那俏皮的样子迷惑住，索麥維爾教授。你的賣弄風騷對於我是不發生作用的。我向來不照顧三塊錢一次的婊子，我不是你的嫖客。”

他站了一會。“怎麼樣，教授？沒有什麼說的麼？你不能還擊了嗎？”

精神病学家的手指敲擊着椅子上的扶手。“啊，要的，”他說。“我要還擊的。”

“在法院裏嗎？我担保到那個時候你一定要挨揍的！”

索麥維爾將那斷了半截的雪茄從嘴裏拿下來，嘴唇上的鬍子隨着微笑向上翹着。“還不到那時候，我就要還擊的，白爾德先生。啊……你的太太現在是我的一个病人。”

白爾德僵直地站在那裏，笑容盡失，索麥維爾教授離開了他的座位。

“你的太太。我正在給她醫治。你听到了很高兴吧？不过現在沒有多少办法了。你应当看看你的太太，白爾德先生。她已經不是你所認識的那個女人了。我的治療頂多也不过讓她不進瘋人院。”

白爾德兩手抓住索麥維爾的衣服，使勁地扭着他的肩膀，猛烈地搖着他。醫生大叫道：“住手！你这傻瓜！把手鬆開！”

“你對她做了些什麼事？回答我！”

索麥維爾喘息着，他的臉灰白得像他的鬍子，掙扎着從白爾德的手中擺脫出來。“沒有什麼。我什麼也沒有做。那是你做的事情。她沒有希望了。是你把她弄成那個樣子的。你現在应当見見她！她已經沒有什麼意志了。她會殺人，她會墮落，她會說謊，她會亂搞戀愛……”

白爾德的手一抓緊，他便不說了。“瑪格特！”他大叫道。“瑪格特！喊警察來！”

書房門猛的打開了。嚇慌了的女僕瑪莎站在門口，目瞪口呆地望着阿蘭·白爾德把索麥維爾推倒在椅子上。

“瑪莎！”教授喘着氣說。“到走廊上去打電話叫警察來！這個人瘋了！叫索麥維爾太太來……叫她到這兒來！”

“不要慌，”白爾德對那女僕說。“我現在就要走了。我沒有傷害他。”

瑪莎睜大眼睛，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她緊扭着雙手。“索麥維爾太太走了，”她說。“她已經走了。我帮她收拾好了東西。你剛到這兒來以後，她就走了。你要我……現在給警察打電話嗎？”

誰也沒有回答。瑪莎退出了這個房間。

阿蘭·白爾德站在那裏，大衣搭在手臂上，低垂著頭。“這次你應該感謝克爾培太太，”他說。“我差一點要挨一頓揍。”

教授的幾顆門牙被雪茄煙染黃了；現在当他微笑着把牙齒露出來的時候，他整個面孔都變了樣子，就像一付溫和的假面具被揭下來一樣。他佝僂在椅子上，上衣拉到了兩肩上面，雪茄煙灰撒滿了他的背心。

“我們要不要把你的太太關在瘋人院裏呢？”他問道。“還是留她在外面？你的太太害的是青春癡呆症。”

白爾德毫無表情地望着他。

“青春癡呆症。你知道那是怎樣一種病吧？她如果到低下的地方去適應生活，可能保持神智清醒的。從前我就見過像她這樣的病人。他們經過了一個狂顛階段，然後，就不知道他們搞什麼名堂了。早晚有一天你的太太會跑出去找你。她會一連幾天，幾個星期不見影踪。警察會在一些下流的地方找到她。於是我們再給她醫治……然後她又會好一些……接着又是舊病復發。她將越來越墮落下去。”

他的笑容加深了。“我告訴你這一點，”他說，“因為當你站在鐵窗後面的時候，想想你的太太對你是有好處的。”

白爾德慢慢地搖著頭。他大聲自言自語地說：“我以前總奇怪希特勒怎麼會找到那些醫生，往毒氣殺人室裏放送氰化氣，並且從小窗口裏看著它如何發生作用。好啦，他們在你身上下了工夫。現在你會打開毒氣龍頭。你會很高興地往裏面看著，是不是

呢？”

里昂納德·索麥維爾無言地怒叫了一聲。“你將整夜睡不着覺，想着她正在受的痛苦！”

白爾德望着他。“你在說謊，”他輕聲地說，“就是現在你也不能說一句真話。你曾經告訴我……如果柯娜確實是那樣，她就不会痛苦了。”精神病學家憤怒地眯起兩眼望着他，白爾德點了點頭。“不，她不會痛苦的。她不會再是柯娜了。她不會知道將有怎樣的遭遇。”

他小聲說道：“並且她不會再去找我了。因為她已經完全不記得我了。”

索麥維爾搥打着他的椅子。“滾出去！”

“但是你會記得我的，教授，”阿蘭·白爾德說。

“我要往監獄裏給你送香煙和巧克力糖的！”索麥維爾冷笑着說。

“每天早晨你看報的時候，你會想起我的。你聽收音機的時候，也會想起我的。你……你屬於要使用原子彈的那一夥人。你已經投到他們的一夥裏去了，索麥維爾。你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嗎？”

“滾……出去！”

“那就是說，你已經不把你自已看成人類中的一員。從現在起，每天你都要因為看了當天的新聞而感到煩惱。你當然知道我說的是什麼意思！你每天都會看到你和你主人的殘餘世界仍在繼續喪失。一哩又一哩，一國又一國地喪失。你們會看到浪潮在高漲。人民的浪潮在高漲。和平的浪潮在高漲。你跟你們那一夥是唯一將被和平所毀滅的一羣人。很快地你就要張惶失措。你要鎖上你的門。你一定會想起我。”

“想起你在監獄裏！”

“是的，在監獄裏。但是我在監獄裏計算着還有多少日子才被釋放。而你在这兒却計算着……浪潮還要多久就要湧上來把你淹死。”

当白尔德邁步走近書房門口的時候，索麥維爾霍的站了起來，急忙把他那弄縲了的上衣，整理了一下。“你好，白尔德先生，”他帶着一種假意的醫生對顧客的笑貌說道。“請原諒，我沒有能够早些請你出去。”

“你為什麼不笑呢？”白尔德說。“你再也不會笑了。从你的身上已經看不到一點真正的笑或是愛了。”

“哈！那麼我就跟你的太太一樣了！”

“不一樣。你並沒有喪失你的頭腦，你還是清醒的。你对你的行為要負責的。並且浪潮湧上來比你所想的要快得多。浪潮將湧到這裏來把你淹沒。沒有一個角落你可以躲藏。因為這個浪潮是幾萬萬的人民造成的。他們都是人類。也就是你跟你們那夥原子彈傢伙們已經沒有……資格去作的人類。用你們一夥裏一個人所說的話，索麥維爾，你沒有地方可以躲藏的！”

他穿過走廊，從那個面孔蒼白的女僕身旁走過，她急忙跑去開走廊的裏門；当他走到外邊一道門的時候，他聽見索麥維爾從後面快步趕了上來。

“喂，白尔德！等一會。我要不要告訴你太太。你已經愛上了人類，不再愛她了？”

“我會想辦法讓我太太平平安安地脫離開你的。”

精神病學家冷笑道：“你以為你能够治好她嗎？”

“我能够治好她，不讓她上你的當，”白尔德說。“在我被關進監獄以前，索麥維爾，我要醫治許許多多的人們，要他們不再上

你的当。你曾經在你的書和演講裏解剖过不少病人，是不是？現在，我要解剖你了。我要在社会公众之前把你解剖開來。讓人們看看你的內臟，看看你到底屬於什麼品种。我沒有多少時間，但是我一定要尽量利用這點時間。”

“把這點也告訴你太太吧！看看你能不能說服她！看看這會不會使她心境安靜下來！”

“總有一天，”阿蘭·白尔德說，“總有一天我會做到的。”

他把門打開，冬日黃昏的寒冷的新鮮空气帶着雪花吹了進來。

“那對我是很重要的，”他說。“但是即使那一天永遠不會來到，柯娜和我仍舊有些東西是你所不能破壞的。現在我明白了。我們有過的愛情是你所無法破壞的。如果柯娜會想起我，她就會想起這一點。如果她會明白過來，她會知道我現在所要做的，不祇是為了她和我，不祇是為了兩個人，而是為了我們和其他每一個人。愛情與和平僅僅為了一個或者兩個人，現在再也不會有那樣的事情了。”

他順着大路向正在街角停下來的公共汽車跑去。

附 錄

關於本書及其作者*

〔苏联〕史維多夫

加拿大的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動家戴森·卡特的小說“明天是我們的”的出版，不僅是加拿大進步文學發展上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全北美洲進步文學發展上的一件大事。這部小說是描寫加拿大進步人民為爭取和平而進行堅決、英勇鬥爭的澎湃情景的第一部巨大的藝術作品。

按經濟實力來說，加拿大在資本主義世界各國中是佔有領導地位的國家之一。但是加拿大統治集團的反民族政策使本國的經濟從屬於美國的壟斷資本。美國的壟斷資本力圖把這個天然資源最富庶的英國自治領變為自己的原料基地。美國吸取了加拿大出口額的百分之六十五；在加拿大的全部外國投資中，美國資本約佔四分之三。美國在加拿大的經濟擴張迫使加拿大的經濟軍國主義化。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度加拿大的軍事預算和戰前比較已經增加到八十倍。

加拿大的統治集團不僅促使着本國的經濟從屬於美帝國主義，而且也促使着本國的政治從屬於美帝國主義。

加拿大政府一方面加強進攻加拿大人民的一切生活權利，一方面在國會裏制定反勞工法草案。這個草案也就是美國禁止罷工

* 本文係蘇聯外國文書局出版局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明天是我們的”英文本的俄文前言。

和建立“思想統治”的塔夫脫—哈特萊和斯密斯反動法令的副本。反動派使自己主要的打擊針對着加拿大共產主義者——勞工進步黨。加拿大的警察以突然搜查勞工進步黨的辦公處所和共產黨人的住宅來鼓舞法西斯匪徒的一切恐怖行為。加拿大反動派的報刊肆意謾罵共產黨人、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並企圖以“赤色危險”來恫嚇人民。為了破壞加拿大共產黨人的聲譽，加拿大的統治集團在一九四六年製造了所謂“間諜案件”。

但是壟斷資本代理人的這些陰謀詭計被加拿大人民捍衛一切民主權利和力爭改善本身物質條件的堅定信念粉碎了。加拿大工人的罷工運動年年擴大。勞工進步黨主張在朝鮮立即簽訂和平協定，根本改善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況，廢除法西斯的一切反勞工法令，發展與人民民主國家的貿易，並實行獨立自主的民族對外政策，因此，勞工進步黨的影響日益擴大。勞工進步黨站在加拿大和平民主陣營的前列，不倦地揭露反動派報刊反蘇的謠言，並動員國內一切進步力量來進行反對戰爭販子的鬥爭。

加拿大人民為了爭取國家的和平與獨立所進行的鬥爭是和反對加拿大統治集團對少數民族所採取的民族歧視政策的鬥爭密切聯繫着的。在加拿大的全部居民中有百分之四十以上是法國人、斯拉夫人以及其他各民族的人。

加拿大的和平擁護者已獲得了巨大的成就。例如“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授與加拿大擁護和平的領袖文幼章牧師，就是一個證明。全國進步輿論界對於文幼章榮獲“加強國際和平”獎金這件事給與了高度的贊揚，並認為是加拿大和平運動高漲的一個標誌。主張保衛和平與民族獨立的一種新出的文藝政治刊物“新城”受到普遍的歡迎也說明了加拿大和平陣營的强大。

“明天是我們的”這部小說的作者戴森·卡特是堅忍不拔的徹底的和平擁護者。他在建立加拿大與蘇聯兩國人民間持久友誼關係的鬥爭中起着極大的作用。

戴森·卡特生於一九一〇年，他是著名的化學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發表了許多天才的政論性的作品。在戰爭的年月裏，卡特出版了闡述蘇聯科學成就的書籍——“俄國的秘密武器”。一九四六年卡特的第二部作品“罪惡與科學”出版了，在這部書裏，他根據豐富的實際材料論述了社會主義國家裏新的高度的道德品質的形成，同時也揭穿了資產階級倫理學家假仁假義的空談。這些書籍在加拿大的讀者中獲得了應有的讚許，並被譯成許多國家的文字。

一九五〇年春天，戴森·卡特和他的夫人莎爾羅特訪問了蘇聯。戴森回國後，在進步報紙“加拿大論壇報”上發表了一系列的關於蘇聯的短文。一九五一年六月，戴森夫婦的“我們看到了社會主義”一書出版了，這是一部輝煌的充滿鮮明事實的關於蘇聯的報道，這部書的字裏行間響徹着加強蘇聯與加拿大兩國人民間友誼的熱情的呼聲。這部書的第一版立刻就銷售一空，以致出版社不能如期滿足所有定戶的需要。

一九四九年戴森被選為“加蘇友好協會”的主席。在羣眾大會上的許多次發言裏以及在進步的報紙上，他不倦地揭發反動報刊對蘇聯的惡意誹謗。他對加拿大的廣大羣眾闡明社會主義國家的真情實況，並向自己的同胞們證明，通過與蘇聯的友好關係，就能使加拿大走向和平與繁榮。卡特主編的會刊“新聞與事實”經常向加拿大讀者們報道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和蘇聯科學與藝術的成就。一九五二年初卡特又擔任了“新城”科學欄的編輯。

卡特積極從事社會活動，他深刻地了解加拿大普通人民的思

想和願望，確信和平事業的勝利，这就鼓舞了他从事“明天是我們的”这部小說的創作。一九五〇年这部小說出版了，它被加拿大的進步報刊評为“加拿大文学史上的里程碑”，是“加拿大進步文学到達新的成熟的水平”的標誌。

作为一个藝術家說來，卡特的成就在頗大的程度上，是由於他給自己的小說選擇了典型的矛盾，並用鮮明而生動的形式把这种典型矛盾表現出來，是由於他揭示了加拿大为爭取和平而鬥爭的本質。他不僅把和平擁護者的人道主义的信念与戰爭販子仇視人類的思想加以对比，而且还指出勞動羣众怎样把保衛和平事業与反对加强壟斷資本的压迫和剝削、反对降低生活水平的鬥爭联系起來。

小說一開始就在讀者面前暴露出那些醉心於發動新战争的傢伙們的醜惡面貌。青年工程師阿蘭·白尔德設計了一架關節炎醫療器。但是在加拿大也好，在美國也好，他都沒有能够找到一个对他的發明感觉兴趣的企業主。他的上級用一种職業殺人犯的厚顏無恥的口吻对白尔德說：“問題在於这个發明是使人活……現在所需要的却是怎样想法使人死！”白尔德決定把他設計的關節炎醫療器贈送給苏联沐浴治療所。“城市的主人”，軍火工業家法尔諾，通过他的密探知道了白尔德打算把自己發明的藍圖寄往苏联之後，即刻抓住这件事，把它作为製造轟動一時的“間諜案件”的一种藉口。

卡特徹底地揭露了这些可惡的詭計，反動派却正是用它來欺騙和恫嚇加拿大人民。小偷、強盜和密探就像警察与特种調查局的探子們一样都熱心地执行着万能的法尔諾的任务。作为法尔諾的一个親信的“聯絡人”，莫頓·凱因是挑撥事件的直接指揮者。他的職業是製造社会輿論。

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中汲取了灵感的凯因製造了许多誹謗性的控告，所有反动派报纸的记者们都一唱一和地响应着他的控告。暴徒们依照凯因的指示闖进加拿大公民的住宅进行搜查。法院的检查官们迫使被捕的人在凯因所拟的“供词”上签名。只要这位“联络人”有一点暗示，警察们就对被捕者加以惨酷的拷问。

从法尔诺与凯因露骨的谈话中，读者就会知道法尔诺对劳动人民，首先也就是对共产党人的兽性憎恶的真正原因。企业主们正计划着重新减低工资。他们知道，对工人生活权利所准备的进攻，只有在恐怖气氛中，只有在军事的歇斯底里的情况下才会有效。法尔诺热心鼓吹战争狂热是有特别原因的。他的保险柜里已经放着一份可以使他获得巨额利润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把他的工厂改建为生产军用品的工厂。可是共产党人们却领导了反对减低工资的斗争。同时他们一再对工人们说明：反动派报纸一口咬定苏联有“侵略意图”，完全是一种欺骗。共产党人的影响在职工会里日益扩大。工人们对于职工会的那些工头们的出卖政策是越来越不相信了。

法尔诺为了是否能使自己的工人们长期处在恐怖的状态之中而感到不安。他认为工人阶级的觉悟与决心的提高，对于自己的资本是一种威胁。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国家里驱逐了法尔诺及其一类的人们的伟大胜利又一次证明，当普通人“不再害怕”的时候，独佔者会遭遇到什么结果。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帝国主义强盗法尔诺急忙製造“间谍”案件，以便在群众面前诬蔑共产党人，並以“不可避免”的战争魔影来恫嚇加拿大人民。

但是怎样给共产党人加上间谍的罪名呢？在什么地方去找反对他们而愿作见证的叛徒呢？由于凯因的帮助，法尔诺在所谓“自

由主义者”中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奸細。这就是精神病学家索麥維尔教授，阿蘭·白尔德曾經請他协助把自己發明的關節炎醫療器的藍圖寄往苏联。

索麥維尔的形象，在英、美和加拿大的進步文学中，可以說是對於那些用“独立自主”的言詞來偽裝的奸徒的最有力的揭露。为了在讀者和大学生中間給自己建立声譽，索麥維尔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就賣弄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战争的年月裏，他又誇耀自己对苏友好並和苏联学者有联系。索麥維尔所有的伪科学的捏造都是建立在“適應环境”的理論上的。“他——卡特寫道——使自己適應了法西斯主义的威脅，適應了战争和原子彈，每次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为和平而鬥爭的思想越來越深入人民的意識中時，索麥維尔就决定偽裝成一个和平擁護者，以便自己的幸福受到威脅時好出賣和平事業。

“適應环境”的这种卑怯的理論，就是实用主义的一种变种，对索麥維尔來說，正好用來辯護任何的叛变行为和犯罪行为。因此，坐了牢以後，他就輕易地“適應”着环境並在凱因一手泡製成功的供詞上簽下自己的名字。为了在法尔諾面前更充分地表明自己的“忠順”，他急忙出版了一本臭不可聞的小冊子“和平的瘟疫”，在这本小冊子裏，他竭力誹謗人民对和平的渴望。

法尔諾製造的“間諜案件”本來打算給予加拿大的和平擁護者以致命的打擊。但是这种挑撥却給反動派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後果：許多具有進步情緒的加拿大人都積極地參加到爭取和平的鬥爭中來了，其中也包括小說的主要人物阿蘭·白尔德，在此以前，这些人还站在社会生活的一旁。

从小說的第一頁開始，白尔德就以他的堅定不移的忠誠、坦率和独立的品格以及確信人類生活的價值而贏得讀者的同情。天

才的飛機設計師白尔德，熱愛自己的職業，但当他知道了自己設計的發動機將用在軍事方面時，他就辭職，離開了工廠。軍火工廠的工作，預示給他一个生活安樂而富裕的远景，但这並沒有使他放棄他原來的決定。他不願意做一个戰爭販子預謀的滔天罪行的共謀犯。阿蘭·白尔德拒絕在那些認為殺人就像在垃圾堆上炸死一羣耗子那樣安然自得的人的手下做事。

但是在这部小說的開端，白尔德只想自己身上“不沾血”。他远远地站在反对戰爭販子鬥爭的圈外，並以自己是政治上的“局外人”而自豪，他認為政治是“無聊的爭吵”。他甚至相信那些誣衊共產黨人与苏联有什麼秘密联系的報刊所造的謠言。

这种警察的挑撥行为打開了白尔德的眼睛。他不僅从自己的經驗上認識了恫嚇与欺騙人民大众的种种卑鄙手段，而且也明白了奋起参加反对原子彈狂人的鬥爭的進步的人們就是制止侵略者的实实在在的力。白尔德現在確信，他以前所迴避的那些共產黨人，就是人民利益最忠实的保衛者。

同反動派進行鬥爭，这就要求阿蘭·白尔德忍受嚴重的犧牲：他不得不和他親愛的妻子柯娜分离。但是这种痛苦並不能阻止已經意識到一个正直人的立場的白尔德参加到和平擁護者的隊伍中來。小說的讀者也堅決地相信，阿蘭·白尔德参加反对新戰爭煽動者的鬥爭以後，一定把他的全部意志、精力和知識都獻給了保衛与鞏固和平的事業。

这部小說的另一位主人公芬萊牧師，經過了痛苦的內心鬥爭之後，終於找到了自己参加和平擁護者陣營的道路。在經濟情况不景气的那些年月裏，他大胆地站在失業者方面進行鬥爭；可是有一个時期反動派把这位在勞動羣众中受到欢迎的傳道者遷移到本城最富有的一个教區裏去，使他“不能为害”。当他的兒子考尔

被控間諜罪遭受逮捕的時候，挑撥事件的幕後人，一方面用逮捕來威嚇牧師，一方面要求他與世界保衛和平大會斷絕關係，並聲明這個組織是“共產黨人暗中的破壞活動”。但是正直的牧師，在長久而苦惱的懷疑之後，他拒絕成為“和平事業的蠱賊”。他不去謾罵共產主義，却在自已熱情的傳教中號召聚集在教堂裏的人們為爭取和平，為鞏固與蘇聯人民的友誼而鬥爭，並咒罵戰爭的挑撥者。

對普通工人鄧恩一家的描繪是藝術家卡特的無可爭辯的成功。這個描寫給讀者揭露出加拿大工人階級中含蓄着的巨大的力量。這個家庭最年輕的一個成員是帕楚西雅，她是一個樸素的，乍看並沒有什麼出色的一個工廠女工。但是在同“萬能的”法爾諾和他的走狗們的鬥爭中表現出來這位勇敢而堅決的姑娘的全部精神美。帕楚西雅也知道，法爾諾會對她所進行的事業判決有罪，但她對和平與民主的正義事業一會兒也沒有失掉過最後勝利的信心。這種信心幫助她對那些企圖威嚇她，使她退出鬥爭的人們獲得精神上的勝利。

卡特毫不掩飾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他指出資產階級思想侵入帕楚西雅的哥哥喬的意識中，喬相信職工會官僚分子的一言一語，甚至相信誣譏帕楚西雅進行間諜活動的謠言。帕楚西雅的另一位哥哥弗朗克，在共產黨人與職工會右傾領導間進行尖銳鬥爭的過程中，開始明白了獨佔資本代理人在職工會中所起的卑鄙作用。他在職工會的大會上忿怒地控訴工人階級的一個叛徒：“我明白間諜謠言起着什麼作用。它會鑽進一個人的心裏，使他喪失骨氣。它會使一個人變成狗腿子和工賊。”

在這部小說中還特別熱情地描繪了鄧恩老爹和鄧恩媽媽的形象。儘管對未來的日子有不斷的恐懼，儘管經常擔心着孩子們的

麵包，這一切都沒有能夠征服這位平凡的勞動者。當他們逮捕了帕楚西雅的時候，鄧恩老爹決定在羣眾大會上作他生平第一次的講演。他談到加拿大與蘇聯勞動人民之間多年友誼上的聯繫，他也談到早在一九一九年他和其他的罷工者們在一起“站起來通過給蘇聯發一個電報……告訴他們，我們罷工的工人是站在他們這一邊的”。鄧恩老爹帶着深刻感謝的心情回憶起粉碎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蘇聯人民的偉大功績。

加拿大這個老工人用直率的、毫不掩飾的言詞揭發關於“間諜案件”所掀起來的叫囂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像法爾諾那樣的大老闆們，想利用這些謠言來證明蘇聯要進攻我們。然而要我們去和蘇聯作戰的卻正是這些老闆！眼下這些老闆們怕得要死。他們怕我們覺悟起來，認清蘇聯和我們一樣地不要戰爭！蘇聯人是和我們一樣的人。他們是和我們站在一起的！”

鄧恩媽媽的形象更令人感動。一個病勢沉重的女人，她不僅祝福自己的女兒為正義事業而鬥爭，而且還參加了營救被捕人的運動。年邁的鄧恩媽媽克服着可怕痛苦，在電影院的入口處散發共產黨的傳單，並且毫不恐懼地在警察和特務面前對過路人說明那些被控間諜活動的人們是無辜的，這個場面是用非常卓越的技巧寫成的，而且也是這部小說最感人的地方。

卡特不僅在描寫個別人物的形象上獲得成功。他更使用新穎而鮮明的色彩來描寫各種羣眾大會。鄧恩媽媽出殯的場面是用細緻的藝術手法描繪的。廣大的人羣匯合成為隆重的示威遊行。這些人們有充分的決心來繼承這位平凡的女人曾為它獻出了生命的事業。通過這部小說中的羣眾場面的描寫可使讀者深信不疑：加拿大的工人階級必將逐漸脫離職工會反動領導的影響，並把和平民主事業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忠實於生活真理的卡特描寫了站在爭取和平鬥爭前列的共產黨人——城市組織的領導人台德·克爾培，他的夫人梅奇和共產黨的老戰士邁戈爾·郎格納。在這部小說中，共產黨人是作為天才的鼓動家而出現的。他們善於利用複雜的情況更有效地揭露反動派的陰謀詭計。他們頑強地對羣眾說明，為提高生活水平而進行的鬥爭是和保衛和平的鬥爭分不開的。他們在與壟斷資本家及其走狗的殘酷的搏鬥中，以自己的英勇和自我犧牲的精神，並以堅定不移的勝利信心鼓舞着加拿大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的進步代表們奮起鬥爭。

這部小說也有一些缺點。例如，在這部小說中沒有看到反對民族歧視政策鬥爭的反映，這個鬥爭是與加拿大的進步力量為爭取和平民主的鬥爭有機地聯系着的。作者沒有完全使人信服地說明書中人物的一切行為，如描寫鄧恩一家的深刻而典型的衝突時就是如此。如果不是看到喬和弗朗克弟兄兩個性格方面的發展，立場不同的兩弟兄走什麼道路，讀者就只能猜測了。卡特在這部小說的最後一部分描述一個近似精神錯亂的柯娜·白爾德的行為也是多餘的。

但是，總的說來，這些缺點並不能降低這部小說的意義。小說是以樂觀主義的精神確定了加拿大的進步力量作結束的：強有力的抗議運動把那些因“間諜活動”而被捕入獄的人們營救出來了。進步力量還需要與掌握着警察、法院、黃色報刊和雇傭軍的加拿大反動派進行長期而艱苦的鬥爭。但讀者讀完這本書時定會懷着堅定不移的信念，確信未來是屬於民主與和平的英勇的保衛者的。

加拿大勞工進步黨執行委員會委員莫里斯·萊斯里在祝賀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的時候說：“美帝國主義者統治着我

們的國家，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正威脅着加拿大的和平生存，威脅着我們孩子們的安全和我們勞動的成果。但是新的風在吹着，爭取民族獨立、爭取和平民主、爭取同各國友好並進行貿易以及尊重各國主權的運動正在成長着。”

戴森·卡特的這部反映普通的加拿大人民在思想意識中有着偉大進展的小說，是給加拿大進步人們為爭取加拿大人民的光明未來和世界和平而鬥爭的事業服務的。

金玉環譯